武俠世界

神仙水

發財妙計天衣無縫
圖窮匕現原形畢露
神仙水是殺人水
假証物乃眞証物

故事　死亡假期・兇案迭生
情節　老友反目・猝下殺手



$2.00

847

◀編 後 話▶

「黑鳳凰」今期開始刋載，故事高潮迭起，麒麟山莊莊主金克用與總管吳濤合演一幕活劇，認親認戚，誆騙一個天眞無邪少女，認她作爲姪女，居心叵測！而那少女眞正身世，更令人撲朔迷離！各位猜猜吧！

***　　***　　***

「神仙水」是今期的巨型小說，小鬼子王小克在人地生疏的美國智破奇案，他不惜以身犯險，揭發一個美國情報局高級官員所騙保險金，而演至謀殺妻子的經過，內情神秘恐怖，過程峯廻路轉，柳暗花明，曲折詭異，兼而有之。

***　　***　　***

一個在江湖漂泊二十年的中年文士，當他返回故里時發覺家園已毀，母親妻兒失去踪跡……。「怒馬香車」是名作家諸葛青雲最新巨著，今期開始刋載，這是一篇集俠義、情仇、恩怨、倫理共冶一爐的正宗武俠小說，不宜錯過。

***　　***　　***

雪人本來是可愛的，尤其是孩子們覺得，爲什麼會「可憎」呢？下期馬雲先生爲本刋別出心裁撰寫的「鐵拐」故事「可憎雪人」可有答案了。屆時千萬留意刋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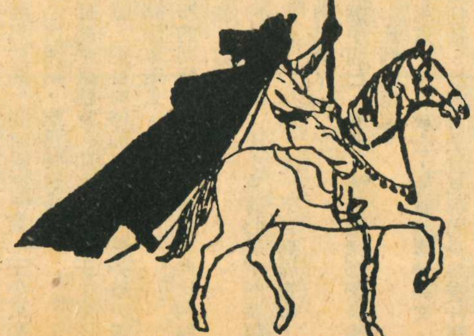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4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神仙水



旅遊聖地

那是個晴朗的星期天，王小克和比利積臣——中央情報局東南亞分局長——踏上了直飛美國華盛頓的七四七珍寶客機。

比利積臣在和蘇聯特務爭奪那「袖珍電腦」時受了傷，在日本的「什仁醫院」調養了兩個多月，已完全康復。

由於經過兩個多月的休息調養，他的臉色比前更紅潤了。飛機起飛後，他興奮地說：「總部提前再給我三個月的大假，小鬼子！這次我可以好好地帶你到四處玩玩了。」

王小克的心情也十分興奮，這一次「免費觀光美國」，而且由博學多才，風趣和藹的比利積臣做嚮導，將會有一個愉快難忘的旅程。

「明天中午，我們就可以在家裏，享用莎莉的精美小菜了。」比利積臣說。

莎莉是比利積臣的太太。在比利的叙述下，莎莉是個卅餘歲，精明能幹的好主婦。夫婦倆結褵十二年，感情很好。

在比利的語氣中，王小克聽得出莎莉對丈夫的工作不很滿意，因爲一年只有三十天的大假返回美國述職和共叙天倫。

王小克曾經這樣問：「爲什麼不叫嫂夫人跟你一塊出來？」

「她——她不喜歡離開家鄉，」比利苦笑着說：「她是一個固執的女人。」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這樣一來，兩口子只好兩地相思了。

「小鬼子，」比利笑着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莎莉一定會喜歡你的，你是我的第一個中國朋友。」

在王小克想像中，積臣夫人必定是個滿面雀斑，身材高大，脾氣有點古怪的美國主婦，她會不會喜歡自己這個「中國朋友」，尚在未知之數哩。

死亡陷阱

那兩個多月間，王小克一直陪伴着比利積臣，向他學講英語。

王小克聰明透頂，這次又是下了無比的決心要學好英語，以便將來有機會應用，加上比利積臣悉心教導，自是進步神速，已把普通會話學會，惟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發音帶着比利積臣的家鄉音——德薩斯州英文。

正思潮起伏間，空姐送來午餐，王小克和比利積臣心情開朗，吃得特別多。

飛機抵達華盛頓時，比利積臣和王小克不必經過海關，逕自向停泊在附近一輛插着美國國旗的豪華房車走去。

穿制服的司機伺立在車子旁邊，向比利積臣敬了個禮，打開車門。

車子向外駛去時，王小克將心底下的疑難問題提了出來：「比利，等一下見到局長時，有什麼特別禮儀？」

「握握手而已，我們不像英國佬那麼多繁文縟節。」比利積臣道。

王小克這才稍爲放心，他雖然畧語英文，但畢竟是初學，暗想若是晉見那局長時有什麼特別的禮儀或措辭，自己可要出洋相了。

從機場到中央情報局華府總辦事處要三個多鐘頭的車程，幸好車中有冷氣調節，坐在寬敞的車廂中十分舒適。王小克和比利積臣用英文交談着，藉以「實習」。

車子抵達目的地後，比利積臣領着王小克來到一間豪華的辦公室，那局長梅菲少將是個六旬的老翁，態度十分友善，說了許多感激王小克的話，並且告訴王小克，他正向上峯請示

頒贈王小克一個勳章，日內就有回音。

王小克並不在乎什麼勳章，這次晉見梅菲局長，也非來美國的目的。他平日雖然口角春風，機智聰明，但對着莊重肅穆的梅菲局長，竟是侷促不安，比利積臣看得出王小克的心境，匆匆叙述了「袖珍電腦」失而復得的經過，便告辭走了。（詳情請閱拙作「人頭電腦」）

離開總部大廈後，王小克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好！咱們回家吧！」比利積臣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對面的停車場走去。

情報局的接待主任早已替比利積臣準備了一輛房車，兩人踏上車後，比利積臣側頭問：「小鬼子你會不會駕車？」

王小克記得以前曾試過「無牌駕駛」，但險些闖下車禍，澀笑着搖頭。

「好，有時間我教你！」比利積臣笑着說：「再設法替你弄張國際駕駛執照。」

比利積臣的家在近郊，又是三個多鐘頭的車程；王小克見一路都是寬敞平坦的超級公路，與自己居住的城市，那種路窄車多的情形比起來，簡直有天淵之別，不由暗暗點着頭；難怪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先進的國家了！

車子抵達郊外時，比利積臣向前面路邊一列系的二層高的平房指去，道：「左邊第一座便是我的家了。」

王小克定眼望去，附近都是兩層高的小型洋樓，屋前有一大片草坪，修剪得十分整齊，就像是一大幅的綠色地氈一樣。

比利積臣把車子駛到門口，按了一下喇叭，側頭向王小克道：「看看莎莉怎樣歡迎我們吧！」

大門緊緊關閉着，比利積臣又按了一下喇叭，道：「莫非她出去了？」跟着又按了好幾下的喇叭。

然而，積臣夫人並沒有出來相迎，比利積臣的笑容凝住了。

「她眞是！」比利積臣說着踏下車子，向大門走過去。

王小克自後慢慢地跟上。

比利積臣一扭門柄，打開大門入內，一面叫道：「打令，我回來了！」

客廳的電視開着，沙發上却沒有人。

比利積臣用鼻子索了索，側頭向王小克莞然一笑道：「她在廚房等我們！」一邊說着，一邊向廚房走過去，道：「打令，我回來了，帶來一個中國朋友——」

王小克看到比利積臣那種神情，心下恍然，看來那積臣夫人並非好客之人。

不一會，比利積臣自廚房出來，搓着手，尷尬地笑着：「我——我太太沒有替我們預備食物，看來只好到外面吃了。」

「沒關係。」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紅髮中年婦人自內走了出來；她年紀大約三十四五歲，臉上化着濃妝，但頭上全是髮卷，穿着普通衣裙，只望了王小克一眼，便道：「兩哩外新開了一間漢堡牛肉飽店，你們可以到那兒飽餐一頓。」

「是，是！」比利積臣道：「打令，我來替你們介紹，這位是王，王小克。」

「你好。」積臣夫人向王小克淡淡一笑，態度冷得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高興認識你。」王小克道。

積臣夫人更不說話，逕自轉身入內了。比利積臣不好意思地笑着聳聳肩，向王小克扮了個鬼臉。

「叫嫂夫人一塊去吃吧？」王小克道。

「好，」比利積臣向內叫道：「打令，你去不去？」

「不去了！」積臣夫人自內應道：「你們

自己去吧。」

比利積臣又聳了聳肩，向王小克道：「我們走吧！」

兩人在家居附近兩哩外的小食店坐了下來，比利積臣嘆了口氣，道：「我太太今天情緒不大好，你不要見怪。」

王小克淡淡一笑，深意地道：「比利，我看嫂夫人的情緒一定經常不好。」

比利先是一呆，隨即苦笑了起來，道：「不錯，她對我的工作一直不滿意。」

「那你可以轉行啊！」

「我還做得什麼？」比利道：「況且，經過這許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掙到這個地位，如果改行，得從頭開始，而我今年四十五歲了，人生有多少個四十五？」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那你還有一個辦法，叫總部調你回來！」

比利苦笑着，道：「局裏人才不少，但能說中文，而且可以說四五種中國方言的人，只有我一個！」

「對了，你的中文是怎樣學來的？」

「我大學裏有許多華僑生，是他們敎我的。」比利答道。

「比利，既然你的情形是這樣，嫂夫人應該瞭解你才對，」王小克道：「我們中國人便不同了，有的丈夫到南洋謀生，一去便是一二十年都也難得見次面，但她們都沒有怨言。」

「這是中國婦女的美德，小鬼子，別忘記這是美國，」比利道：「她們又攪什麼婦解運動，又提倡什麼男女平等簡直是自尋煩惱。」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事實上中美婦女的觀念的確相差一萬八千里。

「這樣說來，你應該娶一個中國太太！」王小克打笑着說。

「不錯，」比利正色地說道：「可惜當我知道中國太太的好處時，已經和莎莉結婚兩年了。」

「其實到你退休後，陪在她身邊便沒有事了。」王小克道。

「退休？我還年輕，起碼還要再做十年，」比利澀笑着道：「我們有許多計劃，都要等十年後才實現。」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比利積臣。

比利笑了一笑，道：「老實說，莎莉和我的感情並不好，所以她才不肯跟我到東南亞去，明白嗎？」

關於這種夫妻之間的事，王小克並不十分清楚，他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不離婚？」

「離婚？」比利苦笑着道：「那筆贍養費，會要了我這條老命！」

「可是離婚在美國不是很尋常的事嗎？」

「我是公務人員，離婚對我的前途有點影響的。」比利道。

王小克同情地望着比利積臣，倘若是自己，不知是否可以容忍這樣的太太。

「莎莉婚前是不錯的，婚後才原形畢露，她——」比利說到這裏，忽然把下面的話咽回了。

王小克咬了一口漢堡飽，望着比利。

「她是個酒鬼！」比利搖頭嘆着氣：「逢喝必醉，逢醉必大發脾氣，胡亂罵人！」

「你難得在家，耳根倒清靜得多了。」

比利點着頭，道：「這就是我申請調往東南亞工作的原因了。」

王小克見比利連這種家庭秘密也告訴了自己，足見是個好朋友，柔聲道：「比利，算了吧，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不如意的事佔其……佔其……」

「佔其八九。」

「對啦！你比我還熟！」王小克道：「你有一份好工作，一個像我這樣的好朋友，只不過沒有一個好妻子而已！」

比利苦笑着，道：「小鬼子，咱們別談這些令人喪氣的話了，還是商量一下，怎樣去渡過這三個月的假期吧。」

「我是人地生疏，你拿主意好了！」

比利仰首想了一想，道：「有了，我們到曼斯頓去！」

「曼斯頓？」王小克詫異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那是維珍尼亞州里芝蒙的一個小鎭。」

「有什麼好玩？」

「哈！這個地方有個『神仙湖』，面積大約四五十方哩，湖邊山明水秀，風景十分迷人，而且，那『神仙湖』的湖水又叫『神仙水』，據說在湖中游過水後，便百病不侵，身健力壯，還有返老還童，活血壯陽的功效。」

「眞的？」

「小鬼子，如果你到『神仙湖』中游游水，担保一定快高長大，回去後整個大人的樣子了！」

「如此說來，眞要去開開眼界了！」王小克問道：「那曼斯頓鎭離這裏多遠？」

「不太遠，」比利答道：「駕車去只要一天就行了。」

王小克伸了伸舌頭，道：「駕一整天的車還說不遠？」

「小鬼子，這是美國，可不是H埠啊！」

王小克澀然一笑，說道：「就我們兩個人去？」

比利沉吟了一下，道：「禮貌上，我是應該問一問莎莉，看她去不去，對不對？」

王小克點着頭，心中却暗暗祈禱，但願積臣夫人不會跟着去。

× × ×

比利駕着旅行車，沿途向王小克介紹風景，莎莉坐在後廂，默默地不出聲。

經過悉心化妝後的莎莉，仍然好看不到那裏去，她那一頭長髮束了起來，蓋在帽子之下，側頭望着車窗之外，似乎若有所思。

比利雖然向王小克介紹沿途風景，却也沒有忘記了車後的太太，不時回頭逗她說話，然而，莎莉臉上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只是支吾以應。

王小克把這一切看在眼中，暗想這次的旅程如何能夠愉快？須得想辦法擺脫積臣夫婦才行。

三人出發時是上午十時半，車子經過一條超級公路，向前疾馳着，不久已到中午，比利問：「肚子餓了嗎？小鬼子。」

「有一點。」

「打令，你呢？」

莎莉應了一聲，比利道：「好，那麼咱們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再說。」

半小時後，前面有一個加油站出現了，比利把車子駛了過去加油添水，向加油站的職員道：「那裏有吃東西的地方？」

「前面三哩左右，有間咖啡店，」伙記回答：「吃的喝的都有。」

「謝謝。」

三人吃過「午餐」後，繼續上車前行，傍晚時分，在一間「汽車旅店」MOTEL住宿，比利開了兩個房間，他和王小克談到深夜，這才回房睡去。

翌日一早，三人在餐廳吃過早餐後，開車向曼斯頓鎭而去。

王小克住的H埠是個彈丸之地，從未試過乘坐十幾個鐘頭的車到一個地方旅行，覺得大是新鮮。莎莉雖然一直閣着咀不說話，却也圖得清靜，王小克盡情瀏覽沿途風光，倒也不把

莎莉的過份緘默擱在心上了。

這天下午，曼斯頓鎭已經在望，比利停車問過鎭民，知道沿湖有許多平房租給遊客休憩，於是驅車直向「神仙湖」而去。

不久，車子已經來到目的地，王小克放眼望去，只見「神仙湖」湖面水波不興，湖上邊着幾葉小舟，一片湖光山色，果然如詩如畫。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讚道：「好一個神仙湖！」

「怎麼樣？」比利笑問。

「好極了，」王小克道：「咱們得好好在這裏玩幾天才行。」

「我正是這個意思，」比利把車子駛進湖邊停車場，道：「現在先去找房子。」

三人下了車後，立時有個男子迎上前來，問道：「先生，你們要房子，是不是？」

比利點着頭，道：「可有最好的？」

「有！有！」男子自上裝袋中拿出一張卡片，道：「我們『湖濱酒店』的房間具有第一流水準，住過之後，包保滿意。」

「是嗎？」比利問：「可以帶我們先看看房間嗎？」

「可以，可以，」男子連忙道：「請跟我來。」

三人隨着他向前走去，男子一面自我介紹：「我叫史提夫，三位貴姓大名？」

比利把三人的姓名說了，史提夫向莎莉道：「積臣太太，我們有一座房子面對『神仙湖』，屋前還有小碼頭，到湖中泛舟方便極了，你一定喜歡！」

莎莉「唔」地一聲，史提夫討了個沒趣，加快脚步帶路。

史提夫說的果然不錯，那座座落在「神仙湖」對面的房子面積寬敞，共有兩個房間，一個客廳，還有一個平台，平台左邊有一條小石級，通到碼頭，遊艇租賃處就在碼頭旁邊。

「三位滿不滿意？」史提夫笑着說：「幸好三位來得早，這當兒又不是旅遊季節，否則像這樣上佳的房子，還會空着下來麼？」

「租金呢？」比利問。

「五十美元一天，兩天打九折，三天打八折，四天以上打七折。」

「好，我們要拿七折的。」比利道。

史提夫臉上露出喜色，道：「三位準備在這裏逗留四天以上？」

「是的。」比利說着，拿出皮包，準備付錢。

「比利，」王小克忽然道：「我們住得上四天嗎？」

「這地方很不錯，值得花四天盤桓盤桓。」比利笑着問：「是不是？」

「是啊！」史提夫笑着揷口道：「這裏簡直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莫說四天，便是住上四個星期，也值得哩！」

史提夫說着，一面將房客登記表遞上前讓比利塡寫。

王小克緩緩踱到窗前，神仙湖的優美景色盡收眼底，湖邊草坪上，擺着不少枱椅，有幾對夫婦正在喝着飲品，大概是屬於酒店的露天餐廳。

他迎着風吸了口氣，精神不由一振。坐了整天的車子，已經有點累了。

「積臣先生，你們可以釣魚，游水，啊，你們要不要租用漁具？我們這裏有，還有泳衣褲租賃——」

比利的聲音響了起來：「對不起，我們都不會游水的。」

「那個中國小朋友呢？」史提夫問。

王小克轉過頭來，笑道：「我要游水時，自會找你。」

「是，是！」史提夫一面向外走去，一面道：「希望各位玩得快樂，謝謝！」

史提夫走後，比利問道：「小鬼子，你會游水的？」

王小克點着頭，反問：「你們都不會？」

「唉！身爲美國人竟然不會游水，眞是天大的遺憾！」比利苦笑着說：「起碼不能到邁亞米去了。」

「邁亞米？」

「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海灘，」比利道：「同時，也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在那裏嬉水，要是我會游水，一年起碼去兩三次哩！」

莎莉白了她丈夫一眼，逕自走到洗手間去了。

比利向王小克扮了個鬼臉，低聲道：「我有一個中國朋友說過，和太太跳舞，就像打不用給錢的麻將，哈哈，和太太旅行，就像下注沒有彩金的賽馬！」

王小克陪着他乾笑一聲，道：「嫂夫人並不嚕囌，這已經很難得了！」

「可是一天到晚不說一句話，也不見得好吧？」比利道。

比利說着走到窗前，望着湖面，喃喃地道：「若是神仙湖的『神仙水』眞有功效，爲什麼此地的遊客不多？」

王小克最初聽比利將「神仙湖」的湖水形容爲可治百病的「神仙水」時，以爲附近必定擠擁異常，蓋美國人是最愛新鮮新奇事物的民族，倘若此地的「神仙水」眞有神效，成千上萬的人還有不蜂湧而來的道理？

「我看多半是宣傳技倆，」王小克笑道：「想藉此招徠吸引遊客吧？」

「可惜我不會游水，否則倒可以下去試試，」比利道：「不瞞你說，我的風濕病一直醫不好哩！」

「你教我英文，我教你游水，你認爲怎樣？」王小克問。

「好啊！」比利大喜，道：「如果學會了游水，來年便可以到邁亞米渡假去了。」

這天晚上，三人分別沐浴過後，到露天餐廳吃飯。

露天餐廳張燈結綵，掛滿了七彩電燈，照耀得恍若白晝，倒也別有一番情調。

伙記領着三人來到近湖的一張枱子，服侍他們坐了下來。

比利接過菜譜點菜，莎莉只是望着湖面出怔。

菜點好後，伙記正想離去，比利忽然把他叫住，道：「先拿一瓶紅酒來，再替我選一瓶陳年白蘭地作飯後酒。」

「是，先生。」

一聽到酒，莎莉眼眶中立時閃出異樣的光芒，比利低聲笑道：「打令，你每天可以喝三杯！」

莎莉牽唇向丈夫淺笑一下。

王小克還是第一次看到莎莉笑，見她露出一排編貝，竟然很有風韻。

然而，除了那一笑之外，莎莉仍舊緘默着。王小克和比利天南地北地用英文交談着，她就是不參加意見。

偶爾王小克用字錯了，比利便加以糾正，等到食物送上來時，這才埋首享用。

王小克見莎莉喝酒多過吃東西，一瓶紅酒，倒有三分之二是灌到她肚子裏的。

比利難得帶太太出來，倒也沒有出聲阻止，飯後酒送上來時，甚至主動地替她斟滿了一杯。

「來，爲我們愉快的旅程！」比利舉起酒杯。

「乾杯。」王小克道。

莎莉一仰而盡，然後舐着咀唇，示意比利再替她斟酒。

比利猶豫了一下，替她斟滿了。

王小克暗暗奇怪，莎莉這樣喝下去，用不着多久便會醉倒，今晚如何出去玩？

然而，他見比利任由她喝，便只好不出聲了。

那一瓶白蘭地，又被莎莉喝光了，她顫巍巍地站起身來道：「我——我要回房睡了。」

「好，我送你。」比利說着，向王小克眨了眨眼睛，咀角露出得意的神色。

王小克何等聰明，立時明白比利縱容妻子牛飲的原因了！

莎莉已然醉倒入睡，他和自己便可以「行動自由」，隨便到那裏去找節目都行了！

王小克趨上前幫比利扶着莎莉，向那座平房走過去。

兩人服伺莎莉入房後，比利拍拍手，笑道：「好啦，現在是屬於我們男人的時間了，小鬼子，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玩？」

「隨便。」

「唔——」比利仰首想了想，道：「我帶你到酒吧去看看。」

「這裏有酒吧嗎？」

「當然有！」比利道。

「你以前來過？」

「啊，不，」比利道：「只不過我們美國的酒吧就像你們的茶樓酒家，無處不在！」

說罷，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離開酒店。

，兩人剛踏出平台，便看到史提夫向這邊走過來，比利向他問道：「請問酒吧在那邊？」

「兩位想去泡泡酒嗎？」史提夫神秘一笑，道：「只不知道想去那一種酒吧？」

「哦？」比利詫異道：「這裏也有那種酒吧嗎？」

「當然有！」史提夫附耳道：「從這邊直走，左轉第三條街，有一間叫『火龍吧』，午夜時分有精彩表演，不另收費的。」

「好，謝謝你！」

× × ×

一輛「福特」牌旅行車緩緩地駛向「湖濱酒店」的辦公大樓前，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一個廿餘歲的少婦，風姿綽約地向大堂走去。

那少婦身段丰腴，穿着一套黃色套裝，手中拿着個手袋，掠着烏黑馴服的長髮，四週打量着。

「小姐，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効勞的？」史提夫老遠迎了上來。

「我是加爾太太。」少婦更正他。

「啊！是，是，加爾太太，」史提夫暗暗露着職業化的笑容，道：「想開個房間？」

「唔。」加爾太太說着，又掠了掠她的長髮。

「請跟我來。」

史提夫領着她踏進大堂，一邊問：「一個人來渡假？」

「可以這樣說，」加爾太太嫣然一笑，道：「事實上，我是爲了工作。」

「哦？」史提夫瞪大了眼睛，凝視着加爾太太，道：「你是——」

「我是個鳥類專家，」加爾太太笑着說：「聽說你們『神仙湖』附近有一種很罕見的鳥類，想來實地研究一下而已。」

「噢！那眞是我們曼斯頓鎮的光榮了！」史提夫趨上前替她拉開玻璃門，問道：「想逗留多久？」

加爾太太道：「說不定，也許一個星期，也許半個月。」

「那我一定替你安排一間近着湖邊的房子，」史提夫道：「包保你滿意。」

「謝謝。」

史提夫替加爾太太在櫃面塡好了表格後，取着鎖匙，道：「請跟我來。」

「我車裏還有行李，請找個人幫我拿，好不好？」加爾太太問。

「好，好，」史提夫連聲說：「我替你拿好了。」

加爾太太打開行李厢，指着一個大皮箱，道：「這個就是了。」

當史提夫提了皮箱出來時，加爾太太忽然道：「小心，箱裏有攝影機和放映機。」

「原來夫人還拍記錄片的。」

「不，我是鳥類專家，經常要拍攝牠的飛行情況和動靜而已。」

「那也沒有什麼。」史提夫敬佩地望着加爾太太，道：「夫人，你眞了不起。」

史提夫領着加爾太太來到湖畔一幢平房，道：「我想這裏應該最適合你的了。」

加爾太太走到窗前，望着漆黑的湖面，道：「這裏可以看到整個『神仙湖』嗎？」

史提夫道：「當然可以，現在晚了沒有太陽，明天一早起來，你便可以看到『神仙湖』的奇景了。」

加爾夫人滿意地點着頭，取出一張五元面額的鈔票，遞給史提夫。

「謝謝，謝謝！」

史提夫正欲轉身離去時，加爾夫人又問：「你們這裏有酒吧嗎？」

「夫人想喝酒？我們酒店大堂右邊有個酒吧，是通宵營業的。」

「我指外面。」

「不知夫人要到什麼性質的酒吧？」

「我——」加爾太太沉吟了一下，道：「我要有代表性的，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這個……這個……」史提夫想了想，道：「夫人可以到『火龍吧』去。」

「火龍吧？」

史提夫點着頭。

× × ×

比利大口呷了一口啤酒，道：「這種美國式氣氛的酒吧怎樣？」

王小克點着頭，道：「很好，很好。」

比利向遠處的鋼琴手走去，倚在鋼琴側，道：「可以奏一首『德薩斯之歌』嗎？」

鋼琴手點着頭，比利拍拍他的肩膊，走回位子。

「那人的鋼琴彈得不錯。」王小克道。

「唔，我問過人，他們說，他是曼斯頓鎮最佳的鋼琴手。」比利舉起酒杯，道：「來，爲他乾杯！」

說罷，仰首乾了杯中的酒，向酒保道：「再來一杯。」

「比利，這是第六杯啦！」

「我們美國人喝啤酒，就像你們中國人喝茶一樣，放心，醉不了我的。」比利說着打了個酒呃，拿着酒杯的手已有點不穩，滿滿的啤酒濺了出來，潑在王小克的褲子上。

「啊！對不起！」

「不要緊，」王小克道：「比利，應該適可而止啦。」

「哈哈，怕什麼，」比利笑着說：「你們中國不是有一句話這樣說嗎？今朝有酒今朝醉，哈哈！」

說着，拿着酒杯一轉身，忽然碰到了一個人，把大半杯酒全潑在對方的身上。

「啊！」那人嬌聲呼叫了起來，正是加爾太太。

「對不起，對不起！」比利連忙取出手帕

，替加爾太太抹拭。

「沒關係，」加爾太太淺笑一下，道：「得意忘形的事誰都試過。」

比利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不好意思地笑起來，說道：「我叫比利，他是我的朋友，王小克。」

「我是加爾太太。」

「可以請請你喝杯酒嗎？」比利問。似乎想爲自己的魯莽賠罪。

加爾夫人猶豫一下，道：「好。」

比利大喜過望，立時讓坐。

「我要雙份威士忌。」加爾夫人說。

比利替她叫了飲品，閒聊起來。

「夫人，你今天才到的嗎？」

「我半個小時之前才到。」

「啊！我們是傍晚時候到的，」比利問：「對這裏的觀感怎樣？」

「還談不上觀感，」加爾夫人四週打量着：「住下去才知道。」

「夫人打算在這裏住多久？」

「看情形，我是來做研究工作的。」

「什麼研究工作？」比利好奇地問。

「我是鳥類專家。」

「啊！原來還是個學者哩，」比利舉起酒杯，道：「爲你乾杯。」

「這位王先生，乾杯，」加爾夫人向王小克淺笑着舉起酒杯。

王小克敬了她一杯，却緘默着。他雖然聽得懂兩人的交談，但畢竟初學英文，怕出口有錯，因此不敢出聲。

「小鬼子，你說話嘛！」比利用中文說。

「我……我怕這位太太聽不懂我的英文。」王小克澀笑着說。

「哈！我還以爲小鬼子天不怕地不怕，原來還怕講番話！」比利打笑着說：「如果你不多加練練，怎可能會熟練？」

「王先生是中國人？」加爾太太忽然問。

「是的。」

「聽說中國功夫很厲害，王先生會不會？」加爾太太又問。

「我……我會一點。」

「眞的？」加爾太太瞪大一雙眸子，道：「可否表演來看看？」

「改天有機會再說，好不好？」

加爾太太也不勉強，只是笑着說：「我見過一個中國朋友表演功夫，一掌能擊碎三塊瓦磚。」

「是嗎？」比利現出深感興趣的表情來，道：「那眞是不尋常的功夫哩！」

王小克只是淡淡地笑着，一掌擊碎三塊瓦磚，一般中國武師都辦得到，比利的表現，只不過爲了取悅加爾太太而已。

兩人越談越是投機，到得後來，王小克乾脆不聽他們的話，逕自望着表演台上的女郎在跳艷舞了。

凌晨兩點左右，加爾太太打了個呵欠，道：「我有點累了。」

「我送你回去休息吧，」比利連忙道：「對了！夫人你住在那裏？」

「湖濱酒店。」

「多麼巧！」比利笑道：「我們也住在湖濱酒店，太好了！」

三人離開「火龍吧」時，比利是搭着加爾太太的肩膊，宛如情侶一般向前走的。

王小克看在眼中，心中暗暗好笑，看來兩人是勾搭上了，只是比利這次帶太太出來旅行，恐怕沒有什麼機會「走私」了。

來到「湖濱酒店」湖畔那種一座座的平房時，比利向王小克道：「小鬼子，我送加爾夫人回房，你先回去吧。」

王小克向他眨一眨眼，深意地笑了一下，答道：「是！」

回到房子後，王小克向比利的房間望了一眼，只見房門緊閉，莎莉大概好夢正酣。

王小克竟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感覺，他印象中，加爾太太是比莎莉可愛得多了。

這天晚上，比利到凌晨三四點才回來，王小克並沒有起身相問「戰果」，外國人對「婚外性關係」，看得比較普通，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 × ×

清晨，王小克被耀眼的陽光弄醒，起身望了望腕錶，是早上九時多了。

他打開房門來到客廳，對面比利的房門仍然緊緊關閉着，夫妻倆還未起身。

盥洗完畢，王小克信步踏出屋子，來到湖邊，欣賞「神仙湖」的景色。

史提夫老遠見了他，便笑着趨上前來，道：「早！」

「早！」

「王先生，你想不想游水？」

王小克向湖中望去，湖心有幾艘小艇，却無人游水，詫異地問道：「爲什麼不見有人游水？」

「啊，這……這……」史提夫霍然一笑，道：「也許遊客中，沒有人喜歡早泳吧？」

王小克點着頭，史提夫又問：「王先生，如果你想租艘小艇到湖心玩玩的話，我可以替你去租，才兩毛半一個小時。」

王小克搖搖頭，道：「我只是想四處走走而已。」

「那麼失陪了。」

當史提夫轉身正欲離去時，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史提夫，請留步。」

史提夫轉身望住他，道：「王先生，有什麼吩咐？」

「我想請問一聲，」王小克擦擦鼻子，踏上前去，笑着問：「聽說這『神仙湖』的湖水是『神仙水』，既有却病延年之功，還可返老還童，對不對？」

史提夫雙眉一揚，吶吶道：「是……是的，他們是這樣傳說。」

王小克凝視着碧波盪漾的湖面，問道：「既然如此，爲何這裏的遊客少得可憐？」

「先生，現在並非旅行季節哩。」

「那麼，爲什麼遊客們不下水洗洗神仙水？」王小克又問。

史提夫澀然笑着，囁嚅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的！」

「不，我……我眞是不知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史提夫，你只不過不肯告訴我而已。」

「對不起，我還有點事要做，失陪了！」說罷，史提夫匆匆忙地轉身走了。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出怔，腦際陡地升起了一個疑團。

用不着說，「神仙湖」的「神仙水」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而，那究竟是什麼秘密？

「小鬼子！」比利的聲音自後傳來。

王小克回頭一望，只見比利穿着整齊，笑吟吟地向自己走了過來。

「醒啦？」

「昨天晚上眞好睡！」

「莎莉呢？」

「她還沒醒，」比利聳着肩苦笑，道：「你知道，她昨晚喝了許多酒。」

「你不叫醒她？」

「何必呢？」比利笑道：「我看她會睡到

下午，咱們先找節目吧，不必理她了。」

比利這麼一說，王小克倒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道：「這不大好吧？」

「她是這樣的了，」比利道：「沒關係的，十餘年的夫妻，難道我還不瞭解麼？」說着，眼光頻頻向加爾夫人居住的平房望去。

王小克立即明白了，問道：「你想找加爾太太？」

「她人很不錯，不是嗎？」

王小克笑着點點頭，道：「好吧，你去找她，我在這裏等你。」

「一塊兒去吧。」

王小克笑着搖頭，道：「比利，別客氣啦，快去快去！」

比利含笑向前走去，王小克叫道：「我有的是耐性，你們不必匆忙！」

比利哈哈一笑，向加爾太太的房屋走去。

這時，許多住客紛紛來到湖畔的露天餐廳用餐，王小克選了一張枱子坐下，向伙記要了一杯鮮奶和一件奶油多士。

他一面飲着鮮奶，一面欣賞湖中風景時，忽然有人在身旁站定，問道：「比利呢？」

王小克抬頭一望，正是莎莉，她頭髮蓬鬆，臉上的化妝品全褪了，臉色難看得很。

「他……他到那邊散步去了。」王小克吶吶地答。

莎莉「哼」了一聲，轉身走回屋子。

王小克望着她的背影，心下畧感不悅，暗想比利怎會和一個這種不知禮貌爲何物的女人結婚？

半個小時後，比利摟着加爾夫人的腰，笑談着向這邊走過來。

加爾夫人穿着一件淺綠色的衫裙，烏黑的長髮用絲巾束了起來，培增風韻。

她老遠便「嗨」地一聲和王小克打着招呼，道：「對不起，讓你久候了。」

「沒關係。」王小克站起身相迎，暗想加爾夫人若是比利的太太，此行必定十分愉快。

比利替她拉開椅子，服伺她坐下來。

兩人叫了飲品後，王小克在比利耳畔低聲道：「莎莉剛才來找你。」

「哦？」比利問道：「你說什麼？我聽不到。」

王小克望了加爾太太一眼，低聲道：「莎莉剛才——」

「小鬼子，你不妨大聲點說，琳達全知道了。」比利笑着望一望加爾太太。

「琳達」正是加爾太太的名字，她向王小克微笑道：「王先生，我不介意，你說吧。」

「莎莉她——她剛才出來找過你。」

「你怎樣說？」

「我告訴他你到那邊散步去，」王小克答：「她又回屋去了。」

比利緩緩點着頭，道：「她一定又回房去睡了。」

「如果她等一下再出來呢？」王小克担心地問。

「也沒關係，我們可以介紹琳達給她認識的，對不對？」

王小克淡淡一笑，看來外國人的作風眞的和中國人相差十萬八千里。

比利和琳達並沒有把莎莉掛在心上，指指點點地談論着附近的風景。

王小克見比利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心想自己這個局外人未免太緊張了，即使讓莎莉看到丈夫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嚴重的事發生。

這天上午，莎莉一直沒有露面，王小克爲了不想做「電燈胆」，藉故自行租了一艘小艇，到「神仙湖」泛舟爲樂。

晚上，莎莉才打開房門來，見王小克獨自一人坐在廳中，問道：「比利呢？」

王小克正欲回答，比利已出現在門口，道：「我在這裏。」

莎莉也不問他去過什麼地方，只是說道：「咱們吃飯去吧。」

吃飯的時候，莎莉又喝了不少酒，然後回到房中去睡了。

比利和王小克到「火龍吧」去喝酒，不久，琳達盛裝而來，二人談天喝酒，到凌晨二時才回酒店。

如是接連三天，比利全和琳達在一起，莎莉則關在房裏睡覺。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這樣由早睡到晚，由晚睡到早，算得上是旅行嗎？

不過，琳達談吐風趣，和藹可親，和莎莉簡直相差太遠，自是樂意和琳達接近了。

第四天晚上，王小克沒有和比利到「火龍吧」去，在客廳中看着電視。

電視是通宵播映的，王小克看了一會，覺得興味索然，熄了電視，走到屋外平台，摸出香烟燃上一口。

「嗨！」是史提夫的聲音。

王小克轉頭向他笑了笑，史提夫趨上前來，道：「今晚沒有節目嗎？」

「天天到酒吧去喝酒，悶死了。」

「你們中國人比較不習慣，」史提夫笑道：「其實泡泡酒吧，正是我們唯一的消遣。」

王小克望着湖面，心中忽然一動，道：「史提夫，我請你喝一杯酒，怎樣？」

史提夫大喜，道：「好極了！」

「咱們到酒店的酒吧去喝吧，不用老遠跑去『火龍吧』了。」

「你是波士，當然聽你的。」

兩人來到那座三層高「湖濱酒店」的主要建築物，在酒吧坐下。

王小克身邊有的是鈔票，當下向伙記取了一瓶威士忌來。

史提夫見王小克如此豪爽好客，心下大爲感激，道：「許多人說，你們中們人很孤寒，王先生卻不見得哩！」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們美國人中，難道沒有孤寒的人？」

「是，是！」史提夫道：「我們這裏有不少美籍猶太人，不但孤寒，簡直是吸血鬼！」

「哈哈，信不信由你，我們形容人孤寒，就叫『猶太』。」王小克道。

「眞的？」

「爲什麼要騙你？來，乾杯！」

三杯下肚後，史提夫滿面通紅，說話時，舌頭也開始打結了。

「史提夫，我有一件事想不通，不知道你肯不肯幫忙——」

「有話請說，」史提夫呷了口酒，拍拍胸口，道：「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就是關於那『神仙水』。」

「神仙水？」

「是的，既然神仙湖的神仙水功效如神，爲什麼卻不見有人下去游水？」

「這個——」史提夫四週望了一眼，壓低着聲音，道：「其中有個秘密。」

「什麼秘密？」王小克心中一動。

「這個秘密告訴了你，你可不准對外人說，否則我會被公司炒鱿魚的。」

「我發誓！」

「好，」史提夫附耳低聲道：「神仙湖浸死過人！」

「那也不算秘密啊！」

史提夫搖着頭，臉上露出恐懼的神色，道：「你猜今年一共浸死了多少人？」

王小克茫然地搖搖頭。

「一共十個，」史提夫攤開兩隻手掌，悄聲道：「但只找到五具屍體！」

「哦？」

「神仙湖的湖心，有一股暗流漩渦，十分厲害，任你是史畢茲也無法逃過那個漩渦。」史提夫道。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史提夫又道：「老板怕消息傳了出來，影响酒店生意，所以不許我們對人說。」

「這……這老板太沒有良心了！」王小克道：「他起碼應該在湖邊豎一個警告牌，叫人不可下湖游水。」

「唉！做生意的人，唯利是圖，如此一來，遊客不是更加裹足了嗎！」

「現在生意也不見得好啊。」

「但起碼不用虧本，」史提夫道：「你不知道，以前沒浸死人時，這裏天天棚爆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難怪不見有人下湖游水，大概美國人都知道，「神仙湖」的「神仙水」足以殺人，只有自己這個人不知而已。

「王先生，其實如果你要下湖游水時，我也會提示你小心不要游到湖心去的。」

王小克暗叫聲好險，倘若自己心血來潮突然想游水的話，這時大概已被捲到湖底去了！

「王先生，你要游水也行，只是千萬不要游到湖心去！」史提夫低聲說。

「爲什麼在湖心扒艇時，發現不到那股暗流？」王小克問。

「奇就奇在這裏。」史提夫說着又斟滿了一杯酒，骨，骨，地灌下肚去。

失足湖心　險成冤獄

王小克回到屋子裏，已是凌晨一時多了，比利的房門緊緊關閉着，不知回來了沒有。

他也懶得拍門去問，逕自脫了衣服，爬上床去睡了。

翌日一早，王小克被屋外一陣喧嘩聲吵醒，他爬了起床，望一望腕錶，竟然十時多了。向窗外望去，只見很多人站在湖畔，向着湖心指指點點。

王小克向湖心望去，只見一男一女站在小艇之上，正在相罵。定睛一看，男的赫然是比利，女的一頭紅髮，當然是莎莉了。

湖面距離屋子很遠，王小克也聽得到莎莉的咆哮聲。

「你這個混帳東西，瞞着我和別的女人鬼混，難道我不知道嗎？你當我死的？」

比利解釋道：「我和加爾夫人根本是普通朋友而已，你不要誤會！」

「我誤會？我幾時誤會你了？如果是普通朋友，爲什麼一天到晚在一起？」

「她單身一人來旅行大家有個伴而已。」

「我不理你，總之我不饒你，我要打死你，然後去殺死那個狐狸精！」

莎莉說着，動手去打比利。

比利一個立足不穩，險些掉下湖去，急忙扶住了艇沿，坐了下來。

然而，莎莉並不放過他，撲上前去，拳脚交加，向比利打去。

比利一邊閃避，一邊叫道：「太太，別這樣，你聽我說！」

「我不聽！我不聽！」莎莉好像發了瘋似的，一拳一拳地向他身上招呼。

王小克一看到這個情形，不由大驚失色，轉身奔出房，向「神仙湖」奔去。

這時，許多住客都望定了湖面，瞧着這一對夫妻之間的鬧劇。

王小克走到湖畔，剎時間不知怎樣勸止。

忽然，莎莉「啊呀」尖叫着，「噗通」一聲掉下湖去，原來兩人掙扎間，比利用手一甩，莎莉失去重心，仰後跌倒。

莎莉掉下湖後，許多人跟着驚呼起來。

王小克驀地想起兩人都不會游水，心中大驚，欲除下衣服游泳過去相救，卻那裏來得及，不由大急。

不久，莎莉的頭部浮上水面，比利叫道：「莎莉莎莉，我在這裏！」

他取了一枝船槳，遞上前去，冀圖讓妻子扶着爬上小艇。

然而，由於站立不穩，小艇搖盪之下，那木槳落下水時，莎莉也跟着沉下去。

湖畔的遊客驚呼聲中，比利大叫道：「莎莉！莎莉！」

王小克再不猶豫，跳上附近一艘小艇，拿起船槳用力向前扒去。

他去勢如箭，湖畔的遊客又是叫了起來，有人甚至叫道：「如此好身手如果去參加世運會，一定可以拿到金牌！」竟把救人的情形下發揮出來的潛力聯想到世運會金牌，恐怕也只有美國人才會如此了！

王小克拚命地扒着小艇，不一刻已經來到了比利小艇畔。

比利一見王小克，叫道：「小鬼子，莎莉掉下湖去了，快救救她！」

王小克更不猶豫，脫下衣服，只穿內褲，「噗通」一聲跳下湖去。

就在王小克跳下湖去時，湖邊又有人叫了起來。

王小克冒出湖面，深吸了一口氣，潛下湖去，睜開眼睛四下裏搜索着。

湖底黑漆漆地一片，根本看不到三四呎以外的情形，王小克屏住氣息，向下潛去。

大約潛下十餘呎深時，忽然一股暗流湧來，跟着把自己扯向左邊去。

王小克驀地想起史提夫的一番話：神仙湖中有一股殺人的暗流，僅是今年來便已殺了十人而其中有五具屍體不知所踪。

王小克暗自吃了一驚，雙腿連踢，浮出了湖面。

「小鬼子！我在這裏！」

王小克放眼望去，只見比利驚惶萬狀地站在艇首，焦急地叫着。

王小克咬了咬牙，又吸了一口氣，潛下水去。

這一次，他早有防備，避開了那股暗流，四下裏搜索着。

然而，湖中黑漆一片，那裏看得到莎莉的影子？

不久，湖面傳來快艇的馬達聲，王小克心想自己沒有潛水和照明設備，根本無可能找到莎莉，只得浮上了水面。

他一浮出水面，快艇上的人便把他拉了上去，還未喘過氣來，比利便問：「小鬼子，看到莎莉沒有？」原來比利已上了快艇。

王小克搖着頭，快艇上的人正穿着潛水衣，配上了氧氣筒，打算下去搜索。

十分鐘後，第一個潛水人跳下湖去了。

王小克向湖邊望去，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曼斯頓鎮的鎮民，倒有一半趕到「神仙湖」來了。

不久，第二個潛水人又跳下湖去。

比利焦灼地搖着手，凝視着湖面，王小克不知說些什麼話安慰他才好。

又過了一會，第一個潛水人上來了，他打着手勢，表示看不到莎莉的人。

跟着，第二個潛水人也上來了，一樣兩手空空。

比利呻吟了一聲，雙手掩着咀，啜泣了起

來。

王小克搭住他的肩膊，刹那間卻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

「先生，可以給一套潛水配備我嗎？」王小克向掌舵的中年男子說。

那中年男子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先生，你的水性很好，可惜我們沒有你稱身的潛水衣。」

「不要緊，大一點也行。」

那中年男子仍然搖着頭，道：「對不起，實在太大了，不合你穿的。」

王小克嘆了口氣，他說的是事實，美國人的身材高大，他們的潛水衣自己當然穿不了。

「小鬼子，算了，」比利拍拍王小克的手臂，道：「我感激你！」

潛水人在快艇上休息了一會，又下去搜索一番，但仍然找不到莎莉的影子。

兩個小時後，快艇才向湖邊駛去。王小克望了比利一眼，只見他面色死灰，眼中含淚，不由暗暗嘆了一口氣。

× × ×

比利站在窗口，望着湖面。

距離失事已經八個小時了，湖上仍然有三幾艘小艇在四處打撈，希望可以發現莎莉的屍身。

王小克慢慢踱到窗前，低聲道：「比利，你——你應該吃點東西了。」

「我不餓。」

「你已經整天沒吃過東西了，比利。」

「我說過我不餓！」比利咆哮一聲。

王小克立即住口不言，比利有點過意不去地道：「小鬼子，對不起，我無心的。」

王小克自然不會怪他，低聲道：「剛才的事你也是無心的。」

「不，如果我——我任由她打，就絕不會發生這種事的。」比利哽咽着聲音道。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在那種神情下，誰都會出力抗拒的。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篤」地响了起來。

比利雙眉一揚，趨上前去開門。

出現在門口的，是兩個穿着制服的警察。

「比利·積臣先生？」

「是的，」比利問：「有什麼消息嗎？」

「我們不是來報告什麼消息的，」其中一個道：「積臣先生，請你跟我們走吧。」

比利愕了一然，問道：「跟你們走，去那兒？」

「到警局去。」

「幹什麼？」比利聲音微顫。

警員將一張文件遞上前，道：「積臣先生，我們是有拘捕令的。」

比利大吃一驚，王小克趨上前去，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警員聳着肩，道：「也許回警局後，檢察官會告訴你們答案。」

比利驚疑交集地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道：「我是中央情報局東南亞分局長，這是我的身份證明文件——」

警員不待他說下去，便道：「積臣先生，即使你是國會議員，也要跟我們回去。」

比利吁了一口氣，道：「好吧！」

「比利，我跟你一起去！」

「兩位反對嗎？」比利問。

那兩個警員相對望了一眼，點着頭，道：「好吧！這位先生如果要陪你的話，我們不反對。」

兩人跟着警員來到門口一部警車，旁邊站着許多遊客，向比利指指點點。

比利望也不望他們，逕自踏上車去，王小克自後跟着。

兩人來到警局後，警員吩咐王小克在「接待室」相候，帶着比利向內廂走去。

比利來到一個辦公室門前，警員道：「柏克警長想見你。」

說着，替他打開了辦公室的門。

比利踏進房去，一個臉色紅潤，身穿制服，年紀大約五十開外，有着一個大肚腩的警長迎上前來，道：「比利·積臣先生？」

「是的，」比利點頭道：「閣下是柏克警長？」

「唔。」柏克警長道：「請坐。」

「柏克警長，我想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積臣先生，聽說你是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柏克警長問。

比利點着頭，取出自己的證件。

柏克警長略望一眼，道：「積臣先生，我認爲你最好打個電話給你的律師。」

「什麼？」比利不置信地瞪大了雙眼，道：「這——這——」

柏克警長點着頭，道：「不錯，你將被控謀殺！」

「這簡直荒謬！」

「積臣先生，你可以留待在法庭上申辯，」柏克警長淡淡地道，「如果你不立即請個律師來將你保釋出去的話，今晚恐怕要在這裏渡過了。」

「我——」

「積臣先生，電話就在我的辦公枱上，歡迎借用。」柏克警長道。

「可是——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會控我謀殺！」比利不解地道：「那分明是一樁意外，還有近百個目擊者在場哩！」

「不錯！但有人認爲你是蓄意推死者落湖，再用木槳擊她的頭，讓她沉下湖去的。」

「胡說！」

「積臣先生，你的律師懂得怎樣爲你辯護的，爲了爭取時間，還是趕快打電話吧！」

比利咬了咬牙，向電話走過去，拿起電話筒，撥了一個號碼。

打過電話後，柏克警長道：「怎麼了？」

「我的律師兩個小時後可以抵達這裏。」

「好極了，」柏克警長笑道：「我們的小小拘留所是留不住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的。」

比利苦笑着，半晌，忽然道：「我有個朋友在外面等我，可以讓他進來嗎？」

柏克警長沉吟了一下，道：「好吧，這是特別的人情。」

說着，柏克警長走到辦公枱前，按下一個喚人鈴，吩咐手下把王小克帶進來。

王小克一踏進辦公室，便問道：「比利，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要控告我謀殺！」比利苦笑着答。

「這——這不是開玩笑嗎？」

比利望了柏克警長一眼，道：「我看他們不像在開玩笑。」

× × ×

王小克焦灼地在「接待室」踱着步，已經半個小時了，還不見比利的辯護律師杜魯門出來。

他燃上了口烟，狠狠地吸着。

不久，杜魯門終於出現了，然而，他的神色並不好看。

王小克一見他的臉色，已經猜到結果了，趨上前去，問道：「怎麼了？」

「檢察官認爲案情嚴重，不准保釋！」杜魯門答道。

王小克深深吸了口氣，案情嚴重！

「那——那怎辦？」

「沒法子，只好等開庭審訊了。」

「幾時出庭？」

「下個星期一。」

「還有四天。」

「是的，」杜魯門道：「我有樁案件要辦，不過一天之內就可以辦妥，現在我先飛回去，後天再來。」

「杜魯門先生，」王小克道：「你——你有把握替積臣先生洗脫罪名嗎？」

「我會盡力而爲的。」

「我的意思是，你有沒有把握？」

「現在還談不上，」杜魯門道：「後天我回來時，會進一步瞭解一下，然後才能作出估計。」

王小克嘆了口氣，道，「我可以進去看看積臣先生嗎？」

「一二十分鐘我想是沒有問題的，」杜魯門和王小克握了握手，道：「現在我必須走了，直升機在等着我起飛哩。」

「再見！」

目送杜魯門律師匆匆離去，王小克向拘留所走去，警員攔住他，問道：「幹什麼？」

「我想見見積臣先生。」

「對不起，上面吩咐不准他見人。」

「胡說！」王小克道：「即使是判罪的犯人，也有權見人的，積臣先生只不過是疑犯而已，爲什麼不能夠見我？」

「我說不准見！」警員將胸一挺，冷冷地道。

王小克又氣又急，正要發作時，柏克警長走了過來，問道：「什麼事？」

「他要見比利·積臣。」

柏克警長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給你十分鐘吧！」

警員這才讓身給王小克入內。

比利坐在拘留室中，掩着臉陷入思維中，王小克悄悄來到他的面前。

「比利！」

比利抬起頭來，見是王小克，不由大喜，道：「小鬼子，是你！」

「他們眞混帳，竟然不准給你保釋！」王小克恨恨地道。

比利苦笑着，道：「我是倒了大霉！」

「比利，如果不是因爲我，你不會到『神仙湖』來，也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小鬼子，這不關你的事的！」

「比利，我——我應該怎樣幫你忙？」

「幫忙？」比利抹了抹臉，苦笑着，半晌才道：「這是美國，不是在H埠啊！」

「可是事發時有數百人看着，他們應該可以證明你是無辜的。」

「湖邊距離太遠了，他們看不清楚，」比利嘆了口氣道：「其中可能還有人指證是我蓄意謀殺的哩！」

「他們怎可以這樣顚倒是非？」

比利苦笑着搖頭：「小鬼子，也許你可以替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你去調查一下昨天早晨的目擊者，看他們怎樣說法。」

「對！」王小克道：「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人會出庭作證的。」

「他們的證供對法官的判決有很大的影响，」比利道：「小鬼子，你可以替我先探聽一下嗎？」

「當然可以，」王小克站起身來，道：「我現在立刻便去！」

離開警局後，王小克來到「湖濱酒店」的露天茶座，向一對年老的夫婦走去。

還未走近時，王小克便聽到夫妻倆在討論昨天早晨的命案了。

「那女的未免也太兇了一點！」男的說。

「什麼兇？誰叫他勾搭別的女人？要是你呀，我一樣不放過。」

「可是吵吵鬧鬧有什麼好？」

「對付你們這種男人，不吵怎行？」女的悻悻然地說。

「聽說警方控告那男的謀殺，這件事未免有點那個嗎？」男的說。

「什麼有點那個，說不定那男的眞的想謀殺妻子，藉故行兇——」

「太太，怎麼會？那女的掉下湖去時，男的不是叫她嗎？」

「是嗎？爲什麼我聽不到？」

「你耳朶有點毛病而已。」

「許多人都說男的搭上了一個黑髮妖婦，這種人控他謀殺罪，眞是罪有應得！」

「太太，你這樣說太感情用事了！」

「哼！我就是看不慣花心的人！」

王小克站在遠處聽他們夫妻一對一答，沉吟了一下，踏上前去，笑道：「我是王，王小克，閣下是——」

夫妻們抬頭一望，見是青春英俊的一個中國少年，女的道：「我們是白賴恩夫婦，什麼事？」

「我想請問一下昨天的命案眞相。」

白賴恩夫人道：「啊！講起那樁案，眞是恐怖極了，屍首直到今天還找不到。」

王小克向湖心望去，一艘快艇仍然在進行着搜索，廿四小時過去了，莎莉的屍體仍然找不到。

「王先生，你想知道一些什麼？」白賴恩先生問道：「你是記者？」

王小克笑着搖搖頭，道：「我只是好奇心而已，聽說那男的是寃枉的哩！」

「可不見得！」白賴恩夫人嗤了嗤鼻，道：「你不知道，縱兇帶着太太出來玩卻和別的女人勾三搭四，說不定是奸夫淫婦合謀——」

她話未說完，便被丈夫一聲咳嗽阻止了。

白賴恩先生說道：「王先生，請別聽我太太亂說。」

「什麼亂說！」白賴恩夫人白了丈夫一眼，道：「你們臭男人總是一個鼻孔出氣！」

「白賴恩夫人，依你的看法怎樣？」王小克問道：「聽說女的掉下湖去時，男的伸出船槳，想救她上來哩！」

「誰知道他是眞的還是假的想救人，」白賴恩夫人道：「也許他落井下石，故意用船槳去打女的頭部呢？」

「你親眼見到他打她？」

「這個——」白賴恩夫人道：「我的眼睛有點毛病，可是有人說男的故意打她的。」

「誰？」

「王先生，你問這個來幹什麼？」白賴恩夫人雙眉一揚。

「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不會告訴你的，」白賴恩夫人道：「你知道，捲入這種漩渦不值得！」

說罷，轉過頭去，再也不理王小克了。

王小克見她堅決不肯說出是誰散佈比利故意用船槳拍打莎莉的人，嘆了口氣，說句「謝謝」，轉身向外走去。

他來到湖畔，望着平靜的湖面呆呆出怔，腦際間升起了一個疑團，是誰散佈這種謠言，故意陷比利入絕境呢？

瞥眼間，見史提夫捧着飲品送給客人，心中陡地一動，向他走過去。

史提夫一見王小克，轉身便走。

「史提夫！」

王小克追上前去，史提夫只得停下步來，

望着王小克，澀然笑着。

「王——王先生，有什麼指教？」

「有空嗎？」王小克問話時，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他。

「什——什麼事？」

「我有幾句話想問你。」

「哦？」

「昨天早上的事，你親眼見到了，是不是？」王小克問。

「是的，」史提夫道：「這裏的住客，差不多都看到的。」

「但有人說，積臣先生是蓄意謀殺的。」

「是嗎？」史提夫不安地支吾着。

「甚至有人故意散佈謠言，說是積臣先生用木槳去拍打積臣夫人的腦門，而不是去救她的。」

「是——是嗎？」

「你認爲怎樣？」

「既然有這麼說，我想——我想應該是事實吧？」史提夫吶吶地答。

「你想？」王小克正色道：「史提夫！你知道這種想法有關人命嗎？如果法官聽信了你的『想法』，積臣先生的謀殺罪便是神仙湖的神仙水也洗不脫的了。」

史提夫莞然一笑，道：「還有什麼事嗎，王先生？」

「史提夫，這種謠言是不是你傳出來的？」王小克沉聲問。

「不，不！」史提夫雙手亂搖，道：「不是我！」

「那麼是誰？」

「我不知道。」

「史提夫，比利積臣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嗎？」王小克冷冷地問。

「我——我知道。」

「好，我告訴你，如果被我發現有人故意陷害他——」王小克說着向四週望了一眼，見一隻大老鼠在遠處雜物堆間竄過，手一揚，兩顆玻璃彈疾射而出，「拍」地一聲，老鼠吱吱慘叫，中彈四脚朝天倒了，說道：「你去看看那隻老鼠！」

史提夫戰戰兢兢地趨上前去，見那大老鼠腹部鮮血淋漓，四脚抽搐，已然奄奄一息，不由又驚又奇，他驚的是王小克手法之快，奇的是不知王小克用了甚麼武器令牠受創。

「看清楚了沒有？」王小克冷冷地道：「我會用這個方法對付他！」

說着，王小克又取出一顆玻璃彈，向空中一隻鳥兒疾射而去。

那鳥兒被玻璃彈擊中，羽翼飛散，掉下地來，腹部血肉糢糊，可見玻璃彈去勢之勁。

史提夫這次看得淸楚了，見一顆小小玻璃彈，竟有如此威力，不由渾身抖索。

「史提夫，聽到了沒有？」

史提夫雙眼一轉，臉上恢復正常神情，道：「王先生，你是在威脅我？」

「你說甚麼？」王小克雙眉一揚。

「如果你想藉這一點威脅我上庭作假證供的話，我要報告柏克警長了！」

王小克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又氣又怒，道：「誰威脅你了？你不要胡說八道！」

「那麼你在我面前演中國功夫幹甚麼？」

「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寃枉好人！」

「王先生，我有分數的，」史提夫轉身向外走去，道：「你放心！」

「且慢！」

史提夫停下步來，警惕地望住王小克。

「你認爲積臣先生是蓄意謀殺積臣夫人的了？」王小克問。

「噢？我這樣說過嗎？」史提夫道：「我沒有這樣說呀！」

「那麼將來你上法庭作證時，將怎樣說？」王小克又問。

「這是我的事。」

史提夫說罷，逕自揚長走了。王小克嘆了口氣，看來各方面的證人，都會對比利不利。

他告訴自己，無論如何要查一查史提夫爲甚麼要作出對比利不利的證供。

他猶豫了一下，跟上前去。

史提夫偶爾回頭一望，見王小克自後跟着自己，神色一變，加快了脚步向「湖濱酒店」的辦公大樓走去。

王小克隨着他踏進大堂，眼珠一轉，已經想到了辦法，走上前去，道：「史提夫，我有話要和你說。」

「王先生，對不起，我沒有空！」

王小克取了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遞到他的袋中，笑道：「只花你幾分鐘而已。」

史提夫望了望那百元鈔票一下，道：「好吧。」

兩人來到酒吧中，王小克取出一叠鈔票揚了揚，笑道：「這裏起碼有兩千元美金，你要不要？」

史提夫雙眼發光，吞了口口水，臉上露着猶豫的神色。

「只要你告訴我爲甚麼要作對比利積臣先生不利的證供，這兩千元便是你的了！」

史提夫搔了搔頭，猶豫着。

「史提夫，做人太老實或者有點不合潮流，但這兩千元是你多久的薪水？而且，是免稅的！」

史提夫咬着唇，正想說話時，忽然有人叫道：「史提夫，有客人來了，還不去招呼？」正是「湖濱酒店」的老板奇里夫。

「我——」史提夫沉吟了一下，終於站了起身，道：「王先生，對不起，這筆錢我不能收了。」

王小克轉頭望了奇里夫老板一眼，忽然明白了！散佈謠言的必定是奇里夫！因爲「湖濱酒店」的生意已越來越差，如果顧客掉下湖便遭沒頂的事傳了開去，對他的生意，將會是一種打擊！

倘若將這次的「意外」說成是蓄意謀殺的話，便和「神仙湖」的湖底暗流無關了！

一想淸楚這點，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氣。這樣說來，比利是凶多吉少的了。

史提夫爲了自己的飯碗，自然會作出對比利不利的證供，而事實上，事發時，那枝木槳似乎眞的擊中了莎莉的頭，只不過距離太遠，看不大淸楚而已。如果有人首先提了出來，一定有不少人附和的。

怎麼辦？王小克一再地問着自己。

最後，他把一切寄望於杜魯門律師，希望他可以創出奇跡，替比利洗脫罪名了。

× ×

杜魯門律師不安地在廳中踱着步，濃黑的雙眉緊緊皺着。

終於，他在王小克的面前停了下來，道：「一切的證供都對比利不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想，杜魯門並不能創造奇跡。

「我相信比利是無辜的！」杜魯門道：「我們怎能讓一個無辜的人入獄？」

「法官會相信他的無辜嗎？」

「法官是憑陪審員的決定判罪，而陪審員的決定，又以證人的證供作依歸。」

「四個證人中，有三個認爲比利是蓄意謀殺的，」王小克恨恨地道：「他們都受了奇里夫老板的唆使。」

「可是我們却提不出反證據。」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緘默着。

「我們一定要設法子把比利救出來！」杜魯門緊揑着拳頭說：「現在我再去見他，你在這裏等我。」

杜魯門離去不久，門鈴聲响，王小克趨上前去開門，站在門口的是琳達——加爾夫人！

「是你！」

「我可以進來嗎？」

「請進。」王小克讓身給她入屋，道：「、好幾天不見你了。」

琳達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道：「發生了那樣的事情，我眞難過。」

王小克黯然不出聲，琳達又道：「老實說，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和比利不是這樣的話，積臣夫人不會和他吵。」

「那天的事你看到了嗎？」王小克心頭陡地一動。

「唔。」琳達點着頭。

「比利並沒有謀殺莎莉，對不對？」

「他當然沒有！」

「好極了！」王小克道：「你可以到法庭作證，比利是無辜的。」

琳達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可是他們會相信我嗎？」

王小克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比利和莎莉的吵架是因她而起，甚至有人懷疑是她和比利串謀來殺死莎莉，法官怎會聽她說的話？

「這幾天來，我很難過，因此不敢來見你，」琳達道：「更加不敢去見他。」

王小克澀笑着，表面上看來，琳達是「罪魁禍首」，她是不大適宜在這個時候露面的。

「王先生，比利的律師有沒有把握把他救出來？」琳達問。

王小克搖着頭，道：「目前來說，一切的證供都對比利不利。」

「王先生，我這次來找你是有原因的，那天，他們在湖心吵架時，我剛巧正在拍攝活動電影——」

王小克心頭一動，望定了琳達。

「當我聽到吵架聲時，看到了比利和他的太太正在小艇上動手動脚，一時好玩，把當時的情形拍下了。」琳達道。

王小克眼前現出了一綫曙光，緊張地問：「眞的？你把當時的情形拍下來了？」

「是的。」

「包括莎莉掉下湖中，比利拿船槳去救她的情形？」王小克又問。

「是的，」琳達道：「可是我……我不敢確定焦點和光圈對不對，效果好不好。」

「但你從頭到尾拍下了？」

「唔。」

「菲林呢？」

「在我家裏，還沒有冲洗。」

王小克一顆心劇烈地跳了起來，道：「琳達，這卷菲林可能會救了比利一條命，快帶我去拿！」

「好！」

兩人匆匆來到相距不遠的屋子，琳達一踏進房間，便輕輕「咦」地一聲。

「怎麼了？」

「好像……好像有人來過我的房間。」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道：「快看看菲林還在不在。」

「是。」

琳達打開放在沙發上的一個提箱，找了一會，微顫着聲道：「糟糕，它不見了！」

「哦？」王小克接過那手提箱，仔細找了一遍，裏面那有菲林？

「我分明放在這裏，準備過幾天拿去冲洗的，怎會不見了？」

王小克四下裏望了一眼，問道：「剛才你到我的屋子去時，可會碰見甚麼人？」

「沒有啊！」琳達仰首一想，又道：「對了，我在你的門口碰到侍者史提夫！」

王小克一拍大腿，道：「不錯，一定是他！」說罷彈跳起身，向外衝去。

他來到門前，忽然又停下步來，問道：「琳達，菲林的事你可會告訴過其他人？」

琳達搖着頭，道：「不，我只是剛才告訴你而已——」

王小克不待她說完，已經衝出屋子去了。

× ×

「史提夫！」王小克衝進史提夫的房間，一把抓住他的衣襟，喝道：「那卷菲林呢？」

「菲……菲林？」史提夫臉上勃然變色，囁嚅問道：「甚……甚麼菲林？」

「哼！不要惺惺作態了，加爾夫人手提箱的那卷菲林，是你偷走的！」

「你不要含血噴人！」史提夫恢復鎮定，道：「誰偷了加爾夫人的菲林啦？」

「哼，不是你還有誰？」

「你有甚麼證據？」

王小克一呆，在這個甚麼都講「證據」的國度，自己的確無法指控他的。

「快放開我！」史提夫叫道：「否則……否則……」

「否則你怎樣？」王小克冷冷地問。

「我……我要叫救命了！」

王小克把他放下，尖銳的眼光，四週搜索着。

「王先生，我房間內並沒有甚麼菲林。」

「哼！我要搜搜看！」

「王先生，抱歉得很，你不能搜！」

「爲甚麼？」

「這裏是美國，甚至是警務人員，沒有手令也不能擅入民居，何况是搜查，」史提夫道：「你有甚麼權利搜我的房間？」

王小克咬了咬唇，自懷中取出一大叠鈔票，道：「史提夫，只要你把菲林交給我，這些錢便是你的了。」

史提夫搖着頭，道：「我根本沒有甚麼菲林！」

「你以爲我找不到嗎？」王小克道：「倘若被我找到的話你首先要吃我兩顆玻璃彈！」

史提夫臉色微微一變，旋即恢復常態，道：「王先生，難道要我打電話通知酒店的保安人員來請你離去嗎？」

王小克恨恨地瞪了史提夫一眼，無可奈何地轉身離開，來到琳達的住所。

「怎麼樣？菲林找到了嗎？」

王小克聳着肩，搖搖頭。

「糟糕，菲林不見了，我們怎樣營救比利？」琳達焦灼惶急地說。

王小克緊揑着拳頭，道：「我一定要把那卷菲林找回來，它是比利唯一的機會了！」

回到住所後，杜魯門立即問：「王先生，你到那兒去了？」

王小克把琳達拍攝意外發生過程的菲林失竊的事告訴了杜魯門。

「不錯，那卷菲林的確是比利唯一的希望了，」杜魯門道：「我們無論如何要設法把它找回來！」

王小克點着頭，杜魯門道：「我們可以向法院申請搜查那個史提夫的房間！」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不用了，菲林大概不在史提夫的房間中。」

「哦？」杜魯門愕然問：「那麼它在誰手中？」

「在主使史提夫去偷菲林的人手中，」王小克道：「我出去一趟，希望所料不差，把那

卷菲林找來。」

他來到「湖濱酒店」辦公大樓，逕自向「總經理室」走去。

一個侍者迎上前來，道：「先生，有甚麼貴幹？」

「我想找你們的總經理奇里夫先生。」

「對不起，他不在。」侍者道：「剛出去了」

「出去多久？」

侍者想了一想，道：「大約五分鐘吧？」

「他有說要去甚麼地方嗎？」

「好像去湖中試一艘剛修好的快艇。」

「謝謝！」王小克轉身向外奔去，一口氣奔到「神仙湖」畔。

只見奇里夫正踏上一艘快艇，打着了引擎，向湖中駛去。

王小克大急，一個箭步竄上前，跳上一艘停泊在碼頭的快艇，一拉引擎的繩，把它燃着了。

管理員上前要向他收取租金，王小克早已駕着快艇，向奇里夫追去。

奇里夫聽到引擎聲自後傳來，轉頭一看，見是王小克，加快了速度，向前飛馳。

王小克開足了馬力，向他追去。

不久，兩艘快艇已經接近了，王小克瞥眼間，見奇里夫伸手入袋，取了一樁物事出來，好像要拋到湖心，不由大吃一驚，「克察」兩聲，兩顆玻璃彈疾射而出。

奇里夫手腕中彈，那樁物事「噗」地一聲掉在甲板上。

王小克跟着又射了兩顆玻璃彈，一顆射中他的背脊，另一顆射在他大腿，奇里夫一交跌倒在甲板上，快艇的去勢登時慢了。

王小克剛才發射那兩顆玻璃彈時，只用了五成力，目的不外想阻止奇里夫把那物事拋下湖去，這時目的已達，掌舵朝奇里夫的快艇駛去。

奇里夫見王小克的快艇越來越近，忍痛彎腰執起甲板上那樁物事，向湖心拋了下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只聽「噗通」一聲，那物事沉下湖去了。

在那一刹間，王小克已經看清楚了，那物件是圓型的小鐵盒，和八米厘的活動電影菲林極爲相似。

他猛地吸了一口氣，向小鐵盒下沉之處跳去。

「噗通」一聲，王小克已潛入湖中，他拚力向前游去，果然看到那小鐵盒正徐徐下沉，急忙雙足一蹬，上前把它取在手中，若是遲得一兩秒鐘，那鐵盒勢必永遠沉在湖底了！

王小克緊緊拿着小鐵盒，浮出水面，向奇里夫的快艇游去。

奇里夫身上中了王小克四顆玻璃彈，正痛得死去活來，一見他登上艇來，手中又拿着小鐵盒，臉上肌肉起了陣抽搐，半晌出不了聲。

「老板，你白費心機了！」王小克揚揚手中的小鐵盒，笑着說。

奇里夫呻吟着，刹那間臉色轉爲蒼白。

王小克掌着方向舵，朝湖邊駛去，心中充滿了興奮，比利有救了！

×　×

「證人白賴恩夫人，請上證人台。」

白賴恩夫人打扮整齊，離座踏上前去，宣誓官替她宣誓後，扶着她上了證人台。

法庭裏寂寞無聲，數百雙眼光，全射在白賴恩夫人的身上，她的證供，將會影响比利積臣的一生。

主控官緩緩踏上前去，問道：「白賴恩夫人，你認識疑兇比利．積臣嗎？」

「認識。」白賴恩夫人答：「我們是『湖濱酒店』的住客。」

「在此之前，你見過他嗎？」

白賴恩夫人搖着頭。

「請你說話回答。」

「不認識。」

「五月二日上午十時半，你在那裏？」

「在『湖濱酒店』的露天茶座進餐。」

「當時湖中發生了甚麼事？你聽到了甚麼聲音？」主控官問。

「積臣先生和積臣太太在吵架。」

「你怎知道是他們？」

「積臣先生的樣子很容易認，」白賴恩夫人答：「而積臣夫人更易辨認了。」

「甚麼理由？」

「她有一頭紅髮。」

「吵架之後，又有甚麼事發生？是不是有人被推下水？」

白賴恩夫人還沒回答，比利的辯護律師杜魯門便站了起身，叫道：「法官大人，反對！主控官不能用這種誘導方式盤問證人。」

「接納，」法官向主控官道：「剛才那句話取銷，現在再繼續。」

主控官猶豫了一下，又問：「白賴恩夫人，當時你看到了甚麼？」

「死者積臣夫人掉下湖去。」

「是她自己掉下去，還是有人推她的？」

「這個——」白賴恩夫人沉吟了一會，才道：「他們當時好像正在打架。」

「你指積臣夫婦？」

「是的。」

「他們爲甚麼打架？」

「積臣夫人罵積臣先生勾引其他女人。」

「當時誰先動手？」

「積臣夫人。」

「然後積臣夫人便被積臣先生推下湖中去了？」

「反對！」杜魯門律師又站了起身，大聲叫道。

這一次，法官並沒有接納他的意見，向白賴恩夫人道：「夫人，請你回答。」

「當時小艇搖盪不停，積臣夫人立足不穩，掉下湖中去了。」

「然後呢？」主控官又問。

白賴恩夫人道：「積臣先生立刻拿起船槳，向湖中伸去，——」

「不是擊去？」

「這個……這個我看得不大清楚，」白賴恩夫人答：「不過，船槳擊中了積臣夫人的頭，她立卽沉下去了。」

「後來有沒有再浮出來？」

「沒有。」

「好，盤問完了。」

白賴恩夫人步下證人台，法官接着宣召第二個證人——史提夫，湖濱酒店的侍者領班。

史提夫宣過誓後，踏上證人台，態度顯然有點不安。

法官下命開始盤問。

主控官踏上前，問道：「你是湖濱酒店的侍者領班史提夫．愛德華？」

「是的。」

「五月二日上午十時半，你在當值？」

「是的。」

「當時你在甚麼地方？」

「露天茶座。」

「你親眼看到和親耳聽到積臣夫婦在湖心吵架？」

「是的。」

「他們在一艘小艇中？」

「是的。」

「該小艇是向酒店租的？」

「是的。」

「編號是甚麼？」

「第七號，」史提夫道：「我們酒店一共有三十艘小艇，編號從第一到三十。」

「小艇當時離湖岸多遠？」

「大約二百碼左右。」

「你的視力沒有問題？」

「沒有。」

「聽覺呢？」

「也很正常。」

「好，當時你聽到和看到甚麼？」

「積臣夫婦好像爲了另一個女人而吵架，不久，兩人在小艇上扭打了起來，積臣夫人是女流之輩，氣力較小，被積臣先生手一甩，掉下湖中去了。」

「積臣先生有甚麼反應？」

史提夫道：「他拿起船槳，擊中積臣夫人的頭部——」

「你是說，積臣先生並不是用船槳去救人，而是去拍擊？」

「是的。」

一直垂首聆聽問答的比利忽然大叫一聲，道：「他胡說，他胡說！」

「肅靜！」法官道：「否則本席將加控你一條蔑視法庭罪！」

比利只得咬着唇不出聲，却恨恨地望定了證人台上的史提夫。

史提夫望也不望他一眼，道：「積臣夫人本來已冒出水面，被他一槳擊下，立時又沉下去了。」

「你的視力正常？」

「是的。」

「聽覺也正常？」

「是的。」

「好，問完了。」主控官說罷轉身回座。

法官正想宣召第三個證人上來接受盤問，杜魯門忽然站了起來，道：「法官大人，在盤問第三個證人之前，我希望閣下和這裏的先生們先看一段短片。」

「甚麼短片？」

「那是鳥類學家加爾夫人在事發時拍攝下來的菲林，」杜魯門道：「加爾夫人也是酒店的住客之一，事發時，她正在拍攝空中鳥兒的飛行狀態，聽到吵架聲時，便把鏡頭對準湖中，拍下其中過程。」

「——好吧。」

「我相信加爾夫人現在已來到庭外，請大人准許她進來。」

「照准！」

庭警把加爾夫人和王小克帶了進來，法官又令人準備放映機，並且把法庭的窗帘布拉了起來。

不久，放映機已準備妥當，銀幔也立起來了。

法庭之中，靜得連一根針掉下地的聲音也聽得出，旁聽者和本案有關的人，都亟想看看事發時的眞正情形。

王小克，琳達和比利自然更爲緊張，王小克担心的是不知焦點和光圈是否準確清晰，倘若模糊一片的話，這有力的「證物」，便失去效果了。

這時，銀幔上開始出現彩色的畫面了，先是一羣飛翔中的鳥兒，然後，是「神仙湖」中的一艘小艇，艇中有兩個男女，正在吵架。

一看到那畫面，王小克大喜過望，裝着遠鏡頭的攝影機，把比利和莎莉的樣貌也拍得十分清晰。

莎莉竭斯底里地指着比利大罵，跟着，動手去打比利。

比利廻避着，莎莉好像發了瘋似地，上前纏打。

鏡頭穩定地對着比利和莎莉，忽然，比利手一推，莎莉立足不穩，掉下湖去了。

比利現出驚惶的神情，拿起船槳，向水中遞去。

衆人屏氣靜息地觀看着這一刹那。

船槳落水時，並沒有碰到莎莉，是莎莉自己沉下水中去的，衆人看得十分清楚。

菲林也在這時候放映完了。

法官命人拉開窗帘布，又把放映機搬開，這才道：「顯然地，這是一樁意外，被告並無殺人的企圖，本席宣判無罪釋放。」

比利聞判喜極而泣，王小克趨上前去，道：「比利，恭喜你。」

杜魯門，加爾夫人也和比利握手道賀，法官宣佈退庭。

白賴恩夫人走到比利面前，歉疚地道：「對不起，積臣先生，我們差點冤枉了你。」

比利和她握着手，道：「不打緊，現在眞相總算大白了。」

王小克，杜魯門和加爾夫人陪着比利離開法庭，許多素不相識的遊客也紛紛上前向比利道賀。

「積臣先生，我要趕回華府去了，」杜魯門道：「你呢？」

「我——」比利望了王小克和琳達一眼，道：「我還想多逗留幾天。」

「好吧，那麼再見了！」

杜魯門轉身離去時，王小克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

「小鬼子，你在想些什麼？」

「我——啊，沒什麼。」

「來，咱們去喝杯酒慶祝，」比利興奮地搭着王小克和琳達的肩膊道：「我請客。」

王小克望了比利一眼，心中昇起了一個恐怖的念頭……。

×　×

「小鬼子，這次若不是你，我眞的含冤莫白了。」比利拿起酒杯，道：「來，我敬你一杯。」

王小克踏進「火龍吧」後，一直好像心不在焉，坐在酒吧枱前呆呆出怔，聽到比利的話，這才拿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想不到，王先生的水性這樣精嫻，」琳達笑着說道：「及時在湖中把那卷菲林撈了起來。」

「說眞的，小鬼子，你到底什麼時候教我游水？」比利問。

王小克仍然坐着呆呆出怔，比利碰了王小克一下道：「小鬼子，怎麼不回答我的話？」

「你——你說什麼？」王小克如夢初醒。

「我問你幾時教我游水。」

「隨時都可以。」

比利正欲說話，一瞥眼，見史提夫向這邊走了過來，立時別過頭去，不想望他。

「積臣先生，」史提夫趨上前，陪笑道：「我們老板叫我向你們致意。」

「致什麼意？」比利雙眼一翻，冷冷地說道：「你今天在法庭中的供詞，差點要了我的命。」

「這……這是個誤會。」史提夫尷尬地笑着。

「誤會？你顚倒是非，分明想陷害我，還說是個誤會？」

「積臣先生，我……我這樣做是逼不得已的，」史提夫道：「一切詳情，奇里夫老板要親自向你解釋，不知你——」

「好吧，叫他過來。」

「是！」史提夫大喜，轉身離去了。

比利望着他的背影，冷哼一聲，道：「看

他有什麼話說。」

不一會，史提夫領着「湖濱酒店」的老板奇里夫過來，他向比利笑了笑，道：「我可以坐下來嗎？」

比利從鼻孔中冷哼一聲，點點頭。

奇里夫拉了張椅子坐下，道：「積臣先生，今天發生的事，我覺得十分抱歉。」

比利冷哼了一聲，等待他說下去。

「敝酒店近年來生意一落千丈，原因爲了什麼，相信你們都知道了？」

「什麼原因？」琳達忽然挿口問。

奇里夫尷尬地笑了笑，道：「是這樣的，本來『神仙湖』的『神仙水』含有一種罕見的礦物質，對人體有很大的益處，如果經常在湖中游泳，的確可收却病延年之效，因此，我們的生意一向很好。

「可是，三年之前，湖底突然出現了一股暗流漩渦，若是一個不小心，便會把人捲入湖底，這一年來，先後已有十個人遇害，而我們只找到其中五具屍體。

「雖然我們盡力把這消息掩飾住，並且勸告遊客不可游到湖心，但，還是傳了開來，於是生意每況愈下，現在的確是在慘淡經營中。

「尊夫人這次在湖中遭到意外，被數百人親眼看到了，而直到今天，還找不到她的屍首，顯然地，她是被湖中的暗流吞噬了——」

奇里夫說到這裏，比利積臣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如果眞相傳了開來的話，遊客們自然更加裹足不前，而我數百萬的投資，便付諸流水了。」

「所以你命伙記指證是我謀殺的，希望遊客們不會因此受到影响？」比利冷冷地道。

「這個……這個……」奇里夫囁嚅着道：「我爲了生意才這樣做，希望……希望你大人大量，不要見怪。」

比利冷哼了一聲，並不作聲。

「積臣先生，爲了表示歉意，不論你在敝酒店住多久，都免費招待，包括伙食在內，」奇里夫道：「些微敬意，希望你不要拒絕。」

比利沉吟了一下，指着琳達道：「連加爾夫人的住宿也一併免費？」

「加爾夫人既然是你的朋友，這個沒有問題。」奇里夫道。

「好吧，那麼我們不客氣了。」

「謝謝，謝謝！」奇里夫伸出手來。

比利猶豫了一下，這才伸出手來，和他相握。

奇里夫離去後，三人相視微笑，比利道：「生意人就是生意人，現實得很。」

琳達乾了杯中的酒，道：「對不起，我很疲倦了，想回房去休息。」

「好，我送你回去，」比利側頭問：「小鬼子，你呢？」

「你們先走吧，我還想多喝一杯。」

「好，」比利扶着琳達站起身來，道：「我等一下再來找你。」

比利和琳達離開酒吧時，相視一眼，咀角露出了勝利者的笑容來。

琳達伸過手來，要拉住比利，却被他避開了，低聲道：「別這樣，小心讓人看到。」

不久，兩人來到琳達的住所，關上門後，琳達展開雙臂，比利一把抱了她起來，轉了一轉，歡叫着。

「好險！」琳達道：「如果不是你那個中國朋友的話，咱們這次眞的弄巧反拙啦！」

「不錯，的確是多虧了他！」

琳達在比利面頰親了一下，道：「說眞的，那卷菲林失踪時，我急得差點要跑到警局去，把一切眞相告訴他們。」

「打令，你眞的這樣愛我？」

「還用得着說嗎？錢雖然好，但，你對我却更加重要哩！」

琳達一邊說着，一邊把頭上的假髮笠除了下來，露出了一頭紅髮，赫然便是積臣夫人——莎莉。

她把那黑色長假髮放在枱上，道：「打令，計劃終於成功了。」

「還沒有，」比利雙眉微蹙，道：「現在還要和保險公司接洽。」

「打令，你說保險公司肯付錢嗎？」

「爲什麼不肯？」比利道：「你把加爾夫人這個角色扮得這樣精彩，人人都看到我的太太莎莉沉屍湖底了。」

莎莉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咬着唇笑道：「三十萬美元，我們發財啦！」

「不錯，我們發財啦，」比利在她身畔坐了下來，道：「你的演技眞好，可以去當明星哩！」

「其實是你的計劃好才眞，」莎莉道：「連小鬼子也被我們瞞倒了。」

比利得意地笑了起來，道：「你一路上沉默寡言，來到這裏後，喝醉了便睡覺，他根本聽不到你的口音，否則他精明如鬼，怎瞞得過他？」

「是啊！」莎莉格格地笑着，道：「要不是這樣，我怎可能一身化作兩人？」

「對啦，你租來的車子呢？」

「那輛福特旅行車？」莎莉道：「我早已交回車房了。」

「很好，我們不能留下任何痕跡。」比利凝視着妻子，道：「還有你的化裝，也要一直保留着，直到我們離開此地爲止。」

「這不用你吩咐，總而言之，『莎莉』已經死了，我現在要以加爾夫人的身份出現。」

比利點着頭，道：「好極了。」

「你向當局辭了職沒有？」

「書面辭職信我已打好了，領了保險金之後，我就會立即呈上局長。」

「我們依照原定計劃，到瑞士享受人生？」莎莉問。

「不錯，」比利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老實說，我期望這種日子已經很久了，就算將來退休，退休金也沒有這麼多，到瑞士去歎世界的目的怎能達到？」

「現在美夢成眞，你也該心滿意足了？」

比利站了起身，道：「等保險金到手後，才算得上成眞。」

「保險公司的人幾時來調查這樁意外死亡事件？」莎莉問。

「這兩天便會來了。」

「比利，我……我有點担心。」

「担心什麼？」

「怕被他們看穿了破綻。」

「別胡說八道，」比利道：「我們的計劃天衣無縫，連小鬼子也瞞過了，還有誰看得出破綻？」

莎莉這才緩緩點着頭，鬆了一口氣。

「這兩天你儘量不要出去，」比利道：「現在我去找他了。」

莎莉迎上前去，仰起首來，膩着聲道：「先吻我一下。」

比利在她唇上印了一吻，轉身離去。

× ×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這才伸手去敲門。

「誰？」是琳達的聲音。（筆者按：王小克目前自然還不知道「琳達」其實就是莎莉所扮的。）

「我小王。」王小克答。

門內的莎莉道：「請等等，我剛洗完澡出來。」

來。」

王小克答了聲「沒關係」，轉頭向右邊望去，自己和比利住的酒店平房，就距離這裏不遠，大概只有三四十碼而已。

不久，門開了。

莎莉把王小克迎了進去，梳着柔順修長的黑髮，問道：「比利呢？」

「他在午睡。」

「有什麼貴幹？」

「我——我想來向你借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那卷菲林，法庭給回你了吧？」

莎莉臉上微微變色，但隨即恢復了鎭定，詫異地道：「怎麼了？」

王小克莞然一笑道：「我想借來看看。」

「這個——」莎莉沉吟了一下道：「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麼地方了。」

「勞煩你找一找，好不好？」

莎莉不解地望着王小克，道：「我不明白，你還想看什麼？」

「我想欣賞一下夫人的攝影技術。」

「——好吧。」莎莉轉身入房，不久，拿了那卷菲林出來，道：「你有放映機嗎？」

「鎭裏有一家攝影器材公司，可以借一架給我。」王小克答：「不過要在他們公司裏放映才行。」

「看完了請交回給我，」莎莉道：「你知道，這卷菲林是有點紀念性的。」

「當然，」王小克道：「我想一個小時之後就可以交回給你了。」

王小克離去後，莎莉匆匆奔到電話機前，拿起了電話，道：「接綫生？請替我搭十二號房積臣先生。」

「是。」

電話鈴响了三下，比利來接聽了，他惶怯着聲音問：「誰？」

「我。」莎莉低聲道。

比利聽到她的聲音，精神一振，道：「什麼事？」

「哦？」

「有一件奇怪的事想告訴你。」

「小鬼子剛才來我這裏，」莎莉壓低着聲音道：「向我拿那卷菲林。」

「哦？」比利心下一凜，道：「他……他拿菲林去幹什麼？」

「他說要再放映來看看。」

比利沉默着不出聲，半晌才道：「奇怪，他爲什麼要再看那卷菲林？」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他瞧出了什麼破綻？」莎莉担心地問。

比利拿着電話筒沒有出聲，半晌才道：「可是不見他回來啊！」

「他說要去鎭中一家攝影器材公司放映。」莎莉告訴他。

「好，我瞧瞧！」

比利掛斷電話後，立即爬了起身，也不盥洗嗽口，逕自穿上衣服，離開酒店。

他問明了鎭中唯一的攝影器材公司所在後，駕着車子疾馳而去。

由於那間公司位於比較偏僻的街道，比利查問了不少人，才來到公司門前。

他正欲跨下車來時，一瞥眼，見王小克自內走了出來，手中提着一大包東西。

王小克見到比利，先是愕了一然，隨即笑道：「比利，你醒了？」

「小鬼子，你來這個地方幹什麼？」

王小克揚一揚手中的菲林盒子，道：「向他們借放映機再看一遍。」

「爲了什麼？」

「我覺得加爾夫人的拍攝技術極好，」王小克笑道：「你看，我也買了一架攝影機，想拍點記錄片帶回去做個紀念。」

比利定眼一望，王小克手中提着的果然是活動攝影機的紙盒，不由鬆了口氣，道：「原來你也喜歡玩這種東西。」

「哈哈，說不定我將來還可以拍實驗電影，做個導演哩！」

比利一邊替他打開車門，一邊道：「這樣說來，你得向琳達請教一下了。」

「當然。」

比利踏上車後，道：「現在我們回酒店了吧？」

「不，我還想去一個地方。」

比利手搭着駕駛盤問道：「什麼地方？」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道：「不知什麼地方有漁具賣？」

「怎麼了？你想釣魚？」

「是的。」

「我帶你去買吧！」比利發動了車子，道：「我們酒店附近就有一間。」

不一會，車子來到那間漁具公司，王小克選了些魚鈎魚絲，但對釣竿却猶豫不定。

「我想要一枝比較短的。」王小克向老板道。

「這一枝不滿意嗎？」

「唔。」

老板只得取出一枝比較短的釣竿出來，道：「這枝怎樣？」

「唔，這枝好多了。」

站在一旁的比利忍不住挿咀道：「小鬼子，釣魚用的釣竿，長短以剛才那枝最合標準，這一枝實在太短了，不好用。」

「我是初哥，所以，還是用短一點的，比較容易控制，」王小克澀然一笑道：「這一枝和普通的船槳差不多長短，我應該會用的。」

比利臉色一變，王小克拿出鈔票付欵。

「好，咱們走吧！」王小克說着領先，向外走去。

上了車後，比利問：「現在還有什麼地方要去？小鬼子。」

「回酒店吧，」王小克道：「我想叫琳達教我攝影入門。」

比利點着頭，兩道濃眉却微微蹙着。

不一會，兩人來到「加爾夫人」——莎莉的住所，王小克拿着那卷菲林和活動攝影機，奔上了石級。

「琳達，我回來啦！」王小克叫道。

莎莉打開屋門，見王小克手中拿着一架活動攝影機，不由一呆。

「琳達，這卷菲林還給你。」

莎莉接過那卷菲林，王小克又道：「琳達，請你教我拍活動電影，好不好？」

「怎麼你突然想起拍活動電影來？」

「我想帶回去給小妹和小辣椒看。」王小克笑道：「來到美國這樣遙遠的地方，若不帶點紀念性的東西回去，豈不可惜？」

「好吧。」

王小克於是拿出長距離鏡頭，和幾盒原裝的菲林出來。

莎莉望了那長程鏡頭一眼，詫異問道：「這是幹什麼的？」

「我見你的攝映機有，於是也買了一個，」王小克道：「你替我裝上去，好不好？」

莎莉望了比利一眼，疑惑着。

「琳達，你就帮帮他吧！」比利道。

莎莉這才拿起了長程鏡頭，裝上了活動攝映機。

「好啦，現在教我怎樣用吧。」王小克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莎莉把操縱法詳細地說給王小克聽，然後

把攝映機交回給他，說道：「很簡單的，是不是？」

「是啊。」王小克接過攝映機，開始四處拍攝。

「你這種菲林只有十五分鐘，別隨便浪費了。」莎莉道。

王小克忽然把鏡頭對住莎莉和比利，笑道：「來，我替你們拍個特輯。」

「不！不！」莎莉忙以手遮臉別過頭去。

「小鬼子，你還是拍拍這附近的風景吧。」比利道。

「好，那麼我不陪你們了。」

說罷，王小克蹦蹦跳跳地向石級去走。

比利望着他的背影，皺着雙眉。

「打令，你……你有什麼看法？」莎莉踏上前來，低聲問。

「什麼看法？」比利反問。

「他突然要拍活動電影，會不會別具用心？」莎莉問。

「這個——」比利搔着下頷，凝視遠去的王小克，道：「他這人精靈古怪，到底是否有深意，現在還難說得很。」

「打令，我……我怕。」

「怕什麼？」

「我怕他。」

比利摟住妻子細腰，道：「別怕，萬事有我在。」

「但是如果……如果萬一被他瞧出什麼破綻，這……這便如何是好？」

「難道以我堂堂一個情報局的分局長，也對付不了他這個小子嗎？」

「你不是說過，他是一個不平凡的少年嗎？」莎莉道：「他以前和許多犯罪份子鬥智鬥力，都……都佔了上風？」

「但他鬥不過我的！」比利咀角泛起一陣陰驚的笑容。

「你眞的有把握？」

「當然，」比利拍拍她的肩膊，失笑道：「唉！其實咱們是在杞人憂天，他可能只是對拍活動電影有興趣而已，咱們想到那裏去？」

「不，我有一種預感——」

「什麼預感？」

「我們的事有一天會穿出來的。」

「別胡思亂想了，不會的。」

「保險公司的人爲什麼還不來？」莎莉道：「我眞想早點離開這個鬼地方。」

「我看明天應該會來了。」

「打令，也許……也許我先離開這裏，在什麼地方等你來會合吧？」

「何必呢？」比利搖着頭，道：「你放心，一切都很順利，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

莎莉嘆了一口氣，雙眉之間，罩着憂色。

佈局雖巧　難逃法眼

翌日一早，王小克被一陣敲門聲吵醒，他望了望腕表，已經是十點了，一骨碌自床上跳起來，趨上前去開門。站在門口的是一個西裝煌然的青年男子。

「請問——比利積臣先生在嗎？」青年男子和藹地笑着問。

「你是誰？」

青年男子取出一張卡片，道：「我是國際人壽保險公司的調查員，安東尼。」

就在這時候，比利的聲音自後傳來：「小鬼子，誰來了？」

「保險公司的人。」

「快請他進來。」

王小克讓身給安東尼入屋。

「謝謝。」

比利迎上前來，領着安東尼在客廳的沙發坐下，道：「我已經等了好幾天啦。」

「對不起，我本來昨天便應該到的，可是臨時又有一樁事件要調査，因此才延遲到今天。」安東尼道。

「比利，我出去了。」王小克道。

「好，等一下回來一塊吃午飯。」比利向他揮揮手。

王小克回房拿了活動攝影機和釣魚用具，匆匆忙忙離開酒店，來到莎莉屋前，伸手拍着門。

莎莉打開了門，見是王小克，臉上露出笑容，道：「早啊！」

「早！」

「又想四處獵影？」

「不，我想請你替我拍一卷菲林，」王小克笑道：「你知道，若是一味拍風景，連人也沒出現過在鏡頭內，怎可以證明『曾經到此一遊』？」

「好吧，我替你拍。」

王小克把攝影機交了給她，道：「琳達，我現在便去湖中釣魚，你在這裏用長距離鏡頭替我拍一輯垂釣記，好不好？」

「——好吧！」

王小克向她謝了一聲，拿着魚竿，向下面奔去。他來到小艇租賃碼頭，向管理員道：「我要租一艘小艇。」

「兩角半一個鐘頭。」

王小克取了一張五元面額的鈔票塞給管理員，道：「我只租半個小時。」

管理員正要找錢給王小克，王小克按住他的手，笑道：「不用找啦。」

「謝謝。」

「可是你可否替我找那艘編號七號的小艇來？」王小克問。

管理員雙眉一揚，吶吶問道：「就是出事的那一艘？」

「不錯。」

管理員放眼望去，見那艘七號小艇綁在遠處浮台，不由眉尖一皺。

王小克又取了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塞在他手中，道：「請幫幫忙。」

管理員點了點頭，跳上一艘快艇，發動馬達，駛過去把那七號小艇牽了過來。

王小克把釣魚竿搬上小艇，拿起船槳，向湖心扒了過去。

「先生，小心一點，」管理員叫道：「湖心有一股暗流的。」

「曉得了！」王小克向他笑笑，用力向前扒過去。

他轉頭一望，看到莎莉站在平台之上，手中拿着活動攝影機，正在較着光圈和距離，伸手向她打了個招呼。

不一會，小艇已經來到那天失事地點，王小克收起船槳，開始釣魚。

莎莉一邊用鏡頭跟踪着王小克，一邊按着掣，十五分鐘的菲林，不一會已拍完了。

她又換了菲林，繼續替王小克拍垂釣的鏡頭。

王小克坐在艇首，拿着釣竿，坐着紋風不動。他望了望腕表，是上午十時半，正是那天意外發生的時間。

陽光從後面射過來，把王小克的影子折射在湖面上，拉得長長地。

過了一會，王小克收起釣竿，把小艇扒回碼頭，向莎莉的小屋奔去。

「拍到了沒有？」

「全拍到了，」莎莉淺笑着說：「一共拍了兩卷菲林，剪輯起來，有二十餘分鐘可以放映了。」

「謝謝你。」

王小克接過那兩卷菲林，轉身便走。

「喂，小鬼子！」莎莉叫了一聲。

「哦？」

「你剛才根本釣不到魚嘛！」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我作狀給你拍電影而已，半個小時怎能釣到魚？」

在莎莉詫異的眼光下，王小克提着攝影機和釣具，揚長走了。

他來到那間攝影器材公司，把那兩卷菲林交給職員，道：「最快要多久才能冲好？」

「三天。」

「太久了，」王小克道：「可以再快一點嗎？」

「這個——」

王小克取出一張五十元面額的鈔票，塞給伙記，道：「幫幫忙吧！」

伙記沉吟了一下，道：「好吧，那麼你明天下午來看看，也許冲好了。」

「謝謝你，」王小克問：「昨天我叫你們晒的照片，弄好了沒有？」

伙記轉身取出一個紙袋，道：「晒好了，一共四十元。」

「嘩！這樣貴！」

「先生，我們是從你帶來的活動菲林加工晒成的，要費不少工夫哩！」

王小克付了錢，取出照片，原來是比利拿着船槳伸到湖心，而莎莉正在水中掙扎的一剎那。

「唔，很好，」王小克把那疊照片看了一看，抽出其中一張，道：「這張可放大嗎？」

「當然可以。」

「好，那麼替我放大它，」王小克道：「而且是最大的。」

「先生，這很貴的哩。」

「沒關係，」王小克拿了張百元美鈔出來，道：「這一百塊先放在你們這裏，明天拿菲林一併算吧。」

「是！」

王小克吹着口哨，向「湖濱酒店」走去，現在時間還早，大可安步當車，走回酒店。

他來到十二號平房前的石級，見那「國際保險公司」的調査員正迎面而來，微笑着和他打了個招呼。

「小朋友，你和積臣先生是——」

「我們是朋友。」

「我有幾句話想問你，不知有沒有空？」安東尼問。

「——好吧。」

「我請你喝杯酒，慢慢再談，好不好？」

「等我先把這些漁具放好。」王小克向大門奔去，將漁具放在屋旁。

「小鬼子，你肚子餓不餓？」比利走過來問。

「不餓。」王小克說着轉身向外走。

「小鬼子，你去那兒？」

「那個安東尼說有話要問我。」

「哦？」

「比利，我和他談一會便回來。」王小克說着又欲向外走去。

「小鬼子！」

王小克轉過頭來，詫異地望着比利。

「你——你打算怎樣回答他的問題？」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我根本不知道他有甚麼話要問我。」

比利走了過來，道：「他是想調査莎莉的死因的。」

「爲甚麼？」

「因爲我替莎莉買了三十萬美元的人壽保險。」比利道。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比利澀然一笑，道：「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和她各買了這筆數目的保險金，想不到，——唉！」

「比利，我明白了！」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你明白甚麼？」比利緊張地問。

「我明白怎樣回答他了。」

「很好，」比利吁了一口氣，道：「人死不能復生，如果能夠拿到那筆保險金，當然最好。」

「唔。」王小克漫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

安東尼站在石級旁等他，兩人一塊來到酒店附設的酒吧中。

叫過飲品後，安東尼問：「我還未請教過你的大名哩。」

「我叫王小克。」

「中國人？」

「是的。」

「你認識積臣先生多久了？」

「一個月左右。」

「那是很短的時間啊！」安東尼道：「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王小克約略把認識比利的經過說了出來，聽得安東尼大感詫異。（詳情請閱拙作「人頭電腦」。）

半晌，安東尼才問道：「你認識積臣太太的？」

「是。」

「她是怎樣的？」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她大約卅四五歲年紀，一頭紅髮，身材適中。」

「王先生，我老實告訴你，積臣夫婦在我們公司各買了三十萬美元的人壽保險，不論誰發生了意外身亡，對方都可領取這筆賠償。」

王小克點着頭，道：「比利剛才向我提過這件事。」

「現在，積臣太太意外死亡了，我們公司按照規例，是必須付出這筆錢的。」

「那不是一個小數目，可對？」

安東尼點着頭，道：「不論數目之大小，我們都必須調査清楚，看看其中是否有詐？」

「有詐？」

「是的，你不知道，許多人利用人壽保險來欺騙保險公司，有的用謀殺，有的用另外手段，總之是想領取保險金，」安東尼道：「這種事例層出不窮，屢見不鮮，經我揭發的欺詐例子，就有十幾宗。」

「你認爲積臣先生也有欺詐貴公司的嫌疑嗎？」王小克問。

「現在當然還談不上，」安東尼道：「但我會着手調査的。」

「那是一樁意外，」王小克道：「差不多所有曼斯頓鎮的鎮民都知道。」

「唔，法庭還判斷了，對不對？」

「是的，法官看過一卷菲林，認爲那純粹是一樁意外。」王小克道：「不信你可以去查查，法庭檔案中應該有記錄的。」

「可是直到目前爲止，還找不到積臣太太的屍首。」安東尼道。

「這也很難怪，因爲『神仙湖』底有一股暗流，經常把遇害者的屍身捲得無影無踪，」王小克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也試過？」

王小克點着頭，道：「據他們告訴我，今年這裏發生過十次意外，有十人在湖中遇害，但只有五個屍體被撈到。」

安東尼聞言皺起了眉頭，半晌出不了聲。

「安東尼先生，是不是找不到積臣太太的

屍體，積臣先生便領不到保險金？」

「這個——」安東尼沉吟了一下，道：「本來在未確定積臣太太是否死亡之前，我們公司是有權不付出保險金的，而找到她的屍體，是最有力的證據。」

「證明積臣太太已經死了？」

「不錯。」

「可是法庭已經判斷積臣太太遇害身亡了，」王小克道：「同時，更有數百個人親眼看到積臣太太沉下湖去，他們都可挺身作證。」

「正因爲如此，我們公司似乎沒有理由拒絕積臣先生申請領取那筆保險金了！」

「積臣先生已經向你們公司申請領取保險金了？」王小克問。

「是的。」

「幾時申請？」

「三天前。」

王小克眼珠一轉，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安東尼先生，旣然你們公司必須付出保險金，你還來調查些甚麼？」

「這是例行公事，」安東尼笑道：「而且，如果僥倖被我查出其中有詐，令公司不必付出保險金，我是可以得到該筆欵項的百分之五的佣金的。」

「所以你會調查下去？」

「是的，反正我有的是時間，」安東尼道：「慢慢調查也來得及。」

「如果積臣先生這兩天離開此地呢？」

「那也沒有關係，」安東尼道：「他走他的，我查我的。」

「還有甚麼要問的嗎？」

「王先生，積臣夫婦是不是很恩愛？」安東尼凝視着王小克問。

「我才認識了他們一個月，不大淸楚。」

「表面上呢？」

王小克聳了聳肩，說道：「表面上並沒有甚麼。」

「對了，聽說積臣夫人是因爲積臣先生結識了一個黑髮美人，因此才和他吵架的？」

「唔。」王小克點着頭。

「那位黑髮美人是誰？」

「這裏的遊客之一。」

「叫甚麼名？」

「她是加爾夫人，名叫琳達。」

「住在甚麼地方？」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湖濱酒店十四號平房。」

「謝謝你，」安東尼站起身來，放下一張鈔票埋單道：「你的合作給了我不少方便。」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遠去，苦笑着搖搖頭，安東尼是絕對查不到甚麼的，那三十萬的人壽保險金，已有一半落入比利的袋了。

然而，比利眞的可以順利地袋袋平安嗎？未必！

王小克緩緩地站了起身，嘆一口氣，離開酒吧。

回到房子後，比利緊張地問：「那調查員問了你一些甚麼？」

「也沒有甚麼，」王小克聳聳肩，答道：「問我認識了你多久，和你們夫婦是否恩愛而已。」

「你怎麼回答？」

王小克照直說了，比利深深地吸了口氣，道：「這樣說來，他一定會去問琳達話的。」

「那也沒關係，」王小克道：「琳達與這件事原本是無關的。」

比利搓着雙手，在廳中踱步，半晌才道：「小鬼子，別理他了，我們出去吃飯吧。」

× ×

安東尼來到十四號門口，猶豫了一下，才伸手去拍門。

莎莉聽到敲門聲，整一整理頭髮，趨上前去開門。

「你是——」

「我是『國際人壽保險公司』的調查員，安東尼。」安東尼說着遞上名片。

莎莉心下暗自一懍，接過名片望了望，問道：「甚麼事？」

「請問我可以進來嗎？」

莎莉沉吟了一下，讓身給他進屋。

「對不起，要打擾你幾分鐘。」

「沒關係，有甚麼指教快說吧。」

安東尼四週打量着，問道：「相信你認識積臣先生？」

「是的。」

「你們的感情很好？」

「我們是新相識，談不上感情。」

「可是聽說積臣太太意外身亡之前，你們經常在一起？」

「大家只不過是玩伴，四處遊山玩水，看看風景而已。」

「積臣太太知道有你的存在？」

「我——我不大淸楚。」

「我相信她知道的，有人聽到她在小艇上和積臣先生吵架，就是爲了你。」

「女人善妒多疑，其實我和積臣先生只不過是普通朋友而已。」

「眞的？」

「安東尼先生，命案已經了結，你還來問我這些話幹甚麼？」莎莉臉上一變，冷冷地道：「積臣太太的死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是她自已失足掉下湖中的，有數百人可以證明，你還不相信麼？」

「聽說事發時你正在拍攝活動電影，把經過情形都拍進鏡頭了？」

「不錯。」

「加爾夫人，你把那卷菲林呈堂作證，使積臣先生無罪釋放？」

「不錯。」

「現在那卷菲林呢？」

「幹甚麼，這樣問？」

「我——我想向你借來看一看。」

「對不起，我把它毀掉了！」

安東尼聞言臉色一變，吶吶地問：「爲何……爲何把它毀了？」

「它已在法庭中成爲證物，證明了積臣先生的無辜，留着它還有甚麼用處？」

安東尼失望地嘆了一口氣，道：「眞是可惜。」

「安東尼先生，積臣太太的而且確是失足浸死在『神仙湖』中，那卷菲林放映時，包括法官，主控官，檢察官都看過了，他們認爲證據確鑿，難道你信不過他們？」莎莉道。

「我當然是信得過他們的——」

「那麼，你還看它幹甚麼？」

「我認爲甚麼事都要親眼目睹，才可以相信。」安東尼道。

「可惜我已毀掉它了，就在幾個小時之前。」莎莉說着燃上一口烟，道：「安東尼先生，我還有甚麼可以帮你的忙嗎？」

安東尼見她已下了逐客令，只得站了起身，道：「積臣太太的確是死了？」

「咦？我不是說過了嗎？當時有好幾百人看着她溺斃。」

「不是積臣先生謀殺她的？」

「安東尼先生，看來你在懷疑英明的法官的判決呢！」

安東尼霍然一笑，道：「連聖人都會犯錯誤的，對不對？」

說罷，轉身向外走去。

莎莉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遠去，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電話几走去。

她拿起了電話，向接綫生道：「請搭十二號，積臣先生。」

電話响了十幾下，仍然沒有人接聽，莎莉掛下電話，取了銀包，匆匆出門。

終於，她在酒店辦公大樓的「牛扒屋」中發現了比利和王小克。

「琳達，歡迎來參加我們。」比利笑着起身來相迎。莎莉一笑，盈盈坐了下來。

「吃甚麼？」

「我不餓，來一杯牯酒就行了。」

比利替她叫了飲品，問道：「你的臉色好像不好看，發生了甚麼事？」

莎莉望了王小克一眼，沒做聲。

「不怕，小鬼子是自己人，你說吧，琳達。」比利若無其事地鋸着牛扒。

「剛才——剛才有人來找過我。」

「我知道，是『國際人壽保險公司』的調查員，是不是？」

「不錯。」

「他來問你有關我太太之死的事？」

「唔。」

「你照實回答他，不就行了？」

「可是……可是他向我要那卷菲林。」

「咦？給他好了！」

「我把它燒掉了。」

「爲什麼？」

「它雖然救了你一命，但……但畢竟是一段不愉快的回憶，而且我要它來幹甚麼？所以把它燒掉了。」莎莉說。

比利放下了刀叉，道：「其實你是應該把它保存下來的。」

「我想這件案已經了結了，留着它有甚麼用處？」莎莉道。

比利嘆了一口氣，問道：「那麼，他怎樣說？」

「他沒說甚麼，失望地走了。」

王小克一直緘默着不出聲，這時忽然揷口問：「琳達，他有沒有問你會不會游水？」

莎莉呆了一呆，道：「沒有啊，他……他爲甚麼要這樣問？」

「沒甚麼，我只是一時好奇而已，」王小克淡淡地問：「琳達，你會不會游水？」

「不，我不會。」莎莉搖着頭。

王小克叉了一塊牛扒放入口中咀嚼，道：「唔，這牛扒的味道眞好，琳達，爲甚麼你不試一試？」

莎莉不安地望了比利一眼，忽然站起身來，說道：「對不起，我頭有點痛，要回去休息了。」

比利放下刀叉，道：「我送你回去吧。」轉頭向王小克道：「你在這裏等我，我立即回來。」

「好。」

兩人離開扒屋後，莎莉低聲道：「那個調查員似乎在懷疑——」

「懷疑甚麼？」

「懷疑我是否眞的是遇害，或者是你謀殺的。」

「讓他懷疑好了，他得不到證據，找不到破綻的。」比利道。

「打令，我看我還是先離開這裏吧！」莎莉道：「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這個——」比利沉吟了一下，道：「今天晚上再討論這個問題吧。現在我要回去陪小鬼子，以免令他也懷疑了！」

說罷，向莎莉揮了揮手，道：「今晚我來你那裏，再見！」

比利回到扒屋時，見王小克已不在了，心下大感詫異，拉了一個伙記問：「我那個朋友呢？」

「他付了賬走啦！」

此利雙眉一皺，他送莎莉出門回來，前後還不到五分鐘，王小克爲什麼突然付賬走了？——他到那兒去了？

比利心下狐疑，坐下來吃完了那客牛扒，這才抹了抹咀，離開「牛扒屋」。

× ×

莎莉翻了一個身，伸手去拿案頭的電話。

然而，她的動作凝住了，因爲她忽然聽到屋子後面有「颼颼」的聲音。

「湖濱酒店」的客房都是建在「神仙湖」四週的平房，面積不大，每個單位都只有四五百呎而已，四週並無圍牆或欄杆。

莎莉一聽到那陣「颼颼」聲，心頭一跳，望了望腕表，是凌晨三點了，什麼人在自己的房屋後面走動？

她本來想打個電話給比利談談天，這時取消了念頭，輕輕地爬起身，側耳竊聽。

然而，屋外那陣「颼颼」聲又靜止了。會不會剛才聽錯了？不！莎莉告訴自己，絕對沒有聽錯。

從那陣鬼鬼祟祟的脚步聲聽來，來者一定不善，她腦際念頭一閃，決定打個電話向比利報告此事，獨自一人，實在太害怕了。

她輕輕地拿起電話筒。

可能由於深夜的關係，接綫生打瞌睡了，電話「胡胡」地响着，沒有人接聽。

莎莉接着撳，終於，接綫生惺忪的聲音出現了：「喂？」

「請替我接十二號房。」

「是。」

電話接通後，比利的聲音傳了過來：「你也睡不着嗎？」

「比利，我……我的屋外有人！」莎莉壓低着聲音說。

「哦？」比利緊張地問：「是誰？」

「我不知道，」莎莉仍然把聲音壓得很低：「鬼鬼祟祟地，好像不懷好意。」

「你的大門有沒有上鎖？」比利問。

莎莉沉吟了一下，道：「我忘記了，不知道有沒有上鎖。」

「去看看，」比利向她下令：「快！」

「是。」

莎莉放下電話筒，趨上前去，原來大門巳上了門，這才放心，轉身拿起電話筒，道：「鎖好了。」

「窗門呢？」

「也全關上。」

「好，那麼你留在屋內，不要亂動，」比利道：「我現在立刻來。」

「是。」

掛下電話後，莎莉一顆心才定下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廳中的一扇窗門傳來了「軋軋」的聲音——有人在撬窗門。

莎莉大吃一驚，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她泳術甚好，胆子却很小，況且作賊心虛，站在當地，渾身抖索個不停，只盼丈夫比利趁早趕來。

「拍」地一下輕响，窗門似乎已被人撬開了。

莎莉一顆心彷彿要自口腔跳出來一般，她一步一步地後退着，碰到床畔，一交跌坐在床上。

就在這個時候，比利的聲音在外面傳來了，叫的是她的假名：「琳達，你沒事吧？」

一聽到比利的聲音，莎莉的一顆心才定了下來，答道：「我沒事！」聲音乾澀沙啞，顯然是緊張過度。

「你出來！」

莎莉來到屋外，只見比利揪着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正在盤問。

「你到底是誰？」

「我……我……」那矮小男子掙扎着，囁嚅回答：「你先放開我。」

比利轉頭望了莎莉一眼，把他放了，沉聲道：「快說，你在屋外鬼鬼祟祟想幹什麼？」

「我是個私家偵探。」矮小男子拉了拉衣襟，又掠了掠半禿的短髮。

「私家偵探？」

「是，我是『國際人壽保險公司』委託的私家偵探，」矮小男子道：「我叫法蘭基。」

比利和莎莉對望了一眼，暗想必定是那個調查員聘請的。

比利冷哼了一聲，說道：「你想調查些什麼？」

「我——」法蘭基沉吟了一下，才道：「這是我的業務秘密，恕不奉告。」

比利踏前一步，作勢又要去抓他的衣襟。

法蘭基退後一步，戒備地望着比利，道：「積臣先生，你不要亂來，我是有執照的。」

「哼，那又怎樣？」比利冷冷地道：「有了執照就能私闖民居嗎？」

「我……幾時私闖過民居了？」

「那麼剛才你撬窗門做什麼？」

法蘭基張大了口，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莎莉四週望了一眼，道：「比利，放了他吧？」

「告訴你，以後再被我發現你在這裏鬼鬼祟祟，可不客氣。」

法蘭基澀然一笑，向兩人揮揮手，道：「晚安。」轉身消失在黑暗中了。

莎莉目送法蘭基離去，撲到比利懷中，道：「剛才眞是嚇死我啦！」

比利向黑暗中望了一眼，輕輕把莎莉推開，道：「進去再說吧。」

兩人進了屋子，比利把大門上了鎖，緊皺着一雙眉不出聲。

「比利，你說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保險公司在懷疑我們了，」莎莉忐忑不安地道：「先派一個調查員來，再派一個私家偵探來，這……」

「這是他們的規例，」比利安慰着她，道：「其實也不用大驚小怪。」

「他剛才想撬窗而入的目的是什麼？」

「唔——」比利蹙着雙眉，道：「我看是想偷那卷菲林。」

「可是我已告訴那個調查員，菲林被我毀了啊。」莎莉道。

「他大概是不相信你的話，所以才會派私家偵探來偵查。」

「比利，現在怎辦？」

比利聳着肩，道：「沒有關係，反正你已經把菲林毀去了，他們查不出什麼東西，自然很快便會付欵給我。」

「眞的……眞的嗎？」

比利笑着拍拍妻子的肩膊，道：「怎麼你連我的話也不相信啦？」

莎莉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這幾天來，我……我神經太緊張了。」

「莎莉，別這樣緊張，總之一切會如我們的計劃實現的，」比利道：「你這樣緊張，說不定反而會露出破綻來哩！」

「我早就說過了，讓我先到瑞士或西歐去等你！」莎莉說。

「再過一兩天才說吧！」比利道：「我在H埠工作了近年，咱們一直未曾好好聚過。」

莎莉依偎在丈夫的懷裏，仰起首來，含情脈脈地望定了他。

「今晚就在我這裏，不要回去吧？」

「不，」比利搖着頭，道：「剛才我出來時，小鬼子房間似乎還有燈光，他還沒睡。」

「一個小孩子，怕什麼？」

比利澀然一笑，喃喃地道：「小鬼子並不是普通的小孩子哩，莎莉。」

「可是我們……我們很久未試過一塊過夜了！」莎莉委屈地道。

「打令，如果我們不暫時忍耐一下，也許會把大事破壞的。」

就在這個時候，「小鬼子」王小克的聲音自外傳來：「比利，你在不在？」

比利急忙站起身來，替莎莉把假髮拉好，趨上前去開門。

「你還沒睡？」

「剛才我聽到你匆匆出門，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哩，」王小克向內張望着，道：「琳達也醒着？」

「唔，剛才她受到保險公司的私家偵探騷擾，打電話叫我來替她解圍。」

「哦？」王小克楞了一楞，問道：「現在那個私家偵探呢？」

「我放走他了。」

王小克苦笑着搖搖頭，道：「想不到他們竟然還出動了私家偵探。」

「那又怎樣？他們查不到什麼的，」比利道：「莎莉已經意外死亡，有幾百個證人。」

「可是莎莉的屍首直到今天還找不到哩。」王小克道。

「神仙湖底有股暗流，發生意外的死者，一大半找不到屍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向莎莉打了個招呼，道：「琳達，你好。」

「進來坐坐嗎？」莎莉含笑問。

「不坐了。」王小克一雙精靈的眼睛，望定了莎莉，似乎想在她的身上找到什麼東西似的。

「琳達，你也該休息了，」比利向莎莉道：「明天見吧。」

說罷，他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離開了莎莉的屋子。

「對啦，有一件事我差點忘記問你。」比利忽然道。

「什麼事？」

「今天中午你突然離開了『牛扒屋』，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去拿一些照片。」

比利點着頭，沒有再追問下去。

× ×

「王先生？」

王小克望着身材矮小，半禿着頭的法蘭基，點着頭，反問：「你是——」

「我是『國際人壽保險公司』的私家偵探，法蘭基。」

「啊，是你，」王小克道：「昨天晚上你碰過釘子，對不對？」

法蘭基霍然笑着，忸怩道：「我……我忘記積臣先生是特工人材，和加爾夫人又是好朋友。」

王小克上下打量着他，問道：「找我幹什麼？」

法蘭基向內望了一眼，問道：「你和積臣先生住在一起的？」

「不錯，這裏有兩個房間。」

「他在不在？」法蘭基低聲問。

「出去了。」

「我可以進來嗎？」法蘭基雙眉一展，問道。

「當然可以。」

法蘭基搓着手，踏進大廳，道：「唔，這個地方不錯哩。」

「你今天剛到的？」

「是的，」法蘭基指着一個緊閉的房門，道：「那是積臣先生的房間？」

「不錯。」

「你就住在他對面那間房？」

「唔。」

「王先生，你和積臣先生一定是很要好的朋友？」法蘭基問。

「可以這樣說。」

「積臣夫人死後，他有什麼反應？」

王小克聳着肩，道：「人死不能復生，積臣先生是個很豁達的人。」

「我的意思是——他甚至連一點點的哀痛也沒有嗎？」

「積臣夫人的死令他差點被控謀殺罪，」王小克道：「我看他大概恐懼焦灼比哀痛更甚吧？」

法蘭基一雙深邃的眸子望定了王小克，道：「王先生，你在爲積臣先生解釋。」

王小克深深一笑。

「難道你對積臣夫人之死一點懷疑都沒有？」法蘭基忽然問。

「爲什麼要懷疑？」

法蘭基笑着擦了擦鼻子，向王小克的房間走去。

王小克忽然好像想起什麼事，跑上前去，攔住法蘭基的去路。

比利把私家偵探法蘭基抓着，叫莎莉出來。

法蘭基呆了一呆，旋即笑問：「我可以看看你的房間嗎？」

「有什麼好看的？」王小克道：「我的房間一團糟。」

「有什麼關係？」

王小克眼珠一轉，說道：「好吧，你看好了。」

法蘭基踏進房去，眼光首先被枱上的照片吸引住了。

他走近枱前，拿起其中一張照片，忽然低呼了一聲，道：「啊！這正是我要的東西！」

王小克踏上前去，見他手中拿着的是那張比利拿船槳去救湖中莎莉的照片。

「你怎樣拍到的？」法蘭基問。

「從那卷活動菲林拍下的。」

法蘭基又拿起另一張照片，那是王小克坐在小艇上垂釣的鏡頭。

「是你？」法蘭基問。

「是的。」

「你拍下這些照片幹什麼？」

「好玩。」

「好玩？」法蘭基不置信地望着王小克，道：「從活動菲林卷拍下這些照片，要花不少工夫哩。」

「冲晒公司代做的，」王小克淡淡地道：「只要付錢就行了。」

法蘭基放下照片，拿起一個放大鏡，兩道濃眉一揚，問道：「這是幹什麼的？」

「放大鏡。」

法蘭基深意地一笑，再拿起枱上的照片，用放大鏡端詳着。

半晌，他放下照片和放大鏡，道：「王先生，老實說，你不但懷疑積臣夫人之死，甚至還在進行着精密的調查工作？」

王小克不置可否地聳着肩。

「你的進展怎樣了？」法蘭基又問。

「什麼進展？」王小克明知故問。

「關於積臣夫人之死。」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法蘭基先生，你太多心，我拍這些照片只是爲了好玩而已。」

法蘭基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王先生，我很瞭解你目前的心境。」

「哦？」王小克愕了一愕，呆呆地望着法蘭基。

「積臣先生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咦？這還不簡單嗎？譬如說你發現了積臣先生的秘密，但這種秘密可能對積臣先生不利的，你爲了大家的友情，因此左右爲難，不知怎樣做才好。」

「法蘭基先生，你的幻想力太豐富了。」

王小克踏上前去，把枱上的照片和放大鏡放到抽屜中，鎖上了。

「王先生，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發現告訴我，我會萬分感激你。」

「對不起，我什麼發現都沒有。」

法蘭基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不打擾你了。」

法蘭基走到大門口時，王小克忽然問道：「對了，你們公司不是派了個調查員來嗎？」

「他昨天晚上飛回總公司做報告去了，」法蘭基道：「現在，這裏的調查工作由我全權負責。」

王小克目送他離去，關上房門，打開抽屜，拿出那些照片和放大鏡，一張一張地端詳着，兩道眉皺得更緊了。

是的，法蘭基說得不錯，自己目前的確在左右爲難之中……。

×　　×

莎莉坐在化妝枱前，望着自己出怔。

忽然，大門「篤篤」地响了起來，臉色一變，取起化妝枱旁的假髮，戴在頭上，又揉了些粉，這才起身上前，問道：「誰？」

「我。」是比利的聲音。

莎莉把門打開，讓身給比利入屋。

比利摟住她的細腰，道：「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今天我和『國際人壽保險公司』通了一個電話，」比利喜孜孜地道：「他們經初步調查後，決定把你的人壽保險金照數付出。」

「眞的？」莎莉驚喜交集地問。

「當然是眞的。」比利在她頰上印了一吻，道：「他們在這個星期之內，就會把申領賠金的表格送來，只要一塡，半個月內就會把三十萬美元存進我這個受益人的銀行戶口了。」

莎莉大喜，緊緊摟住丈夫的脖子，吁了口氣，道：「太好了，太好了！」

「現在，你應該放心了吧？」

莎莉伸手摘下假髮，拋到枱上去，道：「這幾天來，我簡直緊張得要發瘋了。」

「錢一到手後，我們便可以在瑞士舒舒服服地過下半世了！」比利道：「來，今晚要慶祝一下。」

比利說着上前打開雪柜，取出兩罐啤酒，笑道：「本來我們是應該開香檳的，現在只好以啤酒代替了。」

「卜」地一聲，啤酒罐開了，泡沫冒了出來，比利急忙啜了一口，把啤酒遞給莎莉。

莎莉呷了一口冰凉的啤酒，鬆了一口氣。

她取了一張紙巾，把臉上的化妝抹掉，道：「一天到晚要戴着假髮，化着濃妝，眞是難受死了。」

「我的好太太，下個月你便可以恢復本來面目了，」比利道：「瞧在那三十萬元面上，暫時再忍耐一下吧！」

莎莉遞給丈夫一個甜膩的笑容，仰首呷了口啤酒。

「我們在瑞士買一幢房子，最好可以望到雪景的，」莎莉無限嚮往地說道：「我喜歡滑雪。」

比利扭開電視機，一面答道：「說眞的，我還不會滑雪呢。」

「可以學嘛——」莎莉的話戛然而止，一雙美眸，瞪得大大的，好像驟然間看到鬼魅一般。

比利接觸到她的神情，心下一懍，循她眼光望去，看到窗口站着一人。

那人臉上的神情也和莎莉差不了多少，一般的驚惶和恐懼。

那人是酒店的侍者史提夫。

史提夫瞪大了雙眼，望定了莎莉。

莎莉忽然掩住了臉，向房內奔去，比利的反應極快，彈跳起身，向外奔去。

他打開大門，及時把史提夫抓住了。

「鬼！鬼！」史提夫叫了起來。

比利急忙用手掩住了他的口，噤聲道：「不要亂嚷！」

「她是積臣夫人，是你的太太，她……她復活了！」史提夫說話時，聲音微顫，情緒十分激動。

「史提夫，聽我說，不要大驚小怪！」比利又慌又亂，用力搖着史提夫的身子。

終於，史提夫鎮定下來了，却大力地喘着氣。

比利轉頭望了一眼，暗自頓着脚，剛才竟然忘記把窗帘布拉上，以致被史提夫看到莎莉的眞面目。

他跟着又想，要是莎莉一樣化着妝，戴着假髮，即使史提夫看到了，也只不過以爲是加爾夫人琳達而已。

然而，現在不是懊悔的時候，必須想辦法彌補——比利告訴自己。

他腦際閃電般轉着念，手仍然緊緊抓着史提夫的手臂。

「史提夫，跟我回屋裏去，讓我們好好談談，怎麼樣？」

「不！」史提夫渾身一抖，忙不迭道：「不！」

「好，那麼你不要大嚷，讓我告訴你，剛才你見到的那人並不是鬼，她是我太太——」

「可是她已經死了。」

「不，她還沒有死，」比利道：「她的泳術很好，游回岸上了。」

「可是——」

「不錯，我們沒有向法庭說出眞相，原因是如果她死亡的話，我可得到一筆保險金。」

史提夫緩緩地點着頭，臉上那種驚惶的神色，逐漸消褪了，代之的是茫然的表情。

「加爾夫人呢？」

「她是我太太假扮的。」

「原來你們——你們早有預謀！」

「不錯！」比利頓了一頓，問道：「你會把這一切告訴別人嗎？」

「我——」

「史提夫，你是聰明人，」比利沉聲道：「如果你向人講了出來我會認眞對付你的。」

「我——」史提夫張目結舌，剎那間說不出話。

「這樣吧，我不能讓你白白替我保守秘密，」比利沉思了一下，道：「我給一筆錢你，你立刻辭職不幹，有多遠跑多遠，永遠不回來這裏，也永遠守口如瓶。」

史提夫雙眉一揚，眼眶中射出異樣的光芒來，問道：「多少？」

「一萬塊，現鈔！」

史提夫搖着頭，道：「太少了！我在這裏連下欄在內，一個月也有千元的收入呢！」

「好吧，兩萬塊！」

「還是太少。」

「史提夫，不要忘記這兩萬塊是不必付稅的啊！」比利道。

「我知道，」史提夫咬了咬唇，問道：「積臣先生，你可以領到多少人壽保險？」

「十萬塊。」

史提夫聞言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比利詫異地問。

「積臣先生，你在騙三歲小孩子不成？」史提夫道：「以你現在的地位，會爲了十萬元便安排這種計劃？」

史提夫又道：「依我的猜測估計，起碼在五十萬以上，才能使你大費周章，安排下這樣的計劃！」

比利咬了咬牙，却不出聲。

「胡說！」比利道：「保額太大的話，保險公司便會起疑心了！」

「那麼，起碼在三十萬元以上吧？」史提夫笑道：「以你堂堂中央情報局分局長的身份替太太買三四十萬元人壽保險，不爲過哩！」

比利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給你四萬元，這是最高的了。」

史提夫陰鷙地笑着，道：「積臣先生，我要百分之四十。」

「什麼！」

「百分之四十，聽到沒有？」史提夫洋洋自得地道：「照數付給的話，我便爲你守口如瓶，否則嘛！」

「你……你……」比利又急又氣。

史提夫慢條斯理地道：「積臣先生，不地向我討價還價了，總之我決定要百分之四十。」頓了一頓，又正色道：「還有，你不許欺騙我，因爲保額多少，我只要查一查保險公司便知道了！」

比利咬着牙，腦際間，忽然昇起了一個念頭。

「如果保額是三十萬的話，百分之四十，你要給我十二萬元！」

比利深深吸了一口氣，終於，他決定了。

「好吧，我答應你！」比利道：「現在我先付給你十二萬百的分之十，等領到保險金後，才把其餘的百分之九十給你，行不行？」

史提夫大喜過望，黑暗中看不到比利的眼中全是殺機。

「錢在我的房間內，你隨我來拿吧。」

「好！」

史提夫跟着比利向十二號平房走去，心下興奮緊張得無以復加。

來到屋前時，比利低聲道：「這件事我的中國朋友全不知曉，所以，你不要進去，在這裏等我。」

「好。」

比利輕輕扭着門柄，閃身入內。史提夫興奮地搓着手，一想到平白發了一筆十餘萬的橫財，忍不住便要笑出聲來。

大約等了五分鐘！門開了，比利手中拿着一包物事，向他走過來。

史提夫急不及待伸手要去接，比利却噤聲道：「跟我來！」

史提夫不虞有詐，跟着比利來到屋後，問道：「是不是現鈔？」

「是的。」比利漫應了一聲，揚起手來，「噗」地一聲，火光閃處，史提夫心臟部位中彈，叫也沒叫出聲，瞪大了雙眼，緩緩地軟下去了。

比利將裝着滅聲器的短槍插到腰間，把史提夫的屍身扶了起來，抱着他向「神仙湖」的碼頭走去。

他把史提夫的屍身放在一艘小艇，然後拿起了船槳，向湖心扒去。

不一會來到了湖心，比利收起船槳，把史提夫的屍體推下湖去。

望着史提夫的屍身沉入湖中，他咀角泛起一陣笑意，拿起船槳，向岸邊扒去。

他來到史提夫中槍之地，蹲下地來，看看是否有血漬遺留下來。

草地上並無血漬，剛才那一槍射得恰到好處，這都得拜受過特工訓練所賜。

比利站了起身，向莎莉的屋子走去。

莎莉已戴回假髮，化好了妝，一見了比利，焦急地問：「怎麼啦？」

「我已把他打發了。」

「你——你怎樣打發他？」

「我給了他一筆錢，」比利道：「叫他星夜離開此地，永遠不要回來。」

「多少錢？」

「一萬多。」

「你怎有這麼多現鈔？」莎莉疑信參半地問。

「這次我從H埠帶來不少錢，」比利支吾着答：「況且，小鬼子也有一點錢，存在我這裏。」

莉莎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拍拍胸口，道：「剛才眞是嚇死我了。」

「以後要小心點啦，」比利正色道：「假髮除了睡覺之外，就要一直戴着，知道嗎？」

莎莉連連點着頭。

「我們的計劃已經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九，」比利望着窗外黑漆一片的湖面，道：「現在可不能出什麼岔子。」

「比利，對不起，」莎莉偎在丈夫的懷中，道：「剛才都是我一時大意。」

比利推開妻子，上前把窗帘布拉上了，道：「不要緊，總之以後加倍小心就是了。」

心狠手辣　害人累己

法蘭基沉吟了一下，這才伸手敲門。開門的是比利，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問道：「幹什麼？」

「我……我想請問一聲，王先生在嗎？」法蘭基臉上堆笑問。

「小鬼子，有人找你。」

比利轉身入內，王小克走了出來，見是法蘭基，雙眉微微一蹙，道：「是你！」

「王先生，對不起，又要打擾你了。」

「什麼事？」

法蘭基向站在一旁的比利望了一眼，吶吶道：「可否……可否借一步說話？」

「好吧。」

兩人來到平台，王小克問道：「究竟有什麼事，快說吧。」

「王先生，我想向你借一樣東西。」

「不借！」

法蘭基呆了一呆，道：「你怎知道我想向你借些什麼？這樣快便拒絕了？」

「你想向我借那些照片，對不對？」

法蘭基瞪大一雙眼睛，道：「不錯，我正是想向你借那些照片。」

「不借。」

「王先生，是不是那些照片有什麼秘密包藏着？」法蘭基問。

「法蘭基先生，總之我有權不借給你的，不論包有秘密或者無秘密！」

法蘭基頹然嘆了一口氣，道：「王先生，如果你不帮忙的話，積臣先生便可以順利地領到那三十萬元的保險金了。」

王小克緘默着。

「王先生，保險公司雖然財雄勢大，區區三十萬元不算什麼一回事，但，我們不該申張正義嗎？」

王小克心中一動，正要答話，忽聽湖上有人大聲叫了起來。

兩人不約而同向「神仙湖」望去，只見湖中一艘小艇上，站着一人，雙手亂搖，大聲叫嚷着，依稀聽到是「屍體！一具屍體！」

王小克心下一懍，法蘭基喃喃道：「難道是積臣夫人的屍體浮出來了？」

「過去看看！」

王小克說着向石級奔去，不一會來到「神仙湖」湖畔，只見有人已駕着快艇，向湖心那艘小艇疾馳而去。

快艇和小艇會合後，艇上的人合力把一具屍體撈了起來。

王小克定眼望去，心下暗暗失望，因爲那不是積臣夫人莎莉——倘若撈上來的眞是莎莉的屍體的話，自己的推斷便不成立，也不必像目前這樣左右爲難了。

這時候，許多人都聞訊跑到湖畔，爭看撈起來的屍體到底是誰。

快艇的引擎「噗噗噗」地响着，劃浪向碼頭駛來。追近碼頭時，「嗚嗚」的警車响號也出現了，柏克警長神色緊張地跳下車來，奔上前去。

王小克和法蘭基擠上前去，聽到有人低呼道：「是史提夫！」

「不錯，是史提夫！」

王小克探頭一望，果然是史提夫，胸前恤衫一灘血漬，身體腫脹，顯然死去多時。

柏克警長把看熱鬧的人羣推開，跑到警車側，拿起無綫電咪高峯，吩咐叫黑箱車來。

王小克看着史提夫的屍體，呆呆出怔。

「他是被槍殺的。」法蘭基的聲音自背後傳來。

王小克轉頭一望，法蘭基就站在自己背後。他向史提夫的屍體望去，恤衫近心臟部位果然有個子彈孔。

「那一槍射得不錯哩！」王小克道。

「是誰殺死他的？」法蘭基問。

王小克緘默着沒有作聲。

「奇怪，我昨晚直到天光才睡，並沒有聽到槍聲哩！」法蘭基道。

「你怎知他是昨晚才遇害的？」

「如果不是昨晚而是前晚或大前晚，屍體一定比現在腫一倍不止。」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果然不愧是一個偵探，單憑看屍體就能預測到死者遇害的時間。

這時，柏克警長走了回來，勸告看熱鬧的人羣離去，然後就把一張報紙蓋到史提夫的屍身。

「依我看，兇手不但是一個受過射擊訓練的人，他行兇的手槍，還是裝了滅聲器的。」法蘭基又道。

王小克心頭一動，忽然想起曾在比利的行李箱中，看過一把裝有滅聲器的短槍。

「你想到什麼了？」法蘭基問。

「沒……沒什麼。」

法蘭基深意地向他笑了一笑，轉身走了開去。

王小克覺得法蘭基臨走前的那個笑容十分奇異，心中不由一動。

瞥眼間，比利從屋內走了出來，問道：「小鬼子，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在湖中發現一具屍體！」

「哦？」比利神色一變，渾身抖了一下。

「比利你怎麼啦？」王小克踏上前去，凝視着他：「爲什麼這樣緊張？」

「是……是不是莎莉的屍體？」

「不，不是她。」

「那麼是誰？」

「史提夫。」

「就是那個侍者？」

「是的。」

「他怎麼會突然間死在『神仙湖』？」比利問。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這是警方的事，不關我們的事。」

「這個地方眞是——」比利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們還是早日離去好！」

「我倒覺得很好玩，」王小克道：「再多住一兩天才走吧。」

比利望着王小克，笑了笑道：「好吧，反正我現在是陪太子讀書，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說罷，向王小克揮了揮手，道：「我去琳達那裏，晚上一塊吃飯吧。」

「好。」

王小克踏上石級，來到屋裏。

比利的房間關着，王小克一向沒有上前試圖打開抑或進去看看。

可是，這時他望着比利的房門，一顆心却怦怦地跳了起來。

他眼珠一轉，緩緩地踏上前去，伸手搭住了門柄，輕輕一扭，門竟然鎖住了！

王小克打量了門鎖一眼，憑他的開鎖功夫，一分鐘內便可把它打開。

於是，他蹲下地來，自袋中取出一條鐵綫，向匙孔中插去。

就在他的眼睛望定匙孔時，發現房內人影一閃，急忙把鐵綫抽了出來，湊首一望，看到一個矮小的背影，正在打開一個抽屜。

那是法蘭基！

刹那間，王小克明白法蘭基那一笑的含意了，他也在懷疑史提夫的死和比利有關。

王小克吸了一口氣，站起身來。

他估計法蘭基是撬開窗門入房的，自己如果用鐵綫開鎖，一定會被他發覺，於是打開大門，悄悄來到窗口，見窗帘布拉閤着，其中有一扇玻璃窗果然半掩。

王小克打開窗子，縱身向內一跳。

房內的法蘭基大吃一驚，倏地轉過身來，及至見是王小克，這才鬆了一口氣。

「你在這裏幹什麼？」王小克沉聲問。

「找一樣東西。」

「裝着滅聲器的手槍？」

「不錯，」法蘭基讚賞地望着王小克，道：「王先生，你經常未卜先知，其實可以幹我們這一行！」

王小克淡淡一笑，又問道：「你找着了沒有？」

法蘭基搖了搖頭，道：「我剛進來。」

「不用找了，如果你是兇手，會把兇器留在房內等人來搜查嗎？」

法蘭基嘆了一口氣，道：「我眞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殺史提夫？」

「你肯定史提夫是他殺的？」

「沒有人的槍法可以好過他。」

「包括職業殺手在內？」

「據我所知，本鎭目前並沒有職業殺手出現。」法蘭基道。

「那麼，謀殺動機呢？」王小克道：「你們做偵探的，不是最講究『動機』嗎？」

「這個我就猜不透了。」

「那麼讓我告訴你怎樣？」

法蘭基大喜，忙道：「快說。」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也許他有什麼秘密被史提夫發覺，因此殺了他滅口？」

法蘭基大力拍一下大腿，道：「對啦！我怎麼想不到這點？」

王小克皺着雙眉，眼睛四下裏打量着，眼光突然停在抽屜中的一本聖經上面。

他上前把聖經拿了起來。

「想不到他還是個虔誠的教徒，旅行也帶着聖經哩。」法蘭基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揭開那本聖經，法蘭基低聲呼叫起來。

那聖經是挖空的，正中放着一把短槍，旁邊有一具滅聲器。

法蘭基取出手帕，把那點三八口徑的短槍取了出來，湊近鼻端一嗅。

「唔，有火藥味，極重的火藥味，」法蘭基道：「他一定在不久前才用過這把槍。」

「看看它還有多少顆子彈。」

「五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緘默了。

「王先生，你現在還有懷疑嗎？」

「也許……也許他剛巧也用過這把槍呢？」王小克道。

「王先生，不必再爲朋友解釋了，」法蘭基正色道：「雖然我明白你們中國人很重友情，但，他是個殺人兇犯啊，你怎麼可以再包庇他？」

「我——」

法蘭基道：「王先生，你是應該站出來主持正義了！」

王小克咬了咬牙，道：「除非死者史提夫體內的彈頭相符，那才確切。」

「好吧，這個倒容易查得到，」法蘭基把

手槍放回聖經中，闔了上來，道：「我們現在立卽就到警局去跑一趟。」

兩人將房間弄回原狀，這才關上窗子，打開房門離開。

路上，法蘭基詫異問道：「王先生，你不是說過，他不會把兇器留在家裏的嗎？」

「如果他以爲沒有人會懷疑到他身上，那麼，他就不怕把兇器留在家裏了。」

「可是你又怎知道他會把槍藏在聖經中？」法蘭基又問。

「他不是教徒，前天却去買了一本聖經，」王小克道：「後來我在垃圾桶中發現許多紙碎，有些甚至是一頁頁的。」

「王先生，我眞服了你！」法蘭基說着打開車門，道：「請上車。」

× × ×

從警局裏出來時，王小克的雙眉皺得緊緊的。

法蘭基跟在他後面，邊走邊問：「王先生，你現在沒有懷疑了吧？」

王小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不錯，史提夫是他殺的。」

「那麼你還猶豫些什麼？」

王小克站定了脚步，道：「法蘭基先生，比利是我的朋友，我……我怎能指證他是個殺人兇手？反正你也洞悉了一切，剛才你爲什麼不把我們的發現告訴柏克警長，帶他去起出兇器？」

「王先生，我是爲『國際人壽保險公司』工作，不是爲警方，」法蘭基道：「調查積臣夫人之死的眞相才是我眞正的目標，至於到底是誰殺了史提夫，倒與我無關。」

「那麼你爲什麼要證明這件事？」

「因爲這才能使你和我合作，」法蘭基道：「你的好朋友是個殺人兇手！他殺得一個，殺得兩個，能担保他不殺第三第四個？你是個有正義感的人，能再包庇他嗎？」

王小克垂下首來，嘆了一口氣。

「王先生，你肯和我合作嗎？」

王小克低頭沉吟了一下，問道：「怎樣合作？」

「據我推想，積臣夫人之死，那卷菲林將過程都拍了下來，但其中已被加爾夫人毁掉了，目前，只有你手頭上的那些照片——」

「好吧，」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拿給你看看便是。」

法蘭基大喜，說道：「你有了什麼發現沒有？」

「你看過再說吧。」

兩人回到十二號房，比利仍未回來，王小克關上房門，把照片取了出來，放在枱上。

「放大鏡呢？」

王小克把放大鏡遞了給他。法蘭基拉了張椅子坐下來，在陽光下端詳着。

看了好一會，他抬起頭來，道：「沒有什麼異樣啊，照這幾張照片看來，木槳眞的沒有擊中她的頭頂。」

「是的，謀殺罪並不成立，」王小克道：「這是法庭判決的，所以，你們的保險公司並不能不付出保險金給他。」

法蘭基道：「這些照片，是從那卷菲林錄拍下來的？」

「唔。」

法蘭基皺起眉頭，道：「王先生，請你高抬貴手，把你的疑點看法和發現告訴我吧。」

王小克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道：「總括說一句，這卷菲林是假的！」

「你說什麼？」

「這卷菲林是僞造的！」王小克答。

「你的意思是——你拿去錄拍照片的那卷菲林是假的？」

「不，我指那卷呈堂的菲林，」王小克坐到床上，撫着臉，道：「那是說，證明比利沒有殺人的證物，是僞造的。」

「可是——」法蘭基呆呆地問：「你怎知道它是假的？」

王小克取過一張照片，問道：「積臣夫人遇害的時間你淸楚嗎？」

法蘭基點着頭，道：「是上午十時半，五月二日。」

「不錯，」王小克指着一張照片，道：「看到這枝木槳沒有？」

法蘭基點着頭。

「再看看木槳倒影在湖面的影子。」

法蘭基定眼一望，那木槳果然有一道倒映在水面上，大約是木槳長度的四分之一。

「好，再看看這張照片。」

王小克說着把自己那張垂釣的照片拿了過來，道：「小艇是一樣的七號，位置也和遇害時的位置一樣，時間更是同樣在上午十時半，而我用的釣竿長度和小艇的木槳一般長短！」

法蘭基定眼一看，道：「啊，釣竿的影子竟然和釣竿一樣長。」

「明白了嗎？」王小克問。

法蘭基閉起雙眼沉思了一下，大力拍一下大腿，道：「我明白了！」

「你說來聽聽！」

「菲林是預先拍定的，可能在十時半以前，或者十時半以後拍攝的，總之，要選一個沒有什麼人在湖畔的時間拍攝。」

「你猜得對！」

「但日影這回事可瞞不了人，」法蘭基道：「古代的人，甚至以日影來計算時間哩！你在同樣的時間，方位和用同等長度的釣竿再拍一次，破綻便露出來了！」

「唔。」王小克緩緩點着頭，臉上却沒有欣喜的表情。

「好傢伙，連法官也被他們瞞過了！」

「這很難說，他們兩夫婦安排好同樣的動作，誰也想不到的。」

「你怎麼會想到菲林是先拍定的呢？」

「因爲太淸楚，同時也太穩定了，」王小克道：「鏡頭幌也沒幌過，我想，應該是早有預備，才拍得出這樣的成績。」

「王先生，眞有你的！」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比利的計劃很不錯，但，他到底是怎樣使莎莉沉下湖去呢？」

「這個沒關係，只要證明呈堂的證物是假的話，便可以推翻原判了！」

「但那卷菲林已毁了啊！」

「這幾張照片，一樣可以呈堂作證！」法蘭基興奮地道：「看來比利．積臣這次是輸定了！」

「加爾夫人呢？」

「他也是同謀，」法蘭基道：「當然也有罪！」

「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做？」

「立卽採取行動！」法蘭基道：「否則保險金讓他領到手，還能找得到他？」

說罷，法蘭基拿着照片便欲向外走去。

「且慢！」

法蘭基回頭呆呆地望着王小克，問道：「怎麼啦？」

「我——我還有幾個疑點。」

「哦？」

「第一，加爾夫人既然和他是同謀，爲何不現場拍攝，而却要預先拍攝湖中一幕，以致露出破綻？」王小克茫然不解地道。

法蘭基點着頭，王小克又道：「第二，莎莉如何心甘情願做犧牲品？」

「對！」法蘭基道：「這兩點眞是令人好不費解。」

「所以，我認爲要先查清楚這兩個疑點，然後才採取行動。」

王小克說罷將照片和放大鏡收入抽屜之中，鎖上了，道：「法蘭基先生，請暫時忍耐一下，我相信這一兩天之內，眞相便可大白，現在千萬不能衝動，以免打草驚蛇。」

法蘭基凝視王小克，眼光中充滿了疑惑；王小克知他所想，淡淡一笑，道：「放心，如果積臣先生眞是兇手的話，他即使是我的親大哥，我也不會因此而放了他。」

法蘭基這才點着頭，道：「好吧，你查到眞相的話，立即告訴我。」

「當然，」王小克問：「對了，你住幾號房？」

「二十一號。」

「我們隨時保持聯絡。」

× × ×

「比利，過來！」莎莉轉身向比利招手。

比利向她走過去，她指着窗外，又道：「你看看！」

比利循她手勢望去，只見法蘭基站在屋外不遠處的一枝燈電柱旁，正在抽着烟。

「他是『國際人壽保險公司』的私家偵探。」比利道。

「是的，」莎莉担心地道：「昨天開始，他差不多廿四小時都站在那裏，不知道究竟想幹什麼。」

「監視着你，還有什麼？」

「爲什麼要監視着我？」莎莉道：「我現在的身份是加爾夫人啊！」

比利雙眉緊皺着。

「比利，咱們得想個法子弄開他！」

「哦？」比利呆了一呆，道：「他只是站在那裏監視而已，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啊。」

「我……我總覺得是種威脅，」莎莉不安地道：「他好像看穿了我們的秘密。」

比利又向法蘭基望去，剛巧和他眼光相觸。法蘭基的眸子閃着奇特的光芒，咀角泛着深意的笑容，比利一接觸到他那種眼光，心頭不由一懍。

莎莉的話很有道理——法蘭基也許眞的看穿了自己的秘密。

比利猶豫了一下，決定出去和法蘭基談談，試探一下。

他打開大門，向法蘭基走過去。

「嗨！早！」比利若無其事地，和他打招呼。

「早。」

「今天的天色可眞不錯。」

「是啊。」法蘭基轉頭望了望「神仙湖」的湖面，道：「天色不錯。」

「你在這裏日光浴？」

法蘭基笑了笑，搖頭道：「我穿着衣服，怎會是在日光浴。」

「可是我見你在這裏站了很久啦。」

「是嗎？」

「難道你不累？」

「不，不累，」法蘭基打了個哈哈，道：「你倒關心起我來了。」

比利陪着他笑了一笑，道：「昨天我才跟你們公司聯絡過，他們表示這兩天可以把賠欵撥到我的戶口。」

「是嗎？」

「對了，你發現了什麼疑問？」

「疑問？」法蘭基眼光一亮，但隨即收歛起來，道：「沒有啊。」

「那麼爲何還不回公司去？」

「積臣先生，這地方風景不錯，」法蘭基道：「我很久以前，就想來玩玩了，可是一直沒有機會，現下倒可趁機玩幾天才回去哩。」

「站在這裏玩？」

法蘭基臉上一紅，半晌才道：「積臣先生，我站在這裏似乎不妨碍你哩？」

「當然不，可是——」比利向屋子一指，道：「可是妨碍了加爾夫人。」

「是嗎？那眞是萬分抱歉了。」法蘭基不經意地問道：「積臣先生，你對加爾夫人瞭解多少？」

「我們是初認識。」

「可是感情的進展似乎不錯哩！」法蘭基道：「我看你經常和她在一起。」

比利雙眉一揚，道：「怎麼啦？難道我竟沒有權利和她在一起？」

「你當然有權利，」法蘭基笑吟吟地道：「我只是想請問一聲，你瞭解她多少？」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

法蘭基踏前一步，問道：「積臣先生，加爾夫人是那處人？」

「她——」比利心頭一跳，但隨即答道：「佛羅里達州。」

「那一個城市？」

「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比利不悅地道：「你何不親自去問她？」

「她今年多少歲？」法蘭基又問。

「三十二。」

「加爾先生還在世嗎？」

「已經死了，」比利道：「她現在是個寡婦。」

「加爾先生以前是幹那一行的？」法蘭基追問。

比利臉色一沉，道：「法蘭基先生，你現在算是在盤問我嗎？」

法蘭基澀然一笑，道：「不敢，我只不過想瞭解一下加爾夫人而已。」

「那你應該親自去見她！」

法蘭基無可奈何地聳着肩，道：「可惜加爾夫人不肯接見我。」

「她有權的，因爲你並不是警方人員。」

「不錯，」法蘭基道：「所以我只好設法在接近她的人口中瞭解她了。」

「現在你瞭解了多少？」比利試探問。

「差不多了。」

「哦？」

「我查過酒店的登記册，加爾夫人在『來自何處』一欄空着，沒有塡。」

「是嗎？」比利臉色微微一變。

「還有，她在年歲方面塡的是三十四歲，和令夫人的歲數一樣，而不是三十二。」

比利雙唇抖動一下，呆呆地望着法蘭基，緘默着不出聲。

「僅是這兩點，已經够我做報告了。」法蘭基深意地望了比利一下，轉身向外走去。

比利望着他的背影遠去，站在當地呆呆出怔。

半晌，他聽到莎莉在屋內叫他，這才轉身回屋。

「你和他說了些什麼？」

「他——他似乎看穿了我們的秘密。」

「哦？」莎莉大吃一驚，說道：「這怎麼會？」

比利把剛才的一番對答叙述了出來，莎莉沉吟半晌，道：「會不會只是試探你的？」

「有這個可能，」比利道：「不過無論如何，我要進一步查查看。」

「查誰？」

「查法蘭基，」比利道：「我要看看他究竟知道多少。」

「比利，你……你要小心一點。」

「我知道。」

× × ×

比利躡着足向「湖濱酒店」二十一號房走去。

他來到窗口，從縫隙間望進去，只見法蘭基伏案寫着東西。

比利望了望腕錶，是凌晨一時多了，法蘭基在寫些什麼？難道就是那些「報告」？

四下裏一片寂靜，比利甚至聽到鋼筆在紙上疾走時的「沙沙」聲，瞧法蘭基那種全神貫注的樣子，所寫的東西必定十分重要。

半晌，法蘭基擱下筆，伸了個懶腰，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他五隻手指在枱上敲着，雙眉微蹙，好像在想着什麼東西似的。

比利伏在窗外，動也不敢一動，生怕被房中的法蘭基發現。

不久，法蘭基站了起身，走到電話几去。

他拿起電話，向接綫生道：「請搭十二號房。」

比利聞言心下一動，他在這個時候打電話到自己的房間幹什麼？

正詫異間，法蘭基又向接綫生說道：「B室。」

於是，比利心下恍然，原來他找的是王小克；十二號房共有兩個房間，分「A室」和「B室」，自己住的是「A」室，王小克住的則是「室」B。

比利不由自主豎起了耳朵，看看法蘭基到底想和王小克談些什麼。

「喂？王先生？」法蘭基把聲音壓得很低。電話几距窗口又遠，此利差點聽不到。

跟着，法蘭基在電話中和王小克談，由於距離太遠，聲音又低，他根本聽不清楚，只是偶爾聽到「莎莉的屍體……」「這樣子公司是有權不付……保險金……」「我要立即通知公司……」「眞相……」

比利一邊聽着，心下又是驚惶，又是焦急，他雖然聽不清楚法蘭基究竟在說些什麼，但其中大意，却是想也想得出來的。

照比利推測，法蘭基可能查到了些東西，因此，正在設法通知公司，不要把三十萬的保險金付給自己！

他查到了什麼？

同時，爲何竟把這一切告訴王小克？難道王小克竟站在他們一邊了？

比利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他忽然想起王小克這幾天來，神情已有點異樣，會不會連王小克也懷疑上自己？

比利腦際間念頭電閃，心中亂成一團。

這時，法蘭基已談畢電話，坐回書枱，拿起筆來，又埋首在疾寫了。

比利有一股衝動，那便是看看他究竟在寫些什麼。然而，理智告訴他不要亂來。

他沉吟了一下，決定回去探聽一下王小克的口風，希望有所收穫。

念頭已決，比利悄悄地離開了法蘭基的住所，來到王小克的房門前。

他首先看看房裏有沒有燈光，這才伸手去敲門。

「誰？」

「我，比利。」

房門打開了，王小克懷着詫異的眼光，問道：「還沒睡？」

「剛才我聽到你和人在通電話，」比利一踏進房去，一邊笑着問：「你的交際手段可也不錯啊，立即就交到朋友了。」

「是個男的。」

「哦？他是誰？」

「法蘭基。」

「那個私家偵探！」比利假裝不經意地問：「他打電話給你幹什麼？」

「閒談而已。」

「有沒有談到莎莉之死的事？」

「這個——」王小克猶豫着。

「小鬼子，咱們是老朋友了，怕什麼告訴我？」比利道。

王小克這才向他點點頭。

「他怎樣說？」

王小克澀然一笑，沒有回話。

「他是不是查到了什麼對我不利的事？」

「可以這樣說。」

「哦？到底是什麼對我不利？」

問話時，比利的一顆心跳了起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才說道：「他說，如果找不到莎莉的屍體，是有權不付保險金給你的。」

比利緩緩地點着頭，剛才法蘭基在電話中，的確有提到「莎莉的屍體」和「保險金」這幾個字眼。

「但法庭已宣判莎莉死亡了啊！」

「法蘭基說，他懷疑……懷疑……」

「懷疑什麼？」

「懷疑莎莉還沒有死，」王小克道：「這只是一種欺詐，想騙保險公司一筆錢而已。」

「胡說八道！」比利道：「小鬼子，莎莉那天在『神仙湖』滅頂時，你是親眼看見。」

「莎莉不會游水？」

「——她會是會，但不很精。」

「可是那個法蘭基查過，莎莉是在威斯康辛大畢業的，對不對？」

「對。」

「在學校裏，得過游泳冠軍，早年以一分之差，輸了給另一個女同學，才得不到出席世運會的女子組代表哩。」

剎那間，比利的臉色轉爲蒼白。

「比利，我覺得你有一些事瞞住了我，是不是？」王小克問。

「什……什麼事？」比利魂不守舍地問。

「難道莎莉得過游泳冠軍的事你不知道嗎？」王小克道。

「我……我眞的不大清楚，」比利道：「她在大學裏的事，我……我怎清楚？」

「莎莉幾歲離開大學的？」

「二十六。」

「那時候你已經和她結婚了！」

「這——」

「比利，莎莉今年三十四歲，而你和她結婚了十二年，這是你親口告訴我的，」王小克道：「那麼，她二十二歲仍然在大學裏，對不對？」

比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小鬼子，你的推理功夫很不錯。」

「莎莉既然是游泳冠軍，似乎沒有可能一落入湖中，便遭滅頂？」

「你知道，神仙湖中的暗流是十分厲害的，即使是『水怪』史畢茲，也敵不過它。」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倒也有點道理，不過，法蘭基查到莎莉是學校的游泳冠軍後，便不會輕易相信她被溺斃了！」

「可是——」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比利，保險公司有權要求看到莎莉的屍體，然後才付錢的！」

比利嘆了一口氣，聳着肩，道：「那麼我有什麼法子？」

半晌，他又問：「法蘭基將他的發現呈報了保險公司？」

「明天他就會離開這裏，回總公作司報告了。」王小克答。

比利緩緩地點着頭，道：「算了吧，如果保險公司不肯付錢的話，我也不加計較，反正我現在的工作入息很好。」

比利說着站了起身，道：「小鬼子，我們後天也離開這個傷心地吧。」

「好。」王小克凝視着比利，道：「可是你捨得離開加爾夫人琳達嗎?」

「她?」比利苦笑一下，道：「小鬼子，不要挖苦我了，你不是不知道我們美國人的性格，來得快也去得快，大家都不會認眞的。」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晚了，回去休息吧。」

比利偶爾一瞥眼，見王小克的抽屜半開着，裏面似乎有照片，踏上前去要打開抽屜，王小克卻擋在他的身前，跟着把抽屜關了。

「那是什麼照片?」

「哦，我日前拍的風景照片而已。」王小克笑道：「拍得不好，還是不要讓我獻醜了，好不好?」

比利拍了拍他的肩膊，笑道：「慢慢來吧，有一天，你會成為攝影大家的!」

回到房間，比利卻翻側難眠，腦際間一直盤念着王小克剛才的話。

忽然，他一骨碌爬了起身，打開抽屜，取出那本聖經，自內拿了短槍，又把滅聲器裝上了。

他輕輕打開房門，向外一望，見王小克房中的燈光已經熄了，這才躡足出房，把房門掩上了。

他打開大門，閃身而出，向二十一號房跑去。

來到廿一號房前，比利定眼一望，屋內一團漆黑，顯然地，法蘭基也上床睡覺了。

他奔到窗口，側耳一聽，屋內一點動靜都沒有，隱約還聽到法蘭基均勻的鼻鼾聲，心下大喜，取出一條鐵綫，撬着窗子。

比利是特工人員，受過特別訓練，積功升到分局長，身手自然非比平常，數分鐘後，窗子已經被他撬開了。

他輕輕推開窗門，縱身一跳，進入屋中。向床上的法蘭基望去。

法蘭基睡得正酣，比利轉身把窗子關上，又把窗帘拉上了，這才扭亮了床頭燈。

一陣耀眼的燈光亮起，法蘭基乍醒過來，搓揉着惺忪的睡眼，向床前的比利望去。

「是你!」

「不錯，是我!」

「積臣先生，你……你這樣晚來……來找我幹什麼?」法蘭基微顫着聲音問，他從比利的眼光神情，已經猜到大事不妙了。

比利陰惻惻地一笑，取出腰間的短槍，指着法蘭基，道：「我想來勸勸你不要多管閒事，斷了我的財路!」

法蘭基逐漸鎭靜下來，坐直起身，作勢要下床，不料比利退後一步，緊握着手槍，沉聲道：「別動!」

法蘭基攤開雙手，道：「積臣先生，我身上並無武器，你緊張些什麼?」

「我要你坐在床上，不許動!」

法蘭基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道：「好吧，不動就不動。」

他凝視着比利手中的槍，淡淡一笑，道：「這就是你用來殺死史提夫的兇器了?」

比利聞言渾身一抖，道：「你……你怎知道?」

「比利先生，其實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法蘭基道：「你自以為很聰明，其實卻笨得要命，我眞不明白，情報局怎會起用你這樣的『人材』!」

比利臉上勃然變色，踏前一步，沉聲道：「你究竟知道了一些什麼?」

「那卷菲林是老早拍好的，」法蘭基道：「換言之，令夫人的意外，只不過是一種佈局而已!」

「嘿嘿，你怎知道?」

「是從一些照片端詳出來。」

「照片?」

「不錯，」法蘭基道：「只要把那些照片呈堂，法庭便會改判全案了!」

「你……你……」比利說話時，臉色現着殺機。

「積臣先生，如果你現在殺了我，那麼，你的死罪是絕難逃過的了!」

比利冷哼一聲，法蘭基又道：「我已把這幾天來的偵查和發現寫了報告，寄給公司。」

比利心中一動，暗想他剛才伏案疾寫，果然就是在寫報告。

「寄出了?」

「今天中午寄出的，」法蘭基乾笑一聲，道：「我並且聲明，如果我遭遇了意外，兇手一定是你。」

「是嗎?」

比利一邊向後退着步，一邊拉開抽屜，取出一個文件夾，翻了一翻，道：「那麼這是什麼?」

法蘭基臉色大變，起身欲來搶奪，比利手槍一揚，喝道：「別動!」

法蘭基站在當地，呆若木鷄。

「法蘭基先生，這些報告是剛剛完成的，你還來不及寄，是不是?」

法蘭基沮喪地垂下頭來。

「哈哈，幸好我來早一步，否則，你明天一早大概就會把它寄出去了，是不是?」

法蘭基面如死灰，渾身抖着，道：「如果……你殺了我，人家一定……一定……」

比利不待他說完，便道：「法蘭基先生，你準備明天一早走了，即使我殺了你，別人也以為你離開了此地而已。」

「我——」

比利不待他說下去，已經扣動了槍掣，「噗」地一聲，子彈射正法蘭基心臟，他瞪大了一雙眼睛，緩緩地軟下地去了。

比利咀角現出一絲笑意，把槍揷回腰間，動手替法蘭基「收拾行李」。

法蘭基的隨身行李十分簡單，只是幾件恤衫和西褲而已。

比利把衣物塞在一個小皮篋之中，環掃房間一眼，見已無東西遺下，這才把自己的車子開到門口，先後把法蘭基的屍身和行李搬上車尾廂。

然後，他留下一張五十元面額的鈔票在枱上，用一個花瓶壓着，這才離開法蘭基房子。

當然，在他離去之前，少不免將自己有可能留下指紋的地方抹拭一番。

他開動着車子，一面暗忖，曼斯頓西郊有一個沼澤地帶，附近的浮沙區域，倒是法蘭基最佳的葬身之所……

× × ×

比利踏進莎莉的房間時，鐵靑着臉。

莎莉一見他的神色，心下一懍，吶吶地問：「打令，又發生了什麼事了?」

比利並不回答，一屁股往沙發上坐下來，道：「拿酒給我!」

莎莉見丈夫神色有異，不敢再問，轉身打開雪櫃，取了一罐啤酒出來。

「我要威士忌!」

莎莉把啤酒放回雪櫃，取了威士忌過來，道：「要不要拌冰?」

「不，什麼都不拌，喝純的!」

莎莉滿腹狐疑地，替丈夫倒了一小杯威士

忌。

「倒滿它!」比利道。

莎莉望了丈夫一眼，只好把酒倒滿了，將酒杯遞了給他。

比利大口喝了一口，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莎莉在他身畔坐了下來，低聲問：「打令，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私家偵探!」

「法蘭基?」莎莉秀眉一揚，問道：「他怎麼了?」

「他似乎在懷疑你的眞正身份。」

「哦?」

「他認為莎莉還沒有死，同時，更查出你在學校中得過泳術比賽女子組的冠軍。」

「想不到區區一個私家偵探，倒是神通廣大!」莎莉道。

「莎莉，既然連他也起了疑心，我看，別人一定也會懷疑的。」

「懷疑就讓他們懷疑好了，反正我們過幾天便可以拿到錢一走了之，從此之後，不再回到美國來。」

比利雙眉緊皺着，說道：「可是，我聽法蘭基說過，公司見不到你的屍首，便有權不付錢!」

「怎麼又起了這樣的變化!」

比利苦笑着，道：「一定有人在攪鬼!」

「就是那個私家偵探!」

比利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莎莉，那天出事時穿的衣服呢?」

「幹甚麼?」莎莉愕了一然。

「我問你，那套藍色的衫裙，放在甚麼地方!」

「我——我已遵照你的囑咐把它藏起來了。」莎莉答。

「藏在甚麼地方?」

「總之是很穩當的地方，沒有人可以找得到的。」莎莉道。

「莎莉，你埋了它，對不對?」

「——是的。」

「好，現在去把它掘出來。」

「幹甚麼?」

「要燒了它才成!」比利道：「萬一被人發現的話，就可以證明你並未遇害了!」

「可是我已把它埋在地下，沒有人可以找到它的。」莎莉道。

「把它掘出來，拿給我，聽到沒有?」比利大聲叫道。

莎莉嚇了一跳，猶豫了一會，說道：「現在?」

「不錯，現在!」

莎莉向外走去，不一會，取了那套藍色衫裙進來，上面全是泥沙污垢。

比利一看到那套衫裙，眼中一亮，把它接了過來，端詳了半晌。

「你……你要燒掉它?」

「是的。」比利取了一個膠袋，把衫裙放進裏面，站了起身。

「打令，你去那兒?」

「拿回我房中去燒。」

「何必多此一舉呢?」莎莉道：「在我這兒燒掉它算了。」

「你的洗手間馬桶壞了，抽不到水，」比利道：「燒下來的灰燼怎樣消除?」

說罷，逕自打開大門走了。

莎莉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出怔，半晌，轉身跑到洗手間去，一按馬桶的冲水掣，厠水「沙啦啦」地湧了出來，那裏壞了?

她站在馬桶前呆呆出怔，想不透為何丈夫要僞稱馬桶壞了!

且說比利拿着莎莉那套衫裙回到房間，關上了房門，進了洗手間，扭開水喉，把衫裙的污垢洗去了。

他把衫裙重新放在膠袋，塞在儲物櫃中，然後開門來到客廳。

王小克的房門關着，比利望了望腕表，是凌晨六時了，天那邊已露出魚肚白。

經過一晚的勞累之後，比利已經疲倦欲死，然而，他並沒有睡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怎睡得着?

他在沙發上坐下來，望着王小克的房門，雙眼眨也不眨，腦際中念頭閃動。

就快要天光了!

朦矓間，他在沙發上瞌睡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然有人搖着自己。

他睜開眼睛，原來是王小克，站在自己面前，王小克詫異地問：「比利，怎麼不回房裏去睡?」

「我——我太累了。」比利一邊搓着眼，一邊問：「現在幾點啦?」

「九點半。」

比利坐直起身，向外望去，果然陽光普照，好一個晴天!

「我們出去吃早餐吧!」王小克道。

「不!我不餓。你自己去吧。」

王小克離去後，比利上前把門鎖上了，轉身向王小克的房間走去。

房門沒有上鎖，一推便開了。

比利閃身而入，向那個放着照片的抽屜走去，伸手拉了拉，卻發現抽屜鎖住了。

他取出一把小刀，撬了好一會，終於把抽屜撬開了，那一叠照片，立時出現在眼前。

他取出照片望了一眼，其中一張正是莎莉在「神仙湖」湖中，自己伸出船槳去救她的情形，不過船槳的影子用紅筆圈住。

另一張是王小克垂釣的情形，魚竿的倒影也用紅筆圈住了。

比利先是愕了一然，望着那兩張照片大惑不解。

忽然腦中念頭一閃，猜到了其中道理，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

他把照片全部拿了出來，放入懷中，然後打開房門，離開王小克的房間。

他來到自己的房間，將照片劃火燒着了，然後將灰燼丟到馬桶，按水掣冲走了。

望着厠水把灰燼冲完，他這才鬆了一口氣，俯身取出那個膠袋，離開家門。

不一會，他來到莎莉的住所，伸手敲着房門。

五分鐘後，莎莉才來開門，見是比利，鬆了口氣，道：「這麼早便睡醒了？」

「你呢？」

「昨天晚上沒有好睡。」莎莉一邊說着，一邊打着呵欠。

「莎莉，大事不好了。」比利沉聲道。

「哦？」莎莉雙眉一揚，道：「又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僞造的那卷菲林，被人瞧出了破綻了。」

「怎麼會？」莎莉驚詫地問：「是誰看出來的？」

「小鬼子。」

「是他！」莎莉低呼了一聲，道：「那有這個可能？我們的菲林簡直天衣無縫啊！我們用無綫電控制，先擺好了位置和算好了時間錄影的——」

「問題就是發生在時間方面。」比利輕嘆口氣道。

「哦？」

「我們錄影的時間是上午八時多，那時太陽剛出來，可是遇事時是在十時半，日影便有了偏差。」

「但這有甚麼關係？」

「被細心的小鬼子看出來了，還記得那天他叫你替他拍垂釣的鏡頭嗎？原來他就是爲了對證。」

「啊！」

「莎莉，我們的事大概已被小鬼子看穿了！」比利道。

「這怎麼辦？」莎莉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他和你是好朋友，這次他到美國來玩，還是你義務陪他來的，大概不會揭穿我們吧？」

「很難說。」

「比利，那怎辦？」

比利抬頭望了莎莉一眼，沉吟着不出聲。

半晌，他才道：「不過，我相信小鬼子現在還只在懷疑階段，如果你的屍體在這個時候出現，或者再過幾天出現，他心中的疑竇便可以消褪了。」

「比利——」

比利站了起身，向莎莉走去，眼眶中露着兇光。

「不，不！」莎莉驚駭無已，不斷地向後退着步，道：「不，比利！」

「莎莉，我們的計劃已經失敗了一半，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送你入神仙湖去喝神仙水！」

「不！不！」

「莎莉，如果不這樣做，你和我都不會有好結果的，我會失去三十萬元保險金，失去職位，失去一切，莎莉，你不如成全我吧！」

「不！」莎莉大聲叫了起來。

「莎莉，你不是說過愛我嗎？」比利一步一步地踏上前，道：「你不是說過，可以爲了我而犧牲一切嗎，難道你忘記了？」

莎莉驚駭莫明，一步一步地退到了洗手間的門口，眼見丈夫神情堅決，堅欲殺害自己，情急之下，叫道：「比利，如果你殺了我，史提夫會指證你的！」

「史提夫？」比利仰首哈哈一笑，道：「他早已被我幹了！」

「你——」

「告訴你，不但史提夫，連那個私家偵探法蘭基，也見閻羅王去啦！」

「你……你這個殺人兇手！」

「莎莉，我是逼不得已的，若非這樣，我的一切全完了，你要原諒我！」說着又踏前一步。

「走開！你這個魔鬼。」

「好太太，既然他們要一具屍體，我們就讓他們得到吧！」說罷，倏地竄上前去，扼住莎莉的頸脖，把她拖到洗手間去。

莎莉用力掙扎着，然而，她怎夠比利大力，連聲也哼不出來。

比利將浴缸的塞子塞住，扭開水龍頭。

不一會，浴缸已經裝滿水，比利抓住了妻子的頭髮，便欲把她按下水去。

不料莎莉戴的是假髮，被他一抓之下，假髮掉了下來，露出一頭紅髮。

比利罵了聲粗口，把假髮隨手一丟，抓住了莎莉的頭，又把她按下浴缸去。

莎莉掙扎着，然而，比利力大如牛，已被他按下浴缸了。

她「骨碌骨碌」地喝了好幾口水，由於心情緊張，已經昏了過去。

比利按着她的頭不放，這個得過校際泳術冠軍，假扮被神仙湖的「神仙水」溺斃的莎莉，終於死在一個小小的浴缸之中。

大約十分鐘之後，比利才將莎莉拖了起來，她雙目圓睜，已然死去。

比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將浴缸中的水放去，又取了紙巾把莎莉臉上的化粧抹掉，將紅髮放了下來。

然後，他抱起莎莉的屍身，來到房中，將那套藍色衫裙取出，替莎莉換上了……。

× ×

王小克拍着門，良久沒有人應。

這時，一個伙記走了過來，王小克拉住他問道：「法蘭基先生呢？」

「對不起，我沒見過他。」

王小克走到窗口一望，可是窗帘布拉合着，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他沉吟了一下，取出一條鐵綫，將門弄開了。

「法蘭基先生！」

沒有人應他，房間收拾得十分整齊，枱上壓着一張五十元面額的鈔票，似乎遷走了。

王小克四週查看一遍，確定法蘭基是搬走了，這才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叫接綫生接到櫃面去。

「喂？湖濱酒店詢問處。」

「請問法蘭基先生幾時搬走的？」

「請等一等。」

不一會，服務生回答道：「法蘭基先生還沒有退房。」

「他還沒退房？」

「是的，法蘭基先生有兩百塊按金在我們這裏，如果他今天走的話，我們還要退回他二十一元九角正。」

「謝謝。」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站在當地呆呆出怔，這樣說來，法蘭基不可能離開酒店回公司去報到了！

他去了那裏？

房間裏沒有他的衣物行李，枱上又放着一張鈔票，這一切，意味着甚麼？

王小克想起昨晚向比利提過法蘭基今天要走，心頭一跳，向外疾衝而出。

他來到自己的房子，推開門，叫道：「比利！」

沒有人應他，洗手間傳來一陣燒焦物事的味道。他衝進了洗手間，卻看不到有東西在燃燒。

王小克站着發了一會呆，轉身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一踏進房門，王小克便暗叫不妙，抽屜打開着，裏面的照片已不翼而飛。

「我的天！」王小克頓了頓脚，道：「被他發覺了！」

他咬了咬牙，轉身向外奔出，來到莎莉的十四號門前。

大門緊緊關閉着，王小克伸手敲敲門，良久都沒有人應。

他走近窗口，向內望去，可是窗帘布也拉合着，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沉吟半晌後，王小克決定撬門了。王小克閃身而入，首先看到洗手間地上濕淋淋一片。

跟着，他又看到地上有幾條黑色的髮絲，心下一懍，轉身向外奔出。

來到「湖濱酒店」大堂，王小克逕自向詢問處走去，問道：「積臣先生和加爾夫人走了嗎？」

「沒有啊！他們都沒有退房。」

就在這時，老板奇里夫走了過來，道：「王先生，你找你的朋友積臣先生？」

「是的。」

「剛才我見他駕着車子，向神仙湖的西面而去。」奇里夫道。

「多久之前？」

奇里夫沉吟了一下，答道：「大約在五分鐘之前吧？」

王小克問明了「神仙湖」西面的路怎樣走後，轉身奔出大堂。

這時，酒店的接送車正在門口停下，司機自位子上下來，王小克一把推了他上車，道：「快，到神仙湖西面去！」

「先生，你——」

王小克跳了上車，說道：「別問，快快開車！」

司機知道王小克是老板的「貴賓」，食宿都是免費招待，畧一猶豫，便開動車子。

「快！」王小克不斷地催促着。

司機踩着油門，車子如飛般，向前疾衝而出。

不一會，來到「神仙湖」西面，已經無路可走，前面是一條斜坡。

王小克四週一望，果然看到比利的車子就停在不遠處樹叢之下。

「快駛過去那邊。」

司機依言把車子駛了過去，王小克跳下車來，向斜坡疾衝而去。

翻過斜坡後，便是「神仙湖」西面，附近樹木參天，雜草叢生，平日甚少有人前來。

王小克定眼一望，看到比利懷中抱着一人，正向湖畔走去。

他吸了一口氣，快步追上。

比利懷中抱着的正是莎莉的屍身，他早已在西面準備了一艘小艇，準備把莎莉的屍身運到湖中，然後把她推下去。

這時，他已接近了那艘綁在湖畔一棵樹上的小艇，小心翼翼地把莎莉的屍身放上小艇。

就在他解開繩索，拿起船槳，正欲把小艇向湖中扒去時，王小克出現了。

「比利！」

比利大吃一驚，抬頭一望，王小克雙手盤在胸前，站在湖畔。

王小克搖着頭，道：「比利，我以爲你是個聰明人，料不到你——唉！」

比利倏地自懷中取出那把裝了滅聲器的短槍，冷冷一笑，道：「小鬼子，你早就看出來了，是不是？」

「不錯，可是我料不到莎莉的演技這樣好，一身扮兩個角色。」王小克嘆了口氣，道：「但這又有甚麼用？最後還不是被人殺了？」

比利緊扣着槍掣，冷笑道：「小鬼子，你果然名不虛傳，相信那私家偵探查到的，都是你提供的吧？」

「對了，法蘭基呢？」王小克說着踏前一步。

「別動！」比利自小艇上站了起來。

然而，王小克並沒有聽他，來到了小艇旁，問道：「法蘭基呢？又像史提夫一樣，被你殺了？」

「不錯，」比利咬了咬牙，道：「我跟着還要殺你！」

「這個還用得着說嗎。不過，如果你想得到三十萬的話——」倏地一脚往艇身踢去。

他這一脚之力甚大，小艇在水中一沉，跟着一幌一盪，比利立足不牢，「噗通」一聲掉下湖去。

「救命！救命！」

「咦？原來你倒是眞的不懂得游水呢！」王小克說着便欲脫衣下湖去救他，不料却被人一把捉住，道：「不可！」

王小克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司機。

「王先生，暗流這邊最厲害！」司機指着湖中的漩渦，道：「你看，這麼一跳下去，便被捲入湖底了，以前有不少人在這裏下水洗神仙水，想長命百歲怎料連屍身也找不到呢！」

王小克向湖心望去，只見比利在水中掙扎着，已被暗流扯到湖中了。

「救……救命……」比利的呼救聲越來越弱。

「唉！又一個爲了洗『神仙水』的人喪命了！」司機感嘆一聲。

「剛才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是的。」

「那麼，你向警方解釋吧，小艇中的屍體是一個星期前意外死亡的積臣夫人，也即是加爾夫人！」王小克說着往湖中小艇一指。

「你說甚麼？那到底是積臣夫人還是加爾夫人？」司機楞楞地問。

王小克並沒有回答，他逕自轉身向斜坡爬去。他想，還是留一點口水來向警方的柏克警長解釋吧，這將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呢！（完）

武林軼事

馬企猴血戰三羊寨

希華

大聖劈卦門有許多種拳法，最深奧的一種拳就叫做猴拳，因爲齊天大聖教授出來，因此，他們都很重視猿猴，向牠學習，能够百份之百學到猴子的轉側縱跳，纏身打鬥各種功夫，這種人十分罕見，就算一個師傅教出來的徒弟，他們也未必能够全部學習得到，故此猴拳有五種，分別配合門徒的身型手法，希望所有門人都能够打得出色，那幾個猴拳叫石猴，木猴，醉猴，馬猴，以及睡猴五種，相傳猴拳是由寇四爺創造的，當年他獲罪於藩王，把他囚禁起來，那個地方就在王府花園之內，園中有猴，故此他朝夕看見猴與猴打鬥的招式，有所領悟，進而創造猴拳。

另外一種說法是指較爲古老的一種傳說而言，據說，「猴拳」亦是少林寺祖師達摩所傳的，當時寺僧體魄孱弱，達摩禪師把華陀聖手中的五禽戲各種健身術傳授給他們，而且揀最有氣力的人授以十形拳，使他們保護該寺，免得給刧匪闖入。十形拳是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就有一個猴字在內，如果用這一套加以解釋，猴拳是千年以前發明出來的了，站在練武的立場看，不管誰發明猴拳，最重要的是這種拳師最厲害的招式是什麼，如果練習，施展它的時候，是否有效。

閒話休提，我試把馬企猴挫達摩猴拳的一頁故事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馬企猴是清代的人，他本來是一個普通人家的棄嬰，因爲那個人把他棄在山中，得到猿撫養，在山上跟小猿一齊生長，故此他的一舉一動，都像猿猴，後來他被獵人用陷阱捉住，囚在鐵籠中，偶然經過山脚慈雲寺，當時寺僧明遠上人看見他夾在猿猴之內，却又不是猴，確確實實是人，動了惻忍之心，付欵把他購買，留在寺中，就讓他做個小和尚。

明遠上人是少林拳的高手，而且是大聖門下的人，一來他本身精於猴拳，二來他把馬企猴教授成材，根本上馬企猴已經在猿猴羣中過活，再又學習猴拳，當然是打得更加出色了。

那時在山脚附近的一處，有一個大鎮稱做三羊鎮，鎮上有許多匪徒出沒，有一天，馬企猴在該鎮品茗，正在吃吃喝喝，忽然碰着隣座的一個彪形大漢向另外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呼喝，大聲疾呼，好像隨時動武，後來那個彪形大漢跟另外幾個人悻悻然的離店而去，那個臉色蒼白的青年，驚嚇到無法站起來，馬企猴問企堂，才知道此人是當地賣瓷器的鉅商馬永耀的兒子，單名一個博字，因爲黑道上的大漢向他們敲詐一千両黃金，否則，不讓他們的瓷器順利輸送，事實上，那些瓷器必須靠南北兩邊運輸，如果不准許他們上路，那就等於握住了咽喉，遲早要關門，故此他加此驚嚇。

馬企猴那時已經有二十四歲了，雖然他一向住在廟裏，很少跟外人接觸，有空的時候就往山深林密的地方走動，跟猿猴做朋友，多見樹木，少見人倫，但隱約懂得這件事情是傷天害理的，於是，他走到隣座對青年說：「你是馬博嗎？請你帶我去見見你的父親。」

馬企猴開口就這樣說，對方聽了進耳，發生誤會，以爲他仍是匪幫的一路，渾身發抖，後來企堂阿四看不過眼，走近向他解釋幾句，馬博才知道此人打抱不平，才比較鎮定。

馬博向馬企猴打量幾眼，却又覺得對方的身型體態，並無特色，正是：「貌不驚人」，叫他跟彪形大漢奪命三郎張魯黑交手，簡直是白送性命，因此不敢接納對方的好意。

他正在躊躇，馬企猴已經不耐煩，伸出左手抓住他的頸子，輕輕的向上一提，他已經雙脚離地，馬企猴只是顯點顏色給他看，便即放手，讓他坐下來。施展過那一招，馬博心知肚明，便不再說，付賬離座，帶他回到三羊谷。

三羊谷那邊有一個寨，是用來製造瓷器的，那個寨就稱做三羊寨，平時沒有什麼顧客，但却每年總有三四批貨分別送到南北各大城內賣給瓷器商發售，三羊寨的寨主馬永耀，他本人很有勢力，而且懂得武功，因爲兒子身材孱弱，便叫他多讀史書，不必研究武功，那時，他看見馬博帶來一個活像猿猴似的青年回來，大感詫異，問個明白，才知此人喚做馬企猴，純因看見奪命三郎張魯黑向他威脅，拔刀相助，馬永耀喜形於色，立刻叫人送上酒肉欵客。

馬博一向是書生作風，看不透別人是否有武功，他的父親馬永耀就不同了，年逾花甲，目光炯炯，他一望就知道馬企猴身手不凡，故此他不必要馬企猴比試武藝，就已經覺得興奮，讓他留下來，而且大獻慇懃。後來問個明白，知道馬企猴一向在少林寺裏面跟隨明遠上人，更加高興，認定馬企猴必有過人之處，可是，說到了奪命三郎那幫匪徒緊脅威他的情形，馬永耀就眉心皺起來，嘆息了一聲，然後說：「馬先生，你是我們的本家，不妨明言，那些刼匪起碼有三四十人，必要時還可以多加十個八個，全是彪形大漢，寨裏的長工雖然有些人略懂功夫，畢竟人數太少，鬥不過他們，再又担心打輸了便要縱火，不論輸贏，總是弄不好的，故此我願意拿出一百両金子買怕，殊不料奪命三郎一定要足一千両金，還要限時限刻，如果少給一両金子，他們就要衝入山谷，把我們拆骨，時間太短，想邀請江湖好手坐鎮，也辦不到，因此犬兒受到威脅，就嚇得脚軟。」

馬企猴哈哈大笑，說：「老丈千萬不要担憂，此事包在我的身上。」

「馬先生，他們說過，今晚午夜就要帶着火把到來收欵的，你單人匹馬，如何能够應付三四十個武林高手呢？」

馬企猴聽了，伸出手掌來，拍拍自己的胸膛，大聲說：「老丈，我說過帮你殺敵，就言出必行，我如何打倒他們呢？請你不必多問，現時我想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你究竟想把他們嚇退，抑或想逐個殺掉呢？」

他口出大言，馬永耀似信不信的向他望了一眼。

馬企猴一向跟猿猴相處得來，性情暴燥，看見他躊躇不决，大聲質問：「你是否信不過我呢？讓我顯些武功給你看！」

說完，他就站在大堂中央，叫馬永耀找四個武藝特別高强的人向他圍攻。

那時，還沒有天黑，不過是黃昏的景象，陽光投射下來，看得很清楚，馬企猴站着的時候，彎脚微曲，還不斷的伸手搔頭，他僅有五尺三寸高，人也細小，不過，手指和手腕都是比較粗壯。一句話說，看來似猴多過似人，馬永耀早就聽說過少林寺的猴拳，另創一格，照情形看，可能馬企猴是這一派拳術的高手了，乘機叫人圍攻，試試猴拳的本領，倒也不錯。

此念一起，他就不再客氣，果然叫人通知三羊寨的演武廳，找四個高手出來。

不過一會，四名大漢，聞聲而來，走進大堂，馬永耀吩咐他們盡力進攻，四人點頭，分作四邊站定，把馬企猴圍在核心之內，跟着大喝一聲，四個人一齊衝到。

馬企猴仍是很悠閒的模樣，雖然四人衝來，他隨意向斜裏一閃，揀其中一個的左邊稍爲露空之處躍出，順勢往下一抓，這傢伙突然覺得右邊腰腹之間發生劇痛，倒下來打滾，其餘的三個仍然撲攻，忽然看見馬企猴躺下來，有人趨前劈他，他還沒有躍起，在地上把左脚向上一撐，此人的腿彎受擊，無法站穩，整個向前仆倒，剩下來的兩個已經心寒，就在這時，馬永耀大聲叫喊：「亮刀！」

那兩個人早已承命帶刀，那柄單刀，就藏在背後，聽了此言，立刻拔刀砍劈，不料馬企猴在地上左滾右滾，刀子總是落空的，忽然看見他在兩人收刀未發之際，彎脚一齊踢起，那一個鴛鴦腿分別打中兩人的胸部，好像一包貨似的彈開，倒地呻吟，刀子也拋丟。

看來馬企猴確有過人之處，於是，馬永耀十分放心，趨前拱手爲禮，馬企猴向他打個手勢，叫他附耳過去，在耳邊細聲說了幾句話，馬永耀聽了，縱聲大笑，便即結束了這一場武術表演。

馬永耀傳令各人立刻到市上，收購水菓，準備晚上勞軍，各人不知他玩弄什麼手法，但因他聘請的高手，形狀如猴，一個打四個，且輕而易舉，料想此人必定身懷絕技，很是放心，到了午夜，忽然看見奪命三郎帶了三十人走進來，他大聲說：「馬老板，我的兄弟全部帶了火把，隨時焚燒，要就如數交欵，否則，立刻把你們拆骨，整個三羊寨燒光。」

馬永耀撇咀說：「請你們看看這位武林高手，如果你們能够打贏他，我就如數把千両黃金送上。」

跟着馬企猴應聲而出，站在奪命三郎的面前。奪命三郎看見馬企猴瘦削如猴，早就存了輕視之心，他的身上有刀，但却沒有把它拔出來，大聲說：「你的死期到了。」

說完，他就揮拳直撲過去，他不知道猴拳的厲害，專門纏着對方的手腕截擊，那拳還沒有打到馬企猴的身上，忽然給一個鐵鈎似的東西抓住，使勁一扭，就此折斷，他痛澈心肺，倒地滾了滾，剛站起來就大聲喊：「縱火！」

剎時間，幾十個彪形大漢一齊把身上携帶的火把焚燒起來，企圖縱火，可是，他們還沒有走出大堂，已經受到另外一種力量阻壓，原來馬企猴在黃昏吃飽之後，立刻登山，向猿猴有所表示，帶了一百隻猴子下山，潛伏附近，但見火光，便即趨前，逢人便咬。

馬永耀早就知道這種計劃，吩咐各人切勿用手去抓火把，故此，火光亮了，猴子如潮湧至，所咬的只是這些匪徒，馬永耀那邊的人，安然無事。

人和猴子打鬥，已經是萬分的吃虧的了，況且在夜間戰鬥，還要手裏握着火把，更加吃虧，簡直不知道有人襲擊，那些大漢突然覺得背上多了一件東西，咽喉給牙齒所咬，不知道如何應付，打了一會，就滿地是血，所有刼匪給猴子咬死，至於奪命三郎，却沒有喪生，但已嚇得目瞪口呆，無法開口。

馬永耀叫他從速離開，以後永遠不准登門，因爲他沒有把此人殺掉，留下活口，讓他在江湖上傳播出去，刼匪有所畏懼，就無人再斗胆騷擾三羊寨了，這樣安排，倒是很高明的。至於倒地喪生的刼匪，馬永耀叫人在山後找個大坑埋葬，不必細表。

經過這一場神奇的戰鬥，馬企猴的名氣就响起來，經常有人上山找他，他也很樂意仗義保護那些善良的人，明遠上人合指一算，認爲他塵緣未盡，便很鄭重的叫他下山，設立鏢局，保護善良之輩。

馬企猴爲了紀念明遠上人扶助撫養之恩，上人死了，他就把那個鏢局稱做明遠鏢局，不但聲名遠著，而且經常到少林寺把禮物送給各僧，有時他還到山上去，跟猿猴同在一起過活，甚至一去就是三天。

這樣的一個猴拳高手，確是曠世難尋，不久之後，他的名氣竟然傳到北方去，引起一個西藏和尚的注意，從金瓦寺下山，抵達三羊鎮，找到明遠鏢局來，想跟馬企猴比武。

鏢局的總教練馬剛對他說，馬企猴已上山，大概在山深林密之處，很難尋找，不過，兩三天之後，便會循例回到鏢局來，請他等候。

西藏和尚叫做波爾沙樂，他聽了就在大堂的一角盤膝而坐，一直都坐在那裏，沒有進食，也沒有睜開眼睛，兩天後，聽到脚步聲响，他才微微的開眼看看，馬企猴已經站在眼前。

馬企猴冷然說：「法師，不遠千里而來，有什麼指教呢？」

「我們西藏密宗的高手聽見閣下猴拳萬分出色，派我到此地來，想跟施主過招玩玩，別無他意。」

馬企猴一向從明遠上人口中獲悉西藏的金瓦寺所有和尚都是武林高手，這位大法師有心求戰，無法推辭，向他打量了幾眼，便即一口答應，說：「我可以跟你交手，但以一次爲限，如果你輸了，就請回金瓦寺，不必再派人來，萬一我打輸，立刻把這間鏢局結束，還有一點，你沒有進食，也許餓了就使武功打了一個折扣，不妨吃飽再打。」

沙樂和尚忽然哈哈大笑，聲震屋瓦，說：「施主，你不必替我担心，我這份人愈餓就愈打得起勁，可否立刻交手？」

馬企猴答應一聲，突然一個觔斗，向背後翻身一躍。

他這個觔斗一跳就離開原處十多尺然後站定，果然不出所料，沙樂和尚不懷好意，剛剛說完那句話，就飛躍出擊，以穿心掌向他偷襲，殊不料馬企猴認爲他的目光有異，他還沒有動手，即時向後倒跳，避過了這一招，旁觀者看了都驚奇不已，跟着沙樂和尚脫去袈裟，在大堂跟他酣戰。

一個是密宗的高手，拳脚無情，隨時一拳打到別人飛開十多尺，而且拳密如雨，另外一個却閃避得宜，頻頻倒地，由下邊飛踢上去，又喜歡纏着對方手腕施展猴拳的絕招，不是打喉打腕，就是向腿彎出擊，雙方各有優劣，拉個平手，苦鬥了半個時辰，西藏的沙樂和尚忽然抓到了一個機會，雙手捉住對方右臂，使勁一拖，這種拖力有千斤過外，就算馬企猴也無法抵抗，沙樂和尚以爲把他一拖一拋，趁他沒有跌下之際趨前發掌，那個穿心掌就會使他身受重傷。怎料馬企猴另有一招絕技叫做「猴子登山」，趁着對方一拖之力，整個飛撲過去，右脚踏在對方的前鋒馬，用膝頭向對方的胸部撞擊，同時左手以摔捶姿勢，由上邊打下來。

這一招是沙樂和尚夢想不到的，雖然他勉强騰出一隻手來，向上招架，擋住對方的摔捶，但却沒有手去擋對方的膝頭撞擊了，這一撞使他倒地呻吟，口吐鮮血。

馬企猴看了，有所不忍，立刻用跌打藥灌救，讓他在鏢局休息幾天，然後送他上路。

沙樂和尚說得出就做得到，果然是爲了領教猴拳然後駕臨的，雖然他受了傷，仍然心裏高興，此後，猴拳的名氣愈傳愈遠，一直傳到天頂，那是西藏金瓦寺。後來，馬企猴把這一套拳法傳給高手楊志遠，又再傳給空門的雷震和尚，一傳再傳，不知道傳到什麼人的手上。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龍蟠虎踞（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姚泉在小高口中獲知何方箕買兇殺他後，他料定何方箕沒有這動機，同時也沒有這本錢，是以他和小高分手後往找何方箕責問，誘脅何方箕說出是受唐淑蕙所托，當他正欲離去之際，何方箕突遭人用飛刀所殺，同時有一自稱是丁三的人現身，他否認是他向何方箕行兇，但却知誰是兇手，他邀姚泉往品茗，說要和姚泉交友，抵達茶樓雅座後，丁三直說可找到唐老三，要姚泉將來得手後分他一半，並暗示有槍手在雅座外伺伏，警告姚泉勿動武，姚泉反恫嚇他，小高也伏伺在外，要丁三撤去槍手——

數番生死鬥

丁三說：「姚先生，小高吃的那碗飯我清楚得很，他怎會跟你跑腿當差?」

「丁三！你知道我又是吃那碗飯的?又怎知小高不會跟我跑腿當差?別的你也許不清楚，小高是有價錢的，你總該明白吧?」姚泉冷冷地說。

丁三再次楞住。

姚泉明白眼前的情勢，不能過份虛張聲勢，那樣將會弄巧反拙。於是，閉上眼睛養起神來。

突然，他聽到丁三大叫一聲：「兄弟們！撤吧，姚先生是自己人。」

一陣步履聲遠去，姚泉心頭，不禁暗暗好笑。

接着，丁三又說道：「姚先生，大人不見小人過，算我丁三有眼不識泰山，您見諒！您見諒！」

怎麼同事?姚泉不禁暗暗納悶：這小子前倨後恭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別?小高震懾的力量有如此大麼?

姚泉睜開了眼，突然，他也楞住了。

原來他拿出來嚇嚇人的小高正站在丁三的身後，手中的槍抵在丁三的腦門頂上。

一片菩薩心

小高怎麼會來呢?

小高怎麼閃過外面那些槍手進來的呢?

小高面帶微笑，那笑，有幾分得意，也有幾分神秘。

難怪外號叫「摸不着邊」。

「小高！」姚泉以命令的口吻說：「不得對丁先生無禮，傢伙收起來。」

小高很聽話地收起了槍。

丁三却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丁三！」姚泉緩慢地說：「我這個人最公平，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你用槍對付我，我就用槍對付你了。好啦，現在已經扯平，咱們談談正事了。」

「是！是！您儘管吩咐。」

「說來說去還是那一句話，」姚泉加重了語氣說下去：「那裏能找到唐老三?」

「要等晚上……」

小高一伸手拉住了丁三的脖子，沉聲說：「你少來這一套，在咱們姚大哥面前你只有點頭的份兒，沒有還價的餘地。」

「放開！」姚泉輕叱一聲。

小高只得鬆了手，但還是悻悻然在丁三的後腦上推了一下。

「姚先生！」丁三可憐巴巴地說：「我絕不是故意拖延，唐老三躲在山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咱們一露面，他就……」

「他躲在那個山上?」

「紫金山。」

「你的消息不會錯?」

「絕不會錯。」

「好！那麼咱們晚上見。怎麼碰頭?」

「晚上八點鐘我在茶館門口等你。」

「丁三！」小高忍不住又插了嘴：「如果你膽敢玩花樣，我小高是絕不再講情面的。」

「不敢，不敢！」丁三連連彎腰，前額差點觸到了地。

出了茶館，姚泉再也忍不住了，連忙問：「小高！你是怎麼來的呢?」

「我去了福安棧，突然有事想要告訴你，我猜想你一定是找何方箕去了，於是趕到何方箕的膏藥舖，正好遇上你和丁猴子一同出來。這小子我認識他已不是一天，是個頭上生瘡，脚下流膿，從頭壞到底的傢伙，因此我就暗暗跟了來……」

「雅座外面埋伏了槍手，你是怎麼進雅座的呢?」

「嘿嘿！」小高曖昧地笑笑。「一點小手法，姚大哥你就別問了吧！」

「對了！你剛才說，突然想到有事要告訴我?」

「嗯！我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哦?」

「我去福安棧的時候，那姓唐的妞兒還在睡，我就在她對面租了一間房。不多一會兒，有人來找她。」

「誰?」

「就是在雨花台跟你會面的那個。」

「沒看錯?」

「我見過一面的人，連他的腳步聲我都聽得出。」

「以你看，他們是舊識?還是……?」

「當然是舊識，姓唐的妞兒連問都沒有問一聲就開門讓他進去了。」

「在屋裏待了多久?」

「我離開的時候，那傢伙還在她屋裏。」

「可曾聽他們說些什麼。」

「談話的聲音很低，我怕將事情弄砸，也不敢過份靠近竊聽。」

姚泉不禁陷入了沉思：怎麼周海通和唐淑蕙也有連絡呢?內中情況只怕還複雜得很哩！想了許久，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於是姚泉教小高先回福安棧，繼續觀察唐淑蕙的動靜。他則信步溜躂，來到貢院前街的大雜院。

一進門，周雪姑就迎了過來。很客氣，臉上佈滿了笑容，道：「姚先生，你來給張大叔換藥啦！」

「嗯！」姚泉低着頭往裏走。「他好些了麼?」

「姚先生！我想跟你說句話。」

「哦?」姚泉只得停了下來。

「姚先生！張大叔很看重你，我爺爺也說你了不起，所以我也很敬重你，想請教你一件事……」

「何必那麼客氣。」

「我爹眞在南京?」

「不錯。今天早上我還見過他。」

「眞的?」

「姑娘！我沒有道理騙妳，是不是?」姚泉道。

周雪姑道：「姚先生，今晚有個人要帶我去見我爹。」

「是誰?」

「前院的姜大叔。」

「哦！他說什麼時候帶妳去?」

「傍晚。」

「他有沒有叮囑妳，這件事不能對任何人說?」

「他囑咐過。」

「那麼，妳爲什要告訴我呢?」

「因我覺得姜大叔的眼神有點怪怪的。」

「對！妳應該對任何事，任何人都懷疑。今晚妳大大方方地跟他去，我會暗暗地跟着，妳放心，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我實在想見我爹，你肯帮忙，我眞是太高興了。還有……這件事可千萬不能告訴我爺爺啊！」

姚泉沒有再說什麼，而且這句話他也不方便接下去，逕自進入堂屋，向張鐵嘴躺臥養傷的地方走去。

張鐵嘴醒着，面色紅潤，精神很好，一見姚泉就嚷着說：「老弟！心裏正惦着你，你就來了。」

「傷怎麼樣?」姚泉蹲下去，先摸摸張鐵嘴的額頭，再檢視他的創口。「一點也不覺痛，我眞想起來走動走動。」

「不行，你絕不能跟那姓龍的比，他是練過武功的人，受點刀傷算不了什麼，你就不同了，三天之內，你非得躺着不可。」

「哦！」張鐵嘴不再說什麼，靜靜地讓姚泉爲他的創口換藥。

一切都妥當了，張鐵嘴才問：「老弟！你的事怎麼樣了?」

「我的事?」姚泉似乎還摸不清他問的是什麼事。

「找人的事。」

「哦！還沒有着落。」

「我再跟你測個字，怎麼樣?」

「別啦！你在養傷，何必煩神。」

「老弟！你若這麼說可就見外了，我欠你的恩情如此深厚，正愁沒法報答哩！」

「快別這麼說，你好好息養吧！我到那邊去看看周老先生。」姚泉很快地離開了張鐵嘴。他知道張鐵嘴測字太靈，一測就會露玄機。

周青山很端正的坐在屋內，他自然知道姚泉已經來了，而且也料得到姚泉會來見他。

姚泉很恭敬地打招呼：「老先生您好！」

「請坐！」周青山先讓客，然後向跟在姚泉身後的周雪姑一揮手：「雪姑！妳到院子裏去，沒叫妳，不准進來。」

周雪姑滿臉不高興，但也無可奈何。

周青山開門見山地問：「姚先生！直問一句，你到南京來究竟爲什麼?」

這一問，似乎在姚泉的意料之中，他不但不驚訝，反而面帶微笑：「老先生問得非常率直，但我却很難回答。」

「爲什麼很難回答。」

「我不想欺騙老先生，却又想保有我的秘密。」

「每個人都應該有他自己的秘密，你可以不必回答。那麼，容我再問一個問題，你在不在江湖?」

「這又是一個難以回答你的問題。」

「我知道你不會回答我的問題，因爲你不信任我。」

「我沒有理由不信任老先生。」

周青山道：「有理由，因爲我的行爲不够光明磊落。」

「這話從何說起?」

「我裝病，並沒有瞞過你，這就是令人啓疑之處。」

姚泉很不願撕破別人的尊嚴，但是對方却自己撕破了，他只有莫可奈何地苦笑道：「各人有各人的苦衷，我猜想老先生也不願意這樣

作。」

「姚先生！」周青山突然話鋒一轉：「你見過海通了？」

「嗯！就在今天早上。」

「是你約他？還是他約你？」

「不期而遇。」

「我知道，你到南京來就是爲了要找他。姚先生！」周青山以懇求的目光望着他。「我請求你回答我這個問題：你找他，是爲了別人？還是爲了你自己？」

「也是爲別人，也是爲自己。」姚泉也許說的是實話，但是聽起來就像沒有回答一樣。

「是私？是公？」

「兩樣都是。」

「那麼，你最少算是半個官府中人？」

「老先生！我所說的私，是私情，公是公理，請不要想到別處去。」

「唉！」周青山嘆息一聲，垂下了頭，隔了許久才問：「海通會落到什麼下場？」

「老先生閱人甚多，執迷不悟，臨死不悔的人會有什麼下場？」

「唉！」又是一聲沉嘆，目中已現淚光。「我倒無所謂，只是苦了雪姑這孩子，盼望見她爹已經盼了許多年，到頭來……」

「老先生！這件事我認爲你作得不對。」

「哦！」

「你早應該安排他們父女見面，天倫之樂也許能改變他的浪蕩習性，稚子之情也能銷去他的暴戾之心。你爲何……？」

「姚先生！你的判斷，你的行爲，幾乎沒有錯的。但是，這一件事情你却錯了，你總以爲我知道海通在什麼地方？不錯，我明知道他在南京，而我却始終無法找到他。你以爲我願意見到我的兒子墜入萬刦不復的深淵？你以爲我不願意勸勸他？姚先生！我見不到他啊！」

那種激動之情絕非裝出來的，姚泉也不禁暗暗感動。但他却不敢感情用事，否則這一趟南京就白跑了。

「周老先生！我絕對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句話。現在，我也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如果你發現令郎和別人作生死之鬥，而且情況危急的時候，你是否會帮他的忙？」

「這……？」

「周老先生最好不要作欺人之說，但你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

「欺人之說並不一定能欺人，我是一定會帮他的。」

「如果那個和令郎作生死鬥的人是奉令來拏他的，你一帮忙豈不是帮助强盜抗官兵？」

「這話不能如此說，如果我知道對方是官府中人，我一定會帮他拿下我的兒子。但是他必須讓我知道他確是官府中人。」周青山說話的時候，目不轉睛地望着姚泉，似乎姚泉就是他所說的官府中人。

姚泉却沒有接下去，似有意似無意地將話岔開了：「周老先生想不想見見令郎？」

「當然想。」

「我倒想跟周老先生談一宗交易。」

「哦！」

「我負責安排這一場父子會，想請老先生就便勸勸令郎，他手頭那票紅貨，是吃不下去的。」

周青山道：「姚先生！你終於露出你來南京的目的了。」

「老先生！我什麼也沒說。」

「姚先生，關於你期望，我願意盡力。不過，我想弄清楚你的身份，那票紅貨的原主？或者負有托運之責？或者是負有使命追緝的公門中人？」

「這一方面請不要問。」

「如果你是聞風而來，想分一杯羹的？或者你想黑吃黑？難道我應該帮這種人的忙？」

「老先生！那只有靠你的判斷。」

「年輕人！我自信這雙老眼還沒有到昏花的程度，好！這宗交易我接受了……你何時安排我們父子會？」

「今晚。」

「何地？」

「到時候我會來接你。」

「好！我今晚候駕。」

姚泉退了出來，在經過院子的時候，周雪姑似乎還要跟他說什麼，他連忙一低頭，裝着沒看見，疾步離去。

他一大早就出來了，這個時候才回到藍家大院。他預料，一進門就會受到藍士良的盤問。但是，他却沒見着藍士良。

他是這裏的管事，總得像個管事。回到藍家大院，他當然要東問問，西問問，大夥兒的回答，全是沒事。從那許多不同的面孔上姚泉獲得了一個相同的答案——所有的人都在敷衍他。

爲什麼？

這個答案實在太簡單了。

其實，姚泉並不是今天才發現藍士良居心叵測。那晚，藍士良帶人在黑巷裏堵他就已經顯露了不良的心意，才不過發現姚泉身手非凡，隨又擺出笑臉另來一套，姚泉也是將計就計罷了。

但是姚泉却摸不清楚藍士良到底是什麼門路，當然也不知道藍士良將要用什麼法子來對付他。不過，他却絲毫也不在乎。若非有十成十的把握，也不敢遠涉關山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南京了。

他很沉靜地躺在床上，並不是在思索什麼，而是在養神。他預料到短兵相接的時間就在今晚，他也許要對付好幾方面的人馬，那需要足够的精力。

然而却有人不容他靜靜養神，他剛剛閉上眼，就有人來敲門。是門房，向姚泉說：「姚管事，有客求見。」

「誰？」

「一個姓龍的。」

莫非是龍少雲！姚泉稍作思索，便說：「請客人到我房裏來。」

果然是龍少雲，一進門便說了些場面話：「姚兄！承蒙療傷賜藥，特來道謝。」

「傷勢大好了麼？」

「說來就像奇蹟，雖然創口還要幾天才能長合，却沒有一點曾經受過重傷的感覺。」

「這是因爲龍兄的底子深厚……」

「姚兄太誇獎了。」說到此處，龍少雲突然壓低了聲音：「此處說話可方便？」

姚泉笑了笑：「不妨。恕姚某誇句海口，想偷聽的人還沒有走近，我就會發覺。」

「姚兄！你我素昧平生！就如此拔刀相助，龍某人非常感激。不過！感激只是一句話，那對姚兄沒有什麼好處，想來想去，想送姚兄一份富貴。」

「富貴！」姚泉顯然不解。

「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筆財富。」

「龍兄如此說可就……」

「姚兄！這筆財富可不是龍某人拿出來的謝禮，而是一筆意外之財，龍某人只不過作一個順水人情。」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倒想聽聽這筆意外之財是從那兒來的。」

「一個悍盜處。」

「悍盜？這悍盜是誰？」

「周海通。」

姚泉早已知道龍少雲說的是那檔子事，爲

了想了解對方知道究竟有多少，於是迷糊裝到底地問下去：「這筆財富够大？」

「價值五十萬。」

「眞嚇人！」姚泉故作吃驚地伸伸舌頭。「不過，你該想想清楚，周海通惡名滿江湖，黑白兩道都有些避他，連偵緝探目對他都忌憚三分，你想打他的主意，不簡單吧？」

「的確不簡單，但是，只要你我兩個聯手對付，就非常簡單了。」

姚泉從相貌上去觀察，就已發現龍少雲是個有勇無謀的匹夫，現在從對方的言談中又更進一步得到證實，若非有勇無謀，也不至於遭到唐淑蕙的暗算了。

「今天你就是爲此事而來？」在沒有想妥該如何回答對方以前，姚泉先問了一句閑話。

「姚兄難道絲毫不動心？」

「利字是最能令人動心的，不過，我覺得我們的實力太薄弱，不足以對付强悍的周海通。與其白費心機一無所得，甚至賠掉性命，倒不如不動心。」

「姚兄此話未免太小看自己，合你我二人之力，對付周海通綽綽有餘。」

「由此可見，你對周海通並不瞭解。」

「嘿嘿！」龍少雲發出得意的笑聲。「老實告訴你，我有對付他的絕妙好計。」

「哦！說來聽聽。」

龍少雲道：「你剛才是不是去過貢院街一座大雜院。」

「唔！」對於龍少雲對自己的行踪如此了解，姚泉心頭不禁暗暗一動。

「那裏住着一個名叫周青山的賣藥老漢，你認識的，是不是？」

「唔！」

「那老漢有個孫女兒叫雪姑，她就是周海通的女兒啊！」

「唔！」雖然姚泉已知道龍少雲所謂絕妙好計是怎麼一回事，他還是保持緘默，不發一言。

「綁架雪姑作爲要挾，周海通還不乖乖就範？」

「龍兄！你是否覺得唐淑蕙背後出刀殺人的行爲很可恥？」

「卑鄙下流已極。」

「你是否痛恨？」

「恨之入骨，下次被我遇上，我一定剝她的皮。」

「那麼，我們這種綁人兒女再加要挾的手法豈非也是卑鄙下流？」

「這……？」

「所不同的是，唐淑蕙直截了當地用刀，我們是轉彎抹角的用心機，比起來，我們的行爲更可恥。龍兄！你的妙計我認爲不妥。」

「姚兄！這和唐淑蕙的背後殺人，絕不能相比，周海通是一個悍盜，那筆財富是他搶來的……」

「他是憑本事搶來的，我們却用下流的手法去獲取。我們連盜字都不够格，充其量不過只是一個下流的小偷兒。」

龍少雲面有愧色地說：「姚兄！我……我……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龍兄！人生在世，爭的就是名利二字，你不能免，我也不能免。不過，爭名奪利的方法和手段都不能太下流。坦白告訴你，我到南京來，也是爲了那筆財富。」

「哦！」龍少雲滿面錯愕之色。

「我有把握將那筆財富弄到手，而且願意邀你入夥。不過，我有兩個條件。」

「你說。」

「你要絕對聽我的調度。」

「行！」

「那筆財富到手之後，我要多少，就是多少。」

「行！」

「你回答得太快，尤其是第二條，我想要多少就是多少，你一定要聽清楚。」

「放心，只要我答應過的事，就一定會遵行。」

「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現在，我就開始向你下達命令。」說到這裏，姚泉突然壓低了聲音：「今晚天黑之前埋伏到九龍橋下面去。」

「埋伏在那兒幹什麼？」

「到時候我自然告訴你……」姚泉的話突然停住，臉色也微微一變，屋外响起輕悄的步履聲，原來是有人來了。

龍少雲也覺察到了，他故意提高了嗓門說：「姚管事！我今晚一定來捧場，告辭！」

房門已先一步打開，藍士良當門而立，他的神色很古怪，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眼光一個勁兒在姚泉和龍少雲的臉上瞟來瞟去。

藍士良終於忍不住開了口，冷聲問道：「這位是……？」

姚泉搶着回答：「這位是龍少爺，也是喜歡玩玩的朋友……這位是咱們的藍老大。」

「久仰！久仰！」龍少雲抱抱拳，從容地走了。藍士良並未加以攔阻。

「大哥！」姚泉問：「找我有事？」

「老弟！」藍士良扳着臉問：「大哥待你不算太壞吧？」

「待我好極了。」

「但是，你却對我要花樣。」

「哦？」姚泉表現了適當的驚訝，其實，他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

「你根本不是唐老三的表侄。」

「是與不是，目前恐怕還不能證明。」

「姚老弟，事到如今，你也不該狡辯了。我今天已經見到了唐老三。」

「哦！你在何處見到？」

「在何處見到你不必問，你不是唐老三的表侄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這且不談。」姚泉語氣嚴厲地將話題轉到另一方面：「大哥認識小高嗎？」

「認識。」

「聽說大哥今天一大早還給小高拉了一宗買賣。」

「有這回事。」

「對方是何方箕？」

「不錯。」

「大哥可知道何老頭要做掉誰？」

「照規矩，我不能問。」

「我。」姚泉用力地說。

「你？」藍士良顯得非常的吃驚。

「大哥，其實你根本就知道，說得更明顯一點，你與何方箕是一條綫上的。」

藍士良悻悻地說：「姚老弟！我眞想不到你會說出這種話。」

「大哥！你虛情，我假意，却想不到這麼快就拆穿，咱們似乎該亮亮底牌了。」

藍士良原是站着的，這時却坐了下來，看上去，他的態度非常鎭靜，也可以說是有恃無恐。過了許久，他才開口：「老弟！我要先說一句話——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我不明白。」姚泉的反應很冷淡。

「那麼，我說得更明白一點。你喊我一聲大哥，你就多一個朋友；否則，你就多一個敵人。」

「我的想法並不如此。」

「那麼，讓我聽聽你的想法。」

「如果我喊你一聲大哥，我反而多了一個站在床邊，舉手就可以殺死我的敵人。」

「那麼，我們的交情完了。」

「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交情。」

「姚泉！」藍士良很懊惱地說：「我不怪你說這種話，只怪你爲什麼現在才說，我昨晚請客介紹你跟南京地面上的人認識，我這個面子可丢不起。」

「如果不是昨晚你請客，我還不會如此快就認穿你的眞面目。」

「這是什麼話？」

「很明顯，何方箕邀我比武，是你從中慫恿的。」

「我爲什麼要那樣作？」

「想試試我的武功。」

「笑話！你的身手如何，那晚在狀元境就一目了然。還用再試？」

「那麼，你就是爲今天請小高去殺我的陰謀預先舖路。」

「姚泉！坦白說一句，我不想殺死你。我要的不是你的屍體，那對我毫無用處。如果我想殺死你，十個姚泉也早就死過了。」

「你的話似乎稍嫌誇口。」

「姚泉！你並不了解我的實力。」

「如果你的實力雄厚，令人刮目相看，誰敢以『爛四両』的綽號相呼？」

藍士良道：「其實，我是故意隱藏了我眞正的實力。」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一再要告訴我這些話。」

「你需要朋友，更需要帮手，如果你會選擇，一定選我。」

姚泉站了起來，收拾自己的東西。他總算還留了餘步，沒有說出更令人受不了的話。

「你就要走？」藍士良輕輕地問。

「貌合神離，留之無趣。」

「立刻離開南京？」

「暫時還要待兩天。」

「姚泉！我要說的話已經說過了，尤其是敵友之分，更是表白得非常清楚。要嘛！你還留在藍家大院；要嘛！你立刻離開這座石頭城。沒有第三條路。」

「我一向不聽別人的安排，喜歡怎樣就怎樣。」姚泉還在繼續收拾他的東西。

「姚泉！我很不願殺死你，你如果逼我，我很可能作出我不願作的事情。」藍士良說話的聲音在發抖，這顯示他的憤怒，已經到了極點。

姚泉完全不在乎，提起了他收拾好的行囊，掉頭就走了。甚至招呼都沒有跟藍士良打一聲。

藍士良沒有說話，沒有站起來試圖攔阻；他根本沒有任何舉動。

姚泉打開了房門，但是他却沒有繼續走出去。

門口站着兩個大漢，每個人的手裏都拿着槍。

藍士良冷冷地說：「姚泉！你原來還有兩條路可走，如今只有一條路了，而且還毫無選擇的餘地，那條路只有一個字——死！」

姚泉很冷靜地站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這種冷靜態度是無法裝出來的，任何人面對死亡時都不可能泰然處之，姚泉爲什麼會如此鎭定？爲什麼？

爲什麼？藍士良當然要得到這個答案。於是他暗暗向他那兩個手下打了一個「稍安勿躁」的手勢。

「姚泉！你不怕死嗎？」

「每一個人都怕死，但是每一個人都避免不了死亡，怕又何用？」

藍士良冷笑道：「這話眞漂亮，可惜這不是你的眞心話。」

「哦？」

「你一定在玩什麼詭計。」

「我們相處了兩天，只有這一句話才眞正令我佩服，你的反應還不算太慢。」

「不管你在玩弄什麼詭計，也不管你自以爲你的詭計多麼玄妙，多麼高明，你仍然免不了一死。」

「我方才就說過了，任何人都無法避免死亡。不過，有一個結果，你應該想得到，我在中槍未倒地之前，你也將同樣要遭到死亡的厄運。」

藍士良猛地打了一個寒噤，因爲這番話從姚泉嘴裏說出來太有份量了。

「姚泉！謝謝你提醒我。當我下令開槍射你的時候，一定先射你的雙手。」

「錯了。」

「錯了？」

「我身上沒有任何武器。」

「眞話？」

「我從來不說假話，而且，我也不喜歡殺人。」

「那麼，你如何使我死亡？」

「將有別人代我執行。」

「誰？」

「小高。」

「小高？」

「藍士良！這個問題你早就應該想到了。我因何能從雨花台活着回來？嗯？你怎麼把如此重要的問題忘掉了呢？讓我告訴你吧！因爲小高是我的兄弟，咱倆的感情絕非像你我這樣虛情假意。他現在就在我的左右，如果你那兩個手下的槍法不高明，在他們槍响之前就會雙雙倒地；如果他們的槍法很高明，我當然是死定了。不過，小高是絕不會放過你的。」

藍士良再次打了一個寒噤，他抬頭看看房頂，又轉頭四下張望，他甚至想去看看帳子後面和床底下。

「藍士良！我可以走了嗎？」

「姚泉！你少唬人！我不會中你的計。」

「我不喜歡唬人。趁此機會我還要告訴你一句話：你這兒的場面不算太壞，少在其他方面動腦筋。南京只要有我姚泉在，任何人的計劃都行不通。」

「你的話倒使我想起了兩句唐詩……」

姚泉接了下去：「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你明白就好。」

藍士良站在姚泉的背後，姚泉自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那兩個大漢的行動却表示了一切；他們收起了槍，向左右讓開——藍士良妥協了。

姚泉自然不會再多作躭擱，這種機會是稍縱卽逝的。他連頭都沒有回一下，就大踏步走了出去。

藍士良却在後面追了上去：「姚泉！容我再說一句話。」

「請講。」姚泉停了下來，依然沒有回頭。他實在沒有把握將臉上的表情控制得恰到好處。

「如果你需要帮手，最好還是來找我。」

「謝謝。目前我已經有了最好的帮手。而且還是你替我找來的。」

「誰？」

「小高。」

藍士良像是挨了一記無形的耳光，張口結舌地楞在那裏。姚泉就在那一瞬間大踏步地離開了藍家大院。

時間雖然還早，看上去像是天快要黑了。天頂彤雲密佈，頗有大雨傾盆之勢。姚泉不禁暗暗有點担心，若是這場大雨一下不停，今晚上的好戲就無法登台了。

現在上那兒去落脚？這是姚泉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狀元境多的是旅館客棧，但是他却不想去。

「姚兄！」身後有人叫他，回頭一看，是龍少雲。

「你還沒有走？」

「姚兄！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一照面就看得出藍士良不懷好意，於是我就爬上了房頂。我剛要發話嚇唬他，你却先將小高搬出來了……對了！小高眞是你的兄弟？」

「唔！」姚泉點點頭，並沒有作明確的表示。

「姚兄！你，我，再加上小高，好比一條鐵鎖鍊，誰也擋不了……」

「龍兄也認識小高？」

「不認識。却聽說過。」

「現在，你什麼事都不必作，任何事也不必管，你只要照我的吩咐在天黑時埋伏到九龍橋下去就行了。」

「到時一定遵辦。」

「好！咱們就在這兒分手。」

「嗯！晚上見。」龍少雲搖搖手，走進了一條橫巷；看上去這個粗獷漢子對姚泉是十分服貼的。

姚泉看看天色越來越暗，不敢在街頭多作停留，連忙提着行囊來到了狀元境。相距不遠，幾步路就到了。

他也沒有加以選擇，胡亂進了一家客棧，租了一間上房。放下行囊，推窗一望，才發現福安棧就在對面。

說巧也眞巧，唐淑蕙正好從福安棧走了出來。

她一招手，立刻有一輛黃包車拉到她面前；她跨上去，黃包車剛一起步，福安棧又出來一個人，是小高，他也召喚了一輛黃包車在後面跟了上去。姚泉暗忖：這小子倒挺盡責的。

唐淑蕙坐的那輛車，穿過貢院西街，經過夫子廟，過了文德橋，再走烏衣巷，琵琶巷，千佛巷，小石橋，一直奔向武定門。跟在後面的小高不禁暗暗納悶：這妞兒要到那兒去啊？

出了武定門，外面就是護城河，前面再無去路。小高猛然省悟，這妞兒一定在玩什麼花樣。說不定已經發現自己跟踪，存心要自己露相。

吩咐車夫掉頭嗎？不行。跟上去嗎？過了小石橋之後，一遍空曠，前後只有他們這二輛車，行踪已明……管它娘！小高將心念一橫，反正我也沒有將妳這小妞兒放在眼裏，今天是跟定妳了。

出了武定門，唐淑蕙那輛車停下來了，却沒見她下車。小高也吩咐車夫停下來，也坐在車子裏不下來。

終於，下雨了。

那位車夫不知道有何反應，跟小高拉車的却嚷了起來：「先生！你停在這兒幹什麼喲？下雨了，你在車裏還好，我在淋雨，躲又沒處躲……」

「別埋怨，」小高很沉靜地說：「我跟那輛車標上了，它停我也停，它走我就跟，你要多少車錢我就給多少車錢。」

「你肯多給車錢，那還什有麼話說，」車夫樂開了。「就算淋雨淋得害傷風，也是合算的。」

小高就從車簾子的縫隙間注視着唐淑蕙那輛車子，可就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雨愈下愈大，天愈來愈黑。也不知是烏雲密佈的關係，還是已到了天該黑的時候，天色終於完全黑盡。

雨漸小，小高的頭腦也清晰，他突然發現內中大有蹊蹺，於是撩起車簾，下了車，向唐淑蕙那輛車走過去。

眞所謂藝高人膽大，小高根本就沒有將唐淑蕙放在眼裏，是以沒有什麼顧忌，伸手就撩開了車簾。

車裏面是空的。

「人呢？」小高不禁大吃一驚。這一問又像問車夫，又像問自己。

「是問那位姑娘麼？」

「嗯！她到那兒去了？」

「就順着城牆那邊走了。」車夫指點着。

「走了多久？」

「一個多鐘頭啦！」

「那麼，你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那位姑娘給了我五塊大洋，教我在這兒等，說她還要坐車回城，拿了人家的錢，我那能不等？」

小高的肺差一點氣炸，他出道不少年，却料不到被一個妞兒耍了。

他也懶得再和那個車夫多囉嗦，回頭上了自己那輛車，吩咐車夫拉他回到狀元境。

一路上，他心急如焚，唐淑蕙繞這麼大的圈子，將他擱在這裏，必有其用意，他怎能不急？

偏偏路上又黑，又是泥濘，車夫步如蝸牛，使得小高急上加急。

好不容易等到車輪輾上了石板路，車子却又停了下來。小高撩起車簾，正要催喝，嘴一張開，却沒有喊出聲來。爲什麼？只因爲石板路上站了四個人。

這四個人都生得很粗壯，都低着頭，一字排開，分明是存心阻道。

小高心頭那把無名火正沒處洩，立刻罵道：「好狗不擋道，讓開。」

內中有個人說了話，聲音低低的：「摸不着邊！聽你的萬兒原以爲你是一個高不可攀，很有修養的人，却想不到滿嘴粗話，眞是令人失望。」

小高冷靜下來，一照面就抖出他的萬兒，這帮人倒不能輕估小看。

成爲一個傑出的殺手，一定要具備銳利的目光，一瞥之下就要看透對方的內心。現在天色很黑，雖然他無法立刻看透對方的內心，却也看到他們的衣服的內層；小高發現了一件很奇特的事——這四個人都沒有帶槍。

爲什麼？有兩種可能：

這帮人從不用槍。

這帮人奉命不准帶槍。因爲在小高面前玩槍只會加速他們的死亡。

如果他們不帶槍的原因是後者，那麼，他們攔在這裏的目的並不是要置他於死地；只是留難他？絆住他？或者……？

在細雨撲面的情況下，小高的頭腦特別清醒，他很快就將情況判斷清楚。

「摸不着邊！」對方又說話了：「借一步說話怎麼樣？」

「上那兒？」小高再也不急躁，他顯得非常沉穩。

「幾步路，轉眼就到。」

「這倒好商量，不過有一個問題你們得先回答我。」

「什麼問題？」

「你們的頭兒是誰？」

「是你的老朋友，見面就知道了。」

「我的老朋友可多着啦！有高高在上的，也有臭魚爛蝦；有我朝思暮想，也有我不願意見的。你們最好先亮亮他的萬兒。」

「摸不着邊！聽說你是一個很乾脆的人，去，不去，給咱們一句話，犯不着讓咱們在這兒淋雨。」

「倘若你們不說出頭兒是誰，那是一定不

會去的。」

「那你不是存心讓咱們交不了差?」

「那可是你們的事啦!」小高說完之後，將車簾放了下來，沉喝一聲:「車夫!咱們趕路。」

車夫將車桿子拉了起來，却沒有邁腿。小高心頭當然明白，若是敎車夫拉車硬闖，他絕沒有這個膽子。

情勢似乎就這樣僵持住了。

小高發覺這樣並不是辦法，倘若對方的目的只是要絆住他，豈不是正中其計?於是摸出兩塊大洋給那車夫，自己下車，往前走去。

路當中明明四個大漢一字排開攔阻着，小高却當那四個人不存在，抬頭挺胸地往前走。

那兒畢竟有四個人，免不了撞上。

那四個大漢沒有閃讓，也沒有進一步的舉動。

但是小高却有了行動，快捷而有力。一個殺手永遠要佔主動，尤其是以寡敵衆的情況之下更是不容遲疑。

四個對手似乎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在小高的攻擊之下，他們的一字長蛇陣散了，人也退後了許多，但他們並沒受到任何傷害。

小高是往前走了幾步，只不過幾步而已，那四個大漢仍然攔在路中。如果以這種方式往前推進，小高最少要發動數百次攻勢才能到達夫子廟，時間也要拖到明天日出。

小高急了。這種只守不攻，只閃避而不還擊的戰略，已經暴露了對方的目的——絆住小高。

而小高却最怕被他們絆住。

不得已，他拔出了槍。當對方赤手空拳時動槍，這是一個殺手最忌諱的事;無酬殺人更是忌諱，但是小高已經顧不了那許多了。

他此刻只想到一件事——姚泉敎他看住唐淑蕙，而他却將唐淑蕙「看」丟了。

他不是爲了榮譽，而是怕誤了姚泉的事。在小高的心目中，姚泉就像是一尊神。

爲了姚泉，小高忘掉了江湖規矩，忘掉了一切一切，甚至忘掉了自己的生命。

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響起:「小高!站在你面前的人一個個赤手空拳，你竟然動槍，這算什麼門道?」

這聲音，好像來自對面，也好像來自身後;更好像有無數人同時自不同的方向在說這句話。

最主要的是，這個說話的聲音好熟。

小高在拔槍的時候曾有一瞬間的衝動，但他很快又恢復了冷靜，在冷靜中，他立刻作出了最精確的判斷。

是藍士良。

「是那一位?」小高雖然心頭有數，還是明知故問了一句。

「我是誰，你難道還聽不出來?」

「是藍大哥!」小高在口頭上仍然留了分寸。

「不錯。」

「這四位都是你的人。」

「哼!」藍士良仍然潛伏在暗中。

「我眞想不到是藍大哥找我說話。」

「現在你總算知道了。」

「不知藍大哥有何見敎?」

「你是明知故問?」

「眞的不知。」

「早上，我曾經交給你一筆買賣，怎麼樣了?」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早上曾經去過雨花台，但我沒見到任何人。」

「眞的沒有碰到任何人?」

「沒有。」

「姚泉難道不是人?」

「姚泉?哦!他當然是人，但他並不是我要去殺害的人。」

「化三千大洋顧你的人，正是要你去殺姚泉。」

「那眞是天大的笑話。」

「這是買賣，不是笑話。」

「天大的笑話!我會爲了三千大洋去殺姚泉?就算我會，也無法子達成使命。」

「聽口氣，姚泉跟你還有關係。」

「豈止關係。」

「那……」

「他在我心目中簡直就是一尊神。」

「哦?這倒是想不到的事……那麼，你敎我如何向化錢的人交代?」

「退錢。」

「退錢!就這麼簡單?」

「要複雜一點也可以，我還要追究到底是誰想殺害姚泉。」

「小高!你的口氣很大。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殘酷的事實，在你的前後左右，最少有五支槍侍候着你，只要我一聲令下，你立刻就會喪生亂槍之下。」

小高猛地打了一個冷噤，他對藍士良的行徑非常明白，這絕不是唬人的。

小高的槍仍然提在手中，循聲辨位，他很有把握一槍將藍士良擊倒，但是自己呢?毫無疑問將死於亂槍之中。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是絕不會衝動的，他深深吸一口氣，使自己的情緒保持高度的冷靜。然後，他緩緩地將短槍插回腰際。

「哈哈……」藍士良在暗中放聲笑了起來:「果然名不虛傳，一個高手應該有這種鎭定功夫。」

「藍老大!這不是鎭定。」

「是什麼呢?」

「是屈服。」

「屈服?」

「不錯。你用五支槍包圍了我，除了屈服之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

「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很佩服你這種接受現實的胸懷……」頓了一頓，藍士良又接着說下去:「我想請敎你幾個問題。」

「既然屈服，那一定是你問什麼，我答什麼，不過，我很關心，在我回答了你提出來的問題之後，你將如何處置我。」

「小高!你用『處置』二字未免太嚴重了，只要你的答覆令我滿意，絕不敢留難你。」

「那就請問吧。」

「你和姚泉是什麼關係?」

「間接的關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有一個生死之交，曾蒙姚泉救過一命。咱們發誓從此以後敬姚泉如神明，雖爲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那麼，你以前也不曾見過他?」

「今天在雨花台尚是初見。」

「那麼，你怎麼能肯定，這姚泉就是那姚泉?」

「不是眞正的姚泉絕不知道這個秘密。」

「唔!他到南京來是爲什麼?」

「我不知道。」

藍士良道:「你坐車出武定門，可是受了姚泉的指使?」

「是的。」

「爲什麼?」

「跟踪唐淑蕙。」

「結果呢?」

「被她溜走了。」

「這不能怪你，因爲釘梢並不是你專長的

……小高!現在我要問你一個重要問題——姚泉到底是幹什麼的?」

「藍老大!我既然答應了有問必答，這個問題自然也會據實回答，不過，恕我不能當衆回答。」

「小高!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簡單，我只能告訴你一個人。」

「在場的人，都是我的心腹。」

「但是你不能確定可還有別的人潛伏在這附近。」

「小高!你好像是危言聳聽。」

「不得不防。」

藍士良從陰暗中走了出來，他的步子很小，很慢，顯然心懷戒備。在距離小高約莫五尺的地方佇了下來。

小高招招手:「請再走近一點。」

藍士良又向前跨了兩步。

如果以「閃電」二字形容小高的行動之快，那實在還形容得不够，他飛快地前撲，飛快地出手，當藍士良發覺不妙時，他的頸項已到了小高的臂彎之中。

因爲暗中有五支槍的威脅，所以小高一旦制服了藍士良，他就倒在地上，不管那五支槍安排在任何一個角度，都無法開槍傷害他。他是以左臂勾住藍士良的頸項，右手早已拔出短槍抵住了藍士良的太陽穴。

原來阻道的四個大漢飛快前衝，暗中也竄出來三個大漢，藍士良並沒有吹牛，其中有兩個人用的是雙槍。不過，那五支槍並沒小高手裏的那支槍管用。

光綫太暗，他們不一定看清楚藍士良受制的情況，但是藍士良本身却了解情況的嚴重，於是大吼道:「站住!不要亂動。」

那七個來勢洶洶的漢子在主人一聲厲叱之下，都停止了前衝的動作。

小高也緊跟着喝道:「你們睜大眼睛看清楚，我的槍口抵在你們老大的太陽穴上，誰敢亂動，你們老大就先挨槍。」

藍士良雖然成了柙中之虎，威風還在，心頭儘管已生畏懼，口裏照樣說狠話:「小高!你殺了我，絕對逃不掉;不殺我，也絕對逃不掉，何苦呢?放手，咱們還可以好好商量。」

小高自然不會聽他那一套，退路他早已想好，有那輛車在，就有辦法離開此地。

他以肘支地，拖着藍士良慢慢地後退，終於他和藍士良都坐進了那輛黃包車。

車夫早已嚇得發抖，躱到車後，此刻也不知是那兒來的勇氣，抓起車桿，拉着飛跑。車裏有兩個人，他反而跑得快，這大概是因爲要逃命的關係。

但是那七個大漢在後面緊追不捨，小高立刻沉聲道:「藍老大，敎你的手下不要跟上來，要不然，你立刻就了帳!」

藍士良連忙喊道:「停住!停住!你們別跟，回到藍家大院去等我的消息。」

那七個大漢只得停下沒有再跟。

車子一過烏衣巷，小高就喝令停下，給了車錢，囑咐車夫先去。然後用力一推，將藍士良鬆開，沉聲問道:「說吧!是要死要活?」

「小高!咱們從無過節，何必……?」

「少囉嗦，你到底是要死要活?」

「我當然不想死。」

「那就好，回答我的問題，有一句假話，我就給你一槍……你帶人攔道的目的何在?」

「不……讓你和姚泉碰頭，那樣他就變成實力孤單，不堪一擊。」

「那麼，你所打的是什麼主意?」

「一個字——財。」

「如此說，姚泉來南京也是爲一個『財』字?」

「怎麼!小高!你竟然不知道?你看看，姚泉什麼事都瞞着你，你又何必爲他賣命?」

「轉過身去!」小高的口氣非常嚴厲。

藍士良不敢怠慢，連忙轉過身去。小高狠狠地在藍士良腦上擊了一槍柄。

× × ×

天已黑，雪姑的心情就開始緊張起來。雖然天氣很壞，周雪姑還是決心要赴這個約會。她爲了應付濘泥的路面，特地換穿了雙雨鞋。

眼看她爺爺睡得很沉，她悄悄地溜出了院子。

在約定的拐角處站好，不多一會兒，看見姜醉仙走了出來。她一切都依照姜醉仙的吩咐，保持相當的距離，並注意是否有人看到。

沒有。街上除了他們兩人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行人。

九龍橋在雨中顯得格外悽凉，蕭條，孤孤伶伶的。姜醉仙走到橋當中，用手一指，就走過橋去了;周雪姑在姜醉仙指定的地方站好。孤孤伶伶的九龍橋有了伴兒，而她却是孤伶伶的。

橋那邊過來一個人，儘管天色很黯，從身胚，走路的姿態，周雪姑一眼就看出是那個姓劉的。心頭不禁暗暗一驚:莫非又是陷阱?她吸一口氣，將自己心情穩定，暗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你姓姜的並沒有生翅膀。

周雪姑顯得很鎭定，人到了身後她都沒有回過頭去。不過，她的右手却緩緩抬起按在腰際，那兒揷着一把鋒利的匕首。

「周姑娘!妳想見令尊?」

「姓劉的!」對方的語氣很溫和，而她却很不客氣:「你和姓姜的又在玩什麼把戲?」

「沒有，保證沒有……」

「姜醉仙告訴我，上這兒來就能見到我爹，來的却是你，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只要姑娘心平氣和，我立刻就會使姑娘明白是怎麼回事。」

「我本來就很心平氣和。」

「令尊的環境非常惡劣……」

「哦?」周雪姑本想轉過身來看看對方的表情，但她勉強自己保持了原來的姿勢。

「只有姑娘才能救他。」

「哦?」周雪姑終於轉過身來了。

「據我知道，最少有三路人馬對令尊不懷好意，說得嚴重一點，令尊今夜就有危難。」

「你倒說說看，是那三路人馬?」

「一起是姚泉，一起是龍少雲和唐淑蕙，另一起是本地的，由藍士良帶頭……」

「他們爲什麼要對我爹不懷好意?」

「因爲妳爹手裏有一大筆財富。」

「他們想掠奪?」

「姑娘說對了。」

「哼!」周雪姑冷笑了一聲。「你還隱瞞了一件事，想算計我爹的恐怕還有一路。」

「哦?那一路人馬是誰?」

「就是你。」

「哈哈!」他笑了，在寂靜的夜裏，他的笑聲格外響亮，也格外刺耳:「姑娘眞是冰雪聰明，不過，我的心意如今已改變了。」

「哦?」

「我仔細衡量過，就算在令尊方面得手，對另外三路人馬也將煞費心力，所以我改變了一種方式。」

「說下去吧!」

「我倒向令尊這一邊，聯手對付那三路人馬，事後令尊似乎應該讓我分享那筆財富。」

「你跟我談了半天，全是空談，先讓我見到我爹，不然，你是白費口涎。」

「如果妳一切聽我的，妳立刻就可以見到令尊。」

「這一切兩個字的範圍好像太廣了。」

「那麼，這樣說好了……」姓劉的改了口氣：「令尊現在什麼人都不見，甚至連妳跟妳爺爺他都避着，當然他也不明白他四週情勢的險惡。我的意思是，用點計謀將他引出來，好跟他直截了當地面談。」

「用什麼計謀?」

「僞裝妳被我挾持……」

「如何僞裝?」周雪姑的聲音很大。

「姑娘不必如此緊張，自從見過姑娘的身手之後，我是絕不敢再玩什麼花樣了。」

「不必說閑話，我問你如何僞裝?」

「只要請姑娘到舍下小坐片刻……」

「你的家在什麼地方?」

「就在橋那邊。」

「走!」周雪姑毫不猶豫，似乎爲了要見父親一面，什麼危險都不放在眼裏。

一直潛伏在九龍橋下的龍少雲在未來之前實在不明白姚泉的用意，等到聽見橋上兩個人的談話之後他總算明白了。現在他却有了困擾：是跟他們去呢?還是繼續埋伏在這裏呢?

他正在猶豫之際，突見橋墩之間人影一閃。龍少雲眼力不弱，一瞥之下，就發現那人是姚泉。

姚泉很快地來到他面前，低聲道：「跟上去。」

「然後呢?」

「在周海通未露面之前靜伏不動，在周海通露面之後就轉釘他。」

「只是釘?」

「龍兄!千萬別去招惹周海通，說句不客氣的話，你絕不是他的對手。」

龍少雲本來還想說什麼，一見橋上的二人漸漸去遠，立刻縱身跟了上去。

九龍橋又變成孤孤伶伶了。

不!是橋上孤孤伶伶，橋下却熱鬧得很。只聽姚泉輕輕一拍手，立刻從暗影中閃出四條人影。原來姚泉並非隻身前來，而且還有班底的。

只聽姚泉沉聲吩咐：「你們務必要將橋頭守住，姓周的和姓劉的絕不許他們通過，也許你們不是他們的對手，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記住：千萬不能用槍。」

四個大漢齊聲應是。

姚泉離開了橋下，上了大路，才走幾步，驀然發現有人在路中間沉穩地站定。抬頭看，赫然是周青山。

「老先生!您……」

周青山抬手搖了搖，示意姚泉不要說什麼，然後以沉穩的聲音說：「姚先生!我想請你帮個忙。」

「老先生請儘管吩咐。」

「我想請姚先生不要打擾雪姑娘跟她爹的初次會晤。」

「這……」姚泉頗爲難地說：「……我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很好回答，只說願意或不願意。」

「老先生!我很想知道您要求我作到什麼程度。」

「不要使海通在女兒面前傷了一個作父親的自尊。」

姚泉咬着牙，似是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到最後，他還是沒有回答，却反問：「老先生，你大概也知道令郎的處境，你有何打算?」

「你是不是身爲人父?」

「我尚未娶。」

周青山道：「那麼，你就不了解一個作父親的心情。」

「老先生的意思是，在必要時你將站在令郎那一邊，是不是?」

「年輕人!你不該逼我回答這個問題。」

「老先生!我要你明白情勢，如果與令郎作對爲敵的人是黑道上的混混，那還無所謂，萬一……」

「年輕人!」周青山打斷了他的話。「別說下去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任何人都能對抗，就是你不能對抗，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姚泉盡量使自己的語氣聽來溫和：「不過，老先生，得要諒解我的苦衷。」

「那就說說你的苦衷吧!」

「老先生如果出面，令孫女自然也會出面，那豈不是一門盜賊?」

周青山的身體抖動了一下，那是顯著的震怒。

姚泉又接下去說：「老先生!我眞摯地懇求你置身事外。」

「年輕人!我很想聽你說說你的身份，你的目的，以及你要如何對付海通。」

「我是吃公事飯的，我來是爲了緝盜追贓，至於如何對付令郎，那要看他的態度。」

「我早就料到你是幹什麼的，年輕人!我曾經發過誓，爲了保護我的兒子不惜犧牲我的老命，但是，我却不敢對抗你。」

「爲什麼?」

「就是怕你方才所說的，揹上一門皆盜賊的臭名。」

姚泉道：「老先生!你是否誠心想挽救你的兒子?」

「每一個作父親的都有這種誠心。」

「那麼，我倒願助你一臂之力。」

「哦?」

「話要說回來，也等於是請你助我一臂之力。」

「明說吧!」

「去說服令郎，要他携贓投案。這樣有兩個好處：第一，江湖上不會喧騰；第二，他還有自新的機會……」

「唉!」周青山一聲浩嘆，語氣沉重地說：「你以爲我沒有試過?沒用，他根本就不聽。我比你更了解我的兒子。」

「老先生見過他?」

「他是我的兒子，我怎麼沒見過?」

「我是說在南京。」

「也見過。」

「那麼，他在什麼地方你是知道了?」

「年輕人!你問得眞傻，就算我知道，我會告訴你嗎?其實，我並不知道。」

「他今晚必會露面……」

「年輕人!我們的話題扯得太遠了，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保留令郎的自尊?」

「不是保留他的自尊，他的自尊早在他自己的脚下踐踏碎了，我只是要求你保全一個作父親的尊嚴。」

「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換句話說，也就是保全令孫女的尊嚴。」

「是的，」周青山深深一揖，「如蒙成全，老漢感激不盡。」

「令孫女的自尊我會設法保全，她的生命由誰去保護?」

「請放心，姓劉的動不了她一根頭髮。」

「告別!」姚泉再也不敢多談下去，時間已很緊迫。

× × ×

茶館沒有開門，也沒有亮燈，姚泉毫不意外，指望丁三那種人守信，無異是緣木求魚。但他又不能不來。手一推，門就開了，是虛掩着的。座上還有茶具沒有收拾，顯然是倉促離去的。

姚泉往後走，沒有見到一個人，他想：丁三逃走，連所有茶館裏的人都帶走了，讓他連個問話的人都找不到，眞够絕!

才走過茶座，進了後院，姚泉就發覺自己的想法錯了：他的脚絆着一樣東西，感覺告訴他，那是一具屍首。

身胚很大，不是丁三。

接着，他又發現一具。

丁三在那間密室中不是活的。

致命傷是胸口一刀，刀已拿走，只餘下一個血窟窿，血液還沒有凝結，下手的時間並不太久。

姚泉感到一陣寒意，兇手很歹徒，一門三屍，殺盡斬絕，是誰?是誰?是誰?……姚泉站在茶館門口一直想這個問題。

在房簷上跳下一個人來，是小高，或者姚泉早已知道是小高；或者他不在乎是誰，因此他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

「我猜你一定會到這兒來……」

「小高!你到那兒去了?」

「別提啦……」小高把他被唐淑蕙耍弄以及被藍士良攔阻的事說了一遍。

「藍士良呢?」

「被我敲昏了，不到下半夜醒不過來。」

「帶我去看看。」

小高立刻帶領姚泉來到藍士良被他擊昏的地方，藍士良却已經不見了。

「咦?」小高大感詫異。

「小高!我一點也不感覺意外，因爲他在不久之前還殺了人。」

「我明明把他敲昏了喲!」

「藍士良是敲不昏的。」

「這……?」

「小高!別東猜西疑了，趕快到九龍橋附近去埋伏，注意我的行動。」

「你呢?」

「我還要去看看一個人。」

「看誰?」

「張鐵嘴。」

小高似乎還想說什麼，但他並沒有說出來，就匆匆走了。

姚泉的步履雖然很快，却很穩，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大雜院很靜，雖然天氣很壞，大夥兒還是要出外找生活，這兒幾乎沒有留下一個人；當然，張鐵嘴應該還在，他的傷勢還不宜走動。

周家的門沒有鎖，裏面有人在，自然不會鎖。張鐵嘴不是囚犯，這裏也不是囚房。

張鐵嘴的確還在，姚泉此行並沒有撲空。他取火點燃了油燈，張鐵嘴以略帶訝異的目光望着他，輕輕地說：「我沒有想到你會來。」

「爲什麼?」

張鐵嘴道：「我猜想你今夜一定很忙，大家都很忙。」

「不管多麼忙，我都應該來看看你的傷，你是我的病人，我有責任。」姚泉很認眞地檢查張鐵嘴的傷勢。「你復原得很快，再過三、四天，創口就可以結疤了。」

「那是因爲你的醫術高明，藥也好。」

姚泉很細心地將張鐵嘴的創口包好，在他身邊坐下，緩慢地說：「張先生!我想請你替我測個字。」

「問什麼?」

「問我今晚的禍福。」

「這……」張鐵嘴的口氣非常猶豫。「最好不要測這個字。」

「爲什麼呢?」

「今晚我的心情不寧，測得也許不準，再說，禍福之間只有一綫之差，萬一你以我的話爲行動的準繩，若有差池，我的責任，就太大了。」

「那麼，我想請教幾個問題。」

「哦?」

「能說的就說，不能說的絕不勉强。」

「沒有什麼不能說的，只怕我不知……」

「你方才就說過了，我今晚很忙，因此時間不多，只能長話短叙。」說到這兒，姚泉的語氣突然一沉：「藍士良拿什麼逼你，使你非得任他擺佈不可?」

「那有這回事?」張鐵嘴顯得非常驚訝。

「張先生!」姚泉很溫和地說：「你不必隱瞞，以你的人品，學問，都不應該和藍士良那種人同流合污，我猜想，你一定是被他逼迫。我開門見山地問，不是追究，而是想帮你的忙。」

「姚先生!」張鐵嘴嚷了起來：「這是誤會，一定有人從中撥弄，我跟藍士良絕對沒有任何來往。」

「張先生!我方才就說過了，問由我問，你儘可以不答，我絕不勉强你。那麼，我麻煩你傳一句話怎樣?」

「傳給誰?」

「當然是傳給藍士良。」

「我……」

「張先生!請你告訴他，趕快跟我開誠佈公地談一談，要不然，他就看不到明天早晨的太陽。」

「姚先生!如果這句話很重要，那一定會誤事。第一，我躺在這兒不能動；第二，我就算冒着傷口迸裂的危險去找他，也未必找得到啊!」

「張先生!」姚泉站了起來。「我是請求你帮我傳這句話，傳不傳你有權決定；找不找得到他，又是另一回事。好，我走了!」

他只轉過身子，並不邁出他的脚步，他似乎早已料到他一時還走不掉。

有人封住了他的去路，他自然走不掉。

那是兩個執槍的大漢，當他們向左右一分，讓出一條路來之後，藍士良出現了。

「姚泉，」藍士良陰冷地說：「這一次你再走不掉啦!」

「哦!」

「人無傷虎心，虎有害人意。你要我在明朝日出之前就死，我爲了看到明天的太陽，不得不殺死你。」

「原來你在暗中已經很久了。」

「我知道你會找丁三，所以在他的茶館等你。」

姚泉冷冷道：「藍士良!你實在不够資格作一個老大。」

「我作老大已經作了許多年了。」

「今晚結束你的老大生涯。」

「就憑你，一個垂死的人?」

「藍士良，你們三個人在暗中跟着我，我會不知道?張先生是個讀書人，他不可能跟你這種人有交往，我爲什麼要一口咬定他和你有連繫?爲什麼一定要他傳話?是想將你引出來，與其在重要的時刻，你突然冒出，不如在這無關緊要的時候，將你引出來，你難道還不明白?」

「現在我出來了，你又怎麼樣?」

「問得好!」姚泉一直都面帶笑容，此刻突地將笑色一收，厲聲道：「我要你約束你的手下，收束你的野心，乖乖站到一邊去，不要碍我的事。」

「哈哈!」藍士良發出一聲乾笑。「我再也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不知死活的東西了。」

「藍士良!如果你稍有頭腦，就該想一想，我明知你帶人在暗中跟着我，我不逃，不避，反而引你出面，若非我有絕對把握，我會這

樣作嗎？」

藍士良不禁一楞。他瞇起眼睛打量姚泉，看看他是否在唬人；姚泉的神態實在太鎮定，任何人都看不出他肚子裏有篇什麼文章。

看了許久，藍士良才吁了一口氣：「嗨——你眞能唬人！你剛才說，要我站到一邊去，別碍你的事，我能不能問問你要辦什麼事？」

「你一定要知道？」

「很想知道。」

「公事。」

藍士良深深吸一口氣，一時沒有說話。

「藍士良！我不妨說得更明白一點，到南京來是爲了辦案：是我轄區內所出的案子。你在南京作了多少違法勾當，那不關我的事。不過，你最好不要逼我請那些本地吃公事飯的朋友出面，他們一出面，你就有痲煩了。」

「如此說來，你和他們有連絡？」

「當然，這是規矩。」

藍士良轉頭向他身旁兩個大漢打了一個眼色，那兩人立刻退了出去。不多久，兩人又去而復返，一左一右地向藍士良咬耳朵。藍士良的臉色微微一變。

「姚泉！這座大院裏裏外外都有人，是你佈置的？」

「他們隨時都跟着我。」

「哦！」藍士良笑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還能笑，實在有一點兒功夫。「看來我是非跟你和解不可了。」

「不是和解，是讓步。」

「讓到什麼程度？」

「讓得使我見不到你的影子，聽不到你的聲音。」

「如果我不讓？」

「你應該知道後果，就憑你殺何方箕，丁三這兩條罪名，即可處死。」

藍士良嘿嘿連聲地獰笑起來：「姚泉！就算你是官府中人，他們向着你，也不至於聽你信口開河，處死一個人總得要點證據啊！」

「有。」

「拿來。」

「藍士良！我到你那兒當什麼管事，不是沒有目的的，我在你房裏找到一把短刀，那把短刀與何方箕的刀相同，也與丁三的劍口脗合……而且，那種刀我這兒有兩把，另一把是從張鐵嘴背上拔出來的。」

張鐵嘴驚異地說：「原來是你要殺我，爲什麼？爲什麼？」

「張先生請安靜，」姚泉安撫了張鐵嘴，又轉過頭來說：「兩條半人命，藍士良！只怕你揹不動啊！」

「姚泉，你少得意，你無法證明那兩把刀是我的。」

「眞的嗎？」

「當然。」

「那種刀你一共有十把，放在那兒我全淸楚，現在你已來不及掩藏了。」

藍士良不再開口，甚至不再呼吸，說不定他的血液都在這一瞬間停頓了。

一陣冗長的靜默之後，他才說了話：「姚泉！你的話算數嗎？」

「絕對算數。」

「好！我澈底讓步。」

「慢點！你讓步後，死罪是免了，但活罪仍難免，何方箕，丁三不是好人，該殺，張先生可不是壞人。所以你最好還是戴罪圖功。」

「姚泉，你是得寸進尺，步步緊迫。」

「藍士良！如果我是你，就一定會逆來順受。」

「好！如何戴罪圖功？」

「提供一點消息。」

「問吧！」

「你的行動是受何人所托？」

「唐老三。」

「哦！難道周海通不知情？」

「不知。」

「你是說，唐老三想獨吞那票紅貨？」

「不能算是獨呑，我也還要分。」

「這我就不明白了，與周海通是一人一半，跟你也少不得是一人一半，結果完全相同，唐老三何必自找痲煩？」

「其中自有不同之處，事成後周海通會殺他……」

「難道你就不會？」

「最少唐老三不知道。也許他知道，而他却自以爲有法子對付我。」

「最後一個問題——唐老三在何處？」

「確定的地方我不知道，不過，他今晚一定會露面。」

「你能肯定？」

「能。」

「爲什麼？」

「因爲劉鐵軍要和他交易。」

「那麼，紅貨是在唐老三手裏了？」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由於周海通的名氣太大，携帶不便，紅貨是由唐老三帶到南京來的。」

「別拿周海通當傻子！他如果沒有把握捏緊唐老三的領子，他會跟唐老三合夥搭檔？」

「周海通要的是狠，唐老三要的是巧，狠鬥巧，總是要吃虧的。」

「現在我沒有時間跟你談這些因果問題，我只有一個要求，在周海通和唐老三鬥起來之前，我要和唐老三見一面。」

「不可能。」

「你回答得很乾脆。」姚泉話中已有點奚落的意味。

但是，藍士良似乎沒有聽出來，還自豪地說：「我本來就是一個乾脆的人。」

「你沒有想到，這『不可能』三個字，也將你的命運註定了。」

「我不明白！」

「那麼，我就說得更明白一點，你一轉身就會鎖鍊加身。」

「姚泉！你在嚇唬我？」

「絕不。你不相信可以試試看。不過，王法二字是沒情面的，一旦加上，就難卸下。」

「姚泉！你不是要我讓步，而是要我投降了。」

「如你定要用投降兩個字我也不否認。」

姚泉的語氣非常凝重：「今晚我很忙，還要千方百計和你打照面說廢話，總要有點收穫。」

藍士良非常憤怒，但他迫於情勢，只有抑壓在胸，良久，他才說：「姚泉！有許多事情明知不可爲，逼迫仍是不可爲，我實在辦不到這件事。」

「你能爲我辦什麼？」

「老實說，我並不喜歡替你辦事，帮你的忙，就等於拆我自己的台。」

「那麼，你留在這裏，爲我照顧張先生，藍士良！你已走不掉了，若是不信，你不妨請他給你測個字。」姚泉說完之後，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

「姚泉！」藍士良叫住他，只是轉身子，並沒有向前行一步，顯然，姚泉的話對他已發生了震懾作用。

「還有什麼事？」

「你讓我試試怎麼樣？」

「試什麼？」

「去找找唐老三，也許……」

「你想趁機離去？」

「不管怎麼樣，我大概都跑不脫你的掌握吧。」

「藍士良！我的掌握不够大，天理的掌握才够大，就算你能躲掉我，也躲不掉王法，你也躲不過天理。」

「我明白。」藍士良低着頭，一副澈底悔悟的模樣。

「你明白就好，多久能給我回話？」

「半個鐘頭以內。」

「好！我在九龍橋頭等你，若是能找到唐老三，你不但有功，而且還作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　×　×

周雪姑很有耐性地在等，一盞孤燈伴着她，而她並不寂寞，因爲她心中一直想像她父親的模樣，很老嗎？還是年輕力壯？還是……？

她知道這裏不是劉鐵軍的家，而且這裏也不像一個家，這裏似乎從來沒有人住過，潮濕而陰冷，桌椅也全是灰塵，她很想到屋外去走走。

但是，當她剛走到門口，黑暗處就响起一聲冷喝：「周姑娘！妳最好回去坐着。」

「怎麼啦？」周雪姑有些惱：「我在外面走走的自由都沒有麼？」

「周姑娘！妳和劉老大有約定，現在妳是被刦持的人，被刦持的人當然不能自由自在地行動。」

周雪姑心頭有數，劉鐵軍一定另有花樣。管他玩什麼詭計，我的目的是要見見爹，爹闖蕩這麼多年，一定分得出誰好誰壞，姓劉的佔不了上風……。

外面傳來了脚步聲，打斷了周雪姑的思念，她傾聽，是一個人：怎麼？爹沒有來？

「誰？」有人沉聲喝問。

沒有回應，却响起了撲擊聲，不時夾着幾聲低呼，很快地又靜止了。周雪姑這才發覺來人並不是劉鐵軍。

她想熄燈，也想躲避，在她還沒有決定如何應付之前，人已經進來了。是姚泉。

她知道姚泉不是壞人，但她現在却有點恨他，今晚之約他曾經贊同和鼓勵，而現在他却將這個約會破壞了。

「快走！」姚泉向她招手。

「我還沒有見到爹。」她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妳爹不會來。」

「你怎麼知道？」

「離開這裏我才告訴妳。」

「我不走。」

「不走！」姚泉疾聲說：「爲什麼？待一會兒姓劉的回來想走都走不成了。」

「姚先生！我本來還信任你，現在，我任何人都不相信了。」

「周姑娘！妳不信任我？」

「嗯！你昨晚曾鼓勵我來赴姓劉的約會，現在又來破壞，誰知道你居心何在？」

「我昨晚不了解姓劉的動機，現在已經明白。」

「能不能告訴我？」

「當然可以。劉鐵軍想以妳的生命爲要挾，逼妳的父親屈服。」

「你呢？」她逼視着姚泉，兩道目光像是兩把刀。

「我？」姚泉不禁一楞。

「爺爺說，除了你之外，誰也不能把我爹怎麼樣。」

「他老人家太抬舉我了。」

「爺爺還說，你是個吃公事飯的。」

「哦？」

「看樣子也像……嗯！你要把我爹怎樣？捉去關監？還是殺他的頭？嗯……」

「雪姑！妳年紀還小，有許多事妳都不懂，走吧！這裏不能再躭擱了。」

「我不走。」周雪姑很堅持。「錯過今晚，只怕再也見不到我爹了。」

「雪姑！我保證妳能見到，行不行？」

「保證？」周雪姑的語氣很冷：「是屍首？還是囚犯？」

「雪姑！不要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信任我，妳絕不會上當吃虧。」

「爺爺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不可相信，一種是儀表不凡的年輕人，一種是吃公門飯的人。你正是這兩種人，我不敢相信。」

姚泉嘆口氣，雙手高舉輕輕拍了一下。立刻有人從暗中一縱而出，是龍少雲。

「龍兒，把你方才所見所聞，說給周姑娘聽。」

「我跟着劉鐵軍，他去了城外……」話才說到一半，龍少雲的身子突然向旁一閃。一柄飛刀，篤地一聲揷在龍少雲對面一棵柱上。

幾乎同時，姚泉已經彈身而出。周雪姑雖不知對方是何許人，但她私心却認爲暗殺行爲最卑鄙的，所以也跟着姚泉追了過去。

在這幢小屋之前，有一個樹林，周雪姑在穿過樹林之際，突然有人抓住了她的手腕，她的速度够快，有人能抓住她，委實使她吃了一驚。

左掌正要揮出，驀地一聲沉喝，道：「雪姑！」

轉頭看，原來是她爺爺。她還沒有來得及張口，周青山又接着低喝：「不要叫！」

周雪姑壓低聲音問道：「爺爺！您來多久啦？」

「很久很久了。」

「哦！我一出門就跟上來了？」

「嗯！我放心不下。」

「爺爺！我想問……」

「什麼也別問。」

「不！我一定要問，姚泉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他應該是好人，但是在我們周家的眼中，他却是壞人。」

「爲什麼？」

「因爲他是要將妳爹送上法場。」

「爹犯的罪有那麼大嗎？」

「十惡不赦。」周青山輕拍着周雪姑的頭。「雪姑！我也要問問妳，如果妳發覺妳爹和姚泉對抗，或者妳爹處在困境的時候，妳會帮妳爹嗎？」

「我一定會帮他。」

「爲什麼呢？」

「因爲他是我爹。」

「雪姑！這實在是個難評是非的問題。不過，我只能袖手旁觀。」

「爲什麼呢？」

「妳帮他，是爲了盡孝道，而我就不同了，明知自己的兒子爲非作歹，還要帮着他，天下那有這種不明是非的混帳老子？」

說到這裏，只見黑影一閃，姚泉突然出現在他們祖孫二人的面前。

「周老！」姚泉的語氣很冷，措辭却很客氣：「你來此很久了？」

「嗯！」

「可曾見到令郎？」

「沒有。」

姚泉道：「那麼，可曾見到方才投擲飛刀的那個人？」

「見到了。」

「是誰？」
「劉鐵軍。」
姚泉的語氣表現了明顯的惱怒：「周老！你剛才從那邊來，應該看見了劉鐵軍的卑鄙行爲。」
「我是看到了。」
「爲何你不阻止？」
「我因何要阻止？」
「因爲那是謀殺的行爲。」
周青山無言，周雪姑搶着說：「姚先生！也許我爺爺來不及阻止。」
姚泉並沒有去理會她，仍然沖着周青山說話：「周老！有件事，我不該講，但又不得不講。」
「你儘管講。」
「你的行爲不够光明磊落。」
「哦？」
「你無病裝病，郍爲的是什麼？」
周青山道：「姚泉，其實你的行爲也不够光明磊落。」
「哦？」現在輪到姚泉發楞了。
「你既然早已看穿，爲什麼不說破？」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秘密……」
「年輕人，今晚上你說了許多話，這一句才是最中聽的，每個人都有說不出的秘密，但是我老漢所有的秘密都在你眼裏了，年輕人，就算你是吃公門飯的，有公令在身，也犯不着逼人太甚啊！」
姚泉語氣緩和下來：「老先生，我知道你是好人，老實說，作父親的，偏袒自己兒子也沒有什麼不對。不過，令郎積案如山，你也偏袒不了，如果你置身事外，不但使我方便，卽使令郎……」
「好了，不要再說下去……」周青山轉過頭去，對周雪姑說：「雪姑！咱們連夜囘山東去……」
「爺爺……」
「雪姑！咱們走，妳沒有爹，只有爺爺，我沒有兒子，只有孫女兒……」
「爺爺！」周雪姑涕淚交流，撲進了周青山的懷裏。嘶吼着：「我一定要見見爹，不然我這一輩子都不會甘心。」
「雪姑！」周青山也是老淚縱橫。「不要再說了，咱們走吧！爺爺也是想讓你們父女倆聚一次，但是，看情形似乎是不可能了。雪姑！任何事都不能勉强，走吧！咱們囘去。」
這時，龍少雲也囘來了，他站在一邊，沒有插嘴。
姚泉問道：「沒有追上？」
「沒有。他的輕功倒不錯。」
「你去九龍橋那邊接藍士良，要他到這兒來，我和周老先生說幾句話兒。」
龍少雲很聽話，沒有問理由，也沒有停留，立刻掉頭而去。
不等姚泉開口，周雪姑就搶先着說：「姚先生，你難道不能給家父一個機會？」
「我正想談這件事。」姚泉緩緩地說：「周老先生，有一個人知道令郎的藏匿處，你去和令郎談談，如果他願與我合作，或許可免一死。」
「死罪雖免，活罪難逃。」
「是的，囚禁是免不了的。」
「他絕不會幹的。」
「你可以勉强。」
「海通是任何人都無法勉强的。」
「周老！」姚泉娓娓地說：「有一句話，身爲晚輩的我實在不敢說，但又不得不說，如果你眞想帮助令郎，應該從這一方面去帮助他，使他獲得認錯的勇氣，使他了解唯有……」
「年輕人！」周青山喟嘆地說：「我明白，可是，我無能爲力，因爲我自己就缺乏這種勇氣。」
「周老，我不懂你這句話的意思。」
「我沒有勇氣面對海通。」
「爲什麼？」
「他所以有今日，完全是我的責任，我沒有好好的教育他。」
「爺爺！」周雪姑插嘴說：「我想跟姚先生談談，可以嗎？」
「好吧！」周青山點頭答應之後，轉身離開。
「姚先生！」周雪姑的語氣很穩定：「我想知道，你要我爹怎樣作？」
「帶着那批贓物，和唐老三投案。」
「到那裏投案？」
「找我就行。」
「你說，有人知道我爹的匿身之地？」
「是的。」
「誰？」
「這你不用問……」
「我不是打聽，而是要請他帶我去見我爹。爺爺沒有勇氣，我有。」
「但是，妳去，沒有妳爺爺去管用。」
「你是說，我爹不會聽我的？」
「他甚至不會見妳。」
周雪姑悻悻地問：「姚先生，你何以說得如此肯定？」
「事實擺在面前。」
「什麼事實？」
「劉鐵軍自以爲以妳爲要挾，妳爹就會見面，其實妳爹根本就沒有理會……」
「你怎麼知道？」周雪姑吼了起來。
「姑娘最好平靜一點，剛才劉鐵軍一個人去，一個人囘，令尊並沒有跟他來。」
「也許姓劉的沒有找到我爹。」
「姑娘，妳的心太純良了，妳永遠無法了解一個黑道人物心裏的想法，如果令尊肯爲他的父親，他的女兒想一想，他就該勇於出面，向王法認罪。」
「我想他會這樣作，只要我能見到他。」
「最重要的，我要讓令尊知道有一個嚴重的危機正逐漸包圍他。」
「哦？……」
「他的合夥人唐老三巳經勾結當地的勢力要陷害他，只因爲那批贓物太具誘惑力了。」
「那麼，你更應該讓我去見見他，由我去對他說。」
「姑娘，如果妳能說服妳爺爺跟妳一起去，那一定更有效果。」
「我去試試看。」周雪姑緩緩向她爺爺站立之處走去。
姚泉在笑，笑得很神秘，也笑得很開心，天色太黯，除他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他在笑，眞的嗎？
「姚泉！你笑什麼？」一個冷冷的聲音響自他身後。
「你應該知道我在笑什麼。」奇怪？姚泉並沒有吃驚，他站立的姿態也沒作絲毫改變。
「你以爲你的策略很成功？」
「至少我的話巳經將你吸引過來，原先你離我很遠，現在你巳站在我身後。」
「距你愈近，你也就離死亡愈近。」
「我相信，但你不會那樣作。」
「何以見得？」
「你好比一個行走在沙漠中的人，我是一處泉水，你爲了活下去，大概不會用沙土將這座泉水掩埋，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哼！你的口氣眞大。」
「事實上我確是你活命之泉。」
（下期續完）④

湖海英雄譜／雲山·文 盧令·圖

高青勇挫山東豹

一塊護爐瓦 誘傷仇敵睛

舊日在廣州西瓜園前的一塊空地，經常有人賣武。
本來在城內各處都有空地可以賣武的，但因西瓜園的空地，特別闊大，曾經有幾次給大馬戲班在該處表演，吸引了觀衆，還有一次是由拳師顧汝章，用鐵沙掌拍死一頭高大的西利伯亞名駒，此事哄動一時，事情發生之後，就算那個地方沒有馬戲班表演，只是看見幾個拳師分區賣武，也會引起走路的人發生興趣，站着看看。
無形中該處就變成了政府准許賣武的特殊地點。
由於西瓜園前面的空地够闊，可以容納六七檔賣武的拳師，各有各揾食，本來他們不會生爭吵的。
可是，看熱鬧的人太多了，有時一個拳師偶然跟甚麼人吵起來，便會發生打架，很少拳師在該處賣藝是單人匹馬的，起碼帶了三幾個徒弟，因此之故，不打則已，一旦動武，便有許多人打架，甚至十個八個人纏在一起打鬥，愈打愈起勁。
能够從許多人中間殺出一條血路來，此後那個賣武的拳師就聲名更响，這種情況，自然會發生作用，刺激一拳部份師稍爲有些芥蒂就打起來。
單對單的打鬥，也能够施展甚麼絕招，擊敗對方，要是一個人打十幾個人，或者發生混戰，那就不同了。
這傢伙必須捱得起打，而且發拳沉重，眞的可以一拳就把對方打到倒地打滾，這才能够突圍而出，實情如此，綽號山東豹的拳師「秦山東」受人重視，因爲他確確實實多次拳打脚踼，殺出重圍。
秦山東高五尺十寸，渾身肌肉，一條條突起來，如果他鼓足了氣勁，就算用鐵鉗也沒法鉗得住，既然他的體格特別雄壯，拳大如斗，就算沒他有武功，跟普通人作戰，一個打幾個，仍是穩佔上風的，何況，他眞的是有些武功呢？
故此他在當地橫行無忌，再又因爲他落場表演，自稱是豹拳的掌門人，這個名稱十分新奇，有些刺激，更加使人刮目相看。
少林拳最出色的一套就是十形拳，包括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其中有幾套拳脚已失傳。
至於豹拳，一般人對它只是畧有所聞，從來沒有人能够把整套豹拳打出來的，懂得虎形或是龍形拳的拳師就非常多，因此之故，秦山東在西瓜園前面的空地賣武，自稱懂得豹拳，揮拳踼脚，非常有勁，看熱鬧的人，不知道是否眞的有豹拳這一種拳脚，往往聚着圍觀，於是愈看就愈加有興趣，不消說，他的跌打藥也就更加暢銷。
本來一個江湖賣武的人，得到很多看熱鬧的朋友捧場，値得自豪，可是，這種情況，有時會發生痲煩的，因爲聚着圍觀的人太多，等於收窄了圈子，賣武的拳師有時打得起勁，想直衝過去，又怕打傷別人，反之，圈子愈來愈細，很難收步，便覺得乏味，因此之故，賣武的拳師就多數練過飛鉈，還未表演拳脚，先行把飛鉈向看熱鬧的人那邊抛出，又再收回，借此做成一個相當闊的圓圈，以後就限制他們不

能夠越過那一條綫，否則，再用飛鉈連續發出，一收一放，嚇嚇他們，盡量使那個賣武的圈子保留原狀。

那種飛鉈的名稱雖然叫做鉈，實際上卻是竹筒形的，形狀大小任由那個拳師選擇，它的末端一定有一條相當粗的繩子，繩的末端就握在拳師手中，憑着這一根繩子，那個飛鉈就不會脫手而飛，打傷別人。

因爲飛鉈必須繩子，那一條繩子又不能夠太過粗大，故此，拳師使用飛鉈向那些人拋擲出去的時候，就有時會碰壁，萬一飛鉈錯手，打到甚麼人的身上，對方勃然大怒，很容易就會抓住飛鉈把繩子截斷，倘有這種事情發生，當然會打架。

時值夏季，天氣炎熱，靠近黃昏，在西瓜園前面的空地之上，幾帮拳師分區賣武，秦山東正在抓住飛鉈向人叢那邊拋出，想嚇嚇他們，跟着扭旗扭槍的徒弟就打鑼助興，一向如此，他已經玩慣了飛鉈，簡直沒有注意到那個飛鉈究竟打到甚麼地方，只是循例把它拋出，又再收回，另拋第二次，僅此而已，那天恰當有事，他用飛鉈拋擲到右邊去的時候，一收一放，十分暢快。

忽然之間，覺得手上空空洞洞，定神一望，才知道那個飛鉈已經給人截斷，不覺怒火攻心，趨前一望，才知道有三個人站在人叢中最前的一綫，其中有一個人又高又瘦，飛鉈就在他的掌心裏。

秦山東綽號山東豹，一向恃勢凌人，拳腳十分厲害。

他向那個人瞪了一眼，怒吼一聲，便即嚴詞質問，他以爲此人定是想踢盤，然後這樣做，怎料對方很冷靜的說：「我是無意弄斷你的飛鉈的，因它拋到我的眼前來，偶然我給人在背後撞了一下，我迫於用手接住，就像接住一個飛鏢，你應該看得見，你卻無動於中，把它收回，兩種力量互相牽引，於是，繩子截斷，那是出乎意外的，並非我想找你的麻煩。」

說完，他就把手裏的飛鉈拋過去，希望對方接住。

此人並非尋仇，拋出飛鉈之際，十分輕鬆，當然秦山東是可以用手接住它的，照理他接住了飛鉈就算數，可是，秦山東一向自負，只有他打人，不會受人欺負，那時他剛剛接到飛鉈，就有一股無名火，從心上湧起，順手把飛鉈向前拋出，看做飛鏢，同時大喝一聲，道：「滾開！」

兩人相對只有五六尺，飛鉈快如閃電，照理是不容易躲閃的，想接住飛鉈，更困難，看來這傢伙一定給飛鉈打傷了，怎料他的身形手法，非常快速，只是向側微微一閃，飛鉈已經從他的身邊穿過，打中圍觀者當中的另外一個人，登時聽到慘叫一聲，大概此人已經身受重傷。

賣武的人靠觀衆買跌打藥謀生，怎可以這樣容易動火，胡亂的把飛鉈做飛鏢，出手傷人呢？

因此，那個高瘦的漢子忍不住，索性標前兩步，大聲說：「山東豹，你不配在這地方賣武，這回輪到我說了，我叫你滾開！」

秦山東看見自己的飛鉈打傷了人，雖然心中有點慌張，但因這傢伙無理取鬧，斗胆捋虎鬚，向他指責，他就不再理會受傷者會發生怎樣的效果，集中精神對付那個漢子，當時他大喝一聲，即採取攻勢，飛撲過去，人到拳到，向這傢伙兜心一拳。

此人姓高，單名一個靑字，本來是戲班裏的小武，他本人苦練高家拳多年，自信拳腳上面有些斤両，不怕對方體型高大，雖然他並非有心踢盤，更加無意在空地上賣武，但因秦山東咄咄迫人，他忍耐不住，便弄假成眞的打了起來。

看熱鬧人很喜歡看到拳師打架，自然而然的圍在一起，騰出一個小圈子來讓他們打得更加起勁，至於受到飛鉈打傷的人，另有別的拳師把他扶開，用跌打藥急救，於是，所有人都集中在那處去欣賞他們兩人作龍虎鬥了。初時高靑並不吃虧，能夠跟他打個平手，打了三十個回合之後，他就有些屈居下風了，原因是他所發的拳不夠毒辣，雖然閃避得好，而有幾拳打中秦山東的身體，但非是要害，對方不過晃了一晃。

至於他自己，卻逐漸覺得走下風，此時他如果有自知之明突然跳出圈子，那就不會打輸，或者揮手叫其餘的兩個朋友合力作戰，三個打一個，也許會反敗爲勝，可惜他的英雄氣概太過强，不肯這樣做，到了他已經走下風的時候，忽然對方一輪急攻，一拳向他胸部正中直衝過去，打到他倒地打滾，而且唇角有血流出來，顯然傷及內臟。

秦山東贏了這一場仗，仍然不肯罷手，多走兩步，提起右腳來想向高靑的後心使勁的踏下去。

就在這時，高靑同行的兩個戲班朋友，拚死相救，一個飛躍過來擋住他的腳，另外一個卻施展神仙摘茄的一招，向對方的下體進攻。

因爲有人攔腰殺出，秦山東不敢太放肆，索性把那一腳向搶救的人踢去，這傢伙雖然受傷，但卻救了高靑一命。

至於另外一個向他下體進攻的人，竟給他一個橋手劈下，跟住一招霸王敬酒，向他的下領撞上去，此人慘叫一聲，整個飛開六七尺然後跌下。

三個人都受傷了，秦山東哈哈大笑，他心滿意足，不想再鬥，轉身走開賣武的圈子裏，當時有另外一些拳師看不過眼，雖然他們知道自己敵不過他，不敢挑戰，但仍結集幾個人的力量，一齊衝出來，把地上呻吟吐血的三個傷者抱起，向大街那邊走避。

秦山東繼續賣武，簡直沒有把剛才的打鬥看做甚麼一回事，在他的眼中，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表演，他沒有繼續追打，同時，看熱鬧的人故意重重包圍，表面上看來好像欣賞他的武功，實際上卻是掩護那些拳師把傷者抱開，總算有點人情味。

高靑和兩個同伴被送到醫院急救，當時就脫離危險時期，但卻需要躺在醫院裏面養傷，經過三幾天然後出院。

那二個同伴的傷勢不很嚴重，出院之後，就返家歇息。

他們根本在江湖上沒有名氣，爲搶救朋友的性命，捱了一拳一腳，認爲値得，沒有尋仇的意思。

至於戲班的小武高靑，他就不同了，一來當衆被辱，十分丟臉，二來他無緣無故的給人打傷，總是含在恨心的，他的傷勢剛剛告痊癒，就想報仇雪恥。

如果他親自出馬向秦山東挑戰，必然鬥不過對方，根本上他沒有受傷，已經打贏，何況自己又受了傷，剛剛治癒呢？那是很不智的，反之，他想拜托甚麼拳師挺身而出，替他找山東豹算賬，卻又想不起甚麼人能夠有把握取勝，再又因爲高家拳下的武林高手都是沒有靠拳腳謀生的，不肯出頭替他報仇，而且他們也沒有把握打贏山東豹，想來想去都想不通，高靑不覺長嘆一聲。

當時他在八和會館居住，那個地方有許多班中的文武小生和丑生等同在一起，沒有戲做的時候，就在該處休息，耍樂，有一個班中跌打醫生姓梁，他聽到高靑嘆息之聲，知道他前

幾天發生的遭遇，便走近對他說：「靑哥，做人要看開一點，何必長嗟短嘆呢？」

高靑望了他一眼，說：「我渴望報仇，卻又無法找到武林高手替我出戰，至於我自己，目前還是養傷，怎能一戰呢？如果我必須養好了傷勢，學些絕招，然後出擊，起碼隔半年過外，到時山東豹恐怕不在這個地方搵食了，因此之故，我認爲很難報仇雪恨，故此，心裏十分不舒服。」

梁醫生好像有話要說，卻又不想說，嘴唇動了一下，沒有開口。

高靑十分聰明，立刻很誠意的懇求他指點指點。

還說他打敗，即是戲班師傅打敗，太丟臉了。

他多次懇求，梁醫生想了想，終於忍不住，說：「山東豹自稱是豹拳的高手，豹拳是十形拳裏面的第四位，上邊還有些拳腳是壓倒它的，龍、蛇、虎、豹，你有沒有聽見過蛇拳的高手梁蛇先生呢？」

高靑苦笑一下，說：「就算有高手指導，我也無法即時練習得來，不過，你提醒我才知道蛇字行頭，豹字跟尾，可見蛇拳能夠克制豹拳的，如果你能夠介紹我認識梁蛇師傅，我就感激不淺。」

梁醫生壓低聲說：「梁師傅以前設館授武，現時已經超過花甲之年，只靠跌打度活，不再談及拳腳了，但因現在你的緣故，我可以介紹你認識他的，不瞞你說，他就住在隔壁。」

竟有這樣湊巧的嗎？當時，高靑聽了心上一喜，身上的傷勢好像化爲烏有，當時就由梁醫生帶他到隔壁第五間屋拜見蛇拳的高手梁蛇師傅。

梁師傅初時不肯答應拔刀相助，後來，梁醫生說出山東豹如何蠻橫，而礙着戲班面子的關係，他然後點首允肯，很鄭重地說：「我有一條妙計，保證能夠擊倒山東豹，不管他施展的是那一招，就算你仍然身上帶傷，仍然必操勝券，但是要你忍痛一會，未知道你的意下如何呢？」

不消說，高靑自然是滿口答應的。

梁醫生知趣，以爲他們兩人有密談，便即拱手告辭。

梁蛇送客出門，回到大堂裏面，對高靑說：「聽說豹拳已經失傳，不見得山東豹學習得到，你試把當日如何給他擊倒的情形詳述一遍，讓我細心研究，假如他確是很難戰勝，便要用毒手對付。」

高靑聽了，低頭一想，說：「我跟他交手，因他的氣力較强，渾身肌肉十分發達，拳腳難傷，故此我步步躲閃，他沒有機會正面出擊，我也想等候到最有份量出招出擊的時候，才傾全力撲攻，因此，剛剛交手我就採取守勢，打了很久，他忽用牛角捶向我左右兩邊額角撞擊，雖然來勢兇猛，但卻不難應付，我施展高家拳的金較剪那一招，雙手撥開，隨即用雙掌向他的頸子左右兩邊斬下去，照道理說，用金較剪破牛角捶，那是很高明的，殊不料他這個牛角捶，只是誘敵之計，並非眞打，雙拳剛剛打出，立刻收回，而且，身子向下一沉，於是，我的金較剪落空，那時，我的一雙手在較高之處，必須收回然後能夠保護自己，我還沒有把它收回，貼身保護中上路，他已經變招出擊，右手由低處放橫，向上提高，一隻手就架起了我的兩隻手了，我變成中部空虛，他的左拳。閃電出擊，一拳打中了我的胸部正中，因此倒地吐血。」

那一拳實在打得沉重，出手毒辣，無怪高靑含恨於心。

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出來，他還是滿臉怒容，恨不得即時要把山東豹吃掉。

梁蛇聽了，說道：「他施展的一招叫做黑虎偷心，並非屬於豹拳，而是屬虎拳，看來他的豹拳只是瞎說一頓，不過，由牛角捶化爲『黑虎偷心』這一招誘敵進攻，乘機反擊，倒是很聰明的，既然他用過這一招傷你，你給他打到倒地吐血，似是內臟受傷，如果你跟他再戰，相信他必用這一招進攻，或者他不是由牛角捶化爲黑虎偷心，施展別的招式，總之，最後的一招仍是『黑虎偷心』，即是右手架起你的兩隻手來，然後左手以短拳的姿勢向前一衝，照他想，再戰的時候，一招就會擺命，既然我替你捉路，已經摸準他的脾氣，那就有辦法反敗爲勝了，最重要的是找一塊長年放在爐邊的瓦塊。」

瓦片不堪一擊，如把它擋住對方的衝捶，簡直白費氣力，再者，想找一塊瓦，十分容易，何必要找爐旁放置的瓦呢？因此高靑心裏啓疑，雖然他沒有發問，那雙眼卻充滿了懷疑的神氣。

梁蛇看在眼裏，索性說個明白，很鄭重的說：「大酒爐邊往往有些瓦片保護那爐火，它就叫做護瓦，因爲這種瓦片畧拱，而且燒到透，非常乾脆，把它用布包住，放在胸前，準備接受他施展黑虎偷心那一拳，就會發生妙用，原因是他一拳撞擊，瓦片立刻碎裂，那種拆裂之聲非常刺耳，隔着一層布，就不會特別响，聽了進耳，恍惚你的胸骨給他一拳打拆，他會十分高興的，那就更加沒有預防你施展二龍爭珠的一招。」

高靑聽了，大吃一驚，說：「你的意思想我用手挖出他兩隻眼睛嗎？」

「那是沒法避免的，他想下毒手，如果你只是把他打個半死，那時他含恨在心，一世追踪找你算賬，反而多了一種後患，倒不如索性打瞎了他，就算他不死，也無法尋仇了，蛇拳動手就挖眼，原因就在這裏，現時我該回說剛才告訴你的絕招，因爲你的左右兩手已經給他放横右臂向上擋，如果你忽然縮低一隻手，他就會發覺，反之，你的手沒有抽出一隻，從何進攻呢？故此，你一定要計算得準，給他一拳打碎纏在胸前的一塊瓦時，你就用右手向下壓低，那是誘敵之計，使他覺得你仍然雙手被架起來，實際上你趁着右手一壓之力，即時抽出左手，由他的右臂之下的地方向前飛插，使用蛇形手，自然會一招挫敵。」

跟着他把蛇形手的七種變招對高靑說知，但卻叮囑高靑，只能使用這種殺手去報仇，除去一方之霸，此後，絕不能再用這種殺手傷害他人。

高靑一一領悟，點頭答應，當晚就苦練蛇形手，連續幾天，都在該處苦練，不止練蛇形手的吞吐，而且依照梁蛇師傅的吩咐，一定要聽到瓦响之聲，然後右手壓低，而且抽出左手由低處出擊，接二連三，連做幾百次，直到梁師傅認爲滿意，然後讓他出戰。

高靑果然打得漂亮，完全依照梁蛇師傅的指導，一招蛇形手，配合那一塊火燒瓦，果然騙得過秦山東，當時高靑的蛇形手揷中對方的雙目，秦山東慘叫一聲，就此倒下來，高靑認爲此仇已報，便把梁師傅交給他帶在身邊的一包跌打藥，抛給山東豹的徒弟，叫他們急急拯救師傅，性命要緊，是否變成瞎子，這是另一個問題。

說完，他就飄然而去，至於秦山東，正如梁蛇所料，果然因此盲了一雙眼，但卻保存性命，他知道自己殘害過許多個拳師，應有此報，不敢留戀，遠走天涯，以後沒有人再聽見過他的名字。

（完）

精選俠情短篇

轟天雷·文
盧令·圖

大盜英魂未了情

力行仁義事

洛陽城一夜之間人心惶惶，只因瀰來轟傳遠近，令女子聞名胆落之粉盜，猶似旋風般，在大鬧開封之後竟現跡洛陽，致使生得略爲娟好的女子連白天也不敢出門，生怕被採花盜看上了，那就等於接着閻王令了。

這日，正是粉盜出現洛陽的第三日，東大街慶居茶館來了兩位客人，他們剛坐下，便喊道：「堂倌！」

即時便跑來了個店小二模樣的人應道：「來了！客官可要些什麼？」

其中一位長着一部極美的鬍子的客人說道：「不忙，倒是有些事先請小二哥帮忙。」

那個店小二忙把手搖着連說：「不敢當，不敢當，不敢當，請說，請……」

他話還沒說完，只見另外那位長着紫銅膚色，身裁偉梧的客人，隔空微微向他揚手說道：「坐下再說吧！」

不知如何，那個店小二竟是身不由主的眞個坐了下來，掌上也不知何時被人放上一塊銀錠，他慌忙打量兩位客人，却禁不得心頭忐忑，楞在那裏。

還是那位長着美鬚的客人向他打趣道：「怎麼？小二哥嫌少麼？」

那個店小二連忙答道：「啊！啊！不……，這……。」

他又望望自己手上的銀子，模樣怪極了。

那位美鬚客說道：「小意思，小二哥就拿着換酒喝吧，祗是常言道，無功不受祿，我等也有事相求。」

那個店小二忙道：「只要小的辦得到的，客官說吧。」

那位美鬚客說道：「那便相煩詳告前夜此地發生之案情。」

甘負蠢賊名

那個小二聽着心裏嘀咕，便囁嚅地問道：「客官是說那檔採花的……。」

這時那位身裁高大的黑膚客，沒好氣的喝道：「這還用問？快說！」

那店小二惶應道：「是，是。這……這可怕人啦……，聽說前夜三更時分，府尹內弟謝常善貴人、被粉盜闖入內院，擄去一名女眷不說，還賠了護院武師三條性命哪。」

那位美鬚客問道：「那位女眷跟謝貴人是怎麼個關係？」

店小二答道：「這個小的不大清楚。」

美鬚客問道：「有人見過兇犯嗎？」

店小二答道：「不哩，因爲蒙上臉的。哦，對了，聽說，他曾在墻上留下標記，是什麼兩輪日月環齒的，旁邊還寫上了『粉盜』的字樣。」

美鬚客不覺像自問自語地說：「日月環齒？粉盜？」然後，他霍地問道：「他使的什麼兵器？」

店小二答道：「這個可難了，因爲見過他兵器的三位武師全給殺了。」

那位黑膚客聽到這裏竟是憤憤的罵：「酒囊飯袋，死了活該！」

可是那位美鬚客却是繼續的問：「那麼三位武師身上的傷痕可是驗着了？是讓什麼兵器傷着的？」

店小二答道：「聽他們說傷痕犬牙交錯，顯然是讓嵌齒的兵器給傷着哩。」

那位黑膚客忽地擊桌低喝道：「好傢伙，竟然是他！」

那位美鬚客連忙制止道：「老三，少衝動行麼？你怎能一下子斷定他？」

那位黑膚客氣虎虎的罵：「我說個那忘八羔子，會使這種奇門兵器的，不是他還能是誰？老二，剛才店小二說什麼來着？標記是兩輪日月環齒，這不分明是老大……。」

那位美鬚客突然加以喝止道：「老三，住咀！」然後向店小二說道：「小二哥，沒你的事了，去泡壺茶吧。」

他等店小二應着去了，回頭低低向黑膚客說道：「這裏是是非之地，等閒別胡說話。我看那傢伙一時三刻尚不會離開洛陽，等下便先找店投着，待晚裏查探好了。」

那位黑膚客答道：「就這麼辦吧。」然後哼了聲說：「這個惡徒，碰上老子沒別的，三刀六洞！」

這時正好店小二沏上了茶，那位美鬚客便說：「好哩，好哩。老三，喝完茶走路。」

他倆喝過茶，結了賬，離開慶居茶館便往找店投宿。當晚四出查察，却是毫無端倪。豈料翌日，整個洛陽竟是再次沸騰起來，原來採花盜二入謝府做案，這次雖沒傷人，可是更令人驚愕的是，謝府護院總領殷元，竟在會過採花盜的當晚，遽然留柬出走，不知所終。

那美鬚客及黑膚客只聽得面面相覷，驚疑不已。

黑膚客說道：「我年虎可給弄胡塗了，現下且讓宗平春老二你來分解吧。」

那位叫宗平春的美鬚客說道：「嘿，昨晚我哥兒倆算是白忙了，怎麼也沒想到採花盜竟敢再闖謝府，因此那邊給疏漏了。而且護院總領竟在這檔口留柬出走，這可眞教……」他說到這裏，突然附耳向年虎低說：「來！老三，今晚……」

× × ×

這晚初更時分，偌大一座謝府顯得黑沉沉的，看似很平靜，可是就在過了一個更次之後，突然之間，謝府院內响起「嗯……嗯……」之聲，接着整座府第燈火齊明，就在此時，謝府後院一條黑影冲天而起，在越過院墻的同時，身子突然憑空轉折，手臂順勢作弧形疾掠間，但聞兩聲慘號，兩個圖追踪的人，頭顱剛露出墻頭，即被一件齒輪兵刃傷着，身子便懸空跌翻在墻內地上。

那條越墻的黑影一招得手，正要飄身落地，下望間，突見自己將要落脚的地方正有兩人蓄勢以待，他不覺「嘿」地冷笑，雙足凌空虛剪，人就憑空縱掠數尺，然後，像流星般瀉然着地，接着足尖連點，疾向前奔，那兩人見他避過合擊，喝了聲：「那裏走！」便發脚追了下去。

轉眼奔出數十丈，忽地前面又出現一雙男女，那男的先是手一揚，一道信號藍焰竄空而上，然後兩人才疾地掠出攔截，可是那條前奔的黑影竟似視若無睹，繼續奔前，攔道的人見他堪堪奔近，兵刃同時前舉，并齊喝道：「站住！」

怎料剛脫口，突覺眼前一花，急忙抬頭，只見那條黑影直如飛鳥般從頭頂縱掠而過，兩人回頭望去，那黑影左手竟然尙環抱一個女子，雖然那是敵人，也禁不住同聲喝彩：「好俊的身手！」然後發勁追了下去。

前奔那條黑影，奔行速度時緩時急，看似竟是有意跟後追的四人若即若離的。那最先在府墻外圍截的兩人看得心裏狐疑，即急奔而上，其中一人向前面兩人說道：「朋友請留意，那傢伙似乎有詐。」

前面兩人中男的答道：「不妨事，這裏雖是荒郊，却未靠林木，諒他也弄不出名堂來，大家留點神便行了。」他并不回頭，邊跑邊繼續說道：「聽聲音，尊駕可是宗平春大兄？」

宗平春答道：「正是。同行的還有義弟年虎。」但心裏却奇怪：「怎麼我却不認得這雙男女？」於是問道：「尊駕是……」

前面那男的忙答道：「在下洛陽捕快華瑜；這是舍妹華舒雲。」

宗平春不置可否含糊的答道：「哦，失敬，失敬。」

捕快華瑜聞弦知意，他目注前面那條黑影，奔行如故的說道：「在下日前在客店裏跟兩位曾有數面之緣，只是洛陽地面出了案子，在下因職責在身，當時未便露相，還得請兩位包涵包涵。」

這時宗平春才釋然的說道：「原來如此。」接着華瑜「咦」地一聲，忽然放慢脚步，說道：「大家小心，那傢伙在歇着哩，大夥兒散開上！」

年虎應聲「好」字，便當先朝那黑影奔去，後面三人却以品字形向前迫近。黑夜中視綫所及辨的，但見那黑影蒙着面，一身夜行緊扣，左手環抱的女子現在却兩手繞頸，雙脚環腰的伏在他背上。他面對欺近身前的四人還是木然不動，只是兩手分握一件外套尖齒的輪形兵器喝道：「在下與各位素無瓜葛，何故苦苦相迫？」

華瑜聽得不怒反笑：「在下洛陽捕快華瑜，粉盜跟華某竟無瓜葛嗎？」

那黑影冷然道：「這只好怨自己吃着這門子飯吧。」

華瑜喝道：「對了，那你就得還個公道來！」說着，一抖三節棍正要攻前，却被年虎阻止道：「華兄慢來，讓老子先問問這惡徒。」他接着前行幾步向那黑影喝道：「你還認得老子嗎？」

那黑影竟是充耳不聞，年虎不由怒喝：「好個韋岱山，還不棄械受縛？」

那黑影似乎自承身份的冷冷說道：「憑你也配？」

年虎只聽得怒火冲天，大喝：「惡徒接掌！」揚掌攻去。那黑影飄身後引，邊說道：「亮鐵胆吧！免得徒自取辱。」

年虎氣虎虎的說道：「老子就憑一雙肉掌宰了你這逆徒！」說着，又呼呼連攻數掌，那黑影還是不招架的飄身引避。宗平春冷眼旁觀，那女子穴道似乎并未受制，否則便不能手足並纒的，穩伏在那黑影背上。再則那黑影并未把年虎放在心上。於是陡地竄上，攔身在年虎之前說：「老三，魯莽不得，你先退下。」

年虎氣道：「老二，你眞他媽的莫名其妙，我就是不退！」

宗平春也不理會年虎，向那黑影說道：「韋岱山，你敢以下犯上？」

那黑影只「哼」了一聲。

宗平春說道：「別裝蒜，你手上雙輪何來？老大何在？快說！」

那黑影淡然說道：「尊駕問我，我却去問誰？」

宗平春勃然道：「嘿！推得好乾淨啊！韋岱山，祗你擄刼婦女便已死有餘辜，何况尙負弑師嫌疑？哼！今日實在容你不得。」宗平春雙刀展勢，然後向身後三人說：「大夥兒上！除惡務盡，少理會江湖規矩那一套。」

霎眼間，四般兵器構成天羅地網，那黑影隨即陷入了圍攻圈內。可是他仍然鎭定如恒，雙輪交替鎖，剪，掠，削。別看他背上還負着有人，其實如此一來，反教那圍攻四人投鼠忌器，因生怕傷着那女子，便很少向他背部招呼了。宗平春看看不是辦法，即連環進刀，趁那黑影自顧還招時，便向那女子喊道：「姑娘，妳身體并未受制，快下來！快！」

豈料那女子却道：「諸位便請少管閒事行

麼？」

就在宗平春聽得驚愕間，驟聞「嗆啷」一聲，右刀竟被日月齒輪削斷，他急忙左刀廻護，前馬作後馬疾退，却聽華瑜說道：「宗兄別忙，後援快到了，纏住他便行啦。」

那黑影聽着陡地心頭一震，險險便被華瑜的三節棍掃中下盤，他倏地弓腰騰閃，在避過棍勢的剎那間，右手日輪順勢向貼地棍身俯掠，三節棍即時少了一節。他人未落地，門面却已劍光耀眼，只見他不避反進，左手月輪迎着劍光往外門一帶一絞，雙足淩空連踢，但聞華舒雲「㗳喲」連聲，原來她手中劍不但被絞脫，同時正腰部中腿倒在地下。那黑影便趁隙躍出包圍，并擧脚踏在華舒雲頭上，喝道：「各位還不住手？」

華瑜眼看妹子被制，便乾笑道：「朋友，今晚算你僥倖。」

那黑影冷然道：「那也未必，在下今晚實在無意傷人。」

華瑜冷笑一聲，道：「好！算你有種，劃下道來吧。」

那黑影先不回答，却問道：「這位姑娘是誰？」

華瑜心裏嘀咕的答：「那是舍妹。」

那黑影說道：「很好！既然閣下還有後援，好漢不吃眼前虧，就請令妹陪行一程。」

他說着，順手摟起華舒雲，續道：「各位少安毋躁，回城吧。在下担保華姑娘少不了一根毫毛，但話得說回來，各位如苦苦相躡，那可莫怪在下無禮，失陪了！」話剛脫口，人却已落荒疾奔而去。

× × ×

這夜正是月黑風高，荒野像死去般靜寂，那黑影奔了約數盞茶時間，前面已出現一片矮林。那黑影停下步來然後將華舒雲放下道：「姑娘請回吧。」

可是華舒雲却只顧蹲着身子說：「我……我……」

原來她剛才腰際挨的一脚着實不輕，這時不要說擧步，便連站直身子也辦不到。如果她在這深夜荒郊呆下去，着實不是滋味，但面對這個大盜，危險性更大，所以她實在不知該當如何才是。可是那黑影豈能不把這些瞧在眼裏，他畧爲沉吟，回身重把華舒雲挾在腋下穿過那片矮林，前面是一望無際的田野，那黑影畧辨別方向，隨即向田野西南面疾馳，片刻間前面便出現一座大山，那黑影來到山脚，更不稍緩，發勁登越，直到山腰方才停下。然後他熟稔地撥開一處亂草，再移開一塊山石，那裏便露出一個洞穴，他先要背上的女子爬下，然後才把華舒雲送進洞穴說：「姑娘先歇歇，我去去便回。」

華舒雲却沒理他，只在思慮自己的處境。她想：「等下那傢伙回來對自己無禮怎辦？那也只好拚死相抗了。」回頭又想：「他說去去便回，還不是去蹧蹋那女子。」她一會兒替那女子担憂，一會兒想着自己的處境，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洞口黑影一閃，她正要喝問是誰，那影好快，「呼」地已把火摺燃着，華舒雲藉火光審視，還不是那個採花大盜？這陣工夫便回來了，面還是以黑布蒙着，看着便令人感到驚怖。華舒雲不自覺地向洞壁後挪。那黑影却從懷中掏出藥丸，說道：「服下它，姑娘，天明前準沒事。」

華舒雲却道：「不！」

那黑影不由冷冷的道：「倘本人要用强，還不須假借下三濫門徑，既然姑娘信不過，不服也罷，那就躺下養養神吧。」

華舒雲不但沒躺下，而且雙眼還在全神地注視他。那黑影若有所覺，他不動聲息的從靴際拔出七首，向華舒雲拋去道：「拿着吧！」

華舒雲接着七首，胆子陡壯，問道：「那女子呢？你把她怎樣了？」

那黑影道：「妳問不着。」

華舒雲揚了揚七首，說道：「我問不着，它問得着嗎？」

那黑影怔然仰頭良久，接着竟是點頭說：「好！問吧。」

華舒雲道：「你逞强後把她殺了？」

那黑影答道：「沒這回事。」

華舒雲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黑影回說：「韋岱山。」

華舒雲道：「那你確是宗，年二兄要找的那人了？」

那叫韋岱山的人答道：「正是。」

華舒雲至此只「哼」了聲，便不再往下問。那韋岱山却自顧自的吟着：「粉盜只爲護花，身負惡名由他！」

華舒雲霍然地問：「這話作何解釋？」

那韋岱山答道：「姑娘窮問作甚？問心無愧，信疑由人好了。」

華舒雲越聽越覺這個大盜顯得特異，不由說道：「閣下也會捫心自問，那倒奇了。」

韋岱山「嘿」然說道：「奇怪的事還多着，姑娘少費心吧，還是稍歇爲是，反正手中有的是七首，也不怕韋某有何異動。」

他說罷，自顧把身子貼着接近穴口的洞壁，正要暫作假寐之際，却聽得華舒雲喊着：「韋兄……。」

韋岱山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華舒雲道：「韋兄可否把面罩揭下？」

韋岱山哈哈地笑答：「任何人在示信韋某之前，恕韋某辦不到。」

華舒雲道：「假如小妹表示見信呢？」

韋岱山不假思索的說道：「那便請服下這藥丸！」

華舒雲毅然的說：「好吧，拿來！」

她接過藥丸服下，忽地眼前一亮，原來韋岱山接着把面罩除下，只見一張英氣勃勃，風姿爽朗的臉容呈現在她面前，她不禁看得呆了，心想：「長得如此美好的一個人，而且身懷超人藝業，竟會幹着……」她竟不自禁脫口而出：「韋兄，實在可惜啊！」

韋岱山那有不知那弦外之意，他淡然的說：「韋某的事，實非三言兩語說得淸楚，如姑娘見信，日後當知韋某爲人。」

華舒雲喃喃地應着，人却陷入了深思，這個採花的「日月盜」竟然顯出這副特異的言行，她眞不敢相信洛陽城的掠刼少女事件，會出在眼前這個人身上，於是說道：「韋兄，你看似有難言的隱衷可是？」

韋岱山不置可否的道：「那隨姑娘測度吧。」他隨卽向洞外望望天色，續說：「語道長夜漫漫，可是今夜却怎地這麼快過？天都快亮哩。姑娘，服了藥腰疼好些嗎？」

華舒雲試着直身子行了幾步，答道：「好好多了，多謝韋兄。」

韋岱山道：「解鈴還是繫鈴人，姑娘不須客氣。」他說着走出洞口，回頭又道：「這個時候姑娘也該回去了，出來吧。」

華舒雲應着走了出來，韋岱山攙着她下到山脚，然後說道：「姑娘循東北面直行，卽回原路。好了，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華舒雲正想說些什麼，只見韋岱已然回身向上奔去。這時，她心情忽地感到若有所失，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想起這晚的遭遇，她面對一個令女子喪魂落魄的脂粉大盜，竟然安然無事，而且韋岱山那些特異的言行，說什麼他也不該是……。

華舒雲整個時間都陷進了沉思中，以致也

不知已行了多少路，這時日正上竿，野風吹來份外清和，她不覺間，已然回到原道。便在這時，草叢驀地躍出兩人，喊道：「華姑娘妳回來了！」

華舒雲抬頭望去，原來正是昨晚她哥哥放信號箭招來的後援，可能是自己被擄後才趕到的。同時，見自已一夜未回，便在這一帶查察着。於是華舒雲致謝道：「辛苦兩位了，家兄呢？」

其中一人道：「令兄待在後面，我等這就去見他。」

三人便繼續前行，當來到昨晚激鬥的地方，華瑜，宗平春，年虎全在那裏，此外還多三人，當然這三人也是華瑜放信號招來的後援了。華瑜見着妹子，便像放下了心頭大石，問道：「怎麼這時候才回來？眞教人担心透了，那斷一直把妳帶到落脚點，却扣着不放嗎？」

華舒雲覺得這時跟衆人解說實非其時，恐怕會越說越糟，不說，便連自己也會讓人懷疑跟那大盜，不知在攪着些什麼，便只好含糊的道：「是的，我是乘他不備偷跑回來了。」

華瑜問道：「妳身子沒事？」

華舒雲自然明白哥哥問的是另一回事，便答道：「沒事。」

這時宗平春揷口說：「既然華姑娘是從那斷的落脚點逃回來的，那便不愁摸不着他的巢穴了，現就徵求各位意見，要不要主動出擊，把那斷一擧而殲？」

衆人還未答話，年虎却已嗶啦嗶啦的大喊道：「當然是主動出擊呀，還商量個屁？他媽的，這個逆徒多留一刻在世眞是丟人現眼。」

華瑜說道：「年兄說的是，那就事不宜遲，因爲既然舍妹走脫，那斷恐防落脚地點被洩，及早開溜那便徒勞了，現在卽時展開行動如何？」

衆人同聲應了聲：「好！」華瑜便回頭向華舒雲說：「妹妹，妳帶路吧。」

華舒雲這時實感爲難，想跟衆人說個始末，却知道在這當口實無法說得明白，可是要她帶路去找韋岱山，這又如何使得？正感進退失據之際，華瑜却催道：「妹妹妳是怎麼呢？走吧！」

這時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她只得希望到時韋岱山聞風先逸那便好了。

× × ×

華瑜一行九人，迅速地向洛陽荒郊西南面的一座大山進發，當來到山脚的時候，衆人隨卽把隊伍拉長，以縱綫向山腰上竄躍而上。未幾，他們來到山腰一處亂草蔓生的山壁，九個人中倒有八人立卽作弧形展開，嚴密地把山壁圍住。那置身於包圍圈外的一人是華舒雲，因爲她腰部受傷，正好藉故置身事外。這時她遠遠的倚在一塊山石旁，心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却只盼韋岱山已然走了，那這一場殊死搏鬥便不鬥自散了。她正在心潮翻騰，便聞她哥哥向蔓草的山壁發話：「閣下出來吧！」

隔了好一會兒，還不見動靜，年虎便喝罵：「好小子，扮縮頭烏龜嗎？」

便在這時，亂草沙沙連聲，接着「察」地竄出一人，蒙着面，一身黑衣緊扣，手中日月雙輪迎着陽光生輝。他往弧形圈中一站，先不發話，却望着遠遠倚在山石旁的華舒雲愴然地說：「華姑娘，妳好啊！」

華舒雲那有聽不懂語意，她心中一陣難受，也不知該說些什麼，便只好低下了頭。

韋岱山把視綫拉回，向圍着他的八人冷冷說道：「韋某今日有幸，以一敵八，死亦無憾了。」

華瑜答道：「閣下不必使激將法，除惡務盡，我等八人，是合擊定了，閣下還有什麼交代嗎？」

韋岱山陡然大喝：「交代生死！」

他話出人動，飄身直搶華瑜，華瑜掄起三節棍擋架，可是韋岱山却中途斜掠，側攻年虎，只見球影一揚，年虎的鐵胆同時攻向韋岱山面門，他正要年虎有此一着，月輪輪圈疾地套向鐵胆，跟着縱輪廻轉，年虎竟就拿揑不住，鐵胆讓月輪脫手絞去。韋岱山得理不讓人，日輪帶着呼嘯相繼向年虎上路遞進，他這招志不在傷人，只伺年虎閃避，他便可趁空間躍出包圍。

正在這當口，宗平春右刀及時遞出，只聽「噹啷」聲響，刀輪相撞發出一陣耀眼的火花。宗平春更不怠慢，左刀接着攔腰削去，韋岱山見突圍不成，他防背後受襲，不敢後躍，便騰身上竄避過刀勢，然後像大鳥般，雙輪平擧，翻身重回地上。這時放眼掃視，圈子反而擴大了，原來當他縱身上騰之際，衆人防他凌空越圍，便不約而同的把圈子放大。這樣，因距離拉遠，韋岱山反而難於發起突襲，便索性凝立圈中，靜以待變。

如此僵持了好一陣子，突然兩根長槍從左右發動攻擊，韋岱山不動聲息，待兩槍迫近，雙輪迅地左右分圈，並同時大喝：「撒手！」右邊那個漢子，手中長槍竟應聲飛脫。但左邊那個漢子膂力極强，手中槍不但紋風未動，並且槍頭穿過輪圈直往他脅下刺去，喝了聲：「着！」韋岱山卽時着了道兒。他見脅下受傷，心中狂怒，右輪廻轉疾削，但聽「克察」一聲，長槍應聲而斷，而在槍頭與槍桿分家的同時，韋岱山並起脚往槍桿疾踢，那漢子猝不及防，額頭被强力回彈的槍桿打個正着，登時重傷倒地。韋岱山意猶未足，正要趨前補上一輪，但其他六人已同時攻上，他只好旋輪回戰。只是脅下受傷，影响戰力，鏖戰未幾，臂間又挨了宗平春一刀，這時華瑜見形勢畧定，說道：「閣下到這時尙頑抗作甚？棄械吧！」

韋岱山哼道：「韋某今日虎落平陽，沒的說，可也別想韋某讓汝等鼠輩稱心如意。」

正說話間，一個疏神，腰際竟敎華瑜的三節棍掃個正着，他在倒地的一剎那，雙輪脫手疾揚，但聞慘叫連聲，有兩人登時被飛輪了賬。與此同時，韋岱山從靴邊拔出短刃，望着衆人加在他身上的兵器喝道：「不勞鼠輩動手，韋某自行了斷！」

說着短刃疾往頸項一抹……。

正在此時，突聞一個洪亮的聲音喊道：「喂！大家住手！大家住手！」

衆人循聲往山下望去，只見一條人影邊喊邊疾奔而上，待衆人看得眞切，竟「啊」的一聲齊說：「殷解元！」

轉瞬間，殷解元已到達山腰，他一看現場，不由頻頻搖頭痛苦道：「唉！來遲了，來遲了。」

華瑜奇問：「殷兄，這話怎說？」

殷解元答道：「總之，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華瑜也不强人所難，他趨前把韋岱山的黑布面罩揭下，看着搖頭道：「人倒生得年青端好，只可惜着了魔道。」然後却轉向宗平春說：「宗兄，請借貴刀一用。」

殷解元知他心意，便說道：「採花盜既已伏誅，便此回衙，卸差消案也行了，華兄就賞個薄面，讓殷某替他善後，並敎他留個全屍如何？」

華瑜向知殷解元也非泛泛之輩，雖說他留東謝府出走，與及現下這些言行，事必與韋岱山有所關連，但採花案已了結，多一事還不如少一事，便只得說道：「既是如此，恭敬不如從命，華某等告辭了。」

他說着，叫人扛起那兩個漢子的屍體，並向宗平春說：「宗、年二兄現下要回城嗎？」

宗平春答道：「華兄請先回吧，我等還得躭擱些兒。」

華瑜知道彼等既與韋岱山頗有關係，定然有些事還待了結，便回頭招呼華舒雲說：「妹妹，走吧。」

這時華舒雲心中一片空白，韋岱山壯烈自戕的情景，久久還歷歷在目，她木然的答道：「哥哥，你先回吧，等下我跟宗兄他們回去好了。」

華瑜見妹妹今日從上山開始，神態卽顯得異於往常，也不想相強，同時留她在此看看這些人在幹着些什麼也好，便說道：「好吧，那我們先走了。」

說着，便領着衆人下山去了。華舒雲等他們走遠，再也按抑不住，撲身在韋岱山屍身前，掩面哭道：「韋兄，是我害了你啊！」

宗平春聽着奇怪，便問：「華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華舒雲便把被擄後的情形詳細敘述，宗平春只聽得連連點頭，說道：「原來有這等事，那我等也不要姑娘避嫌了。」他接着便對殷解元說：「殷兄，小弟與年虎，跟韋岱山頗有淵源，而觀兄言行，對韋岱山的事似乎頗有所知，能否見告一二？」

殷解元說道：「如此正好，小弟目睹韋岱山如此下場，也好藉此為泉下人，一舒胸中塊壘。」

殷解元畧停一下，然後緩緩仰頭，道出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兩年前，我還在河南寧福鏢局幹保鏢生涯。一日，護鏢北上曲陽，回程時大夥兒無鏢一身輕，便以遊山玩水心情，乘船沿汾水南下，再入黃河，便在潼關附近着陸，準備折東而沿陸路回返洛陽。那時正值傍晚，大夥兒在越過一片林野的時候，突聞西面傳來一陣兵器相交之聲，我急忙伏身趨前察看，只見八條大漢正圍着一個青年人在纏鬥。那青年背上還揹着一個中年人，他雙手分握一件鑲齒的輪形兵器廻旋飛舞，雖然滿身血漬，傷處着實不少，却還兀自作困獸鬥。

我實在看得不是味兒，便先稍稍把帶來的弓箭手，先在林野四週預佈箭陣，然後露面喝道：「住手！住手！」

那些惡形惡相的大漢雖然停手了，但其中一人却兇狠狠的回身問我：「閣下什麼人？要淌混水嗎？」

我淡淡的說道：「還够不上哩，可是閣下如此趕盡殺絕，却是為何？」

那漢子喝道：「你管不着！」

我冷笑道：「好啊！我却偏管着，讓你瞧瞧。」

說着他揚手向四週打個手勢，登時弓箭手從林野間露出面來，他們全在彎弓搭箭對準打鬥的現場。那大漢瞥見這等陣仗，語氣早軟了半截，說道：「閣下意欲何為？說吧！」

我說道：「無他，便請各位卽時撤出這地方。」

那大漢想了想，狠勁復發，喝道：「辦不到！」

我冷冷的問：「閣下不怕亂箭如蝗嗎？」

那大漢哼了聲道：「你要我等撤出，志在救那小子可是？那你放箭吧，那小子可不是同樣在做箭靶？」

我胸有成竹的說：「是的，可是死在箭下是死，死在汝等刀下也是死，既然說什麼也救不了他，那便來個同歸於盡如何？哈！哈！閣下無妨再酌量酌量看。」

我這句話並不是存心唬嚇，反正那青年人跟我毫無關係，就算有關係又如何？既是救他不得，橫豎總得死了。再者，那批惡漢實在顯得兇殘，死了也不冤。所以當時要是那大漢不肯就範，我確實打算這樣做了。那大漢聽我如此一說，着實猶豫了好一陣子，然後憤憤的說道：「那小子跟閣下是怎麼個關係？」

我答道：「素昧生平，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怎麼，兄台你想好了嗎？」

他恨恨的道：「好！就依你，可是老兄也得報個萬兒來。」

對付這些江湖惡漢，非要耍些滑頭不可，我佯作怒道：「這個時候你還配問？走！」

形勢比人強，那個大漢有狠無處發，只得悻悻然領着其餘七人離林野去了。

那個青年人來到我面前，單膝跪地說道：「在下韋岱山，在陝西高陵老家遇仇，一路纏戰至此，眼看不免，今幸遇兄台，救援之恩，謹此再謝。」

我連忙扶起他道：「小事，小事。」

韋岱山抱拳說：「敢請敎台甫？」

我答道：「在下河南寧福鏢局殷解元，兄弟揹的是誰？」

韋岱山哽聲說道：「這是家師，日月輪商申。」

我說：「哦，原來是令師，他似乎已死去多時了。」

韋岱山悲聲的說：「是的。」

接着翻身把商申放下，只見屍身傷痕纍纍，血漬俱呈紫黑，分明在苦戰途中，商申便在韋岱山背上傷重死亡了。

韋岱山隨着掘了一個土坑，草草把商申掩埋。我便問：「兄弟怎不把令師運返原籍？」

韋岱山悲憤的說：「老家早讓這批惡徒給毀了，再者，小弟還得追躡仇家，往回運返頗感失時費事。」

我說道：「那也說得是，只是雙拳難敵四手，彼等人多，兄弟得在意些才行，免得徒自損折。」

韋岱山說道：「感謝兄台明敎，小弟只好量力而為而已。」他畧停一下，續道：「家師尚有兩位義弟，這次便因小弟這兩位師叔有事遠下龍州，少却一臂之力，致這批惡徒乘夜圍襲，家師全家被戮，老家更給彼等一把火毀了。家師與小弟當時同受十二人圍攻，雖然接連幹掉四人，但家師還是力戰受傷，我拚死揹着家師突圍，沿途跟啣尾窮追的惡徒苦戰，一直至此。」

我不覺讚道：「難得，難得。」接着問：「兄弟，你可知這幫歹徒怎地跟令師結上了仇的？」

韋岱山答道：「這個家師一向沒跟小弟提及，直至遇襲那晚，家師才畧畧說起，只是其時事急，不暇細說，記得家師當時只說，這是一批綠林強徒，數年前在祈連山道因事與彼等結仇。」

× × ×

宗平春聽到這裏，不禁怒聲喝罵：「他媽的趙赤熊，你竟然以怨報德的率衆偷襲，這也只怪老大當年一念之仁，致種下這個禍根。」他停了一下，稍為冷靜下來，繼道：「殷兄，在下和年虎，正是商申的兩位義弟。前年我倆因事南下龍州，回來目睹老大家園慘變，卽涉足江湖，探索仇家下落，不意從採花案中發現老大的徒兒，竟是此案的元兇，由此在下卽懷疑他犯上弑師的罪行，然今蒙殷兄賜示，眞相才得大白。」

殷解元歎道：「未白的眞相還有的是。」

接着便繼續追述下去……

× × ×

自從那次跟韋岱山別過，便也再未謀面，隨後弟棄却鏢行，到謝府受任護院統領，原因雖說是為了生活較為穩定，職務也優悠自在，然實在弟更是為了自那次替韋岱山解圍之後，誠恐繼續護鏢，難免東奔西跑，終會有日跟這羣傢伙狹路相逢。弟護鏢已為重責在身，再要時刻防範這批強徒，加重精神負担，以其如此，弟卽決然引退。

此舉也不怕兩位見笑，認為弟有托庇謝府之嫌，實在這種時刻在刀頭上過的日子，弟不但覺得怠倦，而且也厭怕了……

× × ×

宗平春和年虎聽到這裏，就算眞認為殷解元藉謝府而作安身立命之所，也無法加以取笑，因為人家總是為了商申之事，才作着縮頭烏龜哩，於是他倆只好默然。

半晌，殷解元接着敘述下去……

直至最近，脂粉大盜首次夜闖謝府，那晚恰巧弟探親未歸，他擄去謝貴人侍婢一人，並傷了三名護院武師。而至採花盜二入謝府，弟和他遭遇上了，他雖蒙着面，但看手上雙輪，弟早已認出他身份。他揚手示意，弟察他並未潛具惡意，便跟着他出到荒郊。他先把從謝府擄來的一名婢女放下，然後把面罩除下說：「兄台久違了，一向可好？」

我說：「托福，托福。」接着仍然心存戒備的說：「兄弟怎麼幹着這勾當來？而又竟是找上謝府來着，這不是跟殷某過不去嗎？」

韋岱山抱拳說：「兄台莫怪，事先小弟並未悉兄台駐駕謝府哪。」

我說：「現下總知殷某在那邊混飯吃了吧？便請賞光賞光，把那名女子交還如何？」

我邊說邊心裏盤算：倘他拒絕怎辦？豈眞要翻臉成仇，非鬥個生死不可？正籌思間，却聽韋岱山竟然爽快的點頭答道：「使得，但請先讓小弟把別後情形細細道來。」

× × ×

原來韋岱山自跟弟分別後，卽一路躡訪仇踪，他直赴甘肅，兩年來作各個擊破，把趙赤熊等人個別傷斃。此後便浪跡江湖，雖感快意恩仇，然放眼現世，却頗感胸懷落寞。有日傍晚時份，他行經開封近郊一個村落，在村前田陌上遇見一個婦人，只見她正伏地號哭着，韋岱山便趨前探問：「大娘，什麼事？」

那婦人轉頭望了他一下，竟不答話，却繼續哭喊如故。

韋岱山只得再問道：「大娘，有什麼事，請說吧，或許能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也說不定哩。」

那婦人這才搖頭道：「客官只是過路人，不濟事的，請上路吧。」

韋岱山從懷裏掏出一錠銀子，說道：「大娘怎知在下不濟事？是為錢銀的事嗎？」

那婦人說道：「雖不全是，可也有關。」

韋岱山聽得沒頭沒腦，便問：「大娘這話該怎麼解釋？」

那婦人這時才哽咽着詳細述道：「我家本是這村的農戶，年前丈夫死了，只留下母女二人，因為人手不够，耕作不好，收成就差了，可是田租是非繳不可的，我只好向縣城高維大紳士派來的賬櫃求情，請便寬些時日。其實我也自知過些時日也是毫無辦法，這點那個賬櫃也看出來了，他說我家所欠田租共為三年，今年是非繳不可的，否則他無法向高大紳交代。可是我那來能力繳租呀？那個賬櫃便不由分說，令帶來的從人把我女兒拖出門來，我氣急敗壞攔着問他們這是幹什麼？那賬櫃說沒租繳，先押着妳女兒。我發狂的喊着不行，不行。那賬櫃說不行也成，把租繳來吧。說罷，便硬是叫從人把我女兒給押走了。」

韋岱山聽得胸潮起伏，便把那錠銀子放下，說道：「大娘，妳女兒的事讓在下想個辦法看看，銀子留着用吧，我先走了。」

那婦人連聲道謝，心裏却想：「這位過路客人，解囊施助已够好了，至於為我女兒設法，那也只是說說而已。」

她又怎料到這位過路人迥非常人，他在將晚的陌路上邊行邊打算：最好把錢給她贖回女兒，但自己也正流蕩江湖，身邊那來這多銀子？並且如此也定會引起別人疑竇，認為她怎能忽地有了銀子，那來的？

可是如果直截把她女兒救出，後患更大，高大紳定然不肯干休，着令嚴究，她母女便永無寧日了。

韋岱山想着想着，總難獲善策，他索性入城再說，便展步疾行，不久便來到城裏，只見這時城內已萬家燈火。

他先找着一間食店，要了酒肉便據案吃喝，到幾杯落肚時，酒興竟然讓他激發起一種超乎尋常的豪情，於是他不假思考的自說道：「好！就是如此！」

當晚韋岱山投了店，他向店小二問明高宅的地點所在，二更時分便向高宅奔去……

第二天，開封全城喧騰，居民奔走相告，都在談論出現採花盜，高宅一女眷被擄的事。如此一連半月，韋岱山憑非凡的身手，還是在滿佈偵捕的城內，以「粉盜」作了幾票刼掠婦女案之後，才離開開封城揚長而去。只是究其實，韋岱山所採對象，全是預為查悉，而在豪紳之家被押為奴妾的女子，而他甘負惡名，更是意欲藉此轉移富紳强豪的視綫，由此杜絕女方家屬被查究的後患。

此後，韋岱山還得協助被救的女子移居別地，或遠適嫁人。所以，他這個大盜可幹來不易哪！

× × ×

宗平春只聽得潸然落淚：「原來如此，我可錯怪他了。」

年虎這時竟也哭着道：「這個傻師侄兒，怎麼那晚相遇，他不但不作解說，而且什麼也跟我和老二一筆勾銷似的，如果他當時說了，現在可怎會……」他回頭望望躺在地上的韋岱山，忽然「嘩」的一聲哭得更厲害。

殷解元勸解說：「年兄，逝者已了，節哀順變為是。」接着歎道：「唉！這也是韋岱山不得已的苦衷，那晚有華瑜等在側，他怎能說得清楚？助人得助個澈，倘他當時跟兩位一說，這豈不是救人反而害人了？」

宗平春說道：「殷兄說的不錯，怪道我等昨晚在跟岱山動手，小弟看得那女子好好的伏在他背上，身子並未受制，卽叫她跳下脫身，豈料反被她出言搶白，小弟那時不覺楞住，現下才知是怎麼回事。」

殷解元說道：「可不是？當時小弟聽他道完了經過，覺得他雖幹正事，却甘負惡名實在難得，不覺一面自感慚愧，一面覺得無法向謝貴人交代，便只好留柬一走了之。」

華舒雲默默地聽着他們的談話，她不覺想起了韋岱山在洞穴時說的一句話：「韋某的事，實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如姑娘見信，日後當知韋某為人。」

她想着想着，突然拔劍把整綹青絲削下，然後給它安放在韋岱山懷裏。她默禱了好一會，隨後，帶淚垂首，回身向三人肅穆地合十告辭，便緩緩下山去了。

年虎奇訝地問道：「老二，華姑娘這是怎麼攪的？」

宗平春雙目濡潤的望着永遠安息的韋岱山，低沉的歎道：「她此去定然禮佛。」

殷解元鬱鬱的接道：「紅顏知己，兄弟，你也該瞑目了吧……」

（完）

新派武俠長篇／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怒馬香車



難分眞假敵

女人是禍水嗎？

答對了的有獎，而且獎品非常珍貴，尤其是對武林人物而言，更是無比的珍貴。

這問題是由慾望香車的主人提出來的。

由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問題，其所以特別引人注意的，倒是那慾望香車的主人。

它的出現江湖，還是最近一年以來的事。

那是一輛非常華麗，也非常寬敞的馬車，其車廂之大，至少可容納下十個人，由四匹駿馬牽引着，車把式是一個身裁偉岸的斑髮老者，而且是在北六省中大大有名的風雲人物——千里獨行俠周桐。

周桐是一個俠盜，由於他武功高强，性情怪僻，他自已從不服人，別人也不願惹麻煩而跟他訂交，因而不論黑白兩道的江湖人物，都對他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形成了他獨來獨往的奇行，也獲得一個「千里獨行俠」的賀號。

像這麼一個從不服人的硬漢，居然會替人家當車把式，能說不是怪事嗎！

而更怪的是：那位慾望香車的主人，不但沒人知道他姓名來歷，甚至於他是男是女，也沒人知道。

一般人所見到的，只是周桐平常對待車廂中主人的應對之間，顯得特別恭敬有禮而已。

當然，對於慾望香車主人的來歷，也有人私下問過周桐，但却問不出甚麼名堂來，運氣好的，只碰一個軟釘子，運氣壞一點的，却會受到一頓疾言厲色的申斥。

一年以來，慾望香車的行踪沒離開過北六省，而更多的時間是在河洛地區。

勇赴生死約

沒有人知道這位慾望香車的主人的目的何在，而這位香車主人，除了出這麼一個「女人是禍水嗎」的有獎徵答題目之外，也從來不過問江湖中的任何恩怨，當然也沒人自找麻煩地去惹他。

至於他那個有獎徵答的問題，一年以來，也從來沒有人得過獎。

這，倒並不是一年以來，沒有人去應徵，而是從來沒有人答對過。

說來，這也是一個謎。

試想：任何一個問題，不外「是」與「否」的正反兩面，要不然，就給他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不一定」。

江湖上好奇的人多的是，上述的三個答案，應該是都有人試過。

但事實上，一年以來，竟然沒任何人得過獎，足以證明上述的三個答案都不對。

那麼，那標準答案，究竟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香車主人故意擺烏龍，根本沒有甚麼珍貴的獎品，因而人家答對了，也故意不承認？

由於那些應徵解答的人，都是直接跟周桐打交道，失望之下，上述的問題，當然也向周桐提出過。

但周桐的解釋，也合情合理，他說：不可懷疑他主人的誠意，答案是刻在香車內的車頂木板上，是不會更改的，只要應徵的人，回答得意境近似，就算是合格了。

由於一年以來，從來沒有人答對過，也由於經過一年的時間，一般人的好奇心逐漸減低，因而儘管那慾望香車仍然在河洛地區遊蕩着，已很少有人去談論它了……

×　×　×

這是戰國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從周公經營洛邑，一直到隋、唐，共達九百三十四年，堪稱爲歷史最久的第一號古都——洛陽。

時間是數九寒天的一個陰沉的午後，約莫是未初光景。

天氣實在太冷，北風怒號，着膚如刺，天空中並已開始飛舞着疏落的雪花。

像這樣的天氣，街頭上的行人，自然是少之又少，但酒樓中的生意，却特別興隆，因此，儘管午餐時間已過，但位於夾馬營旁，東大寺對面的太白酒樓中，却還有二十位以上的酒客，在淺酌低斟着哩！

往酒樓買醉的，當然都是男人，他們的話題，也是一些風花雪月和江湖上的各種傳說。

所以，儘管這偌大的酒樓中只點綴着一二十位客人，未免顯得單調了一點，却還並不冷場。

就當這些人酒酣耳熱，談笑風生之間——大門口那厚重的門帘一掀，一陣冷風，捲進一位中年文士來。

此人身着一襲褪了色的青色長衫，束髮不冠，胸前三綹長鬚飄拂，面相淸癯，五官安排得恰到好處，可以想見，年輕時，必然是一個對女人極具吸引力的美男子。

不！即使以目前的情形來說，如果他好好地打扮一下，還是够得上稱爲美男子的。

可惜的是，可能是由於境況不佳，也可能是基於名士派不修邊幅的原理，他，至少已有三天以上不曾梳洗和整肅儀容了。

滿面風塵，加上鬢際的星星白髮，和雙目中那隱含着無限憂鬱的眼神，以及那一襲褪得幾乎已成了灰白色的單薄青衫，越發襯托出他的寒酸，潦倒。

不過，潦倒歸潦倒，但他在這數九寒天之中，穿着一襲單衫，却並無一絲禁不住寒意的瑟縮神態。

也許是由於他太過寒酸了，那位正圍坐火爐旁取暖的堂倌，明明看到了他，却只是以一副愛理不理的神態，瞟了他一眼，才懶洋洋地站了起來，皮笑肉不笑的問道：「客官，要喝酒？」

對於堂倌的勢利眼，青衫文士一點也不在乎。

他，慢條斯理地，抖了抖黏在身上的雪花，隨手將手中的一口破書箱向就近的座位上一放，才向堂倌笑了笑道：「你們這兒賣甚麼我就買甚麼。」

不等對方接腔，立卽探懷取出一個十両重的銀錠子，向堂倌面前一拋，道：「我一個人的份量，一切都要上等的，够了嗎？」

在這些場所，金錢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

接過銀錠子的堂倌，馬上換了一副咀臉，眉開眼笑地哈腰諂笑道：「够了，够了，太多啦……」

「多的給我存在櫃台上，以後我還要來吃的。」

「是是……」

「快去將吃的弄來，我還有話要問你。」

「好的，小的馬上就來。」

不消多久，熱騰騰的佳餚，香噴噴的美酒都送上來了。

堂倌殷勤地替青衫文士斟上酒，一面諂笑道：「大爺，這是本店窖藏已五年的竹葉青，您且嚐嚐看……」

「不用嚐，我聞聞就知道你的話不假。」

青衫文士淡淡地一笑道：「請教高壽幾何？」

「不敢，小的虛度四十二春。」

「說話蠻文雅的，你還唸過書？」

「……」堂倌不自然地笑了笑，沒接腔。

「請坐下來，我有話請教。」

「大爺有話請儘管問，小的還是站着說的好。」

青衫文士並沒堅持，舉杯淺淺地飲了一口，才徐徐地問道：「你是本地人吧？」

「是的，小的是本地土生土長。」

「那麼，對於二十年前，本地一些比較有名氣的人物，應該還記得？」

堂倌連連點首道：「是的，只要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差不多都還記得。」

青衫文士扭頭注目問道：「東門外五里處有一個杜家莊……」

那堂倌連忙截口接道：「大爺說的就是那曾經威震北六省的『中州大俠』杜恆杜老英雄的杜家莊？」

「正是，正是。」

「當然記得，當然記得，杜老英雄的公子杜少恆少俠大婚時，小的還在帮忙打雜哩！啊！那場面，可眞是熱鬧極了。」

青衫文士飲乾了杯中餘酒，才接道：「當時，我也在場，那場面，的確是熱鬧極了，可是，現在，現在的杜家莊，怎會變成一片荒蕪，空無一人了呢？」

「這個……」堂倌苦笑了一下道：「小的可沒法回答。」

「是不敢，還是不知道？」

「小的是不知道。」

「是不是遭了滅門慘禍？」

「不是的，官府也去勘查過，沒有發現一具屍體，也沒發現甚麼可疑之處。據說，好像是舉家遷走了似的。」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那堂倌沉思了一下道：「總有一二十年了吧！」

「也沒有聽到甚麼傳說？」

堂倌道：「傳說是有，但都是一些無稽之談，比較合理的推測，應該是爲了逃避甚麼極厲害的仇家，才舉家遷到一個很遠．很秘密的地方去了。」

「唔！有這個可能。」青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我是杜家的遠親，由於多年不通音訊，才千里迢迢地，由南方跑來探親，想不到却撲了一個空。」

探懷取出一小塊碎銀，向堂倌手中一塞，道：「這個拿去買酒喝吧！」

那堂倌連連哈腰諂笑道：「多謝大爺！多謝大爺！大爺還有甚麼要問的嗎？」

青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暫時沒有了，請便吧……」

堂倌一走，青衫文士也就慢條斯理地，自斟自飲起來。

也許他是有着太多的心事，才借酒澆愁，因而酒到杯乾，不消多久，一壺上佳的竹葉青，已喝了個涓滴無存。

他，揚了揚手中的空壺，打了一個酒呃，道：「伙計，再來一壺。」

「是是……馬上就送來。」堂倌連聲恭喏着。

「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先生，您同意這說法嗎？」

說話的也是一位中年文士，不過，與目前這位青衫文士的寒酸相一比，這位後來的中年文士，可就闊氣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撇開他手指上那價值不貲的巨型寶石戒指不論，光是他身上那一襲團花緞面，全新的白狐裘長袍，就够人刮目相看啦！

此人本來坐在與青衫文士隔着兩副座頭的座位上，也是獨自一人在自斟自飲的，此刻，他却端着酒杯，滿臉含笑，站在青衫文士的對面。

青衫文士頭也不會抬一下，只是輕輕一嘆，說道：「酒入愁腸，化作傷心淚，有何樂趣可言？」

狐袍文士笑道：「兄台既然覺得喝酒是一宗苦事，那又何必花錢找罪受呢？」

青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李後主說得好：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所以，我明知道借酒澆愁愁更愁，却還是樂此不疲……」

堂倌送酒來了，狐袍文士自行在青衫文士對面坐了下來，並吩咐堂倌將他座上的酒菜移將過來，還另外點了四個菜，然後才向青衫文士微笑問道：「閣下當不致討厭我這位不速之客吧？」

青衫文士這才向對方打量了一眼，淡淡地一笑道：「哪裏哪裏，客地無聊，能承不棄，共同驅此永晝，在下是求之不得啦！」

「請教尊姓大名？」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一身如寄，四海爲家，我不請教你尊姓大名，你也毋須問我姓甚名誰，爲了雙方稱呼方便，你可以叫我青衫客，我暫時稱你爲狐袍人，行嗎？」

「行行……青衫客，狐袍人，這稱呼倒是够洒脫的。」一舉酒杯，含笑接道：「狐袍人先敬青衫客一杯。」

「謝謝！」

兩人對飲了一杯之後，青衫文士才注目問道：「閣下不揣冒昧，移樽就教，當不致於沒有目的吧？」

狐袍人笑了笑，說道：「兄台不愧是快人快語，來，我再敬一杯，然後談我的目的，可好？」

「好好……」青衫文士舉杯一飲而盡，才含笑接道：「區區洗耳恭聆！」

狐袍人一面斟酒，一面說道：「我是眞菩薩面前不燒假香，我看得出來，朋友你是武林中人……」

「何以見得？」

「這個，兄台不必問，咱們彼此心照不宣就是。」

「好，請說下去。」

「過去，在下也是道上人……」

「現在呢？」

「十年前，巳經金盆洗手，現在在本城經營一家利民當舖。」

「當舖，可的確是利人而又利己的好生意。」青衫文士一舉酒杯道：「大老闆，我敬你一杯。」

「不敢當，兄台還是依照咱們的君子協定，叫我狐袍人吧！」

「是是……是我不對，自罰一杯。」

「言重，言重，在下奉陪一杯。」

兩人對飲了一杯之後，狐袍人才神色一整道：「不瞞兄台說，我是聽到你和堂倌的談話之後，才自告奮勇，移樽就教的。」

青衫文士「啊」了一聲道：「莫非閣下也認識那位杜老英雄？」

「豈僅是認識而已，說起來，杜老英雄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哩！」話鋒略爲一頓，又輕嘆一聲道：「而且，在下之所以改邪歸正，金盆洗手，也是受了杜老英雄的德威所感召。」

「這可眞是難能可貴。」

「十年前，我到洛陽來，本就打算托杜老英雄的福蔭，在這兒定居的，却沒想到，杜老英雄早巳舉家神秘失踪了。」

「這十年來，閣下沒有離開過洛陽？」

「沒有。」

「也曾打聽過，杜老英雄舉家失踪的原因嗎？」

狐袍人苦笑了一下，道：「打聽是打聽過，只是，却打聽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不過，就我最近這幾年來的暗中觀察所得，有一條綫索倒是可以一試的。」

青衫文士禁不住目光一亮，道：「那是一條怎樣的綫索呢？」

他的話聲未落，門外一聲怪叫，寒風捲處，一個白髮蓬飛的老婆子，巳衝了進來。

那老婆子滿臉都是疤痕，右目巳眇，但一隻左目却是神光奕奕，顯然是一位內功極具火候的高手。

她一進門，全廳酒客，都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驚呼，部份酒客並怯生生地，由後門溜了出去。

那狐袍人却笑道：「這眞是巧極了，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青衫文士目注那老婆子，口中却向狐袍人問道：「閣下說的綫索，就是這位老人家？」

狐袍人點點頭道：「是的，那是一位瘋婆子，咱們最好是當心一點。」

青衫文士蹙眉接道：「看樣子，不像是一個神智不清的人呀！」

這當兒，那怪婆子忽然向櫃台上走了過去，向那掌櫃的疾聲問道：「嗨！掌櫃的，你看到我兒子嗎？」

那掌櫃的一臉誠惶誠恐，連聲苦笑着：「老人家，沒有看到啊！」

「那麼，你一定看到我孫子？」

「也沒有！」

怪老婆子突然轉身過來，面對大廳，獨目中寒芒連閃，語聲也突轉凄厲：「你們自己說，誰是我的孫子，誰是我的兒子？」

狐袍人向青衫文士低聲說道：「朋友，如果她找向我們，請由我來應付……」

他的話未說完，那怪老婆子巳向他們的座位前走來，並厲聲喝問道：「你們兩個，爲甚麼不說話？」

狐袍人含笑接道：「老人家，你要我說些甚麼呢？」

怪老婆子道：「告訴我，我的兒子，在哪兒？」

狐袍人笑了笑，道：「哦！老人家的兒子剛剛走……」

「向哪兒走的？」

「出大門，向左拐。」

「謝謝你……」

怪老婆子進來的時候像一陣風，走的時候却比風更快，話聲未落，人影巳消失于大門之外。

怪老婆子一走，那些還沒走的酒客們，才如釋重負似地，一齊長吁出聲。

青衫文士也長嘆一聲之後，才向狐袍人注目問道：「朋友，爲何要騙一個瘋子？」

狐袍人苦笑了一下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只有這一個辦法才能將她引走。」

「否則呢？」

「否則，給她纏上，非死必傷，那是有寃沒處伸的。」

「當她找不到她的兒子時，不會再回來找你的麻煩？」

「那不可能，她一出門，就忘記了，即使還記得再回來找我，我也不會再在這兒呀！」

略爲停了一下，青衫文士才接着問道：「方才，老兄說的一絲綫索，指的就是這個老婆子？」

「是的。」

「在下願聞其詳？」

狐袍人沉思接道：「方才我巳經說過，杜老英雄是我的救命恩人，杜家的神秘失踪，是武林中近二十年來的一大疑案，我雖然力量有限，但基于一種感恩圖報的心情，總希望能竭

盡所能，聊効棉薄。」

青衫文士接道：「所以，這十年來，吾兄一定巳在暗中下過不少工夫？」

狐袍人點點頭道：「是的，但最初幾年，可毫無績效可言，一直到這位瘋老婆子出現之後，才算有了一點綫索，可是，由于她神智不清，却又無從着手。」

青衫文士注目問道：「閣下怎能斷定，這位瘋老婆子與杜家的神秘失踪案有關呢？」

狐袍人道：「起初，我不過是下意識地判斷她，可能與杜家有關，因而特別將她引到杜家的廢宅上去……」

「她有甚麼反應？」

「反應很好，看情形，她對杜家莊的一切，似乎還有一點印象，但當我想向她問些甚麼時，却又瘋瘋顚顚地，語無倫次了。」

話鋒略爲一頓，才長嘆一聲，接道：「所以，我常常想，如果能有一位名醫，將她的瘋病治好，必然對杜家莊神秘失踪的疑案，大有助益。」

「這構想很有價值，可是，茫茫人海，到哪兒去找一位能够着手成春的名醫呢？」

狐袍人苦笑了一下，道：「這倒是實情，不瞞老兄說，我巳經暗中替她請過好幾位名醫了。」

「結果都是徒勞無功？」

「唔……」

青衫文士沉思着問道：「閣下，這位瘋老婆子，出現洛陽是甚麼時候的事？」

「大概是兩三年以前的事，確實日期，巳記不清楚。」

「她，落脚在甚麼地方？」

「居無定所……」

「不可能吧！看她衣衫整潔，可不像是一個居無定所的人。」

狐袍人微微一笑，說道：「兄台說得有理，但我說她居無定所，也完全是實情，不過，她之所以能衣衫整潔，却是因爲有專人照應她的緣故……」

說到這裏，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對了，說到那位照應她的人，也算是一條有力綫索，不過，要想由這條綫索上查一個所以然出來，也算是難上加難。」

青衫文士苦笑道：「那位照應她的人，總不致于也是瘋子吧？」

「雖然不是瘋子，却也好不了多少。」

「此話怎講？」

狐袍文士道：「那是一個又聾又啞的殘廢，一問三不知，逼急了，給你一拳，可吃不了兜着走。」

「那殘廢的武功也很高？」

「不但武功高，人也長得挺標緻的，這兩年來，洛陽附近一些不知死活的登徒子，爲了想吃天鵝肉而糊裏糊塗送掉老命的，可大有人在哩……」

青衫文士「啊」了一聲道：「想不到，那還是一個女的。」

「唔……」

「有多大年紀？」

「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歲，還是一個姑娘家哩！」

「一個又醜又瘋的老婆子，配上一個又聾又啞的美姑娘，這可的確是一宗頗富吸引力的新聞。」

「不錯，開頭一段時間中，的確是很轟動，但時間一久，也像那慾望香車一樣，慢慢的，引不起人家的興趣了。」

「不過，對我個人而言，這兩宗業巳褪了色的新聞事件，還覺得很新鮮，也很具有吸引力。」

「兩件事情都具有吸引力？」

「不錯。」

「總該有個輕重之分吧？」

「那當然是那位瘋老婆子，更具份量。」

「這，是否是由于方才在下所提供的消息原因呢？」

「可以這麼說。」

狐袍人苦笑道：「老兄，徒具興趣，無濟於事，必須有辦法使她能恢復神智才行。」

青衫文士接道：「這個，在下倒有一牛的把握，可以將那位瘋老婆子的病治好……」

「啊！想不到閣下還是一位名醫，眞是失敬得很。」

「閣下過奬了！其實，在下讀書學劍，兩無成就，對于醫理，也不過是由于有興趣，獨自鑽研，自信略具心得而巳。」

一頓話鋒，又蹙眉接道：「不過，如何能使那位瘋老婆子就範，接受治療，這可是一個難題。」

狐袍人笑道：「不要緊，這問題包在我身上。」

「閣下計將安出？」

「可以由那個殘廢美姑娘身上着手，我巳和她打過兩次交道，巳經勉强可以以手勢交談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注目問道：「青衫客，閣下是否巳找好了歇宿之處？」

青衫人道：「沒有啊！在下是剛剛入城，由于投親不遇，才到這兒來借酒驅寒，順便打聽一下消息。」

「那麼，就住在隔壁的悅來棧好了，悅來棧與這太白酒樓是一個老闆，要住店，跟這兒的堂倌招呼一聲就行。」

「多謝指點！」

「在下暫時告辭，晚間再見……」

這位青衫文士，也許是由于有着太多的心事，自從他進入酒樓起，除了最初那下意識的目光，匆匆一掃之外，即未再去注意週圍的事物。

可是就在距離他三副座頭的座位上，却有一雙清澈的眸子，不時地在向他偷偷注視着。

那是一位身穿紫色衫裙的婦人，與她同座的却是一位年約弱冠的少年人。

不過，由于這二位是坐在大廳中最偏僻，也是光綫最黯淡的一角，因而即使特別注意，也不容易看清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當然，像青衫文士這麼根本不注意別人的人，自然更不知道暗中有人注意他了。

當他向堂倌招呼着，準備要一間清靜的上房時，那暗中向他注意着的紫衣婦人和年輕人，巳悄然離去。

不久，青衫文士也在堂倌的前導下，走向隔壁的悅來客棧。

「爺，這是本店最好的一間上房，小的猜想你一定會滿意的。」一進門，店小二就大獻殷勤地諂笑着。

「唔，馬馬虎虎。」青衫文士口中漫應着，游目四顧。

忽然，他目光一亮，走向床頭的牆壁前，並「啊」了一聲道：「好一手佑軍狂草！」

接着，却曼聲吟哦起來：

廿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
無處話凄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鬢如霜……

那是蘇軾所作的「江城子」，但却只錄了前半闋，而且將第一個字的「十」字改成「廿」字。

這一字之易，似乎恰好搔着青衫文士的癢處，使得他特加激賞，曼聲吟哦間，那本來充滿着憂鬱的雙目中，已湧現出濛濛淚光。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難道說，這位青衫文士，竟然是一位別有懷抱的傷心人嗎？

店小二尚未發覺青衫文士的反常神態，只是輕輕一「咦」道：「這是誰寫上去的？」

青衫文士問道：「小二哥，以前你沒有發現？」

店小二道：「是的，早晨打掃房間時，我都不曾發現。」

「昨宵住在這兒的是甚麼人？」

「那是一位年約六旬的老人家，一早就走了。」

「隔壁還住有客人嗎？」青衫文士抬手向左右隔壁一指。

「右邊房間現在還有空着，左邊是堆放雜物的儲藏室，不住客人的。」店小二苦笑了一下，接道：「小的將它擦拭掉。」

「不！」青衫文士連忙接道：「人家寫在這兒作紀念的，你就讓它留下吧！」

店小二退出之後，青衫文士關上房門，目注那半闋古詞，怔怔地出起神來。

半晌，他才低聲喃喃自語道：「奇怪？墨跡猶新，顯然沒超過半個時辰，那是甚麼人題的呢？……爲甚麼要將『十』字易爲『廿』字？……難道說是爲我而改的？也是爲我而題的？並且是事先知道我要住這一個房間，才……那是甚麼人呢？」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苦笑道：「別疑神疑鬼的了，這顯然是一種巧合，否則，至少這筆跡我應該有點印象才對。」

儘管他自我寬慰着作了一番合理的解釋，但他還是不甘心地，在房間內作了一次細密搜查，一直到他認爲別無可疑之處後，才和衣躺了下去。

人是躺下了，但腦子裏却並未休息，不過，他的腦子裏在想些甚麼，就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室內已經一片漆黑，店小二提着燈，欵門而入，後面還跟着那位狐袍人。

狐袍人一見面就歉笑道：「青衫客兄，很抱歉，打擾你的清夢了。」

青衫文士笑道：「事實上，我根本沒有睡着！」

接着，又注目問道：「老兄，怎麼樣？」

狐袍人道：「人已經找着了，外面雪很大，我已經準備了馬車，老兄是否須要先吃點東西？」

「不用了，回頭再吃吧……」

說着，提起他那隻舊書箱，相偕走了出房去。

不錯，雪很大，大街已有尺厚的積雪，鵝掌大的雪花，還在紛紛飛舞着。

約莫頓飯工夫過後，馬車戛然而止，狐袍人含笑說道：「到了。」

相偕下車之後，青衫文士發現是在一幢極普通的三合院前，狐袍人當先帶路，道：「老兄請跟我來……」

進入右廂房中一間起居室中，一位雙十年華的美艷少女，正以冷漠的眼神迎接他們。

她，的確是够美的，不論身裁，面目，膚色，一切的一切，都長得那麼恰到好處。可惜表情就是太冷，眞算得上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狐袍人接連向她打了幾個手勢，青衫文士也約略地看得出來，那些手勢是在替他介紹着，表示他是前來替瘋老婆子治病的。

那冷艷少女向青衫文士深深注視了少頃之後，才點點頭，轉身走向裏面房間的門口。

狐袍人壓低語聲，說道：「青衫客兄，我特別提醒你一聲，這丫頭天生殘廢，喜怒無常，武功又奇高，你得隨時當心她對你有不利的行動。」

這當兒，那通往裏間的房門已被冷艷少女打開，一股刺鼻血腥氣也隨之衝出。

青衫文士與狐袍人同時臉色爲之大變，狐袍人並疾聲喝道：「兄台當心！」

那冷艷少女仍然是一片冷漠，並向他們打了一個「請進去」的手勢。

事實上，房門一開的那一刹那間，青衫文士已看清楚了室內的一切，並不顧一切地衝了進去。

炕床上，那滿臉疤痕的瘋老婆子，已身首異地，橫屍其間！

那屍體的胸脯上，還平放着一塊碧綠的玉珮，玉珮精工雕鏤着「龍鳳呈祥」四個隸書。

青衫文士一把將玉珮抓在手中，略一端詳之後，目射寒芒，向那冷艷少女厲聲問道：「告訴我，是誰下的毒手？」

那狐袍人搶先苦笑道：「老兄，這變化太意外了，我去客棧接你時，那老婆子還是好好的，可恨的是，這位姑娘又聾又啞，根本不能提供我們一點綫索。」

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又出現了，那位又聾又啞的冷艷姑娘，居然冷笑一聲道：「你娘才又聾又啞哩！」

聽話的兩人，同時身軀一震，臉色大變之間，那冷艷姑娘却目注青衫文士，淡然一笑，說道：「告訴我，你，是不是杜家莊的少主杜少恆？」

「不錯。」青衫文士冷然地點着頭。

那冷艷姑娘接問道：「這塊玉珮，就是令堂隨身所佩的飾品之一，是嗎？」

「唔……」杜少恆（青衫文士）點首漫應着。

有着這片刻工夫的緩衝，他已將床上的那具屍體看清楚了，而心情也隨之鎭定下來。

本來，他認爲那瘋老婆子就是他那失踪業已二十年的母親。

因爲，就他在太白酒樓中所獲的印象，那瘋老婆子除了滿臉疤痕，與瞎了一隻眼睛，沒法辨認之外，那身裁，那神態，甚至連嗓音中，也可以看出他母親的影子來。

同時，也是他乍見那瘋老婆子身首異處時，顯得那麼激動的原因。

但目前，他看清楚了，玉珮雖然的確是他母親身邊的飾品之一，但那身首異處的老婆子，却不是他的母親，甚至也不是他在太白酒樓中所見到過的那個瘋老婆子。

那冷艷少女笑了笑，說道：「杜大俠，好一份沉着功夫！將門虎子，果然是見面更勝聞名。」

「多承誇獎！」杜少恆低頭審視手中的玉珮，連眼皮都不曾抬一下。

冷艷少女道：「杜大俠也不打算向我查問一些甚麼的？」

「我正要請教？」

「奴家洗耳恭聆！」

杜少恆猛一抬頭，雙目中冷芒電射地，凝注着那冷艷少女，沉聲問道：「那位瘋老婆子呢？」

「老身在這兒，」語聲來自外面房間中：「裏面血腥氣太重，大家都到外面來吧！」

那冷艷少女也立即接口說道：「二位大俠請！」

說着，她自己已當先退了出去。

狐袍人向杜少恆苦笑了一下，兩人相偕重

回外面房間中。

那瘋老婆子居然含笑相迎：「二位大俠請坐。」

那瘋老婆子一點也不瘋，裝束依舊，但臉上的疤痕已完全消失，瞎了的右目，居然也恢復正常。

啞吧少女會說話，那麼，瘋老婆子的一切正常，也就不足爲奇了。

杜少恆目光在對方兩人臉上一掃，道：「你們預佈圈套，經年累月的，爲的就是要誘使我來上鈎？」

那冷艷少女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那老婆子却含笑接口說道：「有人說，守株待兔，是最笨的辦法，但像對付杜大俠這種沉着功夫高人一等的對手，却也是最可靠的辦法。」

杜少恆注目問道：「妳我之間，素昧生平，當然更談不到任何恩怨，我想，二位此舉，幕後必然另有主使的高人？」

「不錯。」

「我可以先行請教嗎？」

那老婆子笑道：「不忙，不忙，杜大俠既然出面了，以後多的是時間呀！」

杜少恆輕輕一嘆，說道：「二十年的漫長歲月，我都挨過了，不錯，急也不在一時，不過……」

話鋒略頓，注目問道：「我要先知道家慈的近況？」

「杜大俠，你何以斷定老身知道令堂的近況呢？」

「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廢話說多了，對妳我都沒有好處，是嗎？」

「有道理，有道理，老身可以坦白告訴你，令堂還健在，而且活得好好的……」

「只是，已經瘋了？」

「也沒有瘋。」

「那妳爲何會裝成一個瘋婆子，去影射她老人家，誘使我上當的？」

那老婆子微笑說道：「這叫作智者所見略同，敝上能想到以一個瘋老婆子來誘使你出面，而杜大俠你居然也想到令堂會發瘋，眞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足見令堂的確有發瘋的理由。」

杜少恆又是輕輕一嘆，却沒接腔。

那老婆子笑問道：「杜大俠還有甚麼要問的嗎？」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我須要知道的，妳不會回答，還是不問也罷！」

「也算是快人快語。」那老婆子含笑接道：「那麼，杜大俠跟我走吧！」

「跟妳走？」

「不錯啊！跟我走。」

「妳怎能斷定我會跟妳走？」

「難道杜大俠不想跟令堂、令正，和令公子團聚？」

「這一着，可够高明！」杜少恆苦笑了一下之後，才一挫鋼牙，道：「好！卽使是上刀山，下油鍋，我也決定跟你走一遭……」

那一直冷眼旁觀的狐袍人，忽然揷口喝道：「不行！杜大俠怎能自投羅網。」

杜少恆道：「人家處心積慮，要將我杜家一網打盡，我除了自投羅網之外，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杜大俠家學淵源，難道還怕這兩個婦人女子，能將你困住？區區不才，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盛意心領了，我是以贖罪者的心情，自投羅網，閣下局外人，何必强行出頭哩！」

「不！我曾經受過令尊的救命之恩，此行本是爲了報恩而來，自然不能算局外人……」

那老婆子截口冷笑道：「好，老身成全你，跟我們一起走吧！」

狐袍人也冷笑道：「就憑妳這句話！」

那老婆子笑道：「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

扭頭朝那冷艷少女沉喝一聲：「丫頭，給點顏色，讓這狂徒瞧瞧！」

「遵命……接招！」

那冷艷少女話出招隨，雙掌齊出，快如迅電奔雷地，攻出五招。

那五招，可說是集快速，凌厲，奇詭之大成，使得武林世家出身的杜少恆，也爲之目射異彩，臉現驚容。

但那狐袍人所表現的，可更高明。

他，不但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化解了對方那集快速，凌厲，奇詭之大成的攻勢，而且乘機加以反擊，並朗聲大笑道：「小姑娘，妳也接我兩招試試！」

眞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那狐袍人口中的「兩招」才攻出半招，那老婆子已是臉色大變地，疾聲喝道：「丫頭快退！」

「退不了啦……」

狐袍人的朗笑聲中，那冷艷少女已被他一掌震退三尺，恰好跌坐在一張竹椅上。

這一掌，眞是恰到好處，誰都可以看出來，那冷艷少女並未受傷，但穴道已被封閉。

而且，狐袍人由出手反擊，到制住那冷艷少女，全部過程，最多也只能算是用了一招。

這情形，使得身近在咫尺的老婆子，也來不及搶救，只好一面飛身進擊，一面連連冷笑，說道：「想不到洛陽城中，還有如此高明的人物……」

話聲中，兩人已飛快地交手了三招，居然顯得斤兩悉稱地，難分軒輊。

這當兒，外面不遠處，忽然有人以黑話招呼道：「風緊，扯乎……」

那語聲才出，杜少恆已循聲撲出去，只聽室內傳來那狐袍人的冷笑道：「想走？給我躺下！……」

「打！」一綫白影，向着杜少恆，疾射而來。

杜少恆藝高人膽大，疾伸右手食中二指，將那一綫白影挾住，赫然是一個小紙團。

他，微微一怔之下，立卽將那紙團打開，就着地面積雪反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那是女用的眉筆，所草成的兩行小字：

目前情況撲索迷離，敵友難辨，你要特別冷靜。

語氣顯然是友非敵，筆跡也有似曾相識之感。

用的是眉筆，那一聲「打」，也清脆悅耳，顯然是一個女的。

那是甚麼人呢？他心口相問着。

匆促間，他已忘去要追趕那以黑語招呼那老婆子開溜的人的事，而怔立當場。

忽然，腦際靈光一閃！這筆跡，不是和客棧中題在床頭牆壁上，那半闋「江城子」的筆跡一樣嗎？

那麼，此人顯然是有所爲而來？

他，心念電轉間，那狐袍人已滿臉尷尬神色地，緩步而出，才使得他回過神來，注目問道：「閣下，那老婆子已被制服了？」

那狐袍人苦笑道：「在下很慚愧，本來，我是想聊効棉薄，替杜大俠帮忙的，想不到事與願違，却反而帮了倒忙。」

「此話怎講？」

「那老婆子和那丫頭，都被他們自己人殺以滅口了。」

杜少恆禁不住身軀一震，切齒恨聲說道：

「好一批狠毒的賊子！」

狐袍人苦笑着接道：「方才，當杜大俠撲出追敵的瞬間，那老婆子已被我制倒，但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忽然有人從窗外以暗器偸襲，我一時失察，自己是閃開了，却沒料到，他們的目的是殺人滅口……」

「那兩個都死了？」

狐袍人說道：「是的，是一種極普通的淬毒鋼針，但毒性劇烈，見血封喉，杜大俠，請進去瞧瞧……」

杜少恆偕同狐袍人重返室內，只見那老婆子與冷艷少女都已死亡。而且，就這片刻之間，全身都巳變成烏紫，足見其毒性之烈。

杜少恆默然沉思着，沒接腔。

是的，目前情況，確如那位不曾見面的神秘婦人，所給他的紙團上所寫：「撲索迷離，敵友難辨。」他必須冷靜地思攷一下才行了。

姑且撇開他全家神秘失踪的疑案，以及那暗中潛伏的敵人處心積慮地，誘使他出面的事情不說，光是這位狐袍人，其神秘色彩，就够濃厚的。

試想：方才那老婆子與冷艷少女所顯示的身手，都巳經够高明的了，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杜少恆自信在那兩人中的任何一人手下，他都走不過百招，但那兩人在狐袍人手下，却是一招半式的就被制倒了。

他實在想不通一個出身黑道，受過他父親的救命之恩的人怎會有這麼高明的身手？

那麼，這位狐袍人所說的話，又是否可靠呢？

如果狐袍人的來歷有問題，則方才當他因追敵而離開室內時，所發生的一切，也不無可疑了……

那狐袍人似是巳看透了杜少恆的心事，因而含笑問道：「杜大俠是否認爲我這個人有點神秘，因而對我所說的一切，也採取懷疑的態度？」

杜少恆「唔」了一聲，算是默認了。

那狐袍人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也難怪，是我自己表現得太神秘，同時，目前所發生的一切又陰差陽錯的巧得那麼出奇。」

話鋒略爲一頓，又正容接道：「不過，請杜大俠相信我，我所說的，完全都是實情。」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鬼域江湖步步險，有時候，親眼目覩的事，也會暗中隱藏玄機，所以，要相信一個人，眞是談何容易。」

「不要緊。」那狐袍人苦笑了一下道：「俗語說得好：事久見人心，且讓時間去證明我的誠意吧！」

「但願如此。」

「現在，我該作一個自我介紹了，在下複姓司馬，單名一個元字，一元復始的元。」

「啊！原來是司馬元。」

司馬元道：「該是進晚餐的時候了，在下蝸居，離此不遠，杜大俠能否賞臉，枉駕蝸居，共謀一醉？」

杜少恆笑問道：「閣下口中的蝸居，也就是在利民當舖了？」

「正是。」

杜少恆道：「司馬兄誠意相邀，在下自不能不識抬舉……」

× × ×

地無分南北，時不論今古，所有當舖的大門口，都有一個血紅的斗大的「當」字。

那血紅的顏色，任誰都不會認爲，那是表示當舖老闆以一顆赤誠的心在接待窮人，否則，一般朝奉的面孔不會那麼冷，而那仰之彌高，高不可攀的櫃台，也不會作得那麼高，使得光顧他們的衣食父母，一進門就有矮了半截的感覺。

所以，說得誇張一點，那血紅當字的紅顏色，該是用窮人的鮮血塗上去的……

利民當舖雖然只有短短十來年的歷史，但在洛陽城中，却巳後來居上地，成了首屈一指的大當舖。

尤其是地處洛陽城中的鬧區，左邊是一家富麗堂皇的鴻翔綢緞莊，右邊是一家規模宏偉的達記糟坊，更爲襯托出它的不凡氣勢。

不過，不管它如何的氣勢不凡，它那大門口的血紅的斗大當字，那仰之彌高的櫃台，那陰沉沉的氣氛，却也一如普通當舖一樣，未能免俗。

當杜少恆，司馬元二人相偕進入利民當舖的大門時，一個身裁高大的短裝漢子，幾乎是以前後脚之差，跟踪而入。

說他身裁高大，似乎太籠統，也沒一個標準，但如果說他毋須踮起脚尖，就能輕易而自然地看到櫃台內的一切，則其身裁之高，也就有個概念了。

此人年紀約在二十上下，濃眉大眼，膚色黝黑，加上他那一身黑色棉襖袴，站在那兒，就像是一座鐵塔似地。

他，抖落身上的雪花，向櫃台內瞄了一眼，拉開破鑼似的嗓門，嚷道：「嗨！老闆，當當。」

坐在櫃台邊的老朝奉，抬手將架在鼻樑上的老花眼鏡，向額頭上一抬，向那年輕人投過驚詫的一瞥之後，又將老花眼鏡戴好，漫應道：「拿上來。」

「拿甚麼來呀？」

「你不是要當當嗎？」

「是啊……」

「那你還不拿給我瞧瞧。」

「要瞧？我就站在這兒，難道你沒長眼睛？」此人不但嗓門粗，火氣也够大的。

因此，本來已走向通往裏間門口的杜少恆，司馬元二人，爲之住步回身察看，老朝奉更是索性取下老花眼鏡，注目訝問道：「小伙子，你這是甚麼意思？」

那年輕人道：「沒甚麼意思，我就是要把我自己當給你。」

把自己當給當舖，這可眞是未之前聞的大笑話。

因此，不但老朝奉爲之楞住，連杜少恆，司馬元二人，也不禁蹙緊了眉峯。

也僅僅是這片刻的沉寂，那年輕人却很不耐煩了，立即拉開粗嗓門，喝問道：「嗨！你怎麼不說話？」

老朝奉眼皮連連眨了幾下，笑問道：「小伙子，你要我說甚麼呀？」

「我要將自己當給你！你要不要？」

「這個……年輕人，能不能讓我先問你幾句話？」

「你問吧！」年輕人答得很爽快。

「你怎麼會想到，要把自己當到當舖裏來？你要當多少錢？這些錢準備作甚麼用場？」

那年輕人苦笑道：「你一下子問出三個問題，教我怎麼回答呢？」

「你可以一個一個的回答。」

「好，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略爲停了一下，才接道：「我自己可不知道當舖是作甚麼生意，也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當到當舖裏來……」

「那麼，是別人指點你來的？」

年輕人咧咀笑道：「你眞聰明，一下子就猜着了。」

「那位指點你前來的，是甚麼人？」

「是我義母。」

「你自己的父母呢？」

「不知道，據我義母說，我是她老人家在

路邊檢回來的！所以，她老人家一直叫我拾得兒。」

「拾得兒？」老朝奉蹙眉問道：「那麼，你連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

「是的，我只知道我叫拾得兒。」

「你今年幾歲？」

「十八。」

「你義母呢？」

「已經走了，是和我姊姊一起走的。」

「你還有姊姊？」

「是的，那是我義母的親生女兒，我義母說，她沒有錢，我的飯量又大，實在養不起我，而我也算長大了，可以自己謀生活了，所以，才叫我將自己當到當舖裏來，至於當多少錢，我義母沒說過，就由你看着辦吧！好在我並不須要錢用，不管當多少錢，都請你給我保管，有機會時，給我娶個媳婦兒……」

年輕人一口氣說到這裏，才注目問道：「你的問題，我都回答過了，現在，該你給我回答了吧？」

他，外表憨直，但目光中却透着精明，談吐之間，口齒淸楚，而有條理，却也不脫幼稚的味兒。

至於他所說的這些，究竟是眞是假，可連這位閱歷豐富的老朝奉，也沒法分辨，一時之間，更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

是的，說來也難怪，當舖的生意，固然是五花八門，包羅萬象，只要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當，似乎並無甚麼限制，但一個活生生的人，要自己將自己當在當舖裏來，可實在是一件破天荒的新鮮事兒。

身爲老闆的司馬元，當然明白老朝奉的心境，因而立即回身走向那年輕人的身邊，並邊走邊搶先說道：「由我來回答他。」

那年輕人却向他注目，問道：「你是甚麼人？」

「我是這利民當舖的老闆。」

「那好極了，我義母說過，如果櫃枱的老先生不肯接受這筆生意，就直接去找老闆。」

司馬元不禁一楞，道：「找老闆幹嗎？」

年輕人笑道：「找老闆，這筆生意就一定可以作成。」

「你義母是否也說過理由？」

「說過的，我義母說，即使當舖老闆也不接這筆生意，也必然另外有人會接的。」

這可越說越玄了，試想：如果當舖的朝奉與老闆都不接這筆生意，還有誰會必然要接受呢？

司馬元苦笑了一下，道：「你義母眞的這麼說過？」

「騙你的是這個。」年輕人伸出五指作烏龜狀，那神情，還有着五分的天眞。

「那麼，你義母是否也告訴過你，如果我不接這筆生意，是甚麼人一定會接受呢？」

「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是的，是你的朋友，新交的朋友，姓杜，年輕的時候，叫……叫甚麼玉……哦！我想起來了，叫……叫『玉面修羅』杜少恆的。」

司馬元給震驚得幾乎要跳了起來，臉上有着太多的驚訝，但一時之間却是接不上話來。

倒是杜少恆本人，表現得很鎭靜，只是淡淡地一笑道：「原來是沖着我來的，俗語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以往，我種下的『瓜』和『豆』，都不算少，現在，也該是收穫的時候了。」

一頓話鋒，目注司馬元笑問道：「司馬兄，這筆生意，你怎麼說？」

司馬元正容說道：「杜大俠，我看，這事情，咱們得從長計議才行……」

「不必了，司馬兄給我一句話就行，這筆生意，你是接不接？」

「這個……」

「閣下不必爲難了，由我接下吧！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那年輕人不禁歡呼道：「你……你就是那個甚麼『玉面修羅』？」

「唔……」

「你巳經答應，要我當給你了？」

「不錯……」

「那好極了，你喜歡種瓜種豆，這些，正是我拿手活兒。」他那仍然帶着三分稚氣的臉上，充滿着一片興奮的光彩，怎麼也瞧不出來，他的話中會有甚麼諷刺的味兒。

杜少恆目光深注着，半晌之後，才含笑向司馬元說道：「司馬兄，這孩子，簡眞是一塊渾金璞玉。」

司馬元點點頭，道：「是的，他的資質和根骨，都太好了，只可惜……」

他突然將巳到咀邊的話嚥了下去。

杜少恆道：「司馬兄，只可惜甚麼呢？」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卽加以補充道：「你我雖然是萍水相逢，却是彼此一見如故，所以，不管有甚麼話，都可直言無隱。」

司馬元不自然地一笑道：「其實，也沒甚麼，我只覺得這孩子的來歷，有點可疑。」

杜少恆道：「那不要緊，來歷不明，可以慢慢查出來的。」

拾得兒挿口接道：「我說的都是實情，你再查也查不出甚麼名堂來的。」

司馬元目注杜少恆，道：「杜大俠，你巳決定將這孩子留在身邊？」

杜少恆點首接道：「不錯。」

司馬元道：「那麼，我們一起到裏面去談吧！」

他，一面當先帶路，一面扭頭招呼道：「小伙子，跟我們走。」

拾得兒咧咀一笑道：「不用你招呼，我巳經跟定這位杜大俠啦！」

司馬元笑道：「眞難得，你也居然會叫杜大俠。」

拾得兒道：「我是跟你學的呀！我義母說過，一個人活到老，學到老，隨時隨地可以學習的……噫！你這房子好大啊！」

杜少恆笑問道：「以前，你沒見過這麼大的房子？」

拾得兒苦笑了一下道：「是的，這還是第一次。」

司馬元道：「只要你喜歡，以後，你就住在這兒好了。」

司馬元道：「好是好，不過，我是跟定杜大俠的，只要杜大俠住在這兒，我當然也住在這兒。」

杜少恆扭頭說道：「拾得兒，有一點，我要糾正你，以後，別叫我杜大俠。」

「那麼，叫你甚麼呢？」

「叫我杜叔叔，或者杜伯伯都可以。」

「那我就叫你杜伯伯好了，叫起來也順口一點。」

「這位，你就叫他司馬伯伯。」

「是！司馬伯伯……」

這房子可的確是不小，他們三個人邊走邊談，巳到第三進的一個跨院中，看情形，後面似乎至少還有一進。不過，房子雖大，住的人却不多，一路行來，一共才碰到四個人。

而且，那四個人，都不像是司馬元的家族，顯然是當舖中的執事人員。

進入跨院中後，司馬元才謙笑道：「杜大俠，蝸居中，以這兒最爲淸靜，就請暫時在這兒委屈一下吧！」

說着，已當先進入左廂房中。

外面雖然風雪交加，嚴寒刺骨，但一進入房間，却立即有溫暖如春之感。

原來室內除了炕床的溫度燒到恰到好處之外，還有一個燒着木炭的火盆，火盆上一隻銅壺中，正蒸氣直冒，「嘶嘶」作响，一個年約十七八的青衣侍女，顯得很大方地肅立相迎。

杜少恆一面游目四顧，一面笑道：「一個一身如寄，四海爲家的人，能够有這等場所，藉避風雪，已經算是莫大的享受啦！只是平空打擾司馬兄，使我深感不安……」

司馬元連忙接道：「杜大俠這麼一說，深感不安的，倒是在下我啦……」

「此話怎講？」

「因爲，我這條命，都是令尊所救……」

「這些，不用談……」

「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二位請坐。」

微頓話鋒，扭頭向一旁侍立的青衣侍女道：「巧兒，別發呆，快替貴賓沏茶。」

「是……」

分賓主坐下之後，杜少恆向那位自進入本宅以來，第一個見到的女人打量了一下，才向司馬元笑問道：「司馬兄，這位是——？」

「侍女巧兒，這小院子就由她負責照料，以後杜大俠有甚差遣，儘管吩咐她就是。」

「多謝司馬兄！」

這位巧兒，雖然是侍女裝束，脂粉不施，但却是麗質天生，算得上有七成以上的姿色。

杜少恆話鋒一頓之後，才向司馬元歉笑道：「司馬兄，在下雖然是冒昧造訪，但既承不棄，在禮數上，我該先拜見嫂夫人才是。」

司馬元連忙接道：「不瞞杜大俠說，在下還是老光棍一個。」

杜少恆一楞，道：「莫非司馬兄練的是童子功？」

「可以這麼說，」司馬元向巧兒說道：「巧兒，沏好茶後，走去吩咐厨房，將晚餐送到這兒來。」

「婢子知道了。」巧兒嬌應着，分別獻上香茗之後，才悄然離去。

杜少恆淺淺地飲了一口茶，才向拾得兒笑問道：「拾得兒，咱們之間這筆生意，雖然成交了，但條件還不曾談過，你說，你要當多少錢？」

拾得兒一楞道：「這個……我義母可沒說過。不過，我想只要够我娶一房媳婦兒就行了，還是請杜伯伯看着辦吧！」

杜少恆點點頭道：「好！我不會虧待你的，到時候，由我替你娶一房媳婦好了。」

「多謝杜伯伯！」

司馬元插口笑問道：「拾得兒，你義母姓甚名誰？」

拾得兒苦笑道：「我一向就叫她娘，可不知道她老人家姓甚名誰，也不曾向她老人家請問過。」

「那麼，她有多大年紀呢？」

「也不知道，不過，看起來，還很年輕，很美。」

「怎麼樣年輕法？」

拾得兒禁不住眉飛色舞地接道：「當我們三個人在一起時，不認識我們的人，都以爲她老人家，是我們姊弟的大姊哩！」

司馬元呵呵大笑道：「啊！那可的確是顯得很年輕。」

杜少恆注目問道：「你唸過書？」

「唸過，不過不多，都是我義母教的。」

「也練過武？」

拾得兒道：「沒有，我義母說，我天生蠻力，不練武也能一拳打死人，所以，她老人家不許我練武。」

司馬元插口問道：「你義母的武功一定很高？」

拾得兒道：「這個，我倒不清楚，但我看過她跟姊姊舞劍，眞是好看極了，我心裏好想也學一學，但她老人家就是不許我學。」

「他們經常舞劍？」

「是的，只要是沒人看到的地方，一有空就舞劍。」

「你的蠻力大到甚麼程度呢？」

「這個，我可說不出來，啊！有有，記得有一次，兩頭大水牛打架，打得頭破血流，兩個牧童急得只管哭，却不敢接近……」

杜少恆笑問道：「結果是你將兩個大水牛拉開的？」

拾得兒面有得色道：「是的，是我將兩頭大水牛硬行拉開了……」

能够將兩頭惡鬥中的大水牛硬行拉開，這一份蠻力，可的確是驚人的。

說到這裏，晚餐送上來了，很豐盛，也很精美。

拾得兒似乎第一次吃到這麼豐盛而又精美的美酒佳餚，樂得他眉飛色舞地大杯喝酒，大塊吃肉，一席酒菜，至少有三分之二進了他的肚子。

不過，他的肚子雖大，酒量却並不好，席未終，已經酩酊大醉，只好由巧兒帶着他先去隔壁安歇。

當撤下殘席，換上香茗時，司馬元才正容注目問道：「杜大俠，對於拾得兒的義母究竟是誰，你心中是否已有一個概念？」

「沒有啊！」

「那你將一個來歷不明，居心叵測的人留在身邊，不是太危險了嗎？」

杜少恆苦笑道：「人家已經找上門來了，我除了接受挑戰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呢！」

司馬元輕輕一嘆之間，杜少恆却忽然向他投過會心的一笑，並用手向屋頂上指了指。

司馬元雙眉一揚，正待有所行動時，却被杜少恆以手勢止住了。

杜少恆仰首朗聲說道：「朋友，屋頂上風狂雪緊非待客之地，何不請到屋裏來談談。」

屋頂上傳來一聲冷笑，冷聲道：「不必了，杜少恆，你如果還算是一號之人物，就不要使居停主人受到池魚之殃，咱們到北邙山上去一決生死……」

另一個蒼勁語聲接道：「錯了！老弟台，不是叫他去北邙山上決甚麼生死，是叫他前去領死。」

那陰冷語聲笑道：「老大哥，話是不錯，但『玉面修羅』杜少恆是何許人，豈會束手領死，既然不會束手領死，則必然要經過一場生死惡鬥，所以，我認爲，我所說的一決生死，並沒有錯。」

那蒼勁語聲呵呵大笑道：「老弟台，不但武功日益精進，這張咀皮子也是越來越犀利了哩！」

那陰冷語聲道：「老大哥過獎，老大哥過獎……」

這兩位不速之客的肆無忌憚的談笑，將正在蒙頭大睡的拾得兒吵醒了，只聽他拉開巨大嗓門，怒聲喝道：「過江也好，過海也好，不許鷄貓子亂叫的……」

杜少恆沉聲喝道：「拾得兒不許多咀！」

拾得兒的語聲道：「他們吵得我不能睡覺嘛……」

那陰冷語聲冷笑一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

杜少恆揚聲說道：「別跟孩子一般見識，朋友，你先報個萬兒。」

那陰冷語聲道：「免了！像我這樣的無名

小卒，報出萬兒來，你也未必知道。」

杜少恆道：「那麼，你不過是一個替人傳信的狗腿子？」

「杜少恆，你敢出口傷人！」

「你要放明白一點，罵你一聲狗腿子，已經够客氣了，說！你們主子是誰……」

也許是那語聲陰冷的人，有忍耐不住之勢，只聽那蒼勁語聲低喝道：「老弟不可造次——杜少恆，你別多問，到了北邙山，自然會知道！」

杜少恆冷哼一聲道：「好！我正要瞧瞧，究竟是何方神聖，在暗中跟我作對？」

那蒼勁語聲呵呵大笑道：「跟你作對，杜少恆，你太抬舉你自己啦！」

「少廢話，說，甚麼時間？」

「今夜三更正。」

「北邙山地區不小，說個範圍。」

「大漢靈帝的陵前，聽清楚了嗎？」

「好！在下準時赴約……」

「告辭！」

「慢着！」一直不曾開口的司馬元，忽然沉聲接上腔。

那蒼勁語聲縱聲狂笑道：「司馬當家的，你總算是金人開口了，我還以爲你當了十年大老闆後，變成縮頭烏龜，不敢吭氣了哩！」

司馬元臉色一變道：「你認識我？」

「這不是你的光榮嗎！」

「我不要你替我臉上抹舍……」

語聲中，人已穿窻而出，杜少恆也跟踪而出，並含笑說道：「司馬兄，有道是：兩國交兵，不斬來使，請放他一馬吧！」

司馬元接口說道：「杜大俠，我有我的立場……」

話聲中，兩人都抬首向屋頂上瞧去。

此時，風雪正緊，地面和屋頂的積雪也愈來愈厚。

在積雪反映之下，只見屋頂上，有若幽靈似地，站着兩個夜行人。

左邊一個，年約五旬出頭，身着黑色短裝，濃眉大眼，右頰上有一道長達三寸的疤痕。

右邊一個，却是一位年約三旬左右，身着藍色長衫的文士。

緊接着，司馬元目注那短裝老者，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你。」

「不錯，是我，」短裝老者抬手撫摩着右頰上的疤痕，陰陰地一笑道：「這道疤痕，就是拜閣下所賜，你還記得嗎？」

這當兒，杜少恆向司馬元悄聲問道：「司馬兄，你們曾經有過樑子？」

司馬元苦笑了一下道：「是的，那廝臉上的疤痕，是我給他所造成，但我却幾乎斷送了一條老命，如非是令尊恰巧路過，及時搶救，我就不會活到今天了。」

杜少恆「哦」了一聲，說道：「原來司馬兄所說的，先父對你有過救命之恩，是這麼回事……」

那短裝老者咧口笑道：「司馬元，歷史會不會重演呢？當年，杜恆救了你一命，如今，杜恆的墓木已拱，却恰好有個杜恆的兒子在你身邊……」

「閉咀！」司馬元截口怒喝一聲，人已飛身上了屋頂，精目中寒芒一閃，沉聲說道：「亮兵刃，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短裝老者仰首狂笑道：「司馬元，北風強勁，可別閃了舌頭呀！」

「嗆」地一聲，司馬元已拔劍進擊。

他，拔劍出招，一氣呵成，而且快速已極地，但見寒芒一閃，直射那短裝老者的前門。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司馬元的閃電攻勢已被對方的緬刀架住，緊接着，雙方以快制快地，狠拚了三招，居然是斤兩悉稱，難分軒輊。

這情形，使得跟踪而上，在一旁掠陣的杜少恆，精目中爲之異彩連閃。

那短裝老者一面精招迭出地，加緊搶攻，一面笑道：「怪不得你狂，龜縮了多年之後，果然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就在這緊張火爆的當兒，不遠處忽然傳出一長三短，四聲尖銳的竹哨聲。

那短裝老者話鋒一轉道：「司馬元，暫時讓你多活幾天，老夫告辭！」

話落，虛幌一招，長身而起，與那藍衫文士雙雙像巨鶴冲霄似地，閃得一閃，卽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沉寂了少頃之後，杜少恆才苦笑道：「司馬兄，我眞成了一個不祥的人，才到這兒，就給你帶來了痲煩。」

司馬元正容說道：「杜大俠千萬別這麼說，事實上，這本來就是我自己的事。」

杜少恆歉笑了一下，才神色一整，道：「司馬兄，請原諒我請教一個不應該問的問題，方才，據我所觀察，司馬兄似乎是故意隱藏了實力？」

司馬元苦笑道：「我知道瞞不過杜大俠你的法眼。」

杜少恆注目問道：「我想，司馬兄此舉，必然是另有深意？」

司馬元不自然地苦笑道：「這一點，我不否認。」

「面對宿仇，自己明明有力量殺他，却故意隱藏實力，放他一馬這事情，可的確是罕聞罕見。」

「杜大俠問話，蠻具技巧啊！」

杜少恆臉容一正，接道：「司馬兄，只因你我一見如故，我才不揣冒昧，問出不該問的話來……」

司馬元連忙截口接道：「杜大俠言重了，本來，以我曾受令尊活命之恩，和你我一見如故的情份上，在杜大俠你面前，本不應保存甚麼秘密，但此事實在有碍難之處，尚請多多原諒。」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接道：「不過，時機成熟時，這一秘密也就不成其爲秘密的。」

「那要等多久呢？」

「我想不會太久的，」司馬元苦笑道：「你瞧咱們站在屋頂上乘風凉，所爲何來……」

杜少恆接道：「對了，我也該走啦！」

「現在就去北邙山？」

「是的，……」由于室內的拾得兒鼾聲如雷，顯然是好夢方酣，因此，杜少恆話鋒一轉，道：「司馬兄，請別告訴拾得兒，我是去北邙了。」

「好的……」

「還有，不許你淌這渾水！」

「這個，我自有主張，因爲，由于方才的事實，我已不算局外人了。」

杜少恆眉峯一蹙之間，司馬元又立卽接道：「杜大俠請先走，我隨後趕來。」

杜少恆咀唇牽動了一下，但話到唇邊，又嚥了下去，向着司馬元苦笑了一下，抱拳一拱，長身飛射而去。

× × ×

北邙山南麓，集有漢，晉，唐，三朝的帝王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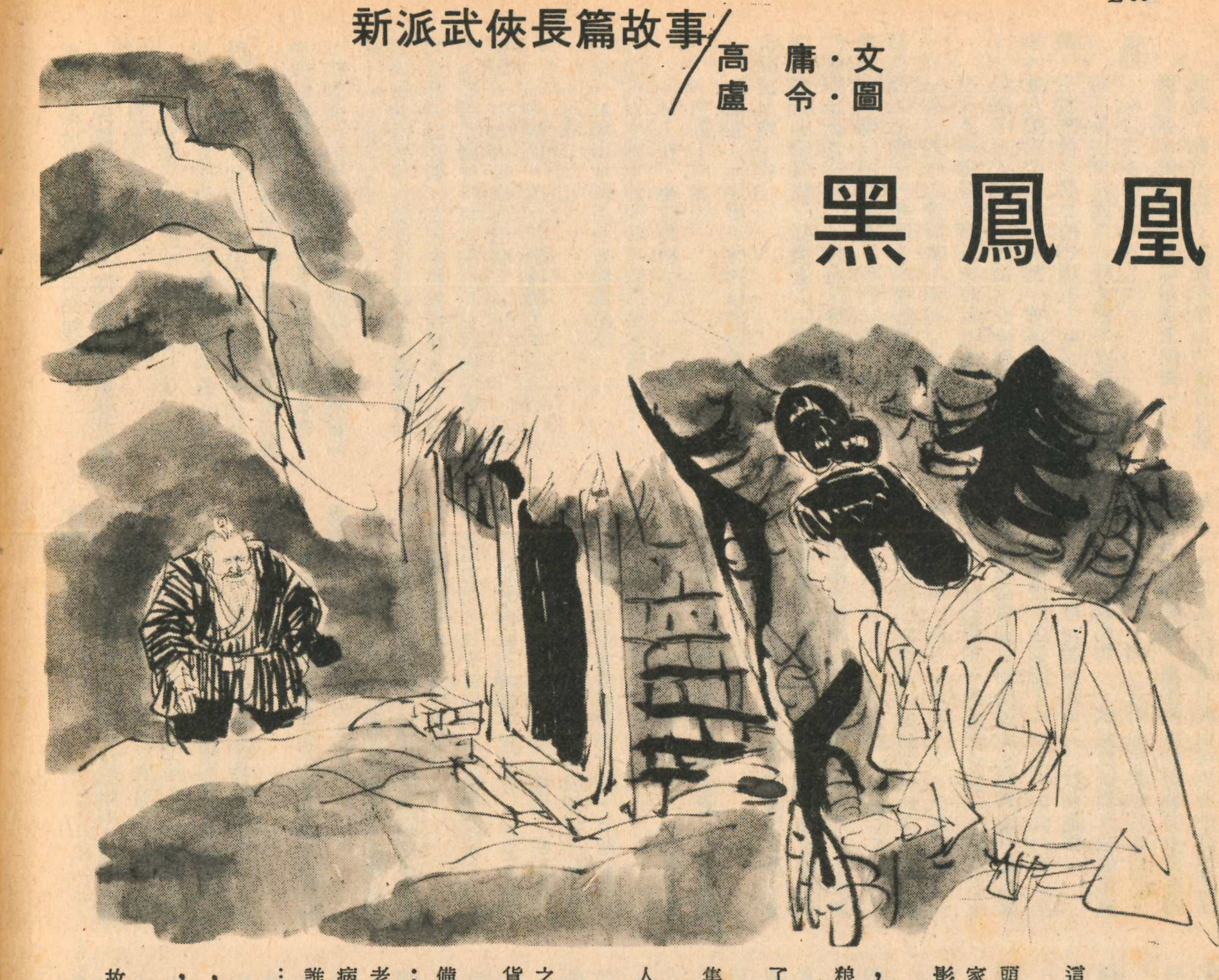
自漢代的光武，明帝，而下，歷代的達官貴人，大多葬靈骨于此，積而久之，形成邙山無臥牛之地，觸目所及，全是墳墓。

我國歷代帝王對陵墓的修建，一向極爲重視，其規模雖比不上埃及的金字塔，却都是極盡奢侈宏偉之能事。 ①（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黑鳳凰



串謀演假戲

嚴格說起來，盛家集不能算是一個市集，這兒只是崇山峻嶺中的一處小村落。

數十戶人家，一條崎嶇的石板路，站在街頭可以一眼望到街尾，每當風雪來臨的時候，家家掩門閉戶，街上積雪盈尺，看不見一個人影。

在這兒，一年中至少有八九個月積雪不融，居民們躲在石砌的屋裏，全靠積存的一點雜糧和獸肉，渡過漫長寒冬。

這段日子裏，只有街頭的盛家老店最熱鬧了。

整個盛家集，僅有這一家商店，整個盛家集，也僅有這位開店的盛老頭不靠打獵維生。

盛老頭是全集子裏，最有錢和最有聲望的人。

除了打獵之外，盛家老店什麼生意全做。寒多，他收購居民們的皮貨和藥材；春夏之季，却由山區外販來布匹，食鹽，米粮和雜貨，供應全村所需。

盛家老店自釀烈酒，售與獵戶們禦寒，又備有炕房，供偶爾由外地入山採藥的客人投宿；誰若提議擲幾把骰子，推幾庄牌九玩玩，盛老頭決不反對，還免費供給賭具；那家有人生病，盛老頭亦會把脈開方子，兼治跌打損傷；誰要嫁女兒，娶媳婦，他寫文書，擇日選地……任何生意，盛家老店都一體包辦。

總之，這盛家老店兼營客棧，酒館，賭場，醫院……等各項營業，凡是能賺錢的事都幹，只除了沒有開設「妓院」。

其實，盛老頭不是沒試過，但爲了兩個緣故，弄得半途歇業，沒有再經營下去。

一是居民太少，靠打獵維生的人又天生窮

謊語騙眞情

困，出不起價錢，根本養不活妓女。

二是獵戶們多數粗壯，見了女人忘了命，窮兇極惡，花了錢恨不得連本帶利一下子撈回來，那次應客的又是兩名雛妓，招架不住，險些沒鬧出人命。

盛老頭錢沒賺到手，反受盡同村婦女的唾罵，只得掩旗歇鼓，從此放棄了這個行當。

儘管不經營妓院，盛家老店依然營業鼎盛，始終是集子裏最熱鬧的地方。

× × ×

時序才入秋，山區中已刮起刺骨的寒風。

盛家老店門口的厚棉布簾子，擋住了彌天寒意，屋內燃起火盆，擠了滿滿一屋子叫囂，喧嚷的人。

二三十名獵戶，有的在喝酒，有的在賭錢，嬉笑叫罵，只差沒把屋頂震塌下來。

屋外寒風呼號，屋裏却顯得有些燠熱，熊熊的火盆，火辣的烈酒，使人猶在冒汗。

幾個年輕小夥子，甚至脫下了皮襖，光着胳膊在賭枱邊嘶聲呼喊。

全屋子裏，只有三個人靜靜地坐着，既未酗酒，也沒有賭錢。

一個是盛老頭，正在櫃枱內左手算盤右手筆，全心全意結算着一篇流水賬。

另外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的矮胖子，一個約莫六旬開外的老者，坐在屋角裏一張小桌邊，桌上雖然也放着酒，兩人却動也沒動，只低頭默坐，對這滿屋子喧嘩，似乎充耳不聞。

矮胖子偶爾還抬起頭，用冷峻的目光，掃視一下賭枱邊吵得過份的獵人，老者却始終沒有抬過頭，雙目虛闔，好像在沉思，又好像在打盹兒。

這兩人都不是本地獵戶，而是寄住在盛家老店的客人。據他們自稱，是入山採藥的藥商，因爲那年紀較大的一位感染了風濕，身子不適，暫時在盛家集休養。

老者的確像有病的樣子，常常半夜呻吟，又有點咳嗽，盛老頭幾次要替他把脈開藥，却被他婉拒了。

他們自己是藥商，熟悉藥性，盛老頭不敢班門弄斧，只好作罷，何況人家出手大方，一切費用都從優付錢，看來不像沒有來歷的，盛老頭也不敢得罪他們。

× × ×

賭局正熱鬧，推莊的是個膚色黝黑的精悍小夥子，外號叫「黑驢」的，已經連抓了兩副通吃，面前的銅錢堆得像座小山，大夥兒却輸得眼珠子發紅，恨不得一口將這條黑驢吞下肚裏去。

牌已經砌好了，各門的注也下妥了，黑驢正捧着骰子在手掌心直搓，口裏吆喝着：「離手！骰子走順家，大小一把抓。開——」

兩粒骰子剛要擲出，突然由店門口吹進來一股寒風。

推莊的黑驢正面對店門，整個人忽然呆住了，兩眼發直，張大嘴巴，高舉着的手竟懸在空中，骰子也忘了擲。

旁邊有人推了他一下，催促道：「擲呀，發什麼驢呆！」

黑驢好像從夢裏醒過來，揉揉眼睛道：「奇怪，難道是我眼花看錯了……」

有人罵道：「賭神菩薩才看錯了，竟讓你這黑驢子贏錢！」

「黑驢，少他娘的打馬虎眼，快點擲骰子吧。」

黑驢道：「別吵！別吵！我眞的看見門口有個人……」

「有人沒人，關你屁事，也值得大驚小怪的。」

「不！那不是咱們本地人，而且是一個女的。」

「女的？」

大夥兒都被這兩個字吸引了，紛紛回頭張望。

門口除了那張厚棉布簾子，什麼也沒有。

有人不耐煩，罵道：「見你的大頭鬼，快擲骰子，你他娘的八成是想女人想瘋了。」

黑驢一口咬定道：「眞的是個女人，我清清楚楚看見她掀開簾子，伸頭進來瞄了一下，又縮回去了。」

「那女人長得像什麼模樣？」

「長長的頭髮，鵝蛋臉，一雙大眼睛，皮膚很黑，但是黑裏帶俏，美得叫人心跳，就好像……就好像……」

「就好像你親姐姐一樣！」

不知是誰接了這一句，惹得大夥兒哄然大笑。

「敢情你自己生得黑，就編個黑裏俏來誆咱們？」

「瞧你像個黑驢蛋似的，就俏也俏不到那裏去！」

「快擲骰子吧，老子才不管你黑不黑，俏不俏，老子只想撈本再贏你龜兒的錢！」

「對！少廢話，快擲骰子……」

大夥兒又笑又罵，黑驢可是眞急了，把骰子往口袋裏一揣，大聲道：「你們不信是不是？誰敢打賭跟我去門外看個明白？」

他還沒抽回手，已被人一把抓住，道：「黑驢，少來這一套，贏了錢就想扯腿？」

又有人叫道：「搜他的口袋，這小子準是想玩手法，口袋裏藏着假骰子！」

「……」

人多嘴雜，有人起閧，就有人附合，屋子裏頓時沸騰起來。

正亂着，門簾動處，又吹來一股冷風。

就像由北極冰山吹過的寒流，整個屋子內的喧嘩，叫囂，笑罵……一下子全都凍僵了。

每個人臉上都是驚愕的表情，沸騰的屋宇，突然靜了下來，幾乎可以聽見各人心跳的聲音。

店門口站着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

一點也不錯，鵝蛋臉兒，大大的眼睛，黑而亮的皮膚，看模樣，頂多十八九歲。

如果說黑驢的皮膚像煤炭，這少女的膚色就像精工細織的黑緞子，雖然同樣是黑色，但黑得美，黑得俏，美得令人目眩心跳，俏得使人神馳意飛。

這麼冷的天，她身上却穿着一件像坎肩似的夾背心，一條齊膝短褲，整個胳膊和半截小腿全裸露在外面。

她當然不會是本地人，因爲盛家集絕沒有這麼美的女孩子，別說見過聽說也沒聽說過。

可是，方圓百里內，並無其他村鎮，這少女是從那兒來的呢？

粗心大意的獵戶們可沒想到這一點，大夥兒的魂魄都被少女的美貌攝住了，近百道目光，全都凝注在這半裸少女身上，一個個不停地偷嚥着饞沫，什麼牌九，骰子，賭本，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半裸少女脅下夾着一個小布包，面對滿屋子貪婪的目光，似乎也略感到侷促不安，半垂着頭，快步走到櫃枱前面。

盛老頭連忙推開算盤站起來，向少女上下打量了一遍，低聲問道：「大姑娘，你要做什麼？」

半裸少女用手指指那些米缸鹽罐子，道：「我要這些東西。」

盛老頭輕哦了一聲，道：「你是買東西來的，那好，想買些什麼，大姑娘你儘管吩咐，我叫夥計替你包起來。」

半裸少女道：「我要很多東西，吃的，用的，統統都要，最少得够半年的吃用才行。」

盛老頭愕然道：「大姑娘，你是替人批貨？還是自己用的？」

少女笑笑道：「當然是我自己要用的。」

「那……爲什麼要一次將半年吃用的東西全買去呢？」

「因爲我住的地方很遠，來去不方便，我也沒有工夫常常來。」

盛老頭皺眉道：「大姑娘，這只怕有些難辦了。」

少女道：「有什麼難辦？」

盛老頭道：「一個人半年吃用的東西不少，小店人手不够，恐怕沒有辦法替你送去。」

少女道：「不用你送，我自己會拿。」

盛老頭一怔，道：「你能拿得動？」

少女道：「當然能。你只要替我把東西放在竹簍裏，用繩子綑緊，我自會搬回去。」

盛老頭又向她仔細打量了一遍，半信半疑地搖了搖頭，只得吩咐夥計取竹簍來。

那少女好像對任何東西都很喜愛好奇，除了整袋的米，麵，鹽，糖等食物，又挑了許多花花綠綠的布料，甚至鞋襪，珠粉，飾物……大包小包，選了一大堆，將兩隻竹簍塞得滿滿的，仍嫌意猶未足。

這時，滿屋子人都忘了賭錢喝酒，紛紛圍到櫃枱前面來，大夥兒望着那半裸少女東挑西選，直看得目瞪口呆，如痴如醉。

只有屋角上的老者和矮胖子沒有動，但也不時將冷峻的目光透過人叢，暗中對那半裸少女打量着。

盛家老店的存貨，幾乎被挑去了一半，這

眞是盛家老店自開業以來，最大一次交易。

盛老頭又是興奮，又是驚疑，撥算盤計算價欵時，手指都在發抖，以致好幾次把算盤珠子撥錯了。

總結價欵，一共是十四両八錢七分銀子，外加二十三枚銅板。

盛老頭看在「批購」的份上，咬咬牙，把三個銅板的零頭抹去，應實收十四両八錢七分銀子二十個銅板。

半裸少女搖頭道：「我沒有錢，也沒有銅板，我從來就沒有用過錢。」

盛老頭聽得一呆，道：「大姑娘，沒有錢怎麼能買東西？」

半裸少女將小布包輕輕放在櫃枱上，道：「我用這些獸皮跟你換東西，總該可以吧！」

以物易物，也是交易的方法，盛老頭當然不能拒絕。

可是，當他匆匆解開那個小布包，却幾乎爲之氣結。

布包內只有兩張野兔皮，一張白色，一張灰色，加起來也值不了五分銀子。

圍觀的獵戶們忍不住都笑了。

盛老頭也是既好氣，又好笑，兩隻手指提起兔皮抖了抖，道：「大姑娘，你就用這兩張兔子皮，要換十五両銀子的東西？」

半裸少女點頭道：「是呀！」

盛老頭道：「這是什麼神仙兔皮，能值上十五両銀子？」

少女道：「我知道這兩張兔皮是太少了，可是，我只有這兩張，因爲今年春天我很忙，沒有時間去捉兔子……」

盛老頭氣得臉色發白，冷笑道：「忙不忙那是你的事，兩張兔皮換這許多東西，天下那有這種交易。」

少女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兔皮你先收着，等我再捉到野獸的時候，我會給你送來的。」

說着，就想動手搬取竹簍。

盛老頭急忙從櫃枱裏竄了出來，橫身攔住道：「不行，你不能拿走這些東西。」

少女道：「爲什麼不行？」

盛老頭道：「我這些東西却是錢買來的，你沒有錢，當然不能拿去。」

少女道：「我雖然沒有錢，可是我用兔皮跟你交換的呀！」

盛老頭道：「對不起，你那兩張兔皮連五分銀子也不值，我不能跟你交換。」

少女道：「你這人是聾子嗎？我已經告訴過你，將來再給你補送來，你難道沒聽見？」

盛老頭道：「我和你素不相識，怎能夠掛欠。」

少女道：「沒關係，你雖然不認識我，我認識你就行了，再不然，我也會記住你這間店舖。」

說着，又想去搬竹簍。

盛老頭一把抓住她的手，道：「不行，沒有銀子，你決不能拿走這些東西。」

少女突然沉下臉來，道：「喂！你這人講理不講理，眼看多天就快到了，我又沒工夫去打獵，你不讓我把東西拿走，莫非存心要我挨餓受凍嗎？」

盛老頭大聲道：「有沒有工夫打獵是你的事，挨餓不挨餓也是你的事，你要拿走這些東西，就得付錢，否則就把東西留下。」

那少女揚起頭，向週圍人叢掃視了一眼，冷笑道：「難怪師父常說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這話眞是一點也不錯，你們一個個瞪着我瞧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仗着人多，想欺侮我一個孤身女孩子？」

衆人莫名其妙挨了一頓罵，面面相覷，如墜五里霧中。

少女臉上現出怒容，低喝道：「老頭兒，放開你的臭手，不然，休怪我對你不客氣。」

盛老頭担心貨物血本，自然不肯放手，道：「你想怎麼樣？難道你敢打刼不成？」

少女沉聲道：「我叫你放手，你聽見了沒有？」

盛老頭怒聲道：「不留下貨物，我就不放手——」

「去！」

那半裸少女一聲輕叱，手臂微抖，不知用個什麼手法，竟將盛老頭像鼻涕似的摔出去。

「砰蓬！」

「嘩啦……」

盛老頭由櫃枱內出來，又回到櫃枱裏面，只不過是豎着出來，橫着回去的。

櫃枱裏的木架塌了，木架上的瓶子，罐子，像下冰雹一樣落下來，當時粉碎。

圍觀的人，不約而同的驚呼出聲，紛紛後退……

一名店裏的夥計見動了手，奮身衝上前來，從後面攔腰一把，將那少女牢牢抱住。

他可能是情急，也可能是大意，竟忘了人家是個大姑娘，而且肌膚半裸。

那少女本已動怒的臉上，頓時湧現出一片殺機，嬌喝道：「找死的傢伙，快放手！」

夥計非僅不放，還大聲叫道：「各位快找根繩子，把這野女人綑起來……唉喲……」

話未完，已被少女回手一記「撞肘」，正中肚腹，不由自主鬆了手。

少女一旋身，左手飛快的揪住夥計的衣領，右掌疾揮而出。

「蓬」地一聲响，那夥計就像斷綫風箏般直飛出去，重重撞在屋角牆壁上，整個人突然變得軟綿綿成了個「麵人」，癱倒地上，眼看是活不成了。

夥計倒地之處，正好就在那老者和矮胖子的桌邊。

矮胖子一按桌面，便想站起……

老者低喝道：「坐下，不許插手！」

這時，獵戶們都譁然驚呼起來：「不得了，出了人命啦，打死人啦……」

混亂中，有的想奪門逃走，有的却覓取武器，刹時椅倒桌翻，好似戳破了一窩螞蟻。

那少女不慌不忙，將兩隻重逾百斤的竹簍朝肩上一抗，怒目向衆人說道：「你們這些臭男人，誰要敢存心不良，碰着我的身子，誰就別打算再活着走出這間屋子！」

說完，掀起門簾，大步走了出去。

盛老頭滿臉是血，從櫃枱後面爬起來，哭喊着道：「各位鄉親，你們不能放走了那女强盗，那是我半輩子的心血，求求你們，快攔住她，把貨物奪回來！」

獵戶們激於義憤，當時便有十幾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掄着木棍，提着獵叉，呼喝着追了出去。

門簾外的情形無法看到，只聽見一陣「砰蓬」聲响，十幾條漢子出去得快，回來得更快，一個個生龍活虎似的出去，灰頭土臉的回來，不是頭破血流，就是折手斷脚，盛家老店簡直就變成了盛家屠坊……

× × ×

呻吟，嗟嘆代替了呼盧喝雉，充斥屋宇的不再是喧嘩笑鬧，而是餘悸猶存的議論紛紛。

那自稱採藥商人的老者和矮胖子，正仔細檢視着夥計的屍體。

死者分明是前胸中了一掌，因而喪命的，可是，無論怎麼檢視，屍體外部絕無絲毫傷痕，反而體內全部骨骼，甚至連手脚上的指甲，都已碎成齏粉，整個人變成了一堆軟肉。

矮胖子駭然變色道：「這是什麼武功，竟然如此歹毒？」

老者眉峯緊皺，神情一片凝重，好半晌，才一字一字地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八成就是久已失傳江湖的『摧心蝕骨掌』，只不過，那女娃兒年紀輕輕，怎會有這麼深厚的功力。」

矮胖子道：「什麼叫做摧心蝕骨掌？」

老者緩緩地說道：「那是內家氣功中一種最陰柔狠毒的功夫，掌力所及，能使一塊巨石外表完整如初，內部盡成碎粉，據傳說，原是魔教中三大魔功之一，但因習練不易，早已失傳了。」

矮胖子低聲道：「莊主，這摧心蝕骨掌，豈不正是金鐘罩，鐵布衫的尅星？」

老者身軀微微一震，雙目中突然射出兩道精光，沉聲道：「走！咱們快些追上去。」

矮胖子道：「莊主，那女娃兒好像對男人懷着極深的恨意，貿然追去，只怕反會弄巧成拙，咱們必須安排一條計謀才行。」

老者脚已跨出，又縮了回來，沉吟道：「這話不錯，你有什麼良策？」

矮胖子附耳低聲說了一遍。

老者一面聽，一面點頭，道：「好，就這麼辦，事不宜遲，咱們這就照計行事。」

兩人悄悄起身，從側門出了盛家老店。

店裏的人正在議論紛紛忖測着半裸少女的來歷，誰也沒有注意到兩人的離去。

當然，他們更不會知道，那老者就是赫赫有名的麒麟山莊莊主金克用，矮胖子便是莊中總管吳濤。

× × ×

寒風呼嘯，山徑崎嶇。

半裸少女肩負着重逾百斤的竹簍，獨自奔行在曲折山徑上，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吃力。

她冒着刺骨寒風，一個勁兒向荒山絕嶺攀登，所經之處，全是斷壁巉岩，人跡罕至的亂山，越往上走，氣溫越低，峯頂上，甚至終年積雪不融。

當她登上其中最高一座山峯，峯頂積雪竟達兩尺多厚，數十株蒼勁松樹間，建着一棟簡陋的木屋。

少女把兩隻竹簍放在木屋門前，大約也有些疲乏了，略作休息，才推門進去，大聲道：「師父，我回來啦。」

屋裏靜悄悄地，半點回應也沒有。

少女似乎並不覺得意外，獨自提着竹簍走進右側一間臥室，又道：「師父，你瞧，我不是好好回來了麼，還帶回來這麼多吃用的東西，足够過半年了。」

臥室仍然無人回應。

房中有兩張木榻，一張空着，另一張木榻上，直挺挺躺着一個乾癟枯槁的老嫗，雙目緊閉，氣息全無。

這分明是個死人，而且，從屍體肌肉萎縮的情形看來，已經死了不祇一段短時間了。

峯頂縱然寒冰，屍體已在腐爛，本屋中，盪漾着濃重的腐臭氣味。

少女竟好像毫無感覺，又將竹簍中的東西，一件件取出來給木榻上的死人看，一面喃喃說道：「師父，你說的話眞是一點都不錯，今天我第一次下山，就遇見好多臭男人，都想佔我的便宜，我才不饒他們哩，被我當場打死了一個，其餘那些因爲沒有碰到我的身體，我就沒有殺他們，只把他們打傷了……」

說到盛家老店的經過，仍然眉飛色舞，頗爲得意，可是，死屍不能回答，她一人獨語，漸漸覺得無趣，最後終於停了下來，凝望着榻上屍體，長長嘆了一口氣，無限傷感地走出室外。

一個年輕輕的女孩子，伴着一具腐爛屍體，孤零零住在人跡罕至的絕嶺上，這情景，怎能不感傷。

難怪她明知老嫗已死，仍當作活人般談述，只不過希望由語聲暫解孤寂罷了。

天色慢慢暗了下來，木屋內的景象已經逐漸模糊，山嶺上却因白雪照映，視綫仍然很清楚。

應該是燃燈舉炊的時候了，那少女攀行了大半天山岩，其實也早就有些累了，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原因，她竟然懶洋洋不想去調理晚飯，只獨坐在木屋門口，呆望着寂寞荒涼的山嶺發呆。

今天爲什麼會如此煩躁呢？是因爲第一次離開荒山？還是因爲第一次見到除師父之外的「人」？

雖然是些可恨的臭男人，但也是人。

十八年來，除了師父，她沒有見過任何人類，即使可恨的臭男人也沒有，山下世界的種種，都是從師父口裏聽來的，如今師父去世了，爲了生活，她不得不下山，也不得不跟臭男人們打交道，而這平生第一次的印象，却充滿了厭惡，也充滿了新奇。

她甚至親手殺死一個活人。

是的，臭男人都該殺，尤其那些對女人存着非份之想的臭男人。然而，那些臭男人聚居的屋宇，溫暖的火盆，盡情的歡笑聲，甚至於從臭男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汗味……對她，都是那麼新奇，那麼誘惑。

師父總說塵世中全是罪惡，爲什麼人們還活得那麼愉快？

師父常說人與人之間都是奸詐，爲什麼人們還要聚居在一起呢？

今天，她曾經躲在盛家集外，偷看了很久，對那蜿蜒的街道，櫛比的房舍，都有說不出的好奇和喜愛，可惜自己竟只孤零零一個人住在這荒涼的山頂上。

她當時就有一種怪異的想法，覺得自己好像是一頭野獸，並非跟那些羣居的人是同樣的人類。

她多麼希望自己也有一羣同伴，聚居在一起，彼此可以交談，可以笑鬧，可以往來，甚至互相吵罵，互相打鬥也好，至少，那樣沒有寂寞。

積雪，松林，巉岩，木屋……這些這些，對她來說，只代表一個意義——寂寞。

她回過頭，望望身後的木屋，再回過頭，望望那永遠不會改變的巉岩，松林，積雪，終於意興闌珊的嘆了一口氣。

突然，她看見另外一樣東西。

× × ×

一個活的，蠕蠕而動的東西，就在積雪盈尺的巉岩邊。

天色雖然黯淡，雪地上的景物仍很清楚。

她揉揉眼睛再看，不錯，那東西的確在動，只是移動得十分緩慢，不時撲跌在雪地上，又掙扎着站起來……

啊！老天，那竟然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

她混身一震，就像受驚的野兔般跳了起來，急忙奔回木屋裏，掩上了屋門。

她緊靠在門後，一顆心騰騰直跳，幾乎要從喉嚨口跳出來。

這兒一向連野獸動物都少見，怎麼會突然來了一個人？

她忍不住湊在門縫後向外張望，那個人竟然越來越近了，依稀可以辨別出是個身穿黑衣的老人，佝僂着身軀，拖着沉重的步子，蹒跚而行。

那老人分明也發現了木屋，不時舉手向這

邊呼喊，可是，聲音却十分低弱，脚步也虛浮不穩，常常跌倒在雪地裏，再掙扎着爬起來。

看來，他好像已經精疲力竭了。

木屋中的少女突然生出一股衝動，拉開屋門奔了出去，利用松林和積雪掩護，慢慢繞向老人左側。

距離越近，老人的面貌已清楚可見，花白的頭髮在寒風中飛舞，眉際，鬢旁，沾滿雪花，那張蠟黃色的臉，在雪光照映下，流露着疲累，虛弱，企盼，求助的神色。

他身上的衣衫，已有多處破裂，左腿紮着布條，所走過的雪地上，留着一灘灘鮮紅的血漬……

啊！難怪他身體搖搖欲倒，原來受了傷。

女孩子大多心軟，目睹一個可憐的老人，身負重傷，在積雪盈尺的荒山絕嶺上掙扎，呼救，誰能忍心袖手不理。

那少女想奔過去，又停住。腦海裏忽然憶起師父的訓誨——臭男人都不是好東西，都該殺！

老人也是男人，自然也不是好東西，死了活該，何必去救他。

但是，他爲什麼不死在山下，偏偏跑到山頂上來死？偏偏讓自己親眼看見這可憐的情景，自己怎能見死不救？

一邊是師父的訓誨，一邊是本能的同情心，兩種意念在她內心衝激，使她不知道應該如何抉擇……

正在這時候，老人突然撲跌在雪堆裏，再沒有爬起來。

少女一驚，不由自主從松林中奔了出去。

那老人就像一截枯萎的樹木，僵臥在雪地裏，一動也不動。

少女用脚踢踢他，不見反應，再蹲下來用手推推他，仍然絲毫無動靜。

莫非眞的已經死了？

少女輕輕翻轉他的身子，只見那老人緊咬牙齒，臉和唇都已凍成紫黑色，雖然尚未斷氣，人已奄奄一息，昏厥不醒。

人畢竟是人，不是禽獸。憐憫之心，人皆有之。卽使躺着的是一隻垂死的野兎子，人也決不會見死不救。

少女不再遲疑，俯身將老人抱起，急急奔回木屋。

× × ×

木屋中亮起了燈，也生了火。

火的溫暖，使「凍僵」的金克用從昏迷中悠悠「醒」來。

他揉揉眼睛，就發現那少女站在身邊，正用冷峻的目光注視着他。

金克用故作驚訝的樣子，忙要撐坐起來，才一動，又呻吟着倒下去。

「你要幹什麼？」

少女邊向火爐中加柴，目光始終沒離開過金克用的臉，從她站立的位置，森冷的語氣和烱烱眼神，不難看出她是隨時在戒備着。

金克用惶然四顧道：「請問姑娘，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在這裏？」

少女冷冷道：「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怎會找到這裏來？」

金克用道：「我……我一定是迷路了……我在亂山中已經走了兩天一夜，不見人烟，後來……後來我發現雪地上有一行脚印，就跟着脚印找到山頂，可是……我流血太多，又累又餓，實在支撐不下去……」

少女輕哦了一聲，眼中敵意略減，接道：「是我帶你到屋子裏來的，我看見你身上有傷，昏倒在雪地裏，才帶你到屋裏來。」

金克用忙道：「原來是姑娘救了我，活命之恩，厚比天高，姑娘請容我老頭子叩謝！」

說着，又掙扎想坐起來。

少女一伸手，用手裏的木柴按住了他，說道：「不用謝，我可不是爲了要你謝謝才救你的。」

金克用說道：「這我知道，姑娘是菩薩心腸，施恩不望報，但無論如何，姑娘總是老朽的救命恩人，這份活命厚恩，老朽一定永誌不忘……」

少女迷惘地道：「老朽？老朽是誰？」

「這——」

金克用幾乎被這句話問住了，笑笑道：「老朽就是指我自己。」

少女道：「我明白了，老朽是你的名字，對不對？」

金克用忙道：「不，那只是老年人對自己的稱呼，意思就是認年紀大了，不堪實用，好像朽木一樣。」

少女不覺失笑道：「這倒眞好玩，明明是個人，却把自己當作木頭。」

金克用見這少女一片純眞，顯然從未涉足塵世，不禁暗暗竊喜。

少女一高興，戒心又減少了很多，關切地問道：「你說你在亂山中走了兩天一夜，有沒有吃過東西？」

金克用道：「實不相瞞，已經整整兩天沒見過食物了。」

少女道：「你的運氣不壞，今天剛好有吃的，你想吃米飯或是吃麵？」

金克用道：「若能有點熱粥充餓，眞是感激不盡。」

少女道：「好，我這就去熬粥，只是廚房裏柴火恐怕不够，得先去搬點樹枝回來，時間可能多躭擱一會，你躺着別動，最好先睡一覺，粥好了我會叫醒你的。」

或許基於女性的本能，或許長時間的孤獨寂寞使她迫切需要有個人談談，她好像已對金克用放鬆了戒備，興高采烈去廚房掏米生火，然後，又去松林裏拾取枯枝……

她才離開了木屋，金克用就從地上一躍而起。

× × ×

木屋共有五個房間，前面是正廳，後面倂排着三間房，右邊是臥室，左邊是廚房，中間一間又分隔爲二，一半堆放木柴雜物，一半作浴厠之用。

正廳中，有一個神櫥，櫥裏却無神像，而是供着一塊用紅綢覆蓋，上面雕刻着像令符一樣圖案的木牌。

那些好像令符的圖案中，隱藏着七個古體篆字，那是「諸天神魔之神位」。

金克用迅速將正廳和廚厠等處搜視一遍，便挑開門簾，進入臥室，才伸頭，突然發現榻上睡着一個人，急忙又退了出來。

可是，等了片刻，臥室中毫無動靜，却嗅到由門內飄送出來的腐屍臭氣。

金克用壯着膽，再度挑起臥室門簾，才看清榻上的老嫗只是一具死屍，整座木屋，除了少女和這具屍體，再搜不到第三個人。

不用說，這老嫗一定是魔教中人，帶着愛徒隱居在這荒凉的山頂，現在老嫗已死，留下了徒弟孤零零一個，雖有一身驚人武功，却是個與塵世隔絕的純眞少女……

金克用想到這些，臉上不由浮現出得意的笑容。

這一剎那，他已經想到一條絕妙好計……

× × ×

少女捧着熱騰騰的稀粥出來，金克用已在地上「倦極」入睡，直到少女喚了三四遍，才慢慢睜開眼睛。

一口氣喝下三大碗粥，金克用千恩萬謝，

也不知說了多少感激的話，接着，就掙扎要起身告辭。

少女詫道：「天已入夜了，你身上還有傷，要到那兒去呢？」

金克用道：「不要緊，這點皮肉外傷，我還支持得住，姑娘的活命大恩，我這一生一世永遠不會忘記，可是，我還有很重要的事，不能躭誤，只求姑娘賜告貴姓芳名，讓我記住恩人的姓名，將來再圖報答。」

少女道：「你問我的名字，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爲我很小的時候就跟着師父，她老人家見我皮膚很黑，平時都叫我黑丫頭。」

金克用虔誠地道：「那是令師對姑娘的暱稱，老朽萬萬不敢冒瀆恩人，在老朽心目中，姑娘就像天上的鳳凰，若姑娘願意以黑爲姓，何不就取名黑鳳凰。」

少女道：「鳳凰是什麼東西？」

金克用道：「鳳爲百禽之王，是一種稀世神禽，代表神聖和祥瑞，美麗，就好像人們尊稱男子爲龍一樣。」

少女欣喜的道：「黑鳳凰，這名字倒蠻好聽，以後我就用這個做姓名好了……啊！對啦，我有了名字，你的名字又叫什麼呢？」

金克用道：「老朽姓金，名叫金克用。」

少女道：「金克用是代表什麼意思？」

金克用道：「人的姓名不一定都代表着什麼意義，只是一個家族的記號而已。」

少女道：「那爲什麼不姓銀，姓銅，爲什麼一定要姓金？」

金克用一時竟不知如何作答，只好笑笑道：「關於人的姓氏，有以地爲姓，也有以物爲姓，說來話長，非三言兩語能解釋清楚，可惜老朽有事在身，無法久留，將來如有機會，當再爲姑娘詳細解說。」

少女道：「你究竟有什麼急事，非連夜下山不可？」

金克用等的就是這一句，立卽收斂了笑容，仰面長嘆一聲，道：「唉！一言難盡！」

少女道：「一言難盡，那就慢慢地說吧，我已經好久沒有與人聊天了。難得你年紀這麼大，又不像是壞人，我才救你回來，換了別的臭男人，休想我會救他。」

金克用感慨地道：「姑娘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難忘。可是，我爲了要尋找一個人，已經踏遍天涯海角，耗費了數十年光陰，如今年紀老大，距死不遠，若不能在死前找到那人，勢將死不瞑目。」

少女道：「你要找的那個人是誰？」

金克用道：「是我的同胞妹妹，名叫金玉貞。」

少女道：「你的妹妹，跟你多久沒有見面了？」

金克用又嘆了一口氣，黯然道：「算起來，已經整整四十五個年頭……」

少女驚訝的道：「哇！這麼久？」

金克用道：「她離開家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就跟姑娘的年紀相彷，現在算來，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婆婆。」

少女顯然已被金克用的故事引起興趣，忙問道：「她爲什麼要離開家呢？」

金克用搖搖頭，道：「唉！這是我們金家最大的恨事，不提也罷。」

少女急道：「告訴我聽聽有什麼關係，這兒又沒有別人，我這一輩子永遠不會下山，當然不會再告訴旁的人，你對我說了，就跟沒說一樣。」

金克用道：「姑娘，你眞的不會告訴別人，永遠替我守這個秘密？」

少女道：「你放心，我只當是聽故事，決不會告訴別人。」

金克用沉吟了一下，這才輕嘆道：「好吧，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不必隱瞞了，提起這件恨事，得從四十五年前說起……」

他故意停頓了一會，好像很疲乏的樣子，心裏却在編織故事：「……那時候，我妹妹才十八，九歲，天眞爛漫，就跟姑娘現在一樣，我們金家又有錢，生活富裕，無憂無慮，過着安祥幸福的日子。

「千不該，萬不該，都怪我生性好武，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才發生了這件意外……」

少女突然岔口問道：「什麼叫做三教九流啊？」

金克用道：「那就是各行各業，出身來歷很複雜的意思……反正，就是我不小心，交上了壞朋友。」

少女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道：「後來怎麼樣？」

金克用道：「當時我結交的朋友中，有一個姓白的，表面是個正人君子，在武林中頗有名望，誰知私下裏却是個大壞蛋，大色狼。」

少女又忍不住問：「大色狼是什麼？」

金克用道：「色狼就是指好女色的男人，也就是姑娘所說的臭男人，專門欺負婦女，一見女人，就存着不良的念頭。」

少女臉上頓時現出怒容，說道：「師父說過，男人都是好色之徒，都想欺負女人，都該殺！」

金克用道：「男人中也有不好色的，只是，這種人太少，大多數年輕的男人，尤其自以爲長得漂亮的，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少女點頭道：「這我懂了，譬如你，雖然也是男人，却不是大色狼。」

金克用道：「正是如此，我非但不是色狼，而且也跟姑娘一樣恨透了那些好色的臭男人，因爲，我的妹妹便是身受其害。」

少女道：「就是被那個姓白的大色狼的害麼？」

金克用道：「不錯，那姓白的人面獸心，竟欺我妹妹年幼，强暴了她，等我發覺時，姓白的已經脫身逃走，我妹妹受此羞辱，無顏見人，也從此離家出走，四十多年沒有再回過家門。」

少女道：「難道你們就白白放過那姓白的壞蛋？」

金克用道：「當然不。我遭此不幸，矢志要殺那姓白的色狼替妹妹報仇，幾十年來，我踏遍天涯海角，一面尋找妹妹的下落，一面追覓仇人，無奈這兩件事，竟然都無法完成。」

少女道：「爲什麼？」

金克用道：「我的武功太差，根本不是姓白的敵手，尤其姓白的手下有兩名帮兇，一個姓郭，外號郭石頭，一個姓林，外號飛漁夫，這兩人的武功都很高强，我幾次尋仇，全敗在這兩人手中，後來，姓白的去世了，留下一個女兒，名叫白玉蓮，比她父親更壞十倍，仗着美貌妖媚，創立白蓮宮，竟成了武林中有名的女色狼！」

少女吃驚道：「女人也有色狼？」

金克用道：「怎麼沒有，男色狼專門欺負女子，女色狼却專門玩弄男人，遇見面貌清秀的少年男子，便百般引誘，逼入岐途，不僅毁了人家的身體，甚至斷送了人家的性命，其行徑作爲，跟男色狼一樣可惡，一樣該殺！」

少女搖搖頭，道：「這我倒沒有聽師父說過，反正那姓白的大色狼既是壞蛋，他的女兒，當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對於「女色狼」這名稱，她顯然不感興趣，話峯一轉，又接着道：「這幾十年來，難道就始終沒有你妹妹的下落？」

金克用道：「有是有一點消息，但只是傳

聞，無法證實是眞是假。」
少女道：「傳聞怎麼說？」
金克用感慨萬分地道：「有人說她矢志報仇不成，已被妖女白玉蓮害死，也有人說她受辱之後，恨透了天下的男人，已經投身入了魔教。」
少女神情突然一震，驚聲問道：「你說什麼教？」
金克用道：「魔教。據說那是一種武功高深詭異的教派，教中人大多憤世嫉俗之輩，受了侮辱無力報仇，只要投入魔教，便可練成奇詭武功，快意恩仇。」
少女臉色連變，道：「這麼說，魔教究竟是好教派？還是邪魔組織？」
金克用道：「任何教派組織，都有它創立的宗旨，也有它的因果境遇，所謂人各有志，不能以好、壞作爲分別，我覺得魔教並不是壞教，只不過因爲它太神秘，外人不能瞭解，才以岐視的眼光看它，老實說，有一段日子，我累次報仇不成，也眞想加入魔教，可惜未遇機會，不得其門而入。」
少女聽了這番話，臉色才漸漸恢復平靜，於是又問道：「你說你的妹妹離家已經四十多年，如果再見到她，你還認識不認識？」
金克用肅然道：「兄妹同胞，骨肉相共，即使再過四十年，也一定會認識，何況，我妹妹身上有兩處特別表記，只要見面，絕對能夠辨別。」
少女的神色忽然又緊張起來，低問道：「那兩處表記是什麼？」
金克用毫不思索道：「第一，她眉心之間有一粒紅痣，第二，她左手天生枝指，共有六個指頭。」
他每說一句，少女便混身一震，及至聽完，不由突然失聲道：「你……你是說的……我師父……」
金克用吃驚地道：「怎麼？你的師父也是眉心有痣，左手有六指。」
少女連連點頭，道：「一點也不錯。」
金克用喃喃道：「這就奇怪了，天下怎麼會有這種巧事……」
突然，他好像背上被人戳了一刀似的撑坐起來，神情激動地道：「姑娘，你師父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想見見她，行嗎？」
少女爲難地道：「這……這……」
金克用眼中閃着淚光，用近乎哀求的聲音道：「姑娘，求求你，讓我見她一面，或許她根本不是我的妹妹，我只要見她一面，就心滿意足了，無論是與不是，我都不能錯過任何一綫機會，今年，我已經快七十歲了，在世的時日越來越少，還能有幾次機會呢，姑娘，求求你……」
少女惶急地道：「我也很願意讓你見見我師父，可是她……她……」
金克用道：「她在什麼地方？快告訴我，今後生生世世我永遠感激姑娘的大恩。」
少女訥訥道：「並不是我不肯，而是她老人家已經……已經死了……」
「什麼？已經死了？」
金克用分明已見過臥室中的屍體，表情仍然十分逼眞，既震驚又失望的呆了呆，淚水竟奪目而出。
他仰面長嘆了一口氣，哽咽着道：「老天爺，你爲什麼這樣殘忍，連這最後一面也不讓我見到？我苦尋了幾十年，受了多少風霜折磨，老天爺，你就這樣狠心……」
少女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急道：「你不要太傷心，其實，師父雖然死了，你想見她一面還是可以的。」
金克用一把抓住她的衣角，張大了眼睛道：「眞的麼？姑娘，你不會是在寬慰我吧？」
少女道：「我是說的眞心話，因爲我和師父相依爲命，這兒又沒有別的人，師父死後，我仍舊留她老人家跟我住在一起，可以說說話，解解悶兒。」
金克用愣然道：「姑娘的意思是——」
少女道：「她老人家現在仰睡在臥房裏，你要見她，我可以帶你去。」
金克用似乎已迫不及待，沒再多問，急急掙扎着站立起來，道：「無論是死是活，我一定要見見面，姑娘，請帶路吧！」
少女一手撑燈，一手扶着金克用，巍巍顫顫向臥室走去。
挑起房門口的布簾，一股腐臭氣味撲鼻而來，中人欲嘔。
少女却渾然不覺扶着金克用直到床榻前，對榻上死屍低聲說道：「師父，有一位姓金的伯伯來看你了。」
那老嫗的肌膚已變成醬黃顏色，就像一塊風乾的臘肉，臉上眉毛也開始脫落，因爲山頂氣候寒冷，屍體表面尚未腐爛，但內腑五臟必然早已潰腐。
金克用強忍住嘔吐的感覺，借着燈光，低下頭仔細端詳老嫗的屍體，突然混身顫抖，「噗通」跪倒床邊，放聲大哭道：「妹妹，你讓我找得好苦——」
少女吃驚道：「師父眞是你的妹妹？」
金克用不答，却緊緊拉住老嫗的雙手，熱淚縱橫地道：「玉貞，玉貞，你爲什麼這樣忍心？就算哥哥對不起你，事情已經過了幾十年，你也該回家來看看，或者給哥哥一點音訊，你這一死，叫我這做哥哥的還有什麼臉苟活下去！」
他邊說邊哭，眼淚就像決堤河水般滾滾直落，大有悲忿塡膺，痛不欲生的意思。
少女勸道：「你先不要傷心，或許認錯人了，我師父並不是你的妹妹。」
金克用道：「絕不會錯，你瞧她眉心上的痣，左手的枝指，還有這面貌，依稀還是當年的模樣，我們是一母所生同胞骨肉，絕不會認錯人。」
少女道：「可是，我師父分明姓趙，名字也不叫金玉貞。」
金克用道：「那一定是她自認爲玷辱了金家的名聲，才改名換姓的。」
少女道：「師父平時常跟我談起以前的事，但從來沒聽她老人家提過離家出走的話。」
金克用長嘆道：「唉！姑娘你好傻，那件事，是她一生中的奇恥大辱，她連眞正姓名都不願讓人知道，當然更不會把平生恨事告訴你了。」
少女想了想，也覺得有理，喃喃道：「這麼說，你眞的就是我師父的哥哥？」
金克用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恨只恨我來遲了一步，她已經含恨而逝，當年一件無心之錯，竟害了她一生，我……我眞的好恨！好悔！」
接着，又問道：「她去世多久了。」
少女道：「大約三個多月。」
金克用道：「這就是了，人死數月，姑娘尚未將屍體掩埋，這必定是她的英靈主使姑娘這樣做的，她必定預知我終會尋來，才留下遺體，跟我見這最後一面。」
少女點點頭，道：「唔，你這麼說，倒眞的有些道理，平時我見了雀鳥的屍體，都會掩埋起來，只是對師父她老人家，却不知道爲什麼，總捨不得埋葬。」
金克用趁機道：「姑娘，你從小跟我的妹妹作件，名份是師徒，情誼就是母女，我妹妹終生未嫁，那是因爲她受了男人的欺騙，恨透

了天下男人，你可願意承繼我妹妹的香火，做我們金家的女兒？」
少女道：「什麼叫做承繼香火？」
金克用道：「就是認我妹妹做母親，爲她披蔴戴孝，送她的遺體入葬。」
少女道：「我當然願意。」
金克用道：「好！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姪女兒，我就是你的伯父，我來替你取一個名字，以後你就是金家的人了。」
少女道：「你不是已經替我取名黑鳳凰了嗎？」
金克用道：「那是你尚未入嗣金家以前，今後只能算是外號稱呼，另外還得取個正式的名字。」
少女道：「我覺得黑鳳凰這名字很不錯，何必又再取什麼？」
金克用道：「你若喜歡鳳凰兩個字，就叫金鳳凰好了，從今以後，你是金家的女兒，自然應該姓金才對。」
少女道：「我不管金也好，黑也好，反正我是金家的女兒就是了。」
金克用忙道：「對！以後凡是有人問起，你就說是金家的女兒，有人問起我是你的什麼人，就是你伯父，這兩點你千萬要記住。」
少女却迷惘地道：「誰會問我這些呢？」
金克用道：「目前固然沒有人會問，將來咱們下山以後，難免就會有人要問的。」
少女詫異道：「下山？你是說要我離開這兒？」
金克用道：「不錯，玉貞已經去世了，你總不能一個人永遠住在荒山上。」
少女搖頭道：「不，我不要下山，師父臨死時特別叮囑過我，要我永遠別下山，免得被臭男人欺侮。」
金克用嘆道：「那是玉貞痛定思痛，憤世之詞，當時她也想不到我們會相遇，現在有我這伯父在，任何臭男人都不敢欺侮你，你年紀輕輕，怎能終老荒山，伯父替你作主，你師父絕不會怪你。」
少女仍然搖頭道：「不行，我在師父面前發過誓，一輩子不離開這座木屋子。」
金克用沉吟了一下，道：「這樣吧，我們先別談這件事，且等埋葬了你師父的遺體，那時再問她答應不答應。」
少女愕然道：「師父已經死了，怎麼能回答？」
金克用道：「人死了還有魂魄在，伯父自有辦法請她回答就是了。」

× × × ×

獨居荒山的少女終於有了名字，但因她本來沒有姓氏，而金克用又並非她眞正的伯父，爲了便於識別，仍稱她爲黑鳳凰比較恰當。
黑鳳凰從未做過棺木，可是，第二天一早，却在金克用的指導和協助之下，開始伐木削板，釘製棺木。
金克用腿上根本沒有受傷，血漬只是吳濤用鷄血替他染上去的，而且，吳濤正藏身暗處，以便配合進行這條「苦肉計」。
他們起初並不知道山頂上只有黑鳳凰一個人，「苦肉計」，僅不過企圖接近對方的手段而已，不料一切竟然如此順利，一番謊言，就使黑鳳凰信以爲眞的了。
黑鳳凰雖然純眞易騙，人並不笨，武功根基尤其深厚，才大半天工夫，就釘妥了一副松木棺材。
金克用却諉稱時間已晚，不宜入土落葬，先將老嫗的屍體移進棺內，又在松林內挖好一個墓穴，用樹枝掩蓋，準備次日一早入葬。
當天深夜，金克用藉口入厠方便，獨自離開木屋，跟吳濤偸偸見了一面。

× × ×

落葬的時辰到了，金克用撫棺大慟，哭得哀哀欲絕，口口聲聲要在有生之年，替妹妹報復血仇。
黑鳳凰見他如此傷心，更加深信眼前這姓金的陌生老人，就是自己師父的胞兄。
等到棺木放進坑穴，尚未掩土，金克用帶着黑鳳凰跪在墓前，含淚祝禱，道：「妹妹，你安心去吧，你的血海深仇，愚兄會跟你的義女同去報復，只是，你得親口答應讓鳳凰姪女兒隨愚兄下山，廢棄當初的禁誓，妹妹你願意不願意，請給我一個答覆。」
說完，頂禮膜拜，一片虔誠。
黑鳳凰站在旁邊凝神傾聽，却沒有聽到回音。
金克用道：「魂魄不比肉身，時散時聚，難以捉摸，你回房去取一件她生前穿過的衣物來，她睹物生情，魂魄才會凝聚，才能出聲說話。」
黑鳳凰點點頭，返回木屋，過了一會再來墓前，却見金克用正在坑邊爲棺木掩蓋浮土。
黑鳳凰將一件用花綫繫着的東西給金克用看，問道：「用這個不知道行不行。」
花綫是人髮和彩色絲綫混編成的，綫端繫着半枚閃亮的金錢。
那分明是從整個金錢切割下的一半，金錢上鑄刻着一些古怪的圖形和文字。
金克用看不出那些圖形和文字的意義，不覺詫異道：「這是那一國的錢幣？怎會只有半枚？」
黑鳳凰道：「我也不知道，師父生前一直掛在胸前，臨死時才取下來給了我，要我仔細收好，看見這半枚金錢，就好像看見師父一樣，用這東西來請師父回答，一定會有效。」
金克用道：「好吧，你要緊緊握着它，俯跪在墓前，將耳朵貼在地上，千萬不能隨便抬頭，須知陰魂畏懼陽氣，驚動了陰魂，對你師父很不利。」
黑鳳凰一面答應，一面將半枚金錢套在自己頸上，雙手緊握，俯跪下去。
金克用又喃喃祝告道：「玉貞，玉貞，睹物生情，聚爾英靈，發爾聲音，你若願意讓鳳凰離山，就請快些告訴她吧。」
黑鳳凰緊貼地面，耳際突然聽見一陣極輕微的呼吸聲。
那是一種急促而低沉的聲音，好像有人在地底喘氣，又好像在抽噎哭泣。
黑鳳凰頓時毛髮悚然，她做夢也想不到，師父死了三個多月，果然又能發出聲音了。
金克用低聲問：「鳳凰，聽見你師父的聲音了麼？」
黑鳳凰連忙道：「有，有……可是她老人家只在哭，沒有說話……」
說到這裏，自己倒流下眼淚來。
金克用道：「讓我來問她，你仔細聽清楚了——玉貞，你還認得我這個哥哥嗎？」
地底竟然傳來回答：「認得！」
金克用又道：「你含恨而死，現在愚兄要帶鳳凰去替你報仇雪恨，你願意不願意？」
地底答道：「願意。」
金克用道：「那麼，你是答應讓鳳凰隨愚兄下山了？」
「是的。」
金克用再道：「你放心吧，鳳凰跟着愚兄，我會像待親姪女兒一樣待她，她也會永遠聽從我的話，等報了仇，我一定再送她回來，讓她陪伴你的英靈，渡過餘生。」
「好……好……」
地底聲音漸弱，終於渺不可聞。
黑鳳凰哇地大哭起來，急叫道：「師父…

…師父……」

如果不是金克用及時拉住她，黑鳳凰眞想撲進墓中，追隨師父同去。

金克用一面攙扶她起身返回木屋，一面勸慰道：「孩子，不必太難過了，跟着伯父，就和跟師父在一起一樣，伯父不但要帶你去報仇，更要帶你去見識山外的花花世界，讓你穿各種漂亮衣服，吃各種精美飲食，好好享受人生榮華富貴……」

他不能不趕快帶黑鳳凰離開，因爲時間若是太久，藏在墳墓中的吳濤就要支持不下去。

× × ×

五天後，黑鳳凰和金克用到了太原府。

太原府可不比盛家集，黑鳳凰那一身短褲短襖，立刻引來許多行人圍觀。

黑鳳凰平生第一次踏進城市，第一次見到這麼多陌生人，心裏又是好奇，又是畏怯，一隻手緊緊牽着金克用的衣角，對四週人羣怒目而視，充滿了敵意。

金克用却神色泰然，昂首闊步進了太原府最豪華的鴻賓樓客棧。

黑鳳凰見這地方陳設華麗，往來都是衣冠楚楚的客人，跟盛家老店簡直不能同日而語，竟畏畏縮縮不敢跨進店門。

金克用低聲道：「不用害怕，這是接待旅客吃住的地方，有錢就可以進來。」

黑鳳凰道：「可是，這裏怎麼全都是臭男人？」

金克用笑道：「男人要做生意賺錢，在外奔走經營，才需要住客棧，你若感覺不習慣，等一會，伯父吩咐他們換女人進來服侍你就是了。」

鴻賓樓的掌櫃顯然認識金克用，忙不迭親自迎上來招呼道：「金老爺子，後院上房已經替您老人家準備好了，還是您上次住的那三間套房。」

金克用點點頭，道：「很好，麻煩你立刻派人去找幾位裁縫來，替我這姪女兒量身趕裁幾套衣服，再通知金順成銀樓，帶點時新首飾來挑選，還有，後院上房改派女僕侍候，我這位姪女兒不喜歡使喚小二。」

他說一句，掌櫃應一聲，立卽傳話派人分頭辦事。有錢能使鬼推磨，金克用和黑鳳凰剛到上房坐下，喝了一杯茶，裁縫和銀樓夥計已先後趕到，量身的量身，選首飾的選首飾，不到一個時辰，已將趕工裁製的內外衣服，穿的，用的，戴的……陸續送來。

黑鳳凰何嘗見過這些漂亮的衣服首飾，一件件捧着細看愛不釋手，笑得嘴都閤不攏來。

女孩子生性愛美，黑鳳凰也不例外，她雖然從小在荒山野嶺中長大，見了漂亮的東西，同樣由心底喜愛，毫無陌生的感覺。

對於金克用這位伯父，她更是越來越敬佩，在她心目中，某些事情，金克用甚至比師父還要偉大，至少，師父沒有給她買過這些漂亮的衣服和飾物，也沒有這種咄嗟立辦的闊綽氣派。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兩名女僕服侍黑鳳凰沐浴更衣以後，這位黑中帶俏的野女郎，竟變成了一個花容月貌的黑美人。

唯一遺憾是她不會斯斯文文的走路，雖然彩衣珠飾，舉步却跟大男人一樣，兩名女僕教導了老半天，怎麼都學不像那種忸怩樣子。

金克用倒很有耐心，含笑道：「慢慢來，這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過來的事，再說，江湖女兒，也用不着那樣忸怩作態。」

女僕請示晚餐是否送進房裏用，金克用存心讓黑鳳凰在大庭廣衆間亮亮像，搖頭道：「不必麻煩，叫廚下準備一桌上等酒席，咱們去前面酒樓用飯。」

鴻賓樓的酒菜是太原府有名的，每當華燈初上時，全樓上下三十張桌子，總是座無虛席，晚到的客人爲了一個座位，常常要等上個把時辰。

金克用故意要引人注目，訂好酒席，却不急於露面，有心在酒樓上座鼎盛，許多客人，欲求一席空位而不可得的時刻，將鴻賓樓上最大一張桌子空着，只在桌面上放塊字牌，寫着——麒麟山莊訂。

江湖中人，大多耳聞麒麟山莊的名號，望望那塊字牌，都自己識趣，另選旁的座位。

一些沒有聽過麒麟山莊名號的食客，見那幫平時橫眉豎眼的江湖朋友尚且不敢招惹，知道是個惹不得的主兒，也都老老實實去跟別桌拼湊擠一擠，誰也不敢佔用這桌邊一把座椅。

但是，人人心裏都難免在猜測，麒麟山莊今晚要宴請的是何許人物？

就在這時，一陣脚步聲，樓梯口上來了四五個人。

這四五個全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人人衣錦佩玉，穿着華麗，一望卽知是有錢的公子哥兒。走在最前面的，是個瘦高個子，一身皮包骨頭，滿臉病容，眼睛半睜半閉，活像是剛從棺材裏爬出來的活死人。

但全樓食客見了他，突然都低下頭，說話的停止了說話，連吃東西也儘量減低了咀嚼的聲音。

倒不是怕聲音驚嚇了他，而是怕聲音替自己惹來麻煩。

因爲，這滿臉病容的公子哥兒，就是太原府中最難招惹，最難伺候的花花太歲，沙家堡少堡主——病郎君沙如冰。

提起沙如冰和太原五公子，晉中一帶的商民百姓沒有不頭疼的，這五位大少爺，個個出身豪門，既有錢，又有勢，整日價吃飽了沒事幹，不是爭逐酒色，就是打架鬧事，誰招惹了他們，或是他們看誰不順眼，輕則拳打脚踢，重則當街殺人，全不當一囘事，他們自號五公子，商民們背後却稱爲太原五虎，道道地地是五隻無惡不作的惡虎。

鴻賓樓掌櫃一見這五位小霸王到了，心裏就先有不祥的預感，連忙親自迎出來，陪笑道：「五位公子多日沒光臨小店了，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

五人中有個肥肥胖胖的紅衣少年冷笑着說道：「什麼風？東南風，西北風，你閨女發了羊癲瘋！」

全樓食客鴉雀無聲，只有這五位覺得有趣，一齊哈哈大笑。

另一個穿藍衣的伸手在掌櫃鼻樑上刮了一下，笑道：「何老頭，聽說你閨女長的不錯，哪天帶來給你李公子瞧瞧，只要我看了中意，你就發財了。」

五個人又是一陣大笑。

鴻賓樓的李掌櫃鼻子被刮得又痛又酸，幾乎就要掉下眼淚來，却忍氣呑聲，不敢反抗，仍然陪笑道：「李公子眞會說笑話，小老兒的女兒醜得很，公子們怎會中意呢。」

內中一個穿青色衣衫的接口道：「醜一點也沒關係，只要屁股大就行，我陳如剛專喜歡大屁股。」

他口說不算，竟然眞在掌櫃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其餘四人鬨然大笑。

一個身裁較矮的用手指着笑道：「小陳就是狗改不了吃屎，昨天摸大翠的屁股還沒摸够，今天竟動上老何的腦筋了。」

可憐何掌櫃偌大年紀，被幾個紈袴子弟調笑，急得滿臉通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五個人笑鬧够了，那身裁較矮的才轉到正題，道：「老何，我告訴你實話吧，昨兒咱們兄弟在怡心園打賭，小沙輸了東道，今天請咱們先來你這兒吃晚飯，等一會還得去大翠家『上盤子』，你少跟咱們虛禮客套，趕快傳酒菜安桌子，咱們吃完還有事。」

何掌櫃如逢大赦，連連躬身道：「是！是！小老兒這就設法先替諸位公子找桌子……」

陳如剛已經一屁股坐在那張空桌邊，大聲道：「還找什麼，就這一張挺合適，你只管快去傳酒菜吧。」

另外四人也一擁而上，各據一方，大馬金刀坐下。

何掌櫃急忙跟過來，哀求道：「對不起，五位公子，這張桌子已經有客人預訂了。」

沙如冰頓時變了臉，冷喝道：「誰訂的？叫他先在一邊涼快去，等咱們吃飽喝足才輪得到他……」①

（未完）

翻天印變白鶴亮翅

海雲

說到武俠方面，有許多門派，從北方傳到南方來的三大門派「鷹爪、白鶴、螳螂」各有各的特徵。鷹爪又稱翻子門，它是依照大鷹捕捉雀鳥的姿勢而創造出來的，上下翻騰，搭手就抓，這一個門派的特色就是擒拿手，至於另外的兩個門派，剛剛相反，白鶴本身沒有爪，故此它是宜於在較遠的距離出擊，並非搭手抓住對方的肢體出擊，螳螂則以小敵大，利用鋸手取勝，在這裏，我想談談以前白鶴派的掌門人吳肇鍾師傅最擅長的一招「翻天印」。

白鶴派在南方享譽，首先推重吳肇鍾師傅，因爲他本人除了武功超卓之外，就算文墨方面，也很有聲望，他能够作詩，因此，廣州當局有些名流政要設宴欵待嘉賓的時候，多數有他的踪跡，表面上說是嘉賓，實際上却是暗中保護他們，因此吳肇鍾師傅在中上層的社會，很有名氣。

試過有一次，他到東山的一間官邸拜訪某鉅公，進門就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剛剛跟某鉅公拱手，似乎他正在出門，某鉅公送客，這不算奇，奇就奇在那個人趁着拱手姿勢，拔槍發射，原來他的右手掌心之內，藏着一柄手槍，因爲他的體型高大，手掌也很肥厚，藏着一柄三號曲尺手槍，那個地方的光綫比較暗，一時看不出來，不過，吳肇鍾苦練白鶴派的武功，目光如炬，一眼就發覺到這傢伙的手中有武器，不管那是手槍或尖刀，總是不懷好意的，立刻飛脚踢出，這一脚剛剛踢中此人的右邊手腕，槍聲一响，但却沒有打中目標，跟着吳肇鍾一個箭步標上去，右手凌空而下一個翻天印向他的後腦打下去，此人雖然忙中閃過一邊，但仍在右邊吃了一下沉重的打擊，渾身發軟，吳肇鍾補加一脚，以白鶴亮翅的姿勢出擊，那一脚踢中對方右脚的腿彎之處，他就倒下來。

根本上此人被吳肇鍾一脚踢中右手之際，手槍雖然响了一下，瞬卽脫手而飛，一方面失去了手槍，另一方面他吃了一拳一脚，如何能够打鬥呢？立刻被捕。

事後某鉅公感謝他救命之恩，多方面的從旁協助，於是，由吳肇鍾師傅領導的白鶴派，在廣州發揚光大起來，後來他在香港設館，又有一部份傑出的門人到美國設館，目前在舊金山華埠學習白鶴派的人特別多，全賴吳師傅當年栽植下來根基。

那一次吳肇鍾師傅以翻天印和白鶴亮翅兩招擊倒一個特別高大的刺客，事後他對白鶴派的門人說知，想把白鶴派的拳脚打得特別出色，不要忘記這兩招，在事實上，翻天印從高處凹下來，跟着起脚，那一脚對準膝蓋出擊，不是踢前鋒馬的膝頭，就是踢對方脚彎，卽是從側面或背後踢出，這兩脚當中任何一脚只要打中對方，那個人就沒法支持，站也站不穩，雖然翻天印落空，瞬卽抽拳，向下一捶打去，這傢伙捱了一脚之後，還沒有力量繼續作戰，臉孔再吃一拳，一定吃不消，故此把翻天印跟白鶴亮翅輪流出擊，確有意想不到之妙。

至於翻天印，吳肇鍾師傅另有一種方法練習它，我試把它寫在這裏，作爲一種參考。

吳肇鍾師傅曾經把一個木箱送給我，那個箱有柄，抓着了柄，它看來就十足是一個木印，箱子跟麻雀箱大小相似，上邊有幾個很細的小孔，可以放下沙粒，然後用木塞去塞住，使用那個箱上下飛舞，並不困難，可是，每天加進一撮細沙那就有些吃力了，三個月後，整整一個麻雀箱大小的木箱，貯滿了沙，那種重量就增加許多，照樣的能够飛舞，便使一雙手特別有勁，而且速度也快了許多，此法是準備長拳出擊的，不管翻天印或劈拳，又或掛捶，都很有帮忙，至於練習拳頭堅挺，就要打沙包。

翻天印跟掛捶或凹捶相似，但却有點差異，普通的凹捶多數是短距離出擊的，手踭微曲，白鶴派的翻天印，却用長距離的姿態打出去，幾乎是直拳由高處凹下來的，因爲白鶴派拳術喜歡在長距離的地方突然撲攻，故此出手不同，如果沒有用木箱貯沙練習過一個時期，使用白鶴派的翻天印出擊，力量較爲薄弱，反之，練習已久，那個翻天印凌空而下，氣力沉重，不容易用橫臂擋格，就算對方的武功相當好，也要閃避，於是，兩人就以比較遠的距離，一攻一守，不容易纏着打鬥。

白鶴派想盡辦法迫對方在三四尺之遙交手，以便出擊，愈是纏打，這一個門派就愈加吃虧，故此，翻天印以及白鶴亮翅，應該多找時間練習它。

說到白鶴亮翅，白鶴派有兩種形式打出，一種是閃身從側面踢出一條腿來，用那條腿的脚背或脚筋撑出去，彷如白鶴伸腰踢脚，另外一種姿勢就是用掌刀去剷對方的膝蓋骨，它是如此打出去的，先行用右拳向上一標，握緊拳頭，掌心向天，由敵人的右邊發招，用右拳挑上去，這一下標捶，配合箭步出擊，快如閃電，如果一捶打中對方的額角，便卽取勝，反之，對方用手招架，必然是用右手擋格的，因爲左手距離較遠，如果他用右手擋格，你就把左手向上提高，格住他的右手再把自己標出去的右捶收回來，反手向他的前鋒馬劈下去，練習過沙包或者埋過木樁，手橋堅實如鐵，拳頭的力量也很大，一拳打中對方膝蓋骨，他就站不穩，隨卽補加一脚，必可取勝。

這一招白鶴亮翅是用拳頭或手掌打出去的，跟上述的踢脚打出方法微有不同，但却同樣的有效，喜歡練習白鶴派拳脚的人，不妨一知。

驚魂六記故事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三爺率領一衆手下偸襲李大娘府，在他愼密的安排和高强的手下配合下，把李大娘府中內外護衞掃數解決後，他率領手下直闖進李大娘秘室中，面對李大娘，却不立刻動手，而以勝利者的姿態，驕傲地向李大娘說出他已把老蛔虫置之死地，同時又毫不忌諱地說出向他告密老蛔虫就是李大娘佈置在外圍的暗樁的奸細就是宋媽媽的乾兒子宋亭，又附加說明宋亭之所以如此是因被王風打塌鼻子，宋媽媽又沒履行諾言把血奴下嫁給他，一氣之下才向他告密，李大娘譏誚地說他還有這大的火氣——



華堂成墓地

武三爺道：「一個人的鼻子被打塌，火氣自會大起來，一個人盛怒之下，更就甚麼事情都做得出。」

李大娘道：「老蛔虫的秘密因此就不成秘密，韋七娘將血奴送回來，自然不必你叫到，她也會指點你們到來這裏。」

武三爺道：「這裏的大門還是她叫開。」

李大娘道：「她追隨宋媽媽出入這裏已多次，看門的對她並不陌生。」

武三爺道：「就算她沒有辦法將門叫開，憑我們一夥，要破門而入也不是一件難事，不過既然可以省回那番氣力，倒得省回。」

李大娘道：「那扇門並不容易破的。」

武三爺道：「我們已準備了檑木。」

李大娘道：「那是扇鐵門。」

武三爺道：「牆壁難道也是鋼牆鐵壁？」

李大娘道：「雖然不是銅牆鐵壁，却已够厚。」

武三爺道：「我們準備的那條檑木也够堅硬，就算不能將門撞開，將牆撞塌大概總不成問題。」

李大娘道：「這一來勢必驚動，在牆塌之前我的手下縱未能將你們射殺牆外，在牆之後應可以集中在一起，給你們迎頭痛擊，而我在莊外的手下亦應可以聞聲趕到。」

武三爺笑道：「你在莊外有甚麼手下？」

李大娘道：「你眞的不知？」

武三爺道：「在未攻入這莊院之前，我的手下已將莊外幾戶有問題的人家肅淸，就不知有沒有殺錯人。」

李大娘淡淡一笑，道：「那又是宋享供給你的情報？」

鐵漢變魔人

武三爺道：「其中的一戶是的。」

李大娘接問道，「宋享現在甚麼地方。」

武三爺道：「你想他去的地方。」

李大娘道：「你知我想他去甚麼地方？」

武三爺道：「地獄。」

李大娘道：「他怎會下去地獄？」

武三爺道：「你第一個刀手揮刀殺來之時，我就推了他上去應戰，誰知道他連一刀都擋不住。」

李大娘道：「給你在後面一推，他十成武功最多只剩五成，而據我所知，他的武功本來就很糟。」

她瞟着武三爺，又道：「你原來並不是一個守諾重信的人。」

武三爺道：「對於那種不守諾重信的人我向來那不會重諾守信。」

李大娘道：「哦？」

武三爺道：「宋媽媽告訴他那些秘密之時，他本已應承嚴守秘密。」

李大娘轉回話題，道：「你所以不採取行動的兩個原因到現在仍只說了一個。」

武三爺道：「還有的一個更簡單。」

李大娘道：「我在聽着。」

武三爺道：「對着你這樣嬌俏的一個美人，我實在下不了辣手。」

李大娘嫣然一笑。

這一笑嫵媚之極，滿堂的燈光一時都彷彿結集在她的面上。

燈光輝煌，人更明麗。

所有的目光却已迷惘。

武三爺好像也沒有例外。

李大娘嫣然笑道：「怎麼你也懂得這種討人歡喜的說話？」

武三爺輕歎一聲，道：「這是我的心裏說話，老實說話。」

李大娘笑得更嫵媚，道：「你不忍下手，我不肯出手，這怎辦？」

武三爺道：「我們開談判談條件。」

李大娘道：「是談還是聽？」

武三爺道：「聽。」

李大娘道：「我就聽聽你的條件。」

武三爺道：「我的條件其實也不多，只不過兩個。」

李大娘道：「先說第一個聽聽。」

武三爺輕咳一聲，一淸嗓子道：「多年來我一直都是逢場作戲，今夜却不知何故，竟起了家室之念。」

李大娘道：「你要我嫁你？」

武三爺道：「這是我的第一個條件。」

李大娘道：「我已經嫁過。」

武三爺道：「嫁過也可以再嫁。」

李大娘笑道：「我也已够老，就連我的女兒年紀都已不輕。」

武三爺道：「我比你更老，如果我也有女兒，她也絕不比血奴年輕。」

李大娘大大的歎了一口氣，道：「你一定要娶我，我也只好由得你。」

武三爺道：「嫁了我之後，這裏的土地完全歸你，我的一份也包括在內。」

李大娘一怔，道：「你拚命殺入這裏，難道就爲了娶我？」

武三爺搖頭，道：「這是我的第一次見你，在未見到你之前，我根本沒有這個念頭。」

李大娘瞟着他道：「我看你也不是一個怎樣慷慨的人。」

武三爺嗯一聲。

李大娘道：「你却肯將這裏所有的土地全部送我，難道你這樣拚命，也不是爲了這些土地？」

武三爺搖頭。

李大娘道：「那又是爲了甚麼？」

武三爺道：「我正準備說出第二條件。」

李大娘在聽聽着。

武三爺道：「我要知道那隻鸚鵡——血鸚鵡的秘密。」

這句話入耳，李大娘一張臉立時鐵靑！

武三爺接道：「也是說，我要知道太平安樂富貴王王府庫藏珠寶的下落。」

李大娘冷冷的盯着他，道：「你在說什麼瘋話？」

武三爺道：「我走來這個地方，一住就三年，你以爲眞的喜歡上這個地方？選擇這個地方來做根據地？」

他輕笑一聲又道：「那要是事實，我才眞的發了瘋，這個地方雖然地方好，天氣好，加起來才只那幾斤肉，好像我這種胃口奇大的人，還不够一頓。」

他望着李大娘笑笑又道：「女人的胃口較小，有這幾斤肉應該就够的了。」

李大娘也祇望着武三爺，一雙眼睜得又圓又大，好像根本就不明白武三爺的說話。

武三爺也不管她是否明白，接又道：「我走來這個地方是因爲你在這個地方，我拚命打入這個莊院，亦因爲你在這個莊院。」

李大娘仍是一副不解的神色。

武三爺補充道：「我所以找你，却是因爲你知道血鸚鵡的秘密。」

李大娘沉默了下去。

武三爺既不催促，也再沒有其他的說話。

整個大堂都靜了下來。

王風伏在承塵上面更就連動也不敢動了。

他雖然不怕驚動武三爺，却怕因此而錯過

一個知道血鸚鵡秘密的機會。

血鸚鵡的神秘，的詭異早已將他迷住了。

血鸚鵡究竟有什麼秘密？

武三爺爲什麼一口咬定李大娘知道血鸚鵡的秘密？李大娘與血鸚鵡之間又究竟有什麼關係？武三爺到底是什麼人？李大娘又到底是什麼人？

王風的心中滿是疑問。

這些疑問似很快就都有一個解答。

李大娘的沉默他相信只是暫時沉默，即使李大娘決定沉默下去，武三爺也不會由得她。

好像武三爺這種人，爲了達到目的，一定不擇手段。

這一點，李大娘是必明白。

王風也希望她眞的能夠明白。

× × ×

燈光不知如何已變的暗淡。

李大娘的面容也彷彿因此變得陰森。

她終於開口，語聲雖然一樣的動聽，却顯得神秘而遙遠。

她緩緩的道：「那一天——」

只說了三個字，她的話就給武三爺打斷。

「到底那一天？」

李大娘冷然一笑，道：「我現在說的，是屬於第二個世界的事情。」

武三爺又截口道：「你所謂第二個世界是什麼世界？」

李大娘道：「諸魔羣鬼的幽冥世界。」

她這話出口，堂中好像就多了一股寒氣，幽冥世界的諸魔羣鬼亦似因爲有人談及他們，飄來了不少。

秋夜昏燈，如此深夜，如此環境，本就最適合諸魔羣鬼出動。

武三爺沒有作聲，其他人早已屏息靜氣。

李大娘又道：「幽冥世界的年月日與人間的年月日，據講完全兩樣，甚至稱呼據講都不大相同，那一天到底是人間的那一天，我相信還沒有人知道。」

武三爺追問道：「那一天又怎樣？」

李大娘從容道：「那一天是魔王十萬歲的壽誕，幽冥世界諸魔羣鬼共聚奇濃嘉嘉普。」

武三爺插口問道：「奇濃嘉嘉普是什麼地方。」

李大娘道：「那就是魔宮所在，也就是眞正的幽冥世界，上不見靑天，下不見土地，只有風和霧，寒冰和火燄。」

武三爺道：「眞的有這個地方？」

李大娘道：「據講是有的。」

武三爺道：「在那裏？」

李大娘道：「不知道。」

武三爺又不作聲。

李大娘接道：「爲了慶賀魔王的壽誕，九天十地的諸魔都到齊了，各各刺破了中指，擠出了一滴血，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化成了一隻鸚鵡，血鸚鵡！作爲他們的賀禮。」

武三爺隨即應道：「那其實只用了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滴魔血，還有的一千三百滴就化成了十三隻血奴，剩下的十三滴亦練成了十三塊血紅的魔石。」

他知道的居然也不少。

李大娘奇怪的望着他，道：「你也知道這些事？」

武三爺道：「我還知道那隻血鸚鵡每隔七年就會降臨人間一次，帶給人間三個願望，只要你是第一個看見牠的人，你就能得到那三個願望，無論什麼願望都會實現。」

李大娘的眼神更奇怪，便問道：「你怎會知道的這麼淸楚？」

武三爺笑道：「太平安樂富貴王王府庫藏珠寶神秘失竊之前，南國已盛傳這個故事，失竊之後流傳得更廣，當時我恰好就在南國。」

李大娘一聲微喟，道：「這你爲什麼還要問我？」

武三爺道：「難道這就是血鸚鵡秘密？」

李大娘道：「這件事雖然很多人知道，却無疑就是血鸚鵡的秘密。」

武三爺道：「你所知道，也就這許多？」

李大娘默認。

武三爺笑了。

笑聲中充滿了譏誚的意味。

李大娘毫無反應。

武三爺笑着道：「那只是一個故事，我現在要知道的可是事實。」

語聲忽頓，再出口之時，已變的異常冷酷。「即使眞的有所謂第二世界，有鬼怪妖魔，也不會竊取人間的珠寶，太平王府的庫藏珠寶失竊，我敢肯定一定是人爲。」

李大娘沒有說話。

武三爺一字一頓的接道：「那是什麼人？太平王府失竊的珠寶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他不獨語聲冷酷，面容亦變的冷酷非常。

李大娘反而笑了，道：「聽你的口氣，你就像是個官，現在在審問犯人。」

武三爺冰冷的面容忽然溶化，笑笑道：「你只說對了一半。」

李大娘道：「那一半？」

武三爺道：「我現在雖在審問犯人，却不是個官，是個賊，賊中賊？」

李大娘道：「做你的犯人倒也舒服，可以這樣子舒舒服服坐着。」

武三爺道：「對於跟我合作的犯人，我通常都會對他特別優待，你如果不肯合作，那就非獨不會舒服，相信非常痛苦的了。」

李大娘微喟道：「你要我怎樣合作？」

武三爺道：「你應該知道，我也已說的非常淸楚。」

李大娘道：「太平王府庫藏珠寶失竊時，我正好也在南國。」

武三爺道：「你在南國幹什麼？」

李大娘道：「探親。」

她又一聲微喟接道：「所以我也知道這件事，却並不比你知道的多。」

武三爺道：「是麼？」

李大娘道：「奇怪你竟也知道我當時的行踪，現在又找到我的頭上。」她悠然一笑，「莫非當年在南國，你就已見過我了。」

武三爺搖頭，道：「我的確知道你，是在買入這送子觀音之後。」

他突然攤開右手。

在他的掌心，赫然有一個白玉送子觀音。

晶瑩無瑕的白玉，精巧細緻的彫刻，就連那觀音，觀音手抱那孩子的容貌都栩栩如生。

看到這送子觀音，李大娘面上的表情就變得非常奇怪。

奇怪得你無法看出那是怎樣的一種表情。

武三爺目光落在李大娘的面上，緩緩道：「太平安樂富貴王富甲天南，雖然享盡了人間富貴，却並不見得就比一般人快樂，因爲到現在爲止，他都沒有兒子，一個都沒有。」

他目光一轉，轉向那送子觀音，道：「也因此，當今天子特別挑了一方上好的美玉，着令高手匠人彫成了這個送子觀音，這方玉已經價值不菲，再加上賜自天子，並且又另有意義，一直被收爲太平王府五寶之一，亦是太平王府失竊的珠寶之一，這送子觀音既然仍在人間，其他的珠寶當然也在。」

李大娘靜靜的聽着，完全沒有反應。

武三爺將玉像放入懷中，又道：「所以在買入這個送子觀音同時，我將賣主也買下，表面上我一直是個正經商人，別人也是這樣想，

因此這個送子觀音的賣主才會找上我，到他發覺我並不是想像中的簡單，非獨看出這個送子觀音的來歷，還準備將他留下追究之際，經已走不了了。

「他却不是眞正的賣主，口也密得很，只可惜在我面前，除了死人外，沒有人能够保藏秘密。」說到這裏，武三爺的面容又似雪般冷酷。

前後不過半炷香光景，他的面容已反覆數易。

一個人的面容反覆多變，心意通常也會一樣。

這種人非獨不易相處，更不易應付。

這種人如果要套取別人的口供，辦法一定不會少。

縱是鐵打的漢子，落在這種人手中，要保藏秘密，似乎就眞的只有帶進棺材一個辦法。

他說的已經非常明顯，李大娘難得竟然仍無反應，就連他也覺得有些兒意外。

他冷冷的盯着李大娘，又道：「我看你也是個聰明人。」

李大娘淡淡一笑，道：「在我還小的時候，就有人說我聰明的了。」

武三爺道：「好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又怎會不知道現在應該怎樣做？」

李大娘道：「我是知道的，只可惜你所問的都不是我所知的事情。」

武三爺歎息道：「那我也覺得很可惜。」

李大娘哦的一聲，瞟着武三爺。

武三爺一再歎息道：「你雖則不知，我却認爲你必知，非問你一個淸楚明白不可。」

李大娘搖搖頭道：「你不肯相信，也沒有辦法。」

武三爺道：「我却有辦法。」

李大娘道：「你可肯將那辦法教給我？」

武三爺點頭，毫不猶豫的點頭。

李大娘忍不住問道：「那到底是個什麼辦法？」

武三爺道：「在我的迫問之下，你仍說不知，我就會相信的了。」

李大娘道：「你說要怎樣迫問我？」

武三爺沉吟道：「我正在考慮。」

他考慮着忽然又一聲歎息，道：「那方面我本來最少有一百種方法，但任何一種，我都有點不忍用在你身上。」

李大娘道：「哦？」

武三爺道：「因爲我還想娶你。」

李大娘好像仍不明白。

武三爺接着又冷冷說道：「那一百種方法，任何的一種用上，你都不會再像現在這樣美麗的了。」

李大娘居然還笑得出，她笑道：「我如果沒有現在這樣美麗，你一定會很難過。」

武三爺皺着眉道：「嗯。」

李大娘嫣然一笑，道：「你當然也不會再娶我。」

武三爺微微頷首。

李大娘笑道：「你既然一心娶我，又怎會對我那麼狠？」

武三爺忽然笑了起來，道：「有一件事你大概還不淸楚。」

李大娘道：「什麼事？」

武三爺道：「你雖然美麗，但與太平王府的庫藏珠寶比較，太平王府的庫藏珠寶在我的心目中美麗得多，可愛得多了。」

李大娘仍在笑，笑得却已有些勉強。

武三爺連隨一步跨前，道：「由我這裏到你那邊最多不過十五步距離，我儘量放緩脚步，這一段時間之內，你應該考慮淸楚的了。」

這句話說完，他已一步跨出。

李大娘那裏還再笑得出來，在她左右的四個中年婦人不約而同推椅而起。

她們一動身，武三爺的十二個手下亦放開脚步，成四面迫上。

四個中年婦人立時穿花蝴蝶般飄飛，分立在李大娘的前後左右。

她們的手中這刹那已各自多了一支軟劍。

三尺長的軟劍，迎風颼的抖得筆直。

只看這一手，已知她們在劍上亦下過一番苦功。

武三爺瞪着她們，再一步跨出，突喝道：「先替我拿下這四個女人！」

這句話的對象當然是他的十二個手下。

在他身旁的一個白衣人隨即問道：「要活的還是死的？」

武三爺笑道：「能够生擒就不妨生擒。」

「不能呢？」

「不能你們不免就得拚命，拚命的結果是怎樣就怎樣！」

武三爺這樣吩咐，事情好辦得多了，十二個白衣人不由的脚步齊皆一緊。

也就在這下，堂外突然傳來了一陣鈴聲。

鈴聲由遠迅速的飛逝，怪異而奇特。

× ×

鈴聲一入耳，王風的心情立即緊張起來。

這種鈴聲他已聽過了兩次。

一次在凄迷夜色之中，陰森荒塚之上，鈴聲消逝時，他看到了滿面死氣的郭易。

在告訴他血鸚鵡的怪事之後，郭易就神秘死亡。

還有一次却是在驗屍房，他與鐵恨同時聽到，同時追出，追着鈴聲一直追到窮山惡水，曠野荒墳之間，鈴聲消失不久，血鸚鵡出現，鐵恨在血鸚鵡的怪笑中暴斃。

兩次的鈴聲都是在鬼氣陰森的地方出沒，每一次都帶來死亡。

每一次都是來自血鸚鵡的奴才——血奴頸間繫着的怪鈴。

這一次又來自什麼東西？又帶來了什麼？是不是又來自血奴？又帶來死亡？

× ×

聽到了鈴聲，李大娘的神情變得興奮。

她的面上又有了笑容。

武三爺的目光已又在李大娘的面上，他看到了李大娘面上的笑容，也聽到了那種怪異而奇特的鈴聲。

他盯穩了李大娘，似乎想從李大娘的面容看出她是爲什麼興奮。

他看不出。

十二個白衣人亦聽到了那種怪異而奇特的鈴聲，他們的脚步不覺已停下。

那種鈴聲彷彿還帶着某種魔力，誘人的魔力。

也只是刹那鈴聲飛入了堂內。

在堂內聽來，鈴聲更響亮，更怪異。

那隻鳥同樣怪異。

血紅的翎毛紅如鮮血，嘴爪亦彷如曾在血中豚踏，那隻鳥的左半邊身子就像是血染成。

只是左半身。

那隻鳥的右半身非獨不是血紅，連丁點的紅色亦沒有，嘴是蒼黑，爪是灰褐，羽毛却是雪白。

看到牠不難就令人想到了血奴。

難道牠就是血鸚鵡的奴才？那千三百滴魔血所化成的十三隻血奴之一？

在牠的左爪繫着一個小鈴，怪異而奇特的鈴聲就是從這小個鈴發出，彷彿要攝人魂魄。

× ×

飛繞一匝，那隻怪鳥曳着鈴聲竟落在李大娘的左肩上。

鈴聲立時停下。

偌大的一個廳堂反而變得陰森起來。

燈光更暗淡，周圍的暗影更濃，這怪鳥一來，死亡的陰影便似籠罩着整個廳堂。

武三爺不覺瞪着那怪鳥，怪鳥也瞪着他，圓亮的眼睛點漆一樣彷彿帶着某種難言邪惡。

武三爺打了一個寒噤，忽的一聲暴喝：「上！」

霹靂般的喝聲喝散了滿堂陰森。

十二個白衣人應聲硬着頭皮衝上去。

李大娘雙手幾乎同時一拍。

這一拍更驚人，一拍之下竟拍出了滿堂暗器，還拍沉了老大的一塊地面。

掌聲方發，那四個中年婦人的雙腳便自一頓，軋軋軋一陣暴響，在她們周圍的地面就往下疾沉了下去。

除了堂中那張桌子與及她們站立的地方，整個廳堂的地面竟都是活動的翻板。

這實在令人意外。

還有更令人意外的東西。

暗器！七種暗器！

每一種暗器的數目只怕都以百計，突然自廳堂的四周飛蝗般射出。

千百道暗器交織成一道閃亮的巨網，四方八面的罩下。

只有李大娘她們站立的地方例外，其他的地方完全都在暗器的射擊範圍之內。

所有的暗器都是發自機簧，破空聲尖銳刺耳，勢子的急勁可想得知。

腳下地面的突然下沉，已令人驚慌失措，再來這一陣暗器更難應付。

十二個白衣人不其而失聲驚呼。

驚呼未絕，五個已跌下陷阱，七個才躍身半空，其中的四個已被暗器射成了刺蝟，往陷阱墮下，剩下來的三個身上亦激起了血花。

十二個白衣人之中看來還是以他們三個的武功最好，雖亦被暗器射中，身子仍矯活，半空中翻滾，硬從暗器網中穿出，直往廳堂當中撲落。

武三爺的武功更在這些人之上，地板剛沉，他的身子已經飛起，雙手半空亂抓，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射向他的暗器全都被他抓在手中。

他的人旋即穿出了暗器的羅網，人還在半空，抓在手中的暗器便又出手，擊向那四個中年婦人。

四個中年婦人手中的軟劍連忙展開，靈蛇般飛捲。

暗器瞬息被擊落。

武三爺人亦到了，飛將軍也似從天而降。

兩支軟劍旋即向他胸膛刺到。

劍鋒已抖直，劍尖却仍在跳動，就像是毒蛇吐舌。

武三爺大喝一聲，上半身一仰，凌空忽一個翻滾，斜刺裏落在當中那張桌上。

劍跟踪刺到，仍是那兩支劍。

武三爺雙腳起落，竟硬將那兩支劍踩在腳下。

他雙腳已用上，再來兩支劍他怎樣應付？

另外的兩支劍亦已準備刺來了。

却就在這下，三個白衣人已撲落，兩個迎向另外的兩個中年婦人。

刀閃電劈落。

那兩個中年婦人那裏還有時間計算武三爺，兩支軟劍忙應付那兩張快刀。

還有一個白衣人却是揮刀砍向那兩個劍被武三爺踩在腳下的中年婦人。

他非獨懂得掌握機會，刀亦是閃電一樣。

那兩個中年婦人不由慌了。

武三爺的一腳就將她們的軟劍踩在腳下，已經嚇了她們一跳，她們當然也想將軟劍抽回，可是一動手，劍却動也不動，如同壓上了千斤重鐵，這又嚇了她們一跳。

現在竟還再來一把快刀，她們不慌才怪。

刀閃電砍上，叮噹的一聲竟然彈了回去。

那刹那之間，兩個中年婦人的一個左手已從懷中抽出了一柄匕首，擋住砍來那張快刀。

刀雖然擋開，她的人已給刀上的力道震的一個踉蹌。

那個白衣人比她更慘，連人帶刀飛跌在地上。

她的氣力還沒有這麼大，只是她左手的匕首擋住了砍來那張快刀之時，另一個中年婦人亦已從懷中抽出了一柄匕首，擲向那個白衣人咽喉。

這一擲又準又狠。

這個中年婦人更懂得掌握機會。

匕首飛入咽喉，鮮血標出，那個白衣人混身的氣力亦從咽喉標出。

他飛跌地上。

兩個中年婦人却同時飛了起來。

武三爺同樣懂得掌握機會。

快刀一砍上，武三爺人亦凌空，雙腳飛快的蹬了出去。

兩個中年婦人也知道武三爺一定會利用這個機會出手，左面的一個人被刀震的踉蹌倒退同時，匕首亦帶回，插向武三爺踩在她那支劍上的腳，右面的一個左手匕首脫手擲出，手便落在劍柄之上，兩手握劍，準備隨時反擊。

她們的思想敏捷，身手亦靈活，只可惜武三爺出擊的並不在她們的意料之內。

左面的那個匕首還未插到，右面的那個左手才搭上劍柄，武三爺的雙腳已左右踢在她們的肩膀之上。

兩人立時被踢的飛起，飛入了半空，却連隨飛蜂般腰一折，凌空飛回。

她們居然有這麼好的輕功。

人飛回，劍亦飛回。

兩柄劍，一柄匕首。

劍就像飛蜂的毒針，匕首亦尋暇抵隙。

武三爺一雙眼睜大，瞪着刺來的軟劍匕首，好像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

他赤手空拳，要同時對付三樣兵器的確並不容易。

哧哧哧的雙劍一匕首一齊入肉，血飛激。

不是武三爺的肉，也不是武三爺的血。

兩個中年婦人的劍勢一走空，他人就往後一縮，腳同時一挑，挑起了地上那個白衣人的屍身。

那雖然是他的手下，現在已是一個死人。

只要還有利用的價值，活人他都不肯放過，何況死人？

劍尖鋒利，匕首也鋒利，一刺入屍體，便直沒入柄！

拔出來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往後退乘勢將劍拔出也是一個辦法，只可惜兩個中年婦人身形下落之時，已在陷阱的邊緣！

陷阱並不深，却倒插無數鋒刀！

墮身陷阱的白衣人不死於暗器之下，難免死於鋒刀之上！

往後退根本就是一條死路！

兩個中年婦人惟有起腳去踢！

她們的腳還未踢上屍體，武三爺便來了！

兩隻腳的一隻馬上轉踢武三爺的小腹，還有的一隻亦自收回，人却又飛起！

這隻腳的主人正是那匕首仍在手中一個！

她的人飛起，右手便鬆開，左手却握着匕首更緊！軟劍雖不易從屍體上抽回，匕首輕易就可拔出。她棄劍用匕首，人飛起，母老虎也

似撲落，匕首疾往武三爺頭頂刺下！

武三爺即時一聲暴喝，偏身坐馬，手一抄竟抓住了踢向自己小腹的那隻腳！

那個中年婦人不由失聲叫了起來！

尖叫聲出口，她的左手已落在屍體之上，就抓着那具屍體猛向武三爺的胸膛撞去！

她這個動作尚未完成，便發覺自己的身子已凌空！

武三爺的左手抄住了那個中年婦人的小腿，右手旋即抓住了那個中年婦人的纖腰，一發力，那個中年婦人，便給他托了起來，高舉過頂！

她才開始掙扎，小腹已一下刺痛！

那插向武三爺頭頂的匕首已插在她的小腹上！

手揮匕首凌空撲落的那個中年婦人却給他的一腳踢了出去！

這一腳當然又是武三爺抄着她那隻腳的手強迫她踢的！

後面是陷阱，那個中年婦人竟給那一腳踢下陷阱！

兩聲慘呼差不多同時响起，一聲在陷阱底下，一聲在半空！

半空那一聲慘呼亦往陷阱飛落！

武三爺將手中那個中年婦人擲出，不禁仰天打一個哈哈！

他向來喜歡借刀殺人！

這一個哈哈出口，兩支劍已又左右刺到！

軟劍！

來的竟是另外兩個中年婦人！

他的兩個手下已伏屍地上！

這兩中年婦人比方才那兩個顯然更勝一籌，出劍更狠準！

武三爺雙袖飛舞，腳踩羅漢步，連接二十四劍，竟都無法找到對方的弱點！

他開始感到不耐，拳掌袖齊施，硬將那兩個中年婦人迫退開兩步，猛可大喝道：「人來呀！」

門外還有他好幾個手下，他並沒有忘記！

只要有人絆住這兩個中年婦人，他就可以抽身擒下李大娘！

他一直毫不着急，因為李大娘在莊外的手下已被他剪除，莊內亦已被他控制！

可是到那隻怪鳥出現，他却發覺事情並不是自己想像那麼簡單！

所以他立即發動攻勢！

誰知道廳堂中竟有那麼厲害的埋伏！

他還未衝到李大娘的面前，他在堂內的十二個手下已一個不剩！

李大娘方面還有兩支劍，有一隻怪鳥！

那兩支劍雖然不放在他心上，但那隻怪鳥，他却不能不顧慮。

那隻怪鳥的突然飛來絕不會沒有原因。

李大娘面上的笑容更可疑，彷彿已胸有成竹。

是不是這廳堂之中還有更厲害的埋伏？那隻怪鳥的飛來又暗示什麼？

武三爺不知道，却已感到危機已降臨自己頭上，必須趕快將李大娘抓起來。

那最低限度，他也有一個人質在手。

投鼠忌器，即使這一戰全軍覆沒，他自己的性命仍不成問題。

只要還有命，就還有機會！

況且李大娘就擒之後，說不定還可以將這個局面完全扭轉？

他早已決定今夜孤注一擲，現在所有的注碼都已押上，賭局亦開始多時，要收也收不回的了。

他只有賭下去！

× ×

一叫人來人就來了！

五六個白衣人飛快衝入，却竟直衝入門後的陷阱！

武三爺一眼瞥見，不禁大吃一驚。

他挑選手下向來小心，魯莽的他已要考慮，睜眼瞎子他更就連考慮都懶得考慮。

因為他並不是在開善堂。

現在這五六個白衣人連瞎子都比不上。

瞎子最低限度會先行探探道。

這五六個白衣人簡直就像是給人擲入來。

陷阱內遍插鋒刀，五六個白衣人掉下去竟一聲也沒有，莫非他們還是啞子。

武三爺知道絕不是。

每一個白衣人最少都已跟了他三年，他對他們都很清楚。

他們既不瞎，也不啞！

現在為什麼變了又瞎又啞？

武三爺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他忽然發覺，自己已完全孤立！

× ×

門大開，門外却只是一片昏暗。

沒有人，人影也沒有。

風從門外吹入。

深夜的秋風清冷如冰。

劍風却森冷如冰。

劍風已迫近眉睫！

武三爺偏頭一瞥門外同時，毒針般的兩支軟劍已回刺，刺向他的眉心，刺向他的咽喉！

他側身一閃，突然破聲狂吼！

驚心動魄的吼聲，霹靂似震撼廳堂！

這正是佛門「獅子吼」神功，他在少林寺那一段日子倒不是白過的，雖然練的還未够火候，却已够嚇人！

兩個中年婦人給他這一吼，手腳不由一軟，那隻怪鳥亦驚的從李大娘的肩頭飛起！

武三爺雙拳乘機出擊！

缽頭大的拳頭，幾百斤的氣力，挨上這樣的一拳，絕不比挨上一劍好受！

左面的一個中年婦人當場飛起，往陷阱飛墮，一聲也沒有。

武三爺的右拳已打斷了她的喉骨！

她即使沒有墮下刀阱，這一拳已足以將她那條命打掉。

武三爺的左拳却落空。

右面那個中年婦人驚嚇下竟仍能閃開武三爺左拳，她的劍旋即反刺！

武三爺悶哼退避。他的面色已發白，方才那一吼，似乎已吼掉他不少的氣力。

那個中年婦人乘勢追擊，毒針般的軟劍鋒翅似震動，一支劍剎那彷如變成了幾十支！

劍震動寒芒飛閃，直似洒下漫天劍雨！

叮一聲，漫天劍雨突散。

那個中年婦人第一次變了面色！

她的劍仍在手，但已不能開展！

那瞬間，武三爺的右手已多了一把尺。漆黑的尺，毫不起眼，却彷彿隱藏着某種魔力！

黑尺一穿入劍雨，漫天劍雨便消失，蜂般的三尺軟劍竟變了昏血的青蠅，飛投在尺上！劍鋒竟似被那黑尺吸住了。

那個中年婦人鐵青着臉，目光從黑尺轉到武三爺的面上，忽問道：「你是少林弟子？」

武三爺笑笑，反問道：「你也認得這種量天尺？」

那個中年婦人道：「那不過是塊磁鐵。」

武三爺亦自冷笑，道：「在你雖然已不是秘密，但出其不意，你還是不免上當！」

「當」字還在他唇邊，那個中年婦人的左半身便一轉，左掌順勢拍向武三爺的胸膛！

這一着都是在武三爺的意料之內！

那個中年婦人的左掌就拍在武三爺的左手

中！

武三爺五指一收，握住了那隻左掌！

中年婦人的右手幾乎同時鬆開了劍柄，食中指勾起，搶向武三爺的眼珠！

再來這一着未必亦在武三爺的意料之內，但他的左手却已揮出！

中年婦人的手指還未搶上眼珠，人已被武三爺擲了出去！

武三爺右手同時揮出，量天尺一震，嗡一聲，吸在尺上的軟劍震脫，追在那婦人後面！

中年婦人半空中腰身轉折，正待再飛回，劍已然飛至，飛入了她的腰背！

一聲哀呼，飛蜂般的身子凌空飛墮，墮下了刀阱！

武三爺彷彿已知道這結果，他沒有再望那邊，目光就落在李大娘的面上。

李大娘也是在望着他，竟是一面的笑容。美麗如春花，溫柔如春風，像春水流動。

這又是多麼迷人的笑容。

她的眼晶瑩閃亮，彷彿快要滴水。

兩人的目光相觸，武三爺突然感到一陣迷惘。

他銳利的眼神逐漸變的輕柔，一面的殺氣也自逐漸消失，本來緊握變手竟亦逐漸鬆開！

叮噹的一聲，量天尺墮地！

武三爺應聲如遭電殛，整個身子猛一震！這一震，他輕柔的眼神又變的銳利，面上亦有了殺氣！

他的頭立時偏側！

嗤一聲一支鋒利的長劍立時頭旁刺過，刺斷了他束髮的頭巾！

劍上的寒氣彷彿已割入了他頸旁的肌肉！

這一劍簡直間不容髮！

× ×

劍在李大娘的右手中！

兩尺長的劍，劍鋒只兩指，如一泓秋水！劍鋒未入肉，劍氣已迫人！

這當然是柄好劍。

李大娘眼瞳已如春冰般冷酷！

她已從椅上起立。

她何時從椅起立？何時拔劍在手？

武三爺不知。

他又盯着李大娘，眼神異常的古怪，倏的笑起來，笑着道：「有人說你是一個女魔，男人見了你，沒有一個能够不着魔，我本不信，現在却非信不可。」

李大娘只是笑，冷笑。

武三爺又道：「連我這種少林寺出身的高手，「個不提防都幾乎被你迷住，差一點的人如何抗拒得了？」

他輕吁口氣，又道：「你這變魔眼練了多少時日？」

李大娘舉起左手，伸出了一指頭，道：「不多不少，十年！」

她舉起的左手霍地拍在劍柄之上。

劍並未撤回，這一拍，劍鋒便切向武三爺的脖子。

武三爺立即倒下。

沒有血，劍還未砍上他的脖子，他是自己倒下去。

李大娘看得出自己這一劍偷襲經已落空，手一翻，手中劍追着武三爺的身形削下。

叮一聲，劍突然停在半空。

落在地上的量天尺又回到武三爺手中，封住了李大娘那削下的一劍。

整把劍再也沒有變化。

劍已吸附在尺上。

武三爺偏下的身子緩緩直起，雙眼直勾勾的盯着李大娘。

目光火燄般熾烈。

李大娘春冰似冰冷的眼瞳火燄中熔化，又變回春水似的流動。

武三爺忽然道：「你是不是仍想再試試那變魔眼能否再將我迷惑？」

李大娘沒有作聲。

武三爺也沒有再說什麼，左手暴長，疾向李大娘抓去。

李大娘棄劍急退。

她的身材窈窕，即使手忙脚亂，姿勢仍然迷人。

連她的眼睛都已迷不住武三爺，這姿勢更起不了作用。

武三爺連隨餓虎般撲前去。

李大娘一退再退，身後已碰上了她那張坐椅。

她坐倒椅上。

武三爺大笑，又再餓虎般撲出。

呼一聲急勁已極的破空聲即時驚裂廳堂的空氣，直迫武三爺腦後。

武三爺身形方展，勁風已激起了他腦後的白髮。

他一聲暴喝，撲前的身形硬硬扭轉，左拳擊向李大娘，右掌量天尺連同吸附尺上的兩尺劍疾掃身後。

他早已小心提防。

因爲他早已看出那些手下是被人擲入來。

擲人的那個人却仍未見現身。

他絕不相信那個人早就離開。

那個人出手對付他的手下，如果不是李大娘的人，就可能與他同一目的而來。

無論是什麼身份，那個人都不會讓李大娘落在他的手上，他所以遲遲不肯現身，也許是別有用意，但到現在這個地步，一定不會袖手旁觀下去。

他的判斷並沒有錯誤。

人雖仍未見，暗器已來了。

那其實也不是什麼暗器，只是老大的一個大鐵鎚。

鐵鎚急勁而準確，一飛三丈，疾擊武三爺後腦。

武三爺亦已想到對方可能用暗器阻止他的行動，但來的竟是這種暗器，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到他發覺了不對路之時，已經來不及閃避了。

他只有硬接。

噹一聲鐵鎚飛開，吸附在量天尺之上的那支劍亦震飛，飛入了半空，奪地釘在一條橫樑上。

武三爺的一條右臂却幾乎完全麻木。

李大娘也並不好到那裏去。

武三爺那一拳雖然沒有打在她身上，激烈的拳風已然撞上她的胸腹，封住了她的穴道。

她立時昏倒椅上。

武三爺那一拳的目的也只是這樣，他完全不想要李大娘的命，却也不想有後顧之憂。

因爲李大娘亦有好幾下子。

鐵槌的主人無疑就是一個高手，即使比不上他，他若是還要兼顧一個李大娘，也是必吃力得很。

何況李大娘除了一變魔眼，一支魔劍之外，可能還有其他魔法。

他的右臂完全穩定，他的上半身便又探前，左手化拳爲爪，再抓向李大娘。

李大娘在手，對於那個鐵鎚的主人也是一種威脅。

只可惜他的手尚未抓上李大娘，鐵槌的主人已經來了。

那個人天馬行空一樣由外飛入，竟似比方才那個鐵鎚的勢子還要迅速。

他人在半空，手一抄，量天尺砸飛的那個大鐵鎚便回到他手中，人還未落下，鐵鎚已擊向武三爺抓住李大娘的左手。

武三爺急縮左手，右手量天尺反截那個人的咽喉。

又是叮一聲，量天尺敲在鐵鎚之上。

那麼重的大鐵鎚在那個人的手中竟用的如此靈活，就像是支劍，勢子之凌厲，却又非劍所能相比。

武三爺暗吃一驚，下意識一步退後。

他這才看清楚那個人。

「甘老頭！」他失聲驚呼。

那個人正是這個地方唯一的鐵匠甘老頭。

暗淡的燈光之下，甘老頭乾屍般的臉龐全無血色。

他冷笑作應。

武三爺看着他，輕歎道：「想不到你也是身懷絕技。」

甘老頭冷冷一笑，說道：「很多事你都想不到。」

武三爺又問道：「李大娘與你，是什麼關係？」

甘老頭冷冷接道：「與你有關係的只是一件事。」

武三爺脫口問道：「什麼事？」

甘老頭道：「你在外的手下已一個不剩，不必再大聲呼叫。」

武三爺道：「門外的幾個呢？」

甘老頭道：「門外的也是。」

武三爺道：「都是你殺的？」

甘老頭道：「對付他們就我一個人已經足够。」

武三爺不禁心頭一凜。

他留在外面有十幾個手下，每一個都是他親自挑選，親自訓練，份量怎樣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的了。

「憑你一個人就能够將他們殺光？」他仍在懷疑。

甘老頭冷笑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都不在乎。」

武三爺道：「哦？」

甘老頭冷聲道：「我跟你說話，其實也是多餘。」

武三爺聽不懂。

甘老頭冷笑接道：「要說話我應該找一個活人。」

武三爺道：「我還是一個活人。」

甘老頭道：「在我的眼中，你已是一個死人。」

武三爺冷哼一聲，應道：「在我的眼中你也是的。」

甘老頭道：「你也有殺我的把握？」

武三爺道：「十二分把握。」

甘老頭道：「這非要見識一下不可。」

武三爺笑道：「無論如何你都是非見識一下不可的了。」

甘老頭沒有說話，手臂的青筋已又怒起。

武三爺忽然道：「兩虎相鬥，勢不俱生，死的無須說，生的也不會好受，這種事能够避免，最好就避免。」

甘老頭冷笑。

武三爺接又道：「血鸚鵡的藏寶我只要一半已够滿足。」

甘老頭道：「你的意思是與我合作？」

武三爺道：「憑你我的武功，李大娘方面即使還有高手，應該亦可以應付得來，何況她本人現在已落在我們手中。」

甘老頭又是冷笑。

武三爺鼓其如簧之舌，道：「你雖然已是老大一把年紀，但身子這麼强壯，是必還有相當的日子好活。」

甘老頭只是冷笑。

武三爺又道：「一個人只要有錢，就算年紀大一點，也不要緊，一樣可以好好的享受享受。」

他笑笑又道：「你這一生大概還沒有認眞享受一下。」

甘老頭這才開口，道：「的確還沒有。」

武三爺笑道：「那你就更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了。」

甘老頭道：「哦？」

武三爺摸摸鬍子，道：「即使你完全沒有經驗也不要緊，這方面我可以說經驗豐富，大可以替你好好安排一下，保管你滿意。」

甘老頭倏的笑道：「一個人有錢，難道還不懂得怎樣去享受。」

武三爺笑道：「這句話有道理。」

甘老頭接着說道：「錢據講是沒有人嫌多的。」

武三爺道：「據我所知嫌錢多的人一個也都沒有。」

甘老頭瞇着眼道：「那我爲什麼要分一份給你？」

武三爺怔在那裏，好一會才道：「想不到你的胃口比我還大。」

甘老頭道：「我早說過，很多事你都想不到。」

武三爺苦笑。

甘老頭的臉却扳起來，道：「我本來是什麼身份你就已經想不到的了。」

武三爺不由的接口問道：「你本來是什麼身份？」

甘老頭道：「奴才！」

武三爺又是一怔，說道：「奴才？誰的奴才？」

甘老頭的面容忽變的詭異起來，一字一頓道：「血鸚鵡！」

武三爺更加意外，脫口說道：「你也是血奴？」

甘老頭道：「正是血奴！」

武三爺道：「血奴據講是種鳥。」

「是鳥也是人！」甘老頭的語聲亦變得詭異起來。「十三隻魔鳥，十三個魔人。」

他的手忽然抬起。

奇怪的鈴聲又再響起，驚飛半空的那隻怪鳥雙翼一斂，飛入他手中。

武三爺眼都定了，瞪着甘老頭，追問道：「是那十三個。」

甘老頭的面上掠過一絲難言的傷感，道：「你這個人的好奇心倒不輕。」

武三爺道：「本來就不輕。」

甘老頭輕喟道：「只可惜，你問的並不是時候。」

武三爺「哦」的一聲。

甘老頭接道：「我現在已不想說話。」

武三爺道：「那你想怎樣？」

甘老頭冷冷道：「想見識你那必殺我的本領。」

武三爺還不肯罷休，道：「對於我方才的提議你眞的完全不加考慮？」

甘老頭鐵青着臉，道：「對於覬覦那些珠寶的人我向來只知道一件事。」

武三爺道：「一件什麼事？」

甘老頭道：「非殺不可。」

不字出口，武三爺就出手，說到可字，武三爺的量天尺已向甘老頭迎頭擊下。

他雖是名門正派出身，偷襲方面也一樣很有研究。

他更懂得怎樣去把握時機。叮一聲，量天尺竟是敲在鐵鎚之上！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洛七雄這邊遭到虎刀段春拒絕助陣後，人心惶惶，還是公冶長比較鎭定，要重施偷襲楊雷公的故技，這一提議，高敬如首先讚成，薛長空和袁飛也願爲他作接應。公冶長料定如意坊這邊難保平安無事，爲了實踐他和袁飛對朱裕的諾言，命花十八扮僕婦引開天狼會的釘梢者，以便關漢山等送朱裕離開蜈蚣鎭。花人才代花六爺暗向胡八姑投誠，獲得胡八姑的允許後，花六爺大喜過望，示意花人才向胡八姑極力討好，並說他存有一種靈藥，要花人才拿去服用，以便能够討得胡八姑的歡心——

饞狼攫玉兔　香餌釣金鰲

花六爺似乎意猶未盡，低低又接着道：「不是大哥誇口，你大哥在這一方面，可稱得上是個行家，等下我還可以傳授你幾招……」

花人才並不是不歡喜這些話，只是如今實在沒有這份心情聽下去。

因爲他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尙未加以交代。

這時，他不得不以一聲乾咳打斷花六爺的話頭，緩緩接着道：「這些現在不急，以後可以慢慢來，那女人當我臨離開時，曾交代了一件事，我還沒有告訴大哥。」

花六爺道：「甚麼事？」

花人才道：「她說：爲了提高大哥來日在天狼會中的聲望地位，目下這段時期，他希望大哥最好能想個法子表現表現。」

花六爺不假思索道：「這個當然——」

然後，他突然一怔，就像給自己這句話嚇壞了一樣，臉孔也跟着變了顏色。

他眨着眼皮，提心吊胆地道：「難道她希望我帶幾顆首級過去，作爲進門之階？」

花人才搖搖頭道：「這個她倒沒有說。」

花六爺神色稍稍鬆弛了些，忙接着道：「那麼，她要我如何表現？」

花人才道：「她並沒有指定方式，只是要大哥酌量情形，盡力而爲。」

花六爺點點頭，同時也鬆了一口氣。

因爲這個條件並不苛刻。

嚴格的說，這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種條件。

他向該會靠攏，便等於是該會的人，他既已成爲該會一員，當然應該處處爲該會的利益着想！

換句話說，即使血觀音不提到這一點，他爲了表示誠意起見，也應該有點作爲才對。

可是，他能起甚麼作爲呢？

下毒？

放火？

殺人？

下毒，放火，他都沒有機會。

殺人他不敢。

就算他有這份勇氣，也找不到下手的對象。憑他的幾手玩藝兒，他殺得了誰？

老大高敬如，老三胡翻子，武功全比他强

；老四艾結巴，算是較弱的一環，但也不見得就不如他花老六。

至於公冶長和袁飛等人，他更是連邊邊兒也摸不着！

花人才忽然輕輕一拍膝蓋道：「我想到一個法子了！」

花六爺精神一振，忙問道：「你想到了什麼法子？」

花人才道：「眼前就有一個建大功的好機會。」

花六爺道：「什麼機會？」

花人才湊近了些，低低地道：「公冶長那小子今晚不是要去太平客棧行刺麼？我們只要送個消息過去，這小子便休想活着回來。小子是天狼會的頭號眼中釘，如能因而除去，咱們哥兒倆，豈非奇功一樁？」

花六爺臉上的痳坑又閃起了光亮。

但他馬上又露出顧慮之色道：「消息怎麼送？你如果無緣無故的，再跑去太平客棧，難道不怕別人懷疑？」

花人才笑道：「我當然有我的辦法。」

×　×

花人才並非胡亂誇口，他的確有他的一套辦法。

這個辦法是血觀音敎給他的。

血觀音最後吩咐他，若是有事需要聯絡，他只須在如意坊大門口走動走動就行了。

如今花人才就站在如意坊的大門口。

他站來大門口幹什麼？

藉口太動人了。

他說：由於胡三爺全家遇害，花六爺坐立不安，要他站在門口等，說不定什麼時候六爺府上的府丁也會突然趕來報訊。

他一臉憂惶的神色，倒是逼眞之至。

只不過他要等的人，並不是六爺府上的府丁。

他等的是另外一個人。

一個他也許完全不相識的人。

這個人什麼時候才會出現？

他要站在這裏等多久？

如果是一張陌生的面孔，當對方跟他招呼時，他又怎能斷定對方是胡八姑那女人派來的人？

還有，他跟一個陌生人打招呼，被這邊守門的家丁看到了，會不會起疑心？

結果，事實已證明，他是白担了這一場心事。

×　×

那個人來了。

來的這個人，並不是一張生面孔，也沒有跟他打招呼使他左右爲難。

因爲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先前太平客棧外面的那個紅鼻子車伕。

馬車伕當然離不開一輛馬車。

現在這個紅鼻子就駕着一輛空馬車。

馬車徐徐駛過如意坊前，兩邊的窗簾，捲得高高的，這說明它的主人因爲生意淸淡，正在沿街兜攬顧客。

兩人四目交接，彼此心領神會。

花人才舉手摸摸耳根子，手藏肩後，曲指一彈，一個小小的紙團，悄沒聲息地飛進了空車廂。

馬車慢慢的駛遠了。

花人才也跟着轉身。

天已經黑下來了。

這將是多事的一夜，也將是蜈蚣鎭有史以來，最詭異，最離奇，最恐怖，以及最殘酷的一夜。

很多人也許會因此一夜成名，從此以後，榮華富貴，享用不盡。

同時，也一定會有很多人，將因此看不到明天昇起的太陽！

×　×

刻下尙在大廳中跟袁飛和薛長空密商大計的公冶長，他知不知道，在他尙未前往太平客棧之前，就已經有人爲他掘好了墳墓呢？

×　×

摸黑時分，花十八偷偷地溜出了如意坊後院門。

她現在已是一身僕婦打扮。

她這一身衣服，是從厨房裏燒火的張媽那裏借來的。

因爲她有一副苗條的身裁，而張媽則是一個發福的女人，所以這一身衣服，並不如何合身。

只要遇上一個稍爲細心的人，便不難一眼看出她這一身衣服是借來的。

事實上這也正是她要向張媽借衣服的原因，因爲這樣方能引起別人的疑心。

如果她裝扮得維妙維肖，那最多將只像一個偷了東西的下人，就引不起別人欣賞的興趣了。

公冶長的推斷果然沒有落空。

花十八剛繞過牆脚，拐進左首的小巷子，身後便遙遙綴上了一條幽靈般的人影。

這人跟踪的技巧，非常高明。

他並不是亦步亦趨的釘着花十八，而是遠遠的藏身於黑暗中，直到花十八拐彎改向，才一連幾個騰縱，從後面悄悄趕上。

他顯然自仗輕功高出花十八甚多，完全不担心花十八轉了一個彎兒後，會從他眼前突然消失不見。

這一點他的確不必担心。

他的一身輕功，別說只是跟踪一個身手平平的花十八，就是換了薛長空等人，無疑也是綽綽有餘。

只可惜他不知道，這全是別人安排好了的；就像要猴戲一般，很多人都正在欣賞他的表演。

石庫上面的刁斗裏，有燈火一閃而滅。

這是一個安全信號。

它表示監視的敵人，已成功地爲花十八引開。

馱着朱裕的關漢山，瞥及這一信號之後，立即疾步出門，從相反的方向，往黑暗中的鎭尾奔去。

×　×

花十八不負公冶長重托，她今晚的這個角色，的確扮演得很成功。

只是，有一件事，她和公冶長也許都沒有想到。

她身後的這一頭狼，誘上魚鈎之後，最後將如何甩脫？

現在，花十八突然想到了這個問題。

當初，她曾問過公冶長，走出如意坊之後，她要溜去那裏？

公冶長的回答是：隨便溜去那裏都可以，只要能將暗中窺伺的敵人引開便行。

當時貿然聽起來，公冶長這話好像並沒有說錯。

不是嗎？你目的是誘開敵人，將敵人引去那裏，又有什麼關係？

如今，她才忽然發覺，事情顯然並不如公冶長說的那麼輕鬆。

蜈蚣鎭只有一條主街。

如意坊接近鎭尾。

她一走出小巷子，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向鎭頭上走去。

這條主街雖然相當長，但總有走盡的時候；一旦走完了這條長街，又怎麼辦？

長街兩邊，商店雖有數百家之多，雖然這些商店，她多半熟識，但是，以她一個女流之輩，尤其是在這種時候，她又能闖進那一家去呢？

她進入那一家，便等於害了那一家。即使她狠得起這副心腸，問題照樣無法解決。她進入一家商店或住戶之後，身後的這頭狼就會放她過去？

花十八愈向前走，心裏愈是發慌。

因爲她愈走離如意坊愈遠，呼救的機會愈來愈少，危險也愈來愈大！

她沒有回頭向後張望過。因爲她知道，即使她回頭張望，她也不會發現什麼。

但她肯定必然有人跟在身後。

怎辦呢？

她什麼辦法也沒有。

目前唯一的辦法，便是繼續向前走。

慢慢的走。

希望在走完這條長街之前，能想出一個萬全的解厄之策。

羊腸巷過去了。

朝陽樓過去了。

大德布莊又過去了。

高遠鏢局和太平客棧也過去了。

啊，糟糕！

她的思路慢了一步，平白失去一個自救的好機會。她經過太平客棧時，爲什麼不進去找虎刀段春呢？

只要找到虎刀段春，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她見了虎刀段春之後，並不需向虎刀段春求救，只要說上幾句不相干的話，一切就都太平了。

不！甚至連話也用不着說，只須走近虎刀段春，稍稍停立一會便行。

因爲跟踪的金狼不會逼得太貼近，他不會聽到她對虎刀段春說了些什麼。

他只能遙遙監視，只能憑猜想去猜測她來會晤虎刀段春的目的。

虎刀段春也許會被她怪異的行動弄得一頭霧水，但那不關她的事。虎刀段春不是普通人，這位殺手應有足够的能力保護他自己。

她只要讓跟踪的金狼，誤以爲她是個傳信使者就行了。

然後，她相信，她再走出太平客棧，身後就不會有人跟踪。

對方將會把注意力移去虎刀段春身上。

經過這一番轉折，虎刀段春的一舉一動，才值得他們密切關注！

太平客棧已經走過了，重新回頭，是不是還來得及？

花十八稍稍躊躇了一下，決定回頭。

因爲這是唯一的一個機會，長街已走完將近三分之二，這條長街上再沒有第二個虎刀段春。

只可惜別人已不答應她這樣做。

她身子還沒有完全轉過來，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掌，突然搭上她的香肩，耳邊同時響起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久仰花姑娘的大名，咱們找個地方聊聊怎麼樣？」

× ×

血觀音胡八姑是個很懂得享受的女人。

這也許正是她雖已年近四十，看起來仍像一名花信少婦的原因之一。

她很少喝酒，也很少吃辛辣的東西。

她說：只有少吃刺激性的食物，才能保持肌膚光潤細緻。

她穿的衣服也很少。

她說：穿衣服愈少，就愈能保持血脈的流暢。

所以，她平時很少與外界接觸，原因便是爲了穿衣麻煩。

她也很少讓男人接近她。

她說：將近四十歲的女人，正值虎狼之年，這段時期如果不知道節制，很快的便會因放縱過度而衰老。

但這並不是說她對男人已失去興趣。

她說的只是節制。

節制的意思，就是不浮濫；不浮濫的意思，便是要有所選擇。

兵在精而不在多。

因此，平常侍候她的男人，都是天狼會中一些粗粗壯壯的小伙子。

這些小伙子每隔半個月，才有一次機會。

由於日常管理嚴格，這些小伙子誰也不敢另嘗異味，好不容易熬過了半個月，一旦挺戈上馬，差不多人人都似渴驥奔泉，勇不可當。

胡八姑歡喜的就是這種男人。

除了這些之外，這位血觀音還有一個保持年輕的要訣。

那便是每天按時推拿。

這是醜婢美美，和肥婢秀秀兩個丫頭的日課。

兩婢推拿時，這位血觀音經常都是不着一絲一縷。這段時間之內，這位血觀音照例一律停止接見賓客以及會中弟子。

但今晚顯屬例外。

× ×

燭光柔和，檀香氤氳。

胡八姑舒適地靠在一張涼竹逍遙椅上，她眼皮微微閉闔，雙肩隨着醜婢美美的雙手十指輕輕顫動，似已進入渾然忘我之境。

她穿的是一件黑紗罩，雪白的肌膚，隱約可見，紗罩之內，空無一物，比不着一絲一縷反爲誘人。

這是她每天推拿的時間。

按照習慣，這段時間是不准閒人在場的，而今晚屋子裏則坐滿了一些神情慓悍，佩帶着各式長短兵刃的勁裝漢子。

天狼長老鐵頭雷公楊偉也在座。

一張皺皺的小紙片，經過一輪傳閱，這時又回到了楊雷公手上。

這張紙片不大，上面字也不多。

「今夜公冶小子將前往太平客棧謀刺八姑，暗中接應者爲薛姓小子，敬請提防，知名不具。」

楊雷公接過紙片，又看了一遍，然後便仍然以一尊玉美人壓在茶几上。

胡八姑緩緩睜開眼皮，微笑着道：「這張紙條你們都看過了，各位可有什麼意見？」

坐在近門口的一名黑臉漢子，粗聲粗氣的冷笑道：「只怕兩個小子不來，來了就叫他認識老子們的厲害！」

這漢子是第十一號金狼，擅使一對流星鎚，別瞧他說話粗魯不文，論地位却在已死去的金四郎之上。

死去的金四郎，實際是第十二號金狼，「四郎」只是「臨時」的代號，就像同時死去的潘大頭，曾被喊爲「金狼一號」，實際只是「八號金狼」一樣。

「金四郎」那樣精明幹練，只排了個第十二號，這漢子能被編爲第十一號金狼，自然有他不可忽視的一套長處。

胡八姑微微一笑道：「認識你的厲害？你有多厲害，你且說說看。」

金十一郎的面孔突然漲得通紅。

他一度也是胡八姑的面首。

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這位金十一郎身體雖然精壯如故，但某一方面的驍驍戰力，却於一夕之間突告衰退。

於是，這位金十一郎，也就從此退出了胡

八姑的侍衛行列。

如今胡八姑雖然只是信口打趣他，但在這位金十一郎聽來，却因前事不遠，一時觸及舊創，不禁爲之大感慚窘。

男人天不怕，地不怕，怕就只怕某方面在女人面前「抬不起頭來」。

這位金十一郎本來心雄萬丈，只被胡八姑語出無心，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搶白得完全失去了男人的氣概。可見這世界上，十個男人，有九個懼內，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只怪男人多數不够「堅强」。

如果男人不先自己顯示「軟弱無能」，試問女人又憑什麼敢騎到你頭上來？

就在金十一郎臉紅發窘之際，另一名個子瘦小，有着一雙八字眉，手指不停撫弄着腰際一根革帶的漢子，接着發話道：「八姑，你看花人才這個傢伙，靠不靠得住？」

胡八姑登時收斂起一副嬉戲之態，似乎對這名其貌不揚的瘦小漢子相當敬重。

她向那漢子正容反問道：「苗長老是不是在這張紙條子上看出了什麼破綻？」

原來這漢子身材雖然瘦小，在天狼會中的名氣可大得嚇人。

天狼八老中的多指先生苗箭，便是這位仁兄。

黑道上的人物，被喊作先生的人，實在不多。這姓苗的綽號上綴有先生兩字，據說是因爲早年曾開過幾天村塾的關係。

這位多指先生，手指頭不僅不比常人多，實際上還要少兩根。

他的雙手，只有八根手指。

兩手缺少的，都是小指。

一個兩手少了兩根手指頭的人，竟被喊爲多指先生，這是不是一種諷刺呢？

絕不是！

因爲他雙手八指能做的事情，別人就是有八十根指頭，也不一定做得來。

就算一個人有八雙手，八十根手指頭，也不一定能於同一瞬間，分向七個不同的方向，發出七種不同的暗器。

多指先生能。

他不僅暗器手法玄妙，而且奇準無比。

據說屋子裏飛舞的蒼蠅，不論數目多少，他都能以一把綉花針，於片刻間，掃數射落，天狼會中很多人都曾見過他這種絕技。

同時，在天狼八老中，除了血觀音胡八姑，這位多指先生也是最年輕的一位天狼長老。

他今年只不過四十剛出一點頭，比一號金狼柳如風還少好幾歲。

像這樣一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受到胡八姑的另眼看待，自是意料中事。

多指先生搖搖頭，表示他並不是在這張紙條上看出了什麼破綻。

然後，他接着道：「本座的意思是說，一個人，能賣友求榮，就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八姑最好還是提防着些爲妙。」

胡八姑點點頭，又轉對楊雷公道：「楊長老意下如何？」

楊雷公沉吟道：「老夫認爲這個消息應有八成以上的可靠性。」

他停頓了一下，又道：「其實，我們今夜就是空等一場，也並沒有多大損失，萬一那兩個小子眞的落了網，如意坊那邊剩下來的人，就好收拾了。」

胡八姑笑道：「只要這兩個小子能够除去，如意坊那邊還有什麼好收拾的？剩下來的那批傢伙，除了一個血刀袁飛，其餘的不爬下磕頭喊饒命才怪！」

多指先生道：「另外不是還有一個叫穿心鏢谷慈的殺手嗎？」

楊雷公得意地笑了笑，說道：「那小子在高遠鏢局裏挨了老夫兩腿，還有他一段好日子過的。」

左腿微瘸的金十三郎接着道：「那我們還等什麼？天已經黑下來了，應該趁早安排安排才對。」

胡八姑點頭道：「是的，本座也是這樣想。不過，關於如何設伏，本座的主張，諸位也許會反對。」

她還沒有說出她的主張，就知道有人要反對；一種一定會引起反對的主張，又是一種什麼主張呢？

沒有人開口發問。

因爲這位血觀音雖然口頭上是在徵詢大家的意見，但眞正有資格在她面前表示意見的人並不多。

有資格隨意發言的人，只有兩個：楊雷公，多指先生。

但這兩位天狼長老都沒有說話，他們顯然都想先聽聽胡八姑的主張是什麼。

胡八姑忽然笑了笑，徐徐接着道：「本座的主張是想請諸位立即退出這家太平客棧，離開得愈遠愈好。」

衆人聽了，果然都爲之齊齊一呆。

這算什麼埋伏？

埋伏的第一件事，便是人手。如果大家都撤走了，等會兒龍劍公冶長前來行刺，由誰出面對付？

多指先生揚起了兩道八字眉，帶着滿臉迷惑之色道：「八姑這樣做的意思是——？」

胡八姑笑笑道：「本座這樣做的用意非常簡單，公冶長那小子是靈台老人唯一的傳人，天賦之高，不難想像，我們如果像對付一般江湖人物那樣設下重重埋伏，本座敢說這小子決不會輕易上鈎。」

多指先生道：「可是，這樣一來，八姑豈非要冒很大的危險？」

胡八姑嫣然一笑道：「你看我胡八姑像不像一個喜歡冒險的女人？」

這一點多指先生必須承認，胡八姑的確不是一個歡喜冒險的女人。

她如果不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當年就不會爲了逃避老人，而不辭辛苦遠走關外。

多指先生一雙眉頭，皺得更緊，問道：「否則——？」

胡八姑笑道：「本座當然有本座的道理，這一點你們儘可放心。」

她見多指先生兩道八字眉仍然皺得緊緊的，於是又笑了笑道：「如果苗長老實在放心不下，則不妨改穿金狼弟兄的服裝，一個人留下來瞧個究竟，但也只能留下你一個人。」

多指先生欣然道：「行，行，有妳八姑的巧妙安排，再加上一個本座，算算也該差不多了。」

他這話聽起來似乎充滿了自負意味，事實上他這一番話，全是就事論事，一點也沒有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意思。

有了他這位多指先生，的確儘够了。

不僅足够，而且有餘！

在這位天狼長老一明一暗，互爲搭配之下，別說是一個龍劍公冶長，即使換了靈台老人復生，無疑都難免不蹈墳下之失。

其他的金狼弟子見多指先生已被胡八姑留下，也都覺得以這等陣容應付一個龍劍公治長，應該綽有餘裕。

於是，大家紛紛起身，準備離去。

胡八姑叫住楊雷公，吩咐道：「苗長老剛從藍田來，如意坊那邊也許還不知道，我們已先後佔了胡三翻子等人的地盤，楊長老帶他們出去時，不妨仍從後門走，以免惹人注目。」

楊雷公點點頭，表示會意。

胡八姑又接着道：「楊長老帶着他們，如果認爲閑着無事可做，大可繞道抄截兩個小子的後路，本座這邊一旦得手，則不妨就在今夜攻下如意坊，橫豎公冶長和薛長空這兩個小子一去，我們就不必再依原計劃刻板行事。」

楊雷公笑道：「此舉正合老夫之意。」

他雷公咀一尖，指向貴字跨院那邊，低聲道：「那一邊怎麼樣？妳認爲金一號可以看得住段春那個猛小子？」

胡八姑笑笑道：「姓段的小子目前並無跟本會作對之意，這不過是一種預防措施，以如風老弟之身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原來百變人魔被安排在貴字號上房那邊監視虎刀段春，怪不得今晚始終未見這位金狼頭目露面。

這位血觀音處理事務的手法，可說跟公冶長同樣細膩。

虎刀段春拒絕高大爺的聘請，已證明這位虎刀無意跟天狼會公開爲敵，她居然還要派出柳如風這樣一員大將去加以監視，這份心機，該多愼密！

楊雷公領着一批金狼走了。

胡八姑又跟多指先生苗箭咬了幾句耳朶，然後這位身材瘦小的暗器聖手，也接着走出了富字第四號上房。

來人走光，屋子裏現時淸靜下來。

胡八姑轉向醜婢美美，笑着道：「娘今晚心情頗佳，妳先去吩咐秀秀張羅酒菜，然後再去叫銀八號進來陪娘喝兩杯。」

× ×

如意坊中院大廳內也點燃着兩支大蠟燭。

但此刻大廳內靜蕩蕩的，只剩下了公冶長一個人。血刀袁飛和雙戟溫侯早離開了，只有這位年輕的總管，仍獨坐大廳一角陷入沉思。

天色已黑了好一會兒了，仍然不見他有收拾出門之意，他想了這麼久，究竟在想什麼？

他是不是改了主意，不打算前往太平客棧？還是覺得時間尙早，不宜操之過急？

他又知不知道，由於他思慮欠週，此刻的花十八已落入敵手？

如果敵人故技重施，將花十八也餵上一粒定時毒丹，然後再以花十八的生命作威脅，要他們這邊乖乖歸順天狼會，他又將如何應付？

沒有人能對這些疑問獲得答案。

因爲如今所發生的事，每一件都不尋常；不尋常的事件，就不能單看表面。

也不能從表面去追求答案。

就說現在的公冶長吧！他如今看上去像在沉思，事實上他也許腦中一片空白，什麼念頭也沒有轉，而只是在瞑目養神。

或者，這一切早在他意料之中，而他也早就籌好了對策。

誰知道？

不過，有一件事，絕對錯不了。

那便是公冶長無疑還不知道花家兩兄弟已經通敵，已經偷偷的向天狼會洩出他今夜要獨闖太平客棧的消息！

就算他預感如意坊內有人靠不住，他也不會懷疑這人就是淳樸如君子的小留侯花人才！

× ×

遠處傳來起更的鼓聲，公冶長似自夢幻中突然驚醒。

他站起身來，揉揉眼皮，像是責備自己似的喃喃道：「我也眞够迷胡，已經這麼晚了，還不知道。」

公冶長走出大廳時，天空一片黑暗，兩邊廂房中已有數處燈光亮起。

一部份人顯然已在候命集合了。

就在這時候，突聽後院有人嚷着道：「咦！艾四爺呢？艾四爺那裏去了？你們可有人見到艾四爺？」

公冶長搖頭苦笑，同時輕輕嘆了口氣。

他雖然一直沒有離開這座大廳，雖然從黃昏時分，大夥兒分手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那位艾四爺，但他顯然非常淸楚那位艾四爺何以會突然不見了人影子。

關洛七雄中，以這位艾四爺最講現實，最重視個人利害關係；一個重視個人利益的人，他最大特點，就是絕不感情用事。

這位艾四爺無疑早就看出天狼會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勢力，他前此隨衆行止，不過是怕惹惱了高敬如，會走上丁二爺等人的老路子。

如今已面臨最後關頭，高敬如本人已是自身難保，不趁此時一溜了之，更待何時？

公冶長對這位艾四爺的去留，一點也不放在心上，當然更不會爲了這種小枝節，改變他的行動。

所以，他不待兩邊廂房中的胡三爺和花六爺等人聞聲出面查問，便即雙肩微微一晃，如一縷輕烟般，投進了黑暗的夜色中。

× ×

喧囂了一天的蜈蚣鎭，終於慢慢的寧靜下來。

這是一個沒有星月的夜晚。

長街上唯一可以看到的光亮，便是太平客棧門前，那兩盞正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着的紅燈籠。

這種紅燈籠，後院富字第四號上房門口，如今也懸掛着一盞。

這表示四號上房的住客尙未就寢，伙計們仍須不斷的進出伺應。

不過，這只是一種慣例。

富字四號上房的住客雖然尙未就寢，但進出伺應的人，却不是棧裏的伙計。

棧裏的伙計，除非經過特許，誰也不敢輕易走進這座跨院一步。

這裏供使喚的人，是四名金狼。

天狼會成立六年多，徒衆逾萬，而金狼名額，僅有七十七人，可見一名金狼在天狼會中所處之地位是如何的重要。

平常時候，每一名金狼手邊，都經常有四五名銀狼，以備隨時差遣。

金狼聽命於天狼，銀狼奉侍金狼，可說是理所當然。

然而，今晚的情形，則稍稍有點特別。

派在這兒的四名金狼，他們要伺候的人，本來是天狼長老血觀音胡八姑；但實際上，他們今晚伺候的人，却是一頭銀狼！

銀狼八號。

× ×

銀狼八號是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

一個粗粗壯壯的小伙子。

一個年輕、健康、結實，渾身是勁的小伙子！

胡八姑一向欣賞這一類型的小伙子。

他知道這種小伙子，永遠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決不是任何其他年齡的男人所能望其項背。

不過，她今晚找來這個銀狼八號，與往常的目的，並不一樣。

他今晚的目的，是爲了引誘公冶長更易上鈎。

銀狼八號當然不知道這一秘密。

所以，這位銀狼八號毫不客氣，酒菜上桌之後，立即大啖而特啖；一方面是爲了吃飽了肚皮，等會兒好有氣力辦事；一方面則爲了平日身份卑微，處處要看別人的顏色，好不容易才輪上這一次機會，樂得儘情享受享受！

現在是四名金狼爲他送酒端菜，只要明天

天一亮，他便又要去侍候這些金狼了。不趁這種機會好好的神氣一番，豈非傻瓜之至？

胡八姑含情脉脉地望着這位銀狼八號，不斷的以微笑加以鼓勵。

天狼會中，差不多人人都知道龍劍和虎刀這兩名武林後起之秀的厲害。

她知道如果讓這渾小子弄淸楚今夜將會有一些什麼事情發生，這小子很可能連一滴酒也喝不下去；等會就算勉强上了床，也一定無法秣馬成軍。

試問，那樣一來，又怎能瞞得了公冶長的一雙眼睛？

所以，她必須瞞住這小子，絕不能向這小子透露一點口風。只有在這小子毫不知情的情況之下，才能演好今夜這齣假戲！

× ×

燭淚盈枱，夜漸闌珊。

該是辦正事的時候了。

胡八姑忽然打了個呵欠，春情無限地以眼角乜斜着銀狼八號，慵慵然道：「小潘，扶我進房，我恐怕有點醉了。」

她眞的醉了嗎？

如果眞有人醉了，醉的也絕不是她這位血觀音。

醉的是銀狼八號。

小潘！

小潘醉的不是酒，而是她那一雙勾魂攝魄的盈盈眼波。

她慢慢的站起來，小潘也跟着站了起來。

然後，兩個身軀靠攏。

小潘沒有摻扶她。

他用的另一種方式，以摟代扶；如果不是碍着有兩婢在場，他也許連走向臥室的這幾步路，都會省下。

× ×

這是個一明兩暗的上房。

兩間臥室，胡八姑佔用一間，另一間則由秀秀和美美兩婢合住。

銀狼小潘將胡八姑擁進左首臥室，堂屋中的燈光，立即熄滅。

侍立門外台階下的四名金狼，見屋中燈光熄滅，互相扮了個鬼臉，也吹滅燈籠，分別返回廂房。

這四名金狼離去之際，每個人心頭都有着一種怪怪的滋味。

他們雖然明知道今夜上演的只是一場假戲，但他們仍然對銀狼小潘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羨妒。

因爲他們都知道，這雖是一場假戲，但爲了逼眞起見，屆時勢必要假戲眞做。他們羨妒銀狼小潘，便是這場「假戲」中必須「眞做」的那一部份！

他們雖不及小潘年輕，但是精力都還很旺足。

他們眞眞希望有那麼一天，血觀音胡八姑會忽然想到要換換口味。

× ×

夜更深了，富字跨院裏一片岑寂。

但富字四號上房，左首臥室內，此刻可一點也不平靜。

血觀音胡八姑很少會選錯男人。

銀狼小潘確是一員猛將。

只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這位血觀音今夜却反而顯得有點不濟事。

她今夜似乎有點承受不了小潘的進攻。

戰事才展開不久，她便發出痛苦的呻吟之聲，同時以雙手輕輕撐拒，掌心裏是黏黏的汗水。

她是眞受不了？還是爲了要誘使暗處的公冶長提前現身？

不論血觀音的痛苦是眞是假，對銀狼小潘來說，都是一種得未曾有的奇趣。

因爲血觀音這種反常的反應，使得這位血觀音今夜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這種新鮮感，比什麼都更能令男人覺得刺激。

小潘更賣力了。

這時即使有一口利刀突然擱上他的脖子，相信這位銀狼也絕不肯罷手的。

如果你是小潘，你肯嗎？

× ×

這當然只是一個比喻。

這時當然不會有一口利刀，突然擱上小潘的脖子。

如果這時臥室裏點了燈，你便可以很淸楚的看出，如今於黑暗中，突然悄沒聲息地點向小潘腰際的兵刄，絕不是一口刀！

如果從形狀上判斷，它也不像一口劍。

無論以那一種角度觀察，它都不像一口劍。然而，事實上，它却正是一口劍！

不僅武林中人人公認它是一口劍，而且還是武林中有史以來，最膾炙人口的一口寶劍。

靈台誅心劍！

× ×

血觀音胡八姑的等待沒有落空。

公冶長終於出現了！

× ×

嚴格的說來，誅心劍的確不像一口劍。

因爲，它已沒有寶劍的光華，也沒有寶劍的鋒刄，甚至連劍尖也是禿禿方方的。

如果不是它的把柄上飄着一小撮枯草似的黃劍穗，它看上去只像是一根長長扁扁的銹鐵條。

關於這口誅心劍，武林中有着很多的傳說；每一種傳說，都玄奇得像神話。

有人說它具有一種無形的吸力，不但可破各種暗器，而且可以在交手時，使敵人的兵刄滯重失靈。

有人說它是七種稀有金屬打造，堅逾百煉精鋼，能一下點散金鐘罩鐵布衫等各種橫練功夫。

這些傳說是否可信，誰也無法確定。

因爲靈台老人一生與世無爭，生前除懲罰了當時武林中少數幾名不赦巨兇之外，平日極少與人交手，誅心劍的威力究竟如何，可說誰也沒有親眼見過。

不過，這口誅心劍，是另有一種淺俗，而爲一般長劍所沒有的功能，却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這口誅心劍可以點穴！

點穴的用意，是要敵人暫時失去抵抗力，而又不致喪害敵人的性命，誅心劍劍尖方禿，正好可以做到這一點。

院子裏沒有警衞，大門未關，房門虛掩，公冶長能輕易的摸進來，自然不足爲奇。

就像漁人張網一樣，這原是血觀音有意留下的破綻。

只可惜銀狼小潘也給蒙在鼓中。

這位八號銀狼若是早知道他今夜担任的角色，只不過是一塊釣餌，恐怕他老弟台剛才就沒有那份好興緻了。

劍尖點實，小潘哎唷一聲，身子微微彈起，然後重重摔落。

像剝光了毛的死狗一樣，摔在床裏角。

小潘移身讓開，下面露出的另一個肉身，這時那一副姿態，當然也好看不到那裏去。

好在這時臥室中一片黑暗，雖然妙景可觀，但誰也無法一目了然，同時公冶長也沒有這份雅興。他如今要做的只有一件：那便是讓現在床上的這位血觀音，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血觀音」！

（未完）

金燈盟

故事之二——四君子

洞天福地隱龍蛇

臥龍生・文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媚計賺女羅刹，由王俊出手，以金劍藏針將女羅刹生擒，事後黃媚僞冒女羅刹，王俊則假扮爲由京來此探查民隱的京官，由蕭飛燕扮作書童，指名要見清風觀主，知客不敢怠慢，引王俊與淸風觀主相晤，雙方相談，各逞談鋒機智，王俊謊言要致書濟南府，派兵駐守觀中以防不法歹徒逞兇，清風觀主對王俊身份仍存疑竇，正好藉此以證王俊是否官宦，遂極口讚好，王俊勢成騎虎，迫得假戲眞做，修好一書命蕭飛燕着人送去，此刻清風觀主心生怯意忙婉言阻止，王俊至是進一步向清風觀主出言脅迫——

清風觀主道：「大人請說。」

王俊道：「還是關於四君子的事，學生覺着這可能是一件血拚尋仇的事，奇怪的是，他們爲什麼要選這樣一處地方下手。」

清風觀主的臉色也變了，變的很冷肅，道：「大人，好像對此事，十分認眞。」

王俊道：「不錯，學生做了這些年的京官，而且，也是刑部中司過事，對江湖上的事情，也略知一二。」

清風觀主說道：「大人的意思，應該如何呢？」

王俊道：「防患未然。」

清風觀主道：「萬人羣集的廟會，自然可能有宵少混入，不過，清風觀的菩薩很靈，大多數香客，不敢褻瀆，他們怕報應，就算眞有這件事，也不會在清風觀中發生。」

王俊道：「學生聽到的，他們似乎是，就在此地下手。」

清風觀主道：「這麼吧！貧道小心一些，我多派出觀中一些弟子，想法子阻止此事。」

王俊笑一笑，道：「江湖人刀頭舐血，殺人如草芥，觀中弟子，都是出家人，如何能插手此事？」

清風觀主微微一笑，道：「大人知道少林寺吧？」

王俊道：「知道，聽說少林寺中僧侶，個個都有一身絕技。」

清風觀主道：「個個有一身絕技，那是傳言誇大之詞，事實上，出家人，大都住居在荒野之區，不說有人打刦，單是防備猛獸襲擊，也都練一些防身的本領，不過，少林寺中的僧侶們，把習武練功，列爲重要一課罷了。」

王俊道：「這麼說來，貴觀弟子，也會武功了。」

清風觀主道：「不瞞王大人說，他們也都練過一些防身之術。」

王俊笑一笑，道：「道長呢？是否也有一身武功？」

清風觀主突然重重的咳了兩聲。

同時，室外也傳入了兩聲咳嗽聲。

這表示，一切都佈置好了。

清風觀主自然明白是怎麼回事，這本是他們約定的暗號。

但王俊，也有了警覺。

清風觀主忽然間變了話題，笑一笑，道：「大人，你眞是京裏來的麼？」

話風一變，雅室中且似是增加了不少緊張氣氛。

王俊已學會沉着，四顧了一眼，道：「觀主可是有些不相信了？」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是！我是有些不相信，這樣荒凉的道觀小廟，竟會勞動到京裏大吏來此。」

氣氛越來越不對，王俊霍然站起了身，道：「觀主既然不相信，學生告辭了。」

「走！」清風觀主哈哈大笑一陣，接道：「問題是你根本就不該來。」

王俊大聲喝道：「觀主，這是什麼意思，趕廟會的人，何止千萬，我爲什麼不能來？」

清風觀主臉色一變，冷冷說道：「晉香也不用跑到後觀的主持室中……」

揮揮手，室門口，行進來四個中年道人，而且，都執着長劍。

清風觀主一拂長髯，接道：「這裏是後觀，你聲音再大一些，也不會有人聽到。」

歷經風險，使王俊學會了沉着，何况，還有蕭飛燕隨侍身側。

他緩緩坐了下去，笑一笑，道：「觀主，這是怎麼回事？」

清風觀主道：「怎麼回事？這要問問你了，你找上此地來，用心何在？」

王俊道：「我已經說過了，在下來見觀主，只是想防備一場兇案。」

清風觀主道：「你想救四君子？」

王俊道：「不錯。」

清風觀主道：「你認識四君子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認識，根本未見過面。」

清風觀主道：「你既不認識四君子，爲什麼要救他們，這本是和你完全無關的事，你竟然硬要跳入這個漩渦中來。」

王俊道：「我既然聽到了這些事，怎麼能坐視不管？」

清風觀主淡淡一笑，道：「大人，如若你那兩個從衞在附近，他們也該找上來了，只可惜，他們不在。」

王俊道：「早晚他會找來的！他們知道我來見你的事。」

清風觀主道：「那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這可能會多加上兩條人命。」

王俊道：「怎麼？你們還敢殺官？」

清風觀主冷冷一笑，道：「本來，我們不想招惹官府中人，但你太多事，說不得，只好殺了你……」

語聲突轉冷厲，接道：「姓王的，不論你是什麼人，貧道已無暇和你多費唇舌，你如不想立刻死，只有一個辦法。」

王俊道：「什麼辦法？」

清風觀主道：「束手就縛……」

回顧了身後的四個道人一眼，接道：「他們都有一身好武功，劍出如風，一般江湖武師，也未必能接下他們一劍，何况，你只是一個讀書人。」

王俊不見蕭飛燕有什麼舉動，暗示，只好自己應付。

他應付最好的辦法，就是想法子，拖延時間。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看樣子，似乎是一定要留下學生了。」

清風觀主道：「貧道很抱歉，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不過，大人，還有一綫生機！」

王俊道：「那就好，說說看，學生如何才能活下去？」

清風觀主笑了一笑，說道：「說起來，很容易，只要你肯和貧道合作，你就可以活下去了。」

王俊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學生爲了保命，看來只好答應了，但不知道要我如何一個合作法？」

清風觀主道：「事情說來話長，可惜，現在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和你商量，先要屈大駕，在地囚室中蹲一下，過了這兩天，咱們再仔細商量。」

王俊訝然道：「囚室，難道這廟中，還有寺門囚人的地方？」

清風觀主道：「有！而且，很堅牢，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了，而且，至少，可以在裏面休息幾天……」

目光一掠蕭飛燕，接道：「大人，你這位書童，跟你很久了吧？」

王俊道：「三年多了吧！」

清風觀主道：「那很好，爲了表示大人誠意，你要先作一件事情。」

王俊道：「什麼事？」

清風觀主道：「殺了你這個書童。」

王俊呆了呆，道：「這個……」

清風觀主道：「沒有辦法的事，大人必須表現出你合作的誠意，我們才能相信……」

哈哈一笑，接道：「其實，一命保一命，如若你這位書童，對你會有眞心相從，他就會答應這件事。」

王俊道：「表現出誠意，就要我殺人？」

清風觀主道：「是！但你可以不答應，要答應，就必須表示出你的誠心。」

王俊回頭望了望蕭飛燕，道：「觀主，四君子又是怎麼回事？」

清風觀主道：「你還念念不忘四君子？」

王俊道：「在下爲此事，求見觀主，想不到因此可能送了性命，我雖然很怕死，但我不會因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殺了追隨我多年的書童。」

清風觀主點點頭，道：「現在，我倒眞有些相信，你是京城來的人了。」

王俊說道：「不會武功，你們一揮劍，就可殺了我，我不想死不瞑目，我爲了想救四君子而死，但我死了，還不知道四君子是何許人物。」

清風觀主望望觀外的天色，道：「看來，還有一些時間，但我不想太浪費！」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兩粒藥丸，道：「貧道成全你，讓你死的舒適一些，也告訴你四君子是何許人，不過，你們要先把這兩粒藥吞下去。」

王俊道：「這兩粒藥物是——」

清風觀主不待王俊說完，便接道：「一個很毒絕，但却發作較慢的毒藥，吃下去，半個時辰後，開始發作，兩個時辰內死亡，發作時沒有什麼痛苦。」

王俊道：「要兩粒才足致命？」

清風觀主道：「一粒足矣！不過，你們兩個人，你和從人，各服一粒，主僕偕亡，死了之後，也有個人可以伺候。」

王俊道：「觀主替在下想的很週到，但我兩個從衞會來找我了。」

清風觀主道：「這不用你費心，貧道自會應付他們——」

笑一笑，接道：「吃下去吧！吃下去，貧道會告訴你四君子的事，你也有足够的時間，聽完眞像。」

王俊望着藥丸，却呆在了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清風觀主兩道烱烱的眼神，逼視在王俊的臉上。

王俊感覺到他目中滿蘊着殺機。

蕭飛燕突然向前行了兩步，取過桌上的藥丸，道：「觀主，僕爲主人死，大人不忍心殺我，但我可以吞下毒藥，不過，我要求觀主一件事。」

清風觀主兩道烱烱的眼神，逼注在蕭飛燕的臉上，似是想從她臉上找出些什麼來？

蕭飛燕心頭震動了一下，暗道：難道，這老道士，瞧出了什麼毛病不成？

心中盡管急，但是她表面上，還維持着鎭

靜。

清風觀主凝注蕭飛燕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什麼事？」

蕭飛燕道：「饒了我老爺。」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難得你這一片忠心，不過，貧道不願欺騙你，你可以先死，但你們大人，如不能和貧道合作，他還是無法活下去。」

蕭飛燕道：「觀主答應了？」

清風觀主道：「這不是貧道答應的事，要看你們大人了，貧道只能夠說，再給他一個機會了。」

蕭飛燕點點頭，突然對王俊拜了下去，道：「老爺保重，小的先去一步了。」

王俊雙手亂搖，道：「不成，你不能死，不能吃下這……」

蕭飛燕人已拜了下去，道：「老爺，你再多想想，小的不便說什麼。」

借叩拜的機會，暗中却碰了王俊一下。

兩個人却會裝作，王俊長歎一聲，不再阻止。

蕭飛燕大拜了三拜之後，吞下一粒藥丸。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恭喜大人有這麼一位忠僕，小小年紀，有此豪氣，實在難得的很。」

蕭飛燕服下了藥物之後，就在王俊的身旁地上坐下。

王俊道：「唉！觀主你可以說了，也許，我在聽完之後，也會吞下藥物。」

清風觀主並未放鬆戒備，四個仗劍道人，仍然在室中待命，點點頭，道：「大人，你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誠心誠意的能和我合作，一條是吞下毒藥等死。」

王俊道：「這些，觀主已經說的很清楚了，下官自會決定生死，觀主，我想知道關於四君子的事。」

清風觀主道：「好！貧道告訴你……」

他似是在籌思措詞，沉吟了一陣，接道：「四君子，只不過是四個人，不過，他們都不是平凡的人，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

王俊道：「他們也是江湖中人？」

清風觀主道：「不錯，大人在朝為官，竟然也知道江湖人。」

王俊道：「這不足為奇，我已行踪數省，聽到的事情很多，但我有一點想不明白？」

清風觀主道：「你可以問。」

王俊道：「他們既是江湖人，怎會稱為君子？」

清風觀主道：「因為，他們很正直，每個人都像你大人一般，滿懷忠精之氣，所以，被人稱為武林中的君子。」

王俊心中暗道：如是他們號稱君子，二弟豈有不知之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江湖中也有君子？」

清風觀主笑道：「大人，禮失求諸野，江湖上，不乏仁人，豪俠，他們的忠義之氣，只怕比你們為官的人，還要壯烈一些。」

王俊說道：「這麼說來，四君子都是好人了。」

清風觀主點頭道：「既稱君子，自然是好人了？」

王俊道：「既然是好人，你為什麼要殺他們？」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問的好，他們太好了，就覺得貧道不好，所以，貧道只好殺了他們……」

王俊心頭一震，暗道：原來，出重酬，聘殺手，都是這老道士。

清風觀主吁一口氣，接道：「貧道也不想殺他們，不過，他們要來殺貧道，我為了保命，只好對付他們了，這道理是不是很通呢？」

王俊道：「府有府官，州有州官，他們既然來殺你，你為什麼不報案？」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報案，就憑府縣衙門中那些捕快，能夠保護貧道麼？再說，貧道也不能報案。」

王俊道：「你作的壞事太多了，所以，他們來找你？」

清風觀主道：「這麼說，也不算錯，總之，他們要來對付貧道，貧道就只好先對付他們了。」

王俊道：「觀主，看上去，你仙風道骨，不像壞人啊！」

清風觀主笑笑道：「大人以貌取人，那就難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風觀主無人知曉，但貧道有個綽號，江湖上就人人皆知了。」

王俊心中明白，這清風觀主一旦說出了自已的綽號，那就等於把事情挑明了，那即將是一個不見眞章難罷休的結果。

王俊沒有立刻追問，他必須要先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來。

回顧了蕭飛燕一眼，道：「去！交代兩個侍衞一聲，不要他們等急了，亂闖亂撞，惹出事情來。」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大人，這想法，不覺得太孩子氣麼？」

蕭飛燕似是早已知道了這件事，非被拒絕不可，所以，她一直坐着未動。

王俊不能不裝作出一副訝然神色，道：「觀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清風觀主道：「本來，你和這件事完全無關，但你却硬要擠進來，現在，你已經知道的太多了，那就很難處置了。」

王俊高聲說道：「觀主這番話，可是威脅於我麼？」

他故意把聲音提的很高，希望金燈門人能夠聽到。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大人，沒有用，這地方距離大殿太遠，就算你聲音再高一些，也是無人聽到。」

王俊道：「我進入後殿來，他們並非不知，早晚他們都會找上來。」

清風觀主道：「這一路我已經有了佈置，他們一進入，我就會得到通知，至少，他們現在還未找上來，至於大人想派書僮去通知他們一聲，那簡直是掩耳盜鈴，說的可笑啊！」

王俊道：「觀主的意思是……」

清風觀主接道：「殺了你，只有殺了你，貧道才會安全。」

王俊道：「殺了我，你想到後果麼？」

清風觀主道：「不論後果如何？殺了你，總比放了你好。」

王俊點點頭，道：「說的倒也有理，如若我說，觀主放我出去，我會不聞不問，只怕觀主不會相信了。」

清風觀主道：「確然不信。」

王俊道：「老實說，觀主，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這句話，所以，我就不肯說出來。」

清風觀主冷冷一笑說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貧道不願和官府中人衝突，尤其是像你這樣的大官，但想不到，你太多事……」

王俊接道：「說的也有理，不過，既來之，則安之，你說說你的外號吧！」

清風觀主道：「陰手神魔，你聽人說過沒有？」

王俊道：「沒有聽過陰手神魔這個人。」

但蕭飛燕却聽過這個名字。不禁心頭一震，暗道：原來這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魔頭，就是這

個老道士。

長長吁一口氣，王俊搖搖頭。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現在你知道，在江南道上，我作了不少的大案子，但却沒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王俊道：「不幸的是，現在你竟然告訴了我。」

清風觀主道：「你追的太緊了，貧道不好意思不說了，來人哪！送兩杯毒藥上來。」

一個年輕的道童，緩步而入，手中托着一個木盤，恭恭敬敬的行到了王俊的身前，一欠身，道：「大人，請用毒藥。」

王俊伸手端起來，望了一眼，只見白玉杯中，一杯碧綠的水汁，香氣撲鼻，完全沒有藥味的苦腥。

點點頭，笑道：「這毒藥聞起來，味道不錯，但不知喝入口中如何？」

清風觀主道：「其味絕佳，入口斷腸，花了貧道不少苦心，才配製而成。」

王俊道：「只怕已經毒死過不少人了？」

清風觀主道：「大人說的不錯，毒死過不少的武林人，但像大人這樣身份的人，還是第一個。」

王俊順手放在木案上，笑道：「觀主，現在就要喝麼？」

清風觀主道：「如果大人不願自己喝，貧道只好叫他們動手灌下去了。」

王俊道：「不慌，不慌，在下還要知道更多的事，稍候片刻喝如何？」

那送藥童子一直站在王俊的身側未動，似乎是要等那清風觀主的令諭。

清風觀主點點一頭，說道：「好！說的也是。」

有了清風觀主這麼的一句話，那奉藥童子才轉向蕭飛燕說道：「小施主，這杯藥酒是你的。」

蕭飛燕也伸手取過了藥酒，道：「小師父，我可不可以等大人喝時一起喝？」

那一道童長得很清秀，笑一笑，說道：「可以，我師父答應了你們大人，我就可以答應你。」

蕭飛燕笑一笑，把藥酒放在木案上。

但她心中却有了極大的震動，暗暗忖道：這小道士，替人送上致命的藥酒時，竟然如此沉着，看他年紀不大，却是已然中了陰手神魔的陰毒了。

送藥道童轉身而去，退出室外。

清風觀主却笑一笑道：「大人，你請求延慢片刻，想必還想多問貧道幾句話？」

王俊道：「是！我的時間不多，不想轉彎抹角了。」

清風觀主道：「事已至此，大人有什麼話，似乎是也用不着轉彎抹角了。」

王俊道：「四君子究竟是怎麼同事？」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看來，你非要知道很清楚，才能死的安心了。」

王俊道：「是！不明內情，死難瞑目。」

清風觀主說道：「貧道是誰，你已經明白了。」

王俊道：「是！」

清風觀主道：「我積案如山，兩手血腥，自然也結了不少的仇人了。」

王俊點點頭，道：「他們尋仇而來？」

清風觀主道：「我和他們私人，說不上什麼仇恨，我不願去招惹他們。」

王俊道：「你既沒招惹他們，他們為什麼來找你麻煩。」

清風觀主道：「這就是他們自以為俠了，俠之一字，害人不淺。」

王俊道：「換一句話說，他們自覺為正，認為你不是？」

清風觀主道：「這樣說，亦無不可，不過，他們這作法，却有些飛蛾撲火。」

王俊道：「所以，你花費大批銀錢，請到了武林上最好的殺手，對付他們。」

清風觀主道：「更妙的是，那些被請來的殺手，還不知道是貧道所請。」

王俊道：「清風道觀很有錢。」

清風觀主道：「貧道數十年的積蓄，不敢說富可敵國，千萬兩銀子總是有的。」

王俊道：「來對付你的，一共有四個人？這四人，被武林上稱為四君子，對麼？」

清風觀主道：「你只猜對了一半，來找我的四個人是不錯，但他們不叫四君子，只是四個武林的高手罷了，四君子，是我替他們取的外號。」

王俊道：「你為什麼要用四君子作為暗號呢？」

清風觀主道：「他們都在行君子之事，所以，我就稱他們四君子了。」

王俊道：「看來，道長心中也有是非之分了？」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貧道這一把年紀了，難道連正邪也不分麼？」

王俊道：「唉，道長，你明明知道自己作的是壞事，為什麼竟然不知悔改呢？」

清風觀主臉色一冷，道：「大人，你死定了，就算你舌燦蓮花，也無法救活你自己，現在，可以喝下藥酒了。」

王俊道：「我還想知道兩件事，道長說完，我就喝下藥酒。」

清風觀主道：「你說吧。」

王俊道：「第一，那四君子，究竟是何許人物？」

清風觀主道：「中州大俠宋士廷，武當派的俗家弟子一字劍林扮，還有曹州府大刀常五，開封府鐵判馬昌平。」

王俊道：「這四個人，下官也未聽過。」

清風觀主道：「你不是跑碼頭的，自然不知武林中人了。」

王俊道：「好！還有最後一件事了。」

清風觀主冷冷道：「你問吧！今天，我的興緻雖好，可也不能陪你的磨牙，這是最後一問。」

王俊道：「你在這清風道觀中，只怕也害了不少的人吧？」

清風觀主道：「不多，連你們二位，只有十二個人。」

王俊道：「都是些什麼人？」

清風觀主道：「你們兩位是官府中人，另外十人，都是武林中人，不知他們如何會聽到消息，我隱居於此，找上門來，貧道為了自保，只好要了他們的命。」

王俊望着面前的藥酒，道：「他們都是服用這藥酒而死麼？」

清風觀主道：「那倒不是，他們死法，各有不同，大體說起來，其中有半數中毒而死，半數死於別的暗算。」

王俊道：「你沒有堂堂正正的和他們動手一戰？」

清風觀主道：「這個麼？地方不對，道爺不是怕他們，而是因為，動手一戰，勢必要驚動觀中之人，這道觀中弟子，有半數不會武功，而且，貧道在這附近的聲譽很好，動手搏殺之事，一旦傳揚出去，豈不是壞了貧道的清譽麼？」

王俊道：「說的有理，但那些人的屍體總不能藏在廟中，只要屍體被人發現，人命關天，地方官就非追究不可了。」

清風觀主道：「你究竟是做官的人，不知

道武林中事，貧道消滅屍體的辦法很多，隨便用一種就行了。」

語聲一頓，接道：「貧道巳經說的太多了，咱們談話到此爲止，你可以喝下藥酒了！」

王俊緩緩伸動了一下雙臂，端起酒杯，聞了一聞，道：「觀主，這酒味道似乎是不太可口。」

清風觀主道：「良藥苦口利於病，何況是毒藥，自然是不太好吃。」

王俊道：「在下生平最怕一件事，那就是太苦的東西，嚥不下去。」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娃兒，道爺今天是陰溝裏翻了船，被你這個毛頭小伙子耍了半天，你不吃是不是，那就別怪道爺我要動强了。」

王俊搖搖手道：「且慢！」

清風觀主道：「你還有什麼遺言？道爺本想要你落個全屍，想不到你小子命中註定了要屍首不全。」

王俊道：「觀主，當眞要出手殺我麼？」

清風觀主道：「你巳經知道這麼多隱密，那是非死不可！」

王俊道：「四君子到了清風觀，你是否知道？」

清風觀主道：「道爺巳佈下天羅地網，要他們自尋死路而來。」

王俊道：「四君子人巳經到了清風觀，但你佈下的殺手，還未發現，我看情形有些不妙了。」

清風觀主怔了一怔，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王俊哈哈一笑道：「我如說我是四君子邀來的幫手，你信還是不信？」

清風觀主道：「不信。」

王俊道：「爲什麼？」

清風觀主道：「四君子就算會邀幫手，也不會邀請你這等名不見經傳的人。」

王俊道：「觀主，在下既然敢找上此地而來，自然是心中有些把握了。」

清風觀主道：「不論你是什麼身份，但道爺這雙眼睛未花，你不會武功，決錯不了，就算會也不過是三兩招莊稼把式。」

王俊點點頭，道：「不錯，我不會武功，不過，你只注意我，却忽略了另一個人了。」

清風觀主道：「另一個人，誰？」

蕭飛燕道：「我，觀主信不信？」

清風觀主目光轉到蕭飛燕的身上，道：「你？」

蕭飛燕道：「除了我之外，咱們還來了不少的人。」

王俊接道：「不敢相瞞，你佈置那些殺手，都巳經落到了咱們的眼中了。」

清風觀主臉色一變，道：「給我拿下。」

一個中年道人，應聲撲了上來，右手一探，抓向王俊。

蕭飛燕橫裏一掌，封開了那道人攻勢，道：「牛鼻子，想動手，我來奉陪。」

那中年道人一語不發，只是拳脚齊出，攻的十分猛烈。

蕭飛燕掌指交錯，封住了中年道人攻勢。

她完全採的守勢，只是手法很奇詭，輕輕一指一掌，就化解了那中年道人的攻勢。

蕭飛燕有意的拖延時間，儘管有很多的機會，却是只守不攻。

那中年道人掌勢如狂風驟雨一般，一連攻了百來掌，仍然無法越過雷池一步。

清風觀主巳然看出了蕭飛燕的用心，冷笑一聲，道：「上！」

另一個中年道人，立刻搶攻而上。

蕭飛燕對付那一個道人時半斤八兩，不分勝負。

但加上了一個道人，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只是蕭飛燕守勢擴展，把那道人的攻勢，完全接了下來。

片刻工夫，雙方又動手數十招。

這時，王俊巳悄然握了一把暗器，左手也取出了金劍。

清風觀主似是未料到蕭飛燕武功如此高强，不禁一呆，忖道：這兩人究竟是什麼來路，僕人如此，主人更不用說了，難道我眞的看走了眼，那小子的武功，巳到了不着皮相的至高境界了。

心中念轉，人却向前移動了身子。

他越想越怕，越覺着情形不對，只有速戰速決，早些結束了兩人，再全心全意應付變化的局勢。

蕭飛燕也看出了清風觀主的用心，高聲說道：「大哥，不用心存慈悲，這清風老道，不知道殺了多少人，害了多少命！」

王俊道：「我知道，他只要一出手，我就取他性命。」

他說的不徐不疾，一片平靜，似乎很有把握一般。

蕭飛燕冷冷說道：「大哥，你心裏千萬別存仁慈。」

王俊道：「我明白。」

清風觀主本早巳確定了王俊不會武功。所以，內心之中，十分坦然，但聽得蕭飛燕和王俊這一問一答，不覺間，內心中猶豫起來。

停下了脚步，冷冷說道：「閣下深藏不露，倒叫貧道失敬了！」

王俊道：「七步追魂，你只要距離我七步之內，立刻取你性命！」

他說的很認眞、很堅定，絲毫沒有威脅的意味。

清風觀主楞住了，半晌之後，才緩緩說道：「七步追魂，貧道闖蕩天下數十年，還沒有聽過這種武功。」

王俊道：「我叫七步追魂，不信，你就試試看。」

清風觀主道：「就叫七步追魂，是掌法？還是劍法？」

王俊也不是無中生有，原來他金劍中的藏針，七步追魂，七步之內，任何人都無法避過那金劍中射出的毒針。

這等面對面的問對之言，王俊無法說謊，七步追魂，非劍法，也非掌法，當下只好搖搖頭。

清風觀主一皺眉頭，道：「非劍、非掌，那是暗器了。」

王俊冷哼一聲，正想接言，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殺鷄用不着牛刀，在下奉陪觀主幾招如何？」

回頭看去，只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年輕人，站在室門口處。

外面戒備重重，不知他如何行了進來。

單是這一點，就叫人吃驚不小。

清風觀主呆了一呆，詫聲道：「你是什麼人？」

青衣人道：「別人都叫我小四子，你叫我四爺也好，四哥也行，隨便你怎麼稱呼吧！」

王俊巳瞧出了來人是言少秋，不禁心中一喜。

他巳知道，金燈門中，以老六黃媚的武功最高，劍術造詣最深。

其次，就數到了言少秋的武功，爲最高明了。

清風觀主一皺眉頭，道：「閣下怎麼進來的？」⑦

（未完）